

德 裕



新 年 特 大 號

第 四 十 五 期

中 華 民 國 四 十 三 年 一 月 一 日 出 版



奧斐斯與攸雷代斯

浦桑



愛谷與納雪色斯

羅朗

減低修理成本

發揮機器效能

增加生產速率



請用

德士古煤油出品

德士古煤油公司出品滑機油適應各種
機件需要減低機器修理費用

美商德士古煤油公司

CALTEX (CHINA) LIMITED

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四七號三樓

電話：四四九八〇

電報：CALTEX



辛 克 力

創 立 1888年
ESTABLISHED

請 用

恐 龍 牌

各 種 機 油

能延長機械壽命 • 能提高潤滑效率
能減少修理費用 • 能增加生產力量

太 平 洋 煤 油 行

地 址：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二十五號

電 話 五 一 二 九 號



達芬與阿坡羅

梯 坡 洛

第四十五期 拾

總 目 錄

扉頁——臨死選擇
 ①奧麥斯與攸雷代斯 ②達芬與阿坡羅
 ③納雪色斯與愛哥

荷蘭遊賞錄

荒漢尋油記

蒙地卡羅——賭國獵奇錄

展覽合成食物

颶風探源

痛科專家訪問錄(二)

阿加汗其人其事

十四世紀歐洲黑死病浩劫

貝多汶和托斯卡尼尼

求真愛人——亞伯特·許維采自傳

從民意測驗看美國風氣轉移

漫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現狀

聖誕樂鐘為誰鳴？

聖誕禮物

每逢佳節倍思親

西洋歌劇的故事(一)

作曲家軼話

死吻

假日

管理女人的煩惱

風塵一婦人(上)

自殺俱樂部(一)

醫苑選粹

西書評介——一九五三年新書

西影片羽

科學新知

醫藥近訊

攝影叢談

雪萊詩選

補白 十二則

第四十五期 四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出版
 訂閱：半年六期二十四元 零售：新台幣五角
 價目：全年十二期四十八元 零售：美金三角二分
 (國外香港訂閱另加郵費新台幣一元)
 請利用本刊郵局劃撥儲金帳號 2587號
 免費匯款訂閱或購買拾匯票最迅速便利

四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出版
 社址：香港德輔道中四十六號
 郵政信箱：四十六號
 印刷：高雄煉油廠印刷工場
 發行：本行
 特約：本行
 新編：本行
 通印：本行
 者處：本行
 所：本行
 本行於民國三十九年五月一日創始發行

當我童年在荷蘭時，坦白的說，我一點也感覺不到她有甚麼可愛的地方。在我的心目中，遙遠的美洲才是冒險樂園，經常會有奇遇出現。不過那些日子我根本無從比較。就同一個法國本地人從想不起去爬愛非爾鐵塔一樣。儘管環繞在我四週的都是奇妙景色，我却視若無睹。

我在一九一四年到美洲，那時我十九歲。先是在加拿大住，後來又到了美國。



荷蘭遊賞錄

◁ 歲時譯 ▷

現在我雖然已經在美國落了戶，却又想回到荷蘭看一看。和其他的美國旅客一樣，這一次對於我的故鄉風土人情有了新的認識。說起來當然是帶上了一付美國眼鏡，透過牠我從荷蘭發現了許許多多有興趣的東西。

去荷蘭最好的季節是晚夏，那個時候經常是好天氣，就同美國的秋天一樣。我上一次去的時候，雖然偶爾微雨，但是景色的燦爛仍深深印入我的腦際。陽光在蘋果園和櫻桃園的枝葉上變着炫奇的戲法；那樣青青的草地我生平第一次見過，和……花，花，花，幾乎隨處都是花。在街頭那豐盛的菜車真使我大吃一驚，載滿了各式各樣新鮮的青菜，嫩的生菜，沒有一點瑕疵的葵花，一筐筐肥大多汁的菠菜，一東東細脆的胡萊菔。這些蔬菜，每一個園丁都看得出來絕不是爛泥地和悶熱多雨的地方種得出來的，只有肥沃的土壤和溫和滋潤的天氣才有這種出產。

對於一個美國遊客講，這「海邊的低地」不會有一個鐘點是厭倦乏味的。海牙，阿姆斯特丹，烏特來荷這些城市的大街是屬於世界最

——名作家畢爾·馮·柏生引導你到他的故鄉作一次休假旅行，那人造樂土風景如畫的水鄉，隨處點綴着花園，風車，充滿了歡欣的友情——

恭賀新禧

！購選迎歡叢譯德拾

拾德

永遠是你最知己的友人！

第一種★溫莎公爵回憶錄（再版本）每冊五元

第二種★劫後孤雛（再版本）每冊五元

第三種★征服星空 每冊五元

第四種★波城世家（即將再版）每冊十二元

第五種★海上漁翁 每冊三元

第六種★蕾琪表姊 每冊十二元

第七種★滄海珠淚（本月出版新書）每冊四元

第八種★天才推銷家——亞力山大包即將出版 茲故事集萬象書局發行

歡迎批評

歡迎指導

歡迎介紹

歡迎訂閱

號2587戶金儲撥劃政郵用利請待優折七戶訂期長

好的。每一個街角都可以找到咖啡館，冷飲店，乳品店，或者餐館。電影院非常之多，許多在上演美國最新的片子。

當我上一次到荷蘭去的時候，許多展覽會——繪畫，彫刻，農業，或工業——同一時期舉行。雖然是在不同的城市裡，但是因為主要城市相距如此之近，乘電車或公共汽車去，最多也不過一個鐘點。荷蘭正像以前一位法國大使所形容的：「荷蘭整個可以說是一個大城市散布着許多花園，或者說是一個巨大的花園被些城鎮給割開了。」

傍晚的時候軍樂隊在公園裡演奏。下午有時還有遊行。或者可以去聽聽世界最好的交響樂團之一的演出。在荷蘭這樣的樂園共有五隊，門票之低更是出人意外。每個荷蘭城市最少都有一個博物館，有許多城市甚至有有三個四個。宮殿，古堡，和牠們內部古色古香的陳設，或者樣樣可喜的茅屋都開放供你遊覽。在寂靜的夜晚，聽到「會唱歌的鐘樓」上的銀鐘和鳴報時的清越鐘聲，真同天樂一樣。

在荷蘭你多半會有機會趕上一次賽會 (Kermis)，在全世界恐怕再也沒有比這個再高興，熱烈，和喧鬧的地方了。前次我在荷蘭的時候，南部布拉巴省的布蘭德城正逢盛會，這種賽會緣起本是一種宗教節日，慶祝教堂完工

週年紀念的，現在那種熱鬧情形，依我看就如同把美國紐奧爾良狂歡節 (Mardi Gras) 和紐約布魯克林的康尼島 (Coney Island) 合到一處差不多。

在布蘭德的中央市場和所有的公共廣場都搭滿了巨大宮殿式的臨時建築。這裡面有武戲場 (Carousels)，傀儡戲，遊藝場，歌舞班，馬戲團，電影，和正式劇場，所有這些娛樂場全在戶內，那些金碧輝煌的活動宮殿裡。在這些富麗堂皇的戲棚正面還畫着大幅的壁畫，有些有兩層樓高。像武戲場的大玻璃窗兩面，就一邊畫着早期基督徒被殘害投入羅馬圓劇場喂獅子的圖畫，一邊畫着佛來德大戰圖，拿破侖在背後山上觀戰，他的輕騎兵在前面衝鋒。

看熱鬧的鄉下人擁在一起，人山人海的擠不開，鼓樂喧天，連你自己的聲音都淹沒了。軍樂隊的演奏，賣藝的，說書的喊成一片。要把戲的，做丑的在那裡當衆表演，一個野人裝束的婆羅州土人拿着一只小兔子做勢要吞下肚，表示他是一個魔術師。從廣場向四週伸出去的街道上全是一列一列的攤子，賣花生糖，點心，檸檬水，和小玩意兒的。還有撲克，搖鈴，打槍場和耍大刀的所有這一切這類節目。

還有一種美味除了在荷蘭的賽會上，別處再也吃不到

的，是一種叫 (Poffertjes) 的小鬆糕。我得承認我去遊會的真正目的還是去吃小鬆糕，這個我從小就記得很清楚，這次再吃還是非常滿意屢吃不厭。牠是一種圓圓的小的鬆糕伴着糖和黃油一起吃，在一個大的爐子上烤好。紅着臉的堂倌忙著招呼客人，大家在用慢帳隔着的小亭子裡圍着吃，還有吉布賽音樂伴奏。

另外我還發現一樣奇妙玩意「機械樂團」，一種放大的八音盒子。這些用馬拉着高高的奇怪樂車經常圍滿了蹣跚跳跳的小孩和好奇的大人。他們告訴我牠可以奏出一個整個樂隊的聲音，當我聽到牠們中間一部奏起曹沙的進行曲時，我已完全信服。車上的大鼓，鳴鑼，喇叭，鐘鈴，鑼鼓都由一些穿戴着中古武士和貴族衣服的自動木偶來操縱演奏。

不過所有這些景色雖然都非常動人，却還說不上是荷蘭真正的奇蹟，可以和我每次乘飛機到荷蘭時看到的景物相比。前次我去的時候，碰巧搭乘荷蘭航空公司的一架「空中霸王」機。雖然我早就曉得飛行是學習地理的最好一種方法，但是這一次展開在我眼前的一些東西，却絕對不是乘船或乘車到荷蘭時所能看得到的。從正在飛機翼前面的一個窗口——我最喜歡的座位——望下去，那時飛的還很

高，我發現荷蘭的那些島就好像平平的棕黃色的煎餅浮在綠色的海水上一樣。我們下降幾千呎，穿過一層濛濛的白雲，隨後忽然一下子所有的迷漫煙霧都散了，荷蘭就在我腳下，好像一羣龐大的木筏在水上飄動。這一景色不僅炫奇動人，也令人感到宇宙的偉大。似乎一瞬間看到了世界創造時的一幕，像在聖經創世紀所說的一片陸地從混亂和空虛中升出水面。

當飛機逐漸下降時，島上的城市和鄉村開始增大起來。那些顏色鮮麗的建築就像膠黏在一起的玩偶小屋一樣，整齊的排成一行一行和兵隊遊行似的。圍繞着城市四週的田野和草地被許多閃着光的小水溝整齊的間隔開來。整個的景色好像是一幅由不同顏色的三角形，四方形，和斜邊形拼成的美妙圖案。

荷蘭是世界上唯一的國家，他的居民脚下踏着的土地是他們自己造出來的。兩千年以前根本沒有荷蘭。依羅馬史學家畢立尼——紀元五十年前後他是凱撒大將軍中的一位隨營人員——的說法：「這些可憐的漁人，他們就住在那些退潮時他們赤手空拳堆起來的泥堆上（就是現在荷蘭的地方）。」

這些原始的族人先築起這些泥堆，隨後造起堤防來連

接這些泥堆，堤內再築堤。所有這些工作都得在一天漲兩次山似的高潮和凶猛波濤的襲擊下完成。他們赤着兩手爭取土地，一時一吋，一畝一畝，一省一省的累積成。這項偉大事業現在仍在繼續進行，用着一千九百年的精力，雖然已不再是赤手工作了。過去廿五年中通過北海的朱特淺海已經變成陸地，使荷蘭王國又添了一個新的省份。

到處可以看到的巨大風車實際上是抽水站，把水從新生的土地中排出去，這些土地大部份都低於海面。在荷蘭許多地方你可以看到船在你頭頂上走。當我把這個故事告訴一個意大利農夫時，他問我荷蘭人怎麼能够睡得着覺，當堤防崩潰的威脅經常懸在腦海裡時，我對他講荷蘭人對於這種危險似乎比意大利人對火山爆發還不在意，意大利農人明知道他們居住和耕種的土地就在隨時會噴火的伊特納和維蘇威火山邊緣上，但是從不多想。

當在阿姆斯特丹郊外西波爾機場廢陸的時候，一切低於海面的跡象反而都消失了，要不是有一位同行的荷蘭旅客提醒我首都所在是全荷蘭最低窪的地方，一個被稱為「水地」的地區，真是一點都感覺不出。他跟我說：「你實際上是在水面上行走。」

我奇怪在這種情形下阿姆斯特丹那些大建築怎麼能够

至於其他兩餐我只要引證法國的賞味大家里昂，都聽的話就夠了。這位經常在世界最好最有名氣的館子中品評美味的先生常常說他時常禁不住對荷蘭牛排，肉汁，和糕點的想望，而放下在巴黎的一切事務每年最少有兩次跑到阿姆斯特丹或者海牙去吃荷蘭食品。他宣稱這種食品連款待天使都沒有問題。

當我們談到吃的問題，我發現荷蘭人似乎保持了一項非常奇怪的嗜好，也許繼承自他們的遠祖——羅馬畢立尼在紀元五十年看到的那些巴達威族——的習慣，吃生魚。

在阿城街上我時常看到掛着大牌「青魚」的手推車，魚是生着用鹽漬或者漬過再用油浸，人們喊住小車放下錢親手選一條青魚，拿住魚尾生着把這肥肥的青魚送下肚。

在城內如果不是眞在水上走的話，至少一半時間也是從這一橋到另一橋。一位美國藝術家曾把阿城比做一個蜘蛛網，那些運河就和蛛絲一樣。這個城市實際上是三條半圓形的運河組成，大街沿河兩側，過河有數不盡各種式樣的橋樑，這些運河再由許多小的水道串連，牠們當然又各有牠們自己的橋。這三條運河同時也是最老的三條大街，被稱為「爵爺運河」，「皇帝運河」，和「王公運河」。最主要的商業大街被稱為「小牛街」直通「公衆市場」。

維持不陷落下去。他們對我講全靠房子底下那許多木樁的支持，這許多木樁每支二十呎到卅呎長由打樁工人一時一時的打入軟泥地中。堤岸廣場前的皇宮，那座龐大的石塊建築就建立在在一萬一千個木樁上，牠建於十七世紀，本來作市政廳用的。另一證券交易所大樓建於二百五十年後，牠的基礎下木樁少多了，結果因為陷落不均，房子上露出些醜惡的裂痕。

因為阿姆斯特丹地位適中，向各方面去的電車，汽車，輪船等交通工具都非常迅速便捷。我訂了旅館作為我活動中心，從此出發到四處旅行，每天晚上返回首都。阿城第一流旅館房間十五個佛勞命（Florence）一天。佛勞命又稱高路得（Guides），在美國通運公司每元美金可以兌換三佛勞命八十分。這一房間等於四元美金一天，但是這包括一日三餐，其中一餐——早飯——之豐盛，幾乎使我整天不餓。

當侍者第一天早晨端着盤子進來的時候，我以為他已足够一聯隊人的食物都抬進來了——好幾種麵包和甜卷，各式各樣的乾酪，雞蛋，香腸，火腿，蜜餅，果醬，茶或者咖啡，據我猜想砂糖恐怕是荷蘭人唯一用得比較節省的食物。

「狹的地方兩車相錯幾乎都要碰到。」

因為阿城是商業首都，幾百年來荷蘭的那些煥赫的商業世家即定居於此，他們的商船除航遍環宇，把荷蘭國旗插向四方，連紐約的曼哈坦都會在內。那些「皇商」，「監督」為自己蓋造下高大的宮殿式住宅，其中有許多都作「文藝復興式」的風格。這些房子大部份建於十七世紀，正是荷蘭的黃金時代，那個時候荷蘭的海軍大將們真是橫掃七洋所向無敵。我們常用的形容詞：「潤的像個荷蘭人」，就是由這些大房子來的。現在還可以從博物館看到那些一度生活在這些邸宅內的豪貴人仕畫像。

在阿城有許多紀念碑銅像，美妙無比彩色玻璃窗的教堂，藝術學院，歌劇院，古董店，和鑽石切割作坊等。但是其中最出色的還得數雷吉克博物院，那裡充滿了藝術作品，考古及歷史方面的珍藏。最令人矚目的是大畫家雷伯龍的不朽傑作「巡夜者」。有一次我走進那間經常展覽這幅畫的畫室，看到一個人坐在椅子上目不轉睛的注視那幅偉大的作品，看守人告訴我他差不多坐在那裡已經有兩個鐘點，那個人是故去的西瑞牙遜王阿爾範索十三世，當我走近的時候，我注意到國王在哭。

「這並不稀奇，」看守人跟我說，許多人為這幅畫的

純美所感動，身不由己的流出眼淚，雖然這幅畫的題材並無悲慘意味或使人不快之處。還有許多人則一時驚訝的說不出話來，好像望到神蹟。事實上也是神蹟，這是雷伯龍天才的表現，從黑暗中放射出光來的奇蹟。你站在地面前看的越久，看到的越多，從空虛黑暗的背景中，隱隱顯出許多層次景物來。無形中引起你的一種崇高感覺，真是神品。

另外一件事使荷蘭成為遊人勝地的原因就是他的人民的誠實和友善。在荷蘭不分男女老幼，關吏也好，農夫也好，店員也好，甚至女王自己，都不會有一刻把你當成生人看待，沒有人想佔你的便宜。

我個人的經驗，不管你到荷蘭甚麼地方——在鬧市的街上閒逛，或者在風景入畫的海邊上散步，或者在森林原野，或者在冷僻鄉村——你是絕對的安全。一切像公路上的騎劫，下流的攔導，騙子手等等這類不名譽的人物在荷蘭根本就不存在。

美國遊客在荷蘭不久就可以發現言語的不同並不足以阻礙你和人們的交接，即使走在街上的男女小孩當他們克服了開始的羞澀後，都會用英文向你招呼，並且樂於回答你的問題，以能瞭解你的語言自豪。事實在你們熟了以後

，荷蘭朋友真是和你談得一見如故。相反的如果你想靜的話，他們也絕不會硬跑來和你糾纏不清，妨礙你的個人行動。

從阿姆斯特丹去鹿特丹是一個很好玩的短途旅行。乘坐舒適的電氣火車只要一個半鐘點。鹿特丹是一個大的海港，從美國乘船來的人都在此登岸，荷美航線的郵船有名的設備豪華而費用低廉。鹿特丹城正很快的在重建。市中心的商業區域在上次大戰時為德國的俯衝轟炸機在廿分鐘內完全毀滅。新建的旅館，飯店，和商業大樓同荷蘭的傳統風格完全不同，他們不僅是現代化，甚至可以說太嫌美國化了。新闢的街道比之十一世紀以來的那些彎彎曲曲的狹窄巷弄寬出足有四倍。

從阿城到鹿特丹的路上火車穿過許多牧場，青青的草地上養着成羣的乳牛，城郊的運河因為現在已經不大有駁船利用地，河面上長滿了水蓮。我們經過的鄉村小鎮，一色的紅瓦尖牆，形式各異高聳空際的尖塔構成這一帶特有的風景線。其中有一個小城名叫達爾夫特(Delft)以出產瓷器聞名，著名畫工余·威瑪繪製的各色檸檬黃和藍的瓷器尤為珍貴。

過達爾夫特時我中途下車停留了約一個鐘點，因為在

這個安靜小城的一所古老田莊中有着荷蘭國父「奧倫治的威廉」被刺的遺跡，我看到了那從他身上穿過的子彈射在牆上的彈孔。

隨後去海牙，仍舊乘的電氣火車。海牙的商業區域全是狹小的街巷。因為不准車輛通行，真是出人意外的安靜，你聽到的只有行人腳步聲。在這個區域的銀匠店似乎比荷蘭其他各處合起來還多。路過那些窗櫺時，不由你不驻足觀看，那樣精妙的手藝和作工真使人讚佩不止。

我到海牙的第一個去處是Cevangen Poort，一個博物館展出有令人看來毛髮聳立的各種刑具。這間博物館曾有過一度是監獄，陳列的那些可怕的匕首，鐵鉗，指籠等都是用人身上的。講起來很難令人相信這些在海牙街上漫步，文靜謙遜的荷蘭紳士們的祖先會應用如此殘酷刑具，像我看見的那鐵椅子，底下燒火把犯人活活烤死，或者在鐵靴子裡灌注滾燙的牛油，強迫犯人把脚伸進去。

Cevangen Poort在歷史上是有名的，因為在地前面出現過一次荷蘭歷史上最不名譽的羣衆暴行，在那裡兩位高尚的公民，泰·底衛特和坎尼立斯·底衛特兄弟——前者曾任荷蘭外相——被私刑處死割裂分屍。

橫過馬路，中間隔着一個池塘，有橋跨越，再經過荷

王威廉第二騎馬的銅像，是荷蘭國會(Ridderzaal)，實際上應稱為貴族院。這個建築完成於十一世紀，但是今天看來仍是完整如新。當議會休會的時候，這些建築開放免費任公眾參觀。荷蘭最好的博物館之一 Mauritshuis 就在附近，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都到此觀光，我在這裡看到了古典時期荷蘭許多大師的繪畫。

海牙自豪有許多皇家宮殿，她們每天都對公眾開放幾小時。老女王威廉海明娜在海濱沙丘上一所簡單住宅內居住，就在海牙郊外。這所房子被稱為「風波角」，因為在冬天時候從北海來的風濤地正首當其衝。

因為海牙是荷蘭社交和外交的首都，城裡滿是使館和領事館。館址所在都是些很排場的舊家巨廈。傳統的荷蘭清潔，使得你懷疑這些大房子是不是剛巧在你早晨來以前洗刷過。

事實上很可能，因為當我走過時，穿著藍制服，白圍裙，白帽子的荷蘭女郎正非常匆忙的沖洗街道，用手搖泵浦把水向牆上噴，另外一些人忙著擦銅門鈕和手環。荷蘭的室內清潔也絕無遜色。阿城旅館的經理向我保證在荷蘭的任何房間，住宅，茅屋，宮殿，或博物館內不會找到一點灰塵。經常保持清潔成為荷蘭自豪之一。在好多城市街

道的沖洗爲警察命令禁止，因爲成順的水潑上去，使得那些用紅磚砌的街道下沉。

剛在海牙外面，不到十分鐘電車的距離，就是喜風尼屋——荷蘭著名的海邊休憩勝地——牠離海牙這樣的近，實在不容易說出牠們的界限來。喜風尼金的旅館、飯店、市場，夜總會和許許多多的別墅都建在離海很近的沙丘上。

當地居民都是些漁夫，住的地方離這浮華海灘遊樂之地相當遠。在他們的住區內，我第一次看到別具風味老時候荷蘭本地裝束。婦女在大紅披風下面圍着藍色毛織的圍巾。我看到的這些女人似乎已習慣於別人對她們好奇的注視，因爲當我注意她們奇特的頭飾時，她們報我以幽默的微笑，在輕紗小帽下面頭上圍繞着許多條銀帶。天主教堂的裙子是淡藍色的，那些新教徒婦女的裙子則是深藍色的。

但是喜風尼金婦女的衣飾還不是荷蘭最花綽的，至少我的觀察是如此。每一省份都有牠自己的特殊衣着，我認爲芝蘭德省婦女的裝束最精緻。在牠們花邊小帽下面一片金葉子包在頭上非常合適，帽子用許多金絲架起來，頭的四週有螺旋形的金飾擱在頭髮裡，前額還用頭髮織出花形來。

她們的那種繁重裙子在今天「三點游泳衣」和褲子時代似乎已經不合時宜。我還記得小孩時候，一位女客從芝蘭德省來到我們家作客，我母親看到這位女士的腰帶後，問她那天穿多少條裙子，那是夏天裡很熱的一天，「只不過十三條。」那位女士回答。

整個說起來，這些老的習尚已經過去。喜風尼金的男人們在今天已經很少再穿他們特殊的服裝，除非在星期天去教堂的時候，你還可以看見。黑色無邊沿的小帽，一件黑色或褐色的緊身夾克，實際上是一件帶着袖子的背心，今天美國陸軍的新制服除了兩排V型排列的紐扣外很像模仿牠的樣子。褲子是一種肥大的齊膝短褲。許多男人和女人一樣的戴着紅珊瑚製的珠子項鍊。

哈爾城位置在阿姆斯特丹和海牙之間，牠是球莖花田中心。一眼望不到邊的平原上鋪上了一張五彩繽紛的地氈——大片的紅的，藍的，黃的，白的，和淺粉的鬱金香和風信子花球——這真是神話裡的圖畫世界。

聖貝弗天主堂就在哈爾城，牠的大風琴據稱是世界最好的。我和許多遊客一道進去，得知每日中午舉行音樂演奏，免費招待聽衆。教堂天花板上繫着長線，另有一種作船形的金鈴，據說是十一世紀一些十字軍人從大馬士革帶

回來的。教堂前立有約翰·柯斯特的銅像。在荷蘭他是被認爲印刷術的發明者。傳說有一次他用木頭刻一A字，失手落在沙地上，印出第一個字母。

當我瞻仰柯斯特紀念像時，一位先生自告奮勇的把碑文譯給我聽。我跟他說：「據我所知，印刷術是一位名叫哥登伯的德國人開始的。」

「哥登伯？」這位荷蘭先生伴作驚異的問我。「那是一個甚麼名字？從來沒有聽說過。柯斯特才是印刷術的發明者，他就是這個教堂的管事。」

以阿姆斯特丹爲中心，電氣火車作了十多次短途旅行。有一天我向東南行到了「希爾維新」，荷蘭廣播電台的所在地。從那裡下火車，我穿過築滿別墅的林叢和澤地，走到「樂林」和「蘇色澤」兩個小鎮。在那裡我很高興有機會看到一些當代荷蘭畫家在工作。荷蘭女王朱麗安娜和貝恩合德親王帶着他們四個金髮公主住的一所宮殿就在蘇色澤。碰到一個騎警他告訴我，一輛載着王室的汽車剛剛開過去，可惜我未能看到。

這使我想起來荷蘭有着一個很好很新的公路網。這些公路日漸吸引遊客。這個由從美國來的客人攜帶自用汽車的數目可以有很好的證明。前次由紐約開荷蘭的荷蘭郵船

「新阿姆斯特丹號」載的自用汽車就不下六十輛。

坐了不少次的火車和汽車以後，在我留在荷蘭的最後一星期中，我從阿城乘了一次內河航輪順着維斯河上駛經過陶德(Dord)到盧威斯田(Loevestein)。我坐在甲板上面。艙下有着吸引人的餐廳，多數乘客都在大吃牛排洋芋。我們一路上遇到從德國和比利時來的拖輪拉着駁船。在陶德河上的交通是如此繁忙，專有一艘警察的巡艇在指揮船隻的進行。

在過陶德前後，我們經過衆多村鎮，有着船塢，魚罐頭廠和其他各式各樣的工場。我開始瞭解，揭去浪漫和浮華的外衣，這才是真正的荷蘭。在這些村鎮中所謂「有閒階級」是不會在這裡住的，有的只是一般勞苦大眾，微帶嚴肅面孔的人羣。在陶德和鹿特丹的四週是世界人口最密地區。

盧威斯田是一個堡壘，建立在維斯河和華爾河交匯處一個小島上。航輪到此掉頭回航。這個岩石建成的堡壘在中古時代是一個政治犯監獄，牠有時被稱爲荷蘭的「巴士的獄」。在這裡的犯人真是有的是地方供他活動。他們領我看的一個單間房間同一個能容五百人的教堂一樣大，當然這裡是沒有洗澡設備的。一位偉大人物因爲博學被稱爲

「世界之奇蹟」的雨果·戈羅提曾被禁於此，他的逃走是藏在盛書的箱子裡被人抬出去的。

在回程的時候，我在古老的陶德城上岸。牠四週有城牆，從一個高的城門洞進去。城裡的房子都老的好像搖搖欲墮，不過用不著怕，這種東搖西擺看着要倒的樣子已經幾百年過去了。我就是在鄰近這樣一棟房子中出生的，在房子前面一塊牌子上記著是一五五五年建的。

在陶德近郊，我發現一座風車內有空屋出租，這一座風車已不再使用，牠們的任務已經逐漸為現代化的蒸汽氣浦所代替，而牠則幸運的被改成一座家庭公寓。我在這個房間內住了一個星期，以兩大兩個佛勞命（相當於五角美金）的代價租了一輛自行車代步，往返鄰近各處遊玩。

我發現荷蘭人大部份利用自行車旅行。每條大路旁邊都特別鋪有一條自行車道，使騎車的人免得躲讓往來汽車卡車的危險。我簡直想不到世界上會有這樣多自行車，荷蘭人口只有一千萬，自行車到有五百萬輛。同時我更沒有想到自行車不單是代步，還可以談情說愛，男孩子和女孩子互相攬着腰，並排踏著車，陶醉於初戀的風情中。

我乘著美國灰機犬式大型公共汽車離開荷蘭到巴黎。這條路是古羅馬人以後歐洲最偉大築路家拿破崙修的。我

通過了佛蘭德省，比利時的繁華城市安特沃甫和布魯塞爾，抵達巴黎，全部旅程費了十個鐘頭。

在巴黎把帳目統計了一下，我發現這趟旅行，從紐約乘飛機到阿姆斯特丹，荷蘭停了一個半月，一切費用包括旅館，短程旅行，小費，以至到巴黎的汽車票都在內，花去了差一點不到六百美金。這是我生平最值得的一次旅行。當在巴黎我的一個新聞界朋友問起我：「荷蘭怎麼樣？」我回答他：「妙不可言。」

譯自一九五三年十月份 American Magazine

美國波斯頓一城的街道以迂迴曲折著名。有一位英國旅客對這大為抱怨。他說：「我不相信那一個人在這樣曲折的街道裡會不迷路的，」一位在當地的朋友回答道：「這的確是事實，我有一位朋友，他是在波斯頓長大的，有一天他帶一隻貓出去想把它在河邊放生。」英國人問道：「他把它放走了沒有呢？」他的朋友的回答是：「沒有，不過幸而他帶了一隻貓去，否則他自己真會迷了路，因為他後來還是跟了貓才回了家的。」

醇酒·美人·鑽石

阿加汗其人其事

李廉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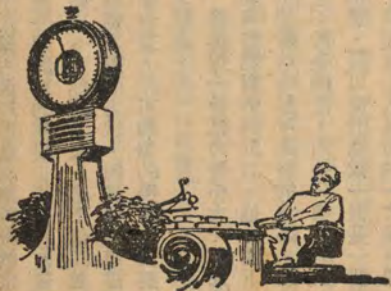
▲亦僧亦俗的双重性格▼

誰是阿加汗 (Agakhan)？什麼是阿加汗？一般人提起這問題，所得到的必是虛實參半的回答。所謂事實，有他多難得難以置信的財富，他對國際性社交活動的耽好，他對賭博和賽馬的熱愛，以及一度做了麗泰·海華絲的公公；所謂虛幻，則有如他的浴水可以裝瓶出售，給他的徒衆們當作崇奉的聖物，又如一年一度的儀式，以鑽石來磅他的體重。

但是，不管那是事實和虛幻，阿加汗確是一個令人難以捉摸的人物。雖然他以熱情和欲望，在尋求着與人無異的樂趣，但他是宗教上的「先知者」，被人以穆罕默德第四十九世孫的地位在崇拜着；他是一個地位極高的祭司，有着一副天賦的慧眼；他是公侯的裔胄，據說他的世系比世上任何一位國王都延綿得久長，他是一位東方有勢力的領袖，極盡煥赫的能事；但是在同一時候，又是一位西方的運動家，喜歡高爾夫，撲克，馬上遊戲和精微地鑑賞各

種馬匹的差異。作爲一個世界上衣着最講究的人物，如說是在野的，他猶如在巴黎林蔭路上漫步的紳士；如說是在朝吧，那末他又像是在倫敦進出於官署之間的一位外交官了。

雖然他是沒有國土的國王，但他本身即等於國土；不論他到什麼地方，他就可享受着不受當地法律，規章約束的「外交豁免權」。還有，雖然他沒有警察，沒有軍隊和王座，但他的點頭一語，對爲數六百萬的生靈言，無異是一項不可動搖的法律；他的一聲咒罵，也等於



一道逐出樂園，永不超生的命令。因之，有人說他具有亦僧亦俗的變重性格，這是完全無誤的。

今天阿加汗已過了他七十六歲的生日，當作回教伊斯梅利亞派（註一）的統治者，也已有六十八年的歷史。他現在已不再是一個專供笑談的花花公子，但是他還不免帶有印度王公的傳統：在公共場合中表演着妄自尊大，獨立不群和盡情揮霍的作風——說起來，他是澈頭澈底的一位尋求快樂的能手。

▲一口氣唸不完的名號▼

對於他那一派的回教徒，他即是聖靈的化身，所以終日尋求逸樂，不務正業，那也是絕不為過的。這些回教徒大都居住在印度和東非一帶，但也有散居在紐約市和蘇聯佔有的帕米爾高原等地的。

過去在帕米爾地方，即曾發生一次風波。那裡的稅吏允許回教徒送一部分的錢給阿加汗，作為他們的什一稅，不料事為莫斯科所悉，憤怒地加上一個「蘇維埃人民公敵」的大帽子，以後那些稅吏就不再在那裡出現了。



說到伊斯梅利亞派，上代是古波斯那些勇敢善戰的宗教武士，他們曾替英語添上一個罪惡的字眼——Assassin（註二），這意思是「暗殺」。在他們看來，把不信回教的人送上槍尖，這是一個特別有效的方法，因為他們深信，被殺害的人既受屠戮，便會登上非可想像的美麗而快樂的天國去。

雖然這一勢力力量不大，阿加汗却有着絕對的統馭力，他的屬下每年捐贈給他無可數計的金錢。因為這不當是納稅，而是一種宗教上的捐獻，所以他的總數一直是一個謎；但從他不久以前的一次聲明裡看出來，這必是龐大得令人咋舌的。

他的聲明是說，他祇留下所需要的十分之一的錢而已。不管有人在說，他在孟買一所儲藏室裡放着二十五億元的黃金；但估計他的財產已在十億元以上，這該是沒有問題的。他派在倫敦的賬房，曾放了八百萬元在一邊以作他妻室的私房錢，但用他錢的方法，竟不顧一切指責，在旦夕之間吃用一光。

他的名字和封號是不能在一口氣裡唸完的：無上至尊穆罕默德、摩蘭那、赫瑟、伊曼、沙希伯、沙、阿加、蘇丹、可汗三世（Ais Aghness, Sir Mohammed Moulanu Azer jman Sahib Shah Aga Sultan Khan III），意思是「時間和存在的保管者，普天下生靈的委託者」。他在城市裡的徒衆對他的「神性」還持有若干保留的態度，但那些遠地部落的民衆就不同了，他們平時少見他來，據說有時會把他脚下踏過的泥土塞進自己的嘴巴裡去的。

雖則阿加汗對擔任「精神領袖」一事絕不苟且，但看到人們對他這樣的尊敬，也未免稍嫌過份。人家說他的浴水是「毫無用處的東西」，這一點他也不會否認，但人家一提到他的財產和他的社交活動他却有些躁躁不安了。

▲他說他不是最富有的人▼

有一個傳聞說：他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物，他聽了之後，馬上斥之為「無聊」，同時他還滿懷妒意地加上一句，「海特拉巴（註三）的王公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他有一座裝滿鑽石的海泳池呢！」

除了他的徒衆的捐贈之外，阿加汗另外大額收入是來

自歐洲的投資和金融企業，在這方面，他也總是無往而不利，表現着不同平常的成功。

不但如此，他在印度、法尼亞（註四）、敘利亞、伊朗還有廣大的地產：在巴黎、倫敦、孟買、喀喇貴和浦那（註五）又有不少的房產；在曼納城附近有一棟別墅，這是他經常駐蹕之所；在贊西巴島（註六）有一幢天方夜譚裡似的王宮；在蘇格蘭有一所特權用的居所；在愛爾蘭更有一座城堡——所有的地方都是終年家丁齊全的，即連廚司也不敢或缺，準備阿加汗的不期而至。

他有一次請了三千賓客，辦了一次盛大的舞會，通宵達旦，耗資八萬元之鉅。但當他和他的第四位「貝恭」（註七）離開別墅，打算到巴黎去時，忽然發覺她珍藏的珠寶被竊去大半，但阿加汗還是滿不在乎。

「啊，」他笑笑說，「那祇有羅易茲（Lloyd's）才傷腦筋哩，我倒不要緊，」後來竊案為法國警察當局破獲，案子還牽連到一位警官身上。

朋友們還喜歡說，阿加汗婚禮上的排場也確不亞於海特拉巴的王公。當他的長子又是唯一繼承人阿里汗娶到麗泰·海華絲時，來參加婚禮的人總說游泳池必須裝以值錢的香水，後來他宅裡面的噴泉，居然真的溢出異香來，

使得原來猶如仙境的空氣，更是令人聞而叫絕。

據人家說，阿加汗當時送兒子的禮也是照老規矩辦的——一張五百萬元的支票。這在人家看來並不太過，因為阿里汗的財政大權還是操在他著名的父親手裡，阿里自己名下可以通用的錢，為數尚極有限呢！

▲唯一和維多利亞吃過飯的人▼

當一八七七年十一月二日，阿加汗出生在印度喀喇崙時，他的老祖父——他們這部派的第一位可汗——還未謝世。那是一個精神健旺的人，一直活到八十一歲才死。生前妻妾盈千，生下子女達三千人，單以他的男孩子就組有一支八百人的騎兵隊。

第二位可汗在四年即薨，這是一位道地的學者，唯一的嗜好是徒步擒捉猛虎一事而已。

第四十五期

拾 穗

個親熱而煩擾的朋友。

他的第一位「貝恭」是印度人，名叫沙赫薩蒂 (Sah Zadi)。他在二十歲那年正式和阿加汗結婚，但不到數年，一場姻緣即告終結。

在一九〇六年，他在一次巴雷舞中又陷入了馬格莉雅諾 (Theresa Magliano) 的情網，她出身為一貴族，不過此刻早已貨真價實。他們在那年結婚了，她會為他生二個孩子，一個夭亡；另一個即是現在的阿里汗。

這位「貝恭」不久亡故，說起這件事，大可編入「一千零一夜」的故事裡去。一九二六年，阿加汗正在倫敦標購那塊叫「黃金的早晨」(The Golden Dawn) 的鑽石，這鑽石，計重六十一克拉，在全世界七十五顆最好的鑽石中位居四十，而它身世之慘又是和「希望鑽石」(Hope Diamond) 不相上下的。

他出二萬七千五百元的高價買到了它，喜沖沖拿回到旅社，那裡却早有一封電報等待着他，說是：「汝妻已故」。

三年以後，他又娶得了卡倫 (Andree Josephine) Marie Leonie Carton)。法國某旅社老闆的女兒，一度曾擔任銷售員的職務。他們的婚姻生活共有十四年，她並

為家的生活，從此以後，除開每年循例回家省親之外，他多半不住在印度和東非。

在他年輕時，聲譽已滿倫敦。當時的女王維多利亞，已是七十九歲的高齡，曾以印度榮銜，印度僕役來設席召宴。他那時即以女王的視力，聽覺和胃口之佳為異——他看膚女王一直吃完頗為豐富的一席菜，即通最後的三道菓食也不放鬆。

「在會和維多利亞女王一同吃過飯的人中，」去年他曾感慨地說，「我恐怕是唯一活著的一個了。」

在一九〇六年，他到美國作了一次空前絕後的訪問，在那裡又作了老羅斯福的嘉賓，因為他是世界上出名的美食者，所以一直還記得那場宴會，和宴會裡的每一道菜的内容。

▲四度會迎娶，一對老夫妻▼

直到目前，阿加汗還周旋在娘兒們的堆裡。他能欣賞美，而當美和快樂相距不遠時，他必會努力以求獲得。

他不是一個能逗人入勝的人，體重達二百五十磅，一年裡大部分時間帶著黑色眼睛，好像一隻不樂意的梟鸞似的；但他是風趣而文雅，待人寬恕，任何人都能和他做一

為他生了另一個孩子薩達魯丁 (Gadruddin)。到了九四三年，兩人忽以「彼此不和」的理由而離了婚。

有的時候，他也不由自主地表現東方人對女人的傳統態度。雖然他喜歡他的媳婦麗泰·海華絲——即在今日，他還常寫些短簡，以長輩愛子女的口氣寫的信給她去，但他不喜歡她在大家庭廣眾之間着戲子的衣服，他寧可要她退出影壇。

對於阿里汗和麗泰的女兒耶絲敏 (Yasmin)，阿加汗也配稱是慈愛的祖父。他對她有特別的關懷——他有二個孫兒，但祇有一個孫女，因為他沒有忘記，他們是法蒂瑪 (註八) 的孫子，所以他堅持她也應該皈依回教。

這件事下文如何，還得等耶絲敏長大成人，懂得世理之後再說；但不論怎樣，耶絲敏已被計劃領取阿加汗五分之一的財產，因為根據回教法律，子女不能由父母來脫離關係的，而阿里汗將來也必可繼承父位而稱為「可汗三世」。

他的第四位「貝恭」現在和他時刻伴從一起，曾為他調護幾次重病，堪稱一對相依的老夫妻了。這女人名賴布洛賽 (Yvette Blanche Labrousee) 是一位身材高大，美貌動人的女人，在一九三〇年曾榮膺「法國小姐」的頭

◆鑽石磅禮重：二百四十三磅◆

一九四六年，他第四度結婚的那一年，曾舉行一次以鑽石磅禮重的盛典，這件事引起人們廣泛的誤解；但在這以前，在孟買和東非，他早用黃金來磅過，當時收到價值三十三萬六千的捐輸，他馬上以「恩賞」方式送還人民，以供興建學校、醫院和其他工程之用。

一九四六年，在他六十大慶時，他又在孟買磅禮重一次：他在大批徒衆前面，坐上一個古怪的大磅秤，當時由鑽石測知他的體重為二百四十三磅。

那一次所用的鑽石共重五十五萬克拉，大部來自倫敦，據稱如以同樣重量的英磅來算，價值約三百二十萬元；換了鑽石，據紐約專家的估計，似非六千萬元不可。當時他又以大量捐輸還諸送來的人。

如果再擺到另一磅秤上，看看他是不是能孚衆望的一位國君，我們可以說以他所作所爲看來，他已算得是一位仁慈的君主，時時還能把人民的福利放在心裡。他曾擔任印度掃除文盲工作的首領之一。在二次大戰以前，他協助組織全印回教徒聯盟 (All-India Moslem League)。

當人家勝利時，他肯付的代價不過是打一個招呼而已。

至少有一次，他的沒有禮貌曾招致衆人的物議。他被趕出維戴爾 (Uitell)，法國這一著名避暑地的大門去，因為當大宗賭注放在輪盤賭的盤上時，他竟高踞桌上，嚷着要花生米。

他現在仍在參加各種舞會，不過不像以前那樣玩得起勁而已。去年除夕晚上，他設宴慶祝，大家快樂無比，當時阿里汗和他的新女伴琴泰妮 (Gene Tierney) 也是女明星——把離了香檳酒的綠棉球向他擲去時，他老人家竟然有點不高興。

真的，近來他越來越覺得不高興了。有時候爲了看看四周金壁輝煌的環境，想想年輕時種種新奇的遭遇，現在日薄西山，能不有人生幾何之歎！

不久以前，他和當時尚以埃及國王自憐的法魯克常在了一起，有一次法魯克在里維拉 (註九) 沿家玩「卡西諾」(註十)，竟樂而忘返，阿加汗在狄維爾旅社 (Deauville Hotel) 孤零零地等着，爲的是想和他一同去玩「巴卡」(註十一)。

他並不喜歡這位遜王；但法魯克可能是活潑的人中，少數的懂得像阿加汗那類玩法的人，而在傳奇式的餘年

代表印度出席國際聯盟，在一九三七年並被推爲大會的主席。有一次他又曾被提名爲諾貝爾獎金的候選人。

英國一直當他是幕後的緩衝者，以來改善回教徒和西方的惡劣關係，同時他又又是謀取和平的具有決定性的力量。

阿加汗不論在年輕時和年邁時，不論在臥病時和健康時，他的一舉一動，都能合乎東方君主的方式。他有特權來制定自己的規律，有時又來破壞它。回教徒可以同時有四位太太，但阿加汗却從未引用這一特權；另一方面來說，他的先後四位太太却只有一位是回教徒，十足重地的回教徒是不准喝酒的，但阿加汗要喝的即是香檳，他的徒衆爲了自圓其說，說是烈酒到了他的尊口上也都變成清水了。

◆無先見之明的「先知者」◆

作爲一個聖靈的先知者，阿加汗還不能有先見之明，其中一個例子是玩高爾夫，他決心要贏得一局，但從未能如願以償的。

以他個人來說，和他交朋友是頗有風趣的，不過他對下屬又顯得無可形容的粗暴。一個稍有差錯的僕役會挨他破口的臭罵；而和他一起玩馬的朋友也在批評他，說是他

裡，也正應盡情來享受和回味一番呢！

(譯自皇冠雜誌十月號)

(註一) Ismailia Sect: 回教徒中主張在雅法 (Ja

far, 第六世祖) 死後應由已死的長子伊斯梅爾

爾的後裔繼職，不應由幼子摩薩 (Muza) 繼位者

(註二) 回教一秘密組織名，黨徒用 Hashiah 麻醉自

己，將他人加以暗殺。

(註三) Hyderabad, 印度土邦名，在印度中部。

(註四) Kenya, 地名，在非洲東部。

(註五) Poona, 地名，在印度孟買附近。

(註六) Zanzibar, 小島名，在非洲東海岸。

(註七) Begum, 梵文「皇后」之意。

(註八) Fatima, 穆罕默德獨生女，後嫁阿里爲妻。

(註九) Riviera, 地名，在法國地中海沿岸，爲遊

人畢集之所。

(註十) Casinos, 一種紙牌遊戲名。

(註十一) Baccarat, 一種紙牌遊戲名。

展望合成食物

北人



人類對於食物，有一種堅定而保守的偏見。總認為只有所謂天然的食物纔是完善的。人工合成的食物則不能切合需要。

實際上天然食物和合成食物究竟有什麼區別？所有的天然食物也不外是許許多多化學物質的混合物。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而且這些化學物質，也並不是爲了供應人類作食物纔產生的。洋芋中的澱粉，在自然界中的意義只是洋芋本身所貯藏的食物。牛乳也是爲了飼育幼犢而分泌，並非要給人類作飲料。所有的各種家畜，也沒有生來預備給人屠宰食用的。所以我們所謂食取天然食物，實際上並非順乎天然。最明顯的例子是當我們攝取了一些動物及植物性的蛋白質之後，要轉變爲本身的蛋白質時；必得先經過分解爲各種氨基酸的階段。因此，一種適當的氨基酸混合

物纔是合成人類蛋白質最合理的原料。

天然食物既是極多種化學物質的複雜混合物，若說它們都是完善而無損人類健康；實在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事實上天然食物中所含的某些成份，若是單獨取出它們自己的名稱在市場上發售；恐怕都得按照食品藥物管理局的規定貼上「有毒」字樣的標籤。

某幾種豆類中所含的氨基酸 34-Dihydroxyphenyl-lysine，可以引致中毒。大量的食用一種豌豆（屬於 *Ceanothus*）則可使中樞神經系統發生震盪。而具有劇毒性的化合物 1,3-Vinyl-2-Thioxaxalone，最近已發現存在於紫荊、蕪菁、甘藍、花椰菜、白菜芽等多種蔬菜中。在小麥以及其他穀類食物中存在的 tyrosine，有妨礙於人體內鐵和鈉的同化作用；對健康頗有損害。生蛋白中所含的 Avidin，則能使一種最重要的維生素 Biotin 失去作用。其他如維生素 A 和 C，又易被許多食物中含有的酵素所破壞。在蛤蜊和生魚中發現的酵素 Thiaminase，則專門破壞維生素 B1。此外如葉菜類中的草酸，茶和咖啡中的

咖啡酸，可可中的可可鹼都有毒性。凡此種種，還祇不過是一些例子而已。

人類之所以能一直依靠這些天然的恩賜爲生，是因為他們由經驗裡了解了如何有限度的攝取天然食物中的毒素。但是也仍不免由於食用過量而招致很多的疾病。

天然食物在人類心目中的威望，還不止於大家對它們的信任。即使人們都知道天然食物並不就是完善而有利於健康的食物，也仍然難使他們樂於接受合成食物。因爲一般人的觀念，多認爲合成食物總不外是一些瘋狂的科學家們提倡的像藥丸或藥片一類的東西。這一觀念如不打破，合成食物是不會使嗜食的人類感到興趣的。

食物對人的吸引力如何，決定於它的香氣，味道，質地和外表幾個因素。而這幾種性質並不是由天然食物所壟斷的。事實上多數的所謂天然食物在餐桌上所有的香氣，味道，質地和外觀和它們的本來面目大不相同。例如豬隻之與火腿，白糖之與甜菜，啤酒之與大麥，糕餅之與小麥……等；其中相差豈可以道里計？所有這些天然食物若不經過加工以改善它們的性質，恐怕根本不能食用。而這些加工改善的工作，却都是人爲的化學變化。換句更恰當的話說，就是天然食物只不過被用作原料來改變人造的產

品而已。在目前普遍採用的食物中，不知有多少曾經應用各種化學藥品去改良它們的品質。諸如麥淇淋（Oleomaargarine）中的防腐劑和抗氧化劑，冰凍水果中的檸檬酸和維生素 C，煉乳中的化學穩定劑（氯化鈉和檸檬酸鈉等），牛油，果醬和果汁中的着色劑，發酵粉中的碳酸氫鈉和磷酸鈉，肉類加工所用的硝酸鹽和亞硝酸鹽以及麵包，冰淇淋中所用的乳化劑等。凡此種種都足以證明我們的「食性」並不和化學藥品發生抵觸。而且很明顯的，我們對於一種食物發生好感；主要是看它是否合乎口味而不一定要它來自天然原料。假使一瓶威士忌酒，香，味都已合標準，誰又去顧慮或分辨出它是由裸麥發酵釀成還是由乙炔合成的酒精配合而來的呢？

對於合成食物不利的另一因素，是有人認爲直到目前；我們還未能發現所有人類需要的維生素，礦物質以及微量元素，因之只好借重天然食物以保確能攝取我們所需要的營養成份。當然，我們確不能隨意假定說所有的營養知識都已被發現。不過這一點並不僅是合成食物的問題。世界上不知有多少人只是隨其所欲的選擇食物，並沒有注意到其中是否含有需要的營養素。合成食物並不會突然的以奇蹟方式出現。而要在經過慎密的生理試驗後漸漸推行普

及，所有缺欠的營養成份，都得詳加注意並以天然的產物來補充直到能用化學方法合成為止。

在普通食物中，主要成份是糖、蛋白質、脂肪和水。另外有礦物質和維生素。在礦物質（鐵、鈣、磷等）方面，我們並不一定需要植物的幫忙。至於維生素，在過去的十幾年間，化學家們的力量已經表現得比植物的合成作用效率更高。自一九三四年合成維生素C開始，到目前已有大部份維生素可以大量製造。較比植物合成的既快且純。但是這些維生素，礦物質，微量元素甚至於酵素在營養方面的作用固然重要。實際上需要的用量之微却不能和糖類、蛋白質和脂肪相提並論。這三種東西供給人類能量。是生長或修補人體細胞的基本原料。因此在農業上所有的力量，差不多都集中在糖、蛋白質和脂肪的生產。假使我們能够單合成其中糖類之一的澱粉，就可以說已解決了人類食糧的一大問題。如果一旦能合成所有的糖類，蛋白質和脂肪，就更可以使我們完全脫離對於植物的依賴。至於食物中是否還需要某些微量的未知因素，大可不必顧慮。因為大部份的維生素已經發現且能人工合成。礦物質的加入更不困難。而僅僅以可能存在的其他微量因素作為理由來抵制合成食物的進展，實在是不合理的。

我們要合成澱粉，在原則上有兩條道路可循。一是效法自然界的光合作用。藉日光的能力和葉綠素的接觸作用，把二氧化碳轉化成糖或澱粉。二是由碳和水來直接合成。在採用第一種方式之前，我們先得明瞭植物行光合作用的詳細經過。這一問題在過去十年間進步很快。美國威司康辛大學的Earington Daniels說在十年以前，關於光合作用的研究所得恐不在原子能之下。但是原子能進展的後來居上是因為曾投下二十億美元的巨款用於鈾元素分裂的研究工作。光合作用的研究雖然重要，却没有希望獲得這筆龐大的投資。不過這種趨勢只能延遲解決這一問題的時間，却不能阻止最後的成功。加里福尼亞大學的教授Daniel Arnon和他的合作者已經在試驗管內完成了光合作用過程中的一步重要變化——二氧化碳的還原固定。因此，這複雜的生理轉化作用整個在生活細胞的環境之外完成的可能性是很大了。

前面已經說過，我們並不一定要依照生活植物所用的方法去合成糖類。實際上植物所用的並不是最有效最經濟的方法。我們研究光合作用的秘密，不過藉以瞭解植物是如何可以不用高溫高壓以及各種複雜設備的協助而完成它的工作。這樣就可以改進我們所有的利用接觸劑的工

另有些人認為食物中所有的特殊「天然」風味，是由於微量的未知成份而來。這是用化學分析方法所不能解決的。其實這些風味的來源不但已經清清楚楚，而且也能以人工合成。膠胺基酸鈉（Sodium Glutamate）就是所謂「真正」肉味的來源。香葉蘭素（Vanillin，即普通所稱香草）在香葉蘭中的含量原極稀少，却可用許多方法來合成。肉桂的香氣是來自肉桂醛（Cinnamaldehyde），可由廉價的化學藥品苯甲醇和乙醛大量製造。各種水果的特殊香味也都可以用簡單的合成產品來產生。這些化學產品包括丁酸乙酯、甲酸乙酯、醋酸乙酯和丁酸異戊酯等等。因此在風味方面，合成食物不但不會使人失望；也許會比天然食物更令人滿足。而近年來膠體化學的進步，又可以產生各種強度的膠狀物質；使我們在咀嚼合成食物時的感覺合其所願。所以常把合成食物看做藥丸或藥片形式的意見也全屬多餘。一旦這些偏見和似是而非的錯覺都不復存在，食物的合成問題與其他天然產物的合成並無二致。

食物的人工合成，可以分成三大部份；就是糖的合成、蛋白質的合成、和脂肪的合成。其中最重要的又推糖（即碳水化合物）的合成。而糖類中的澱粉又是我們消耗最多且不可缺的。

業技術。再加上種種的化工設備和知識的利用，我們沒有理由不相信自已合成糖類力量會比植物更高。

糖的合成並不如想像中的困難。遠在一八六一年時Butlerov氏就注意到由甲醯和鹼作用可以產生簡單的糖。德國的化學家Erdich隨即得到一種由甲醯合成葡萄糖的方法。甲醯可以由它所含的元素製取。是以葡萄糖的完全合成早在百年之前就告完成。而根據W. H. Haworth的化學式，澱粉只不過是由大約二十個葡萄糖分子合在一起而成的大分子。在適當條件下它水解生成葡萄糖。由這一作用的逆向反應當可能以葡萄糖合成澱粉。也就是葡萄糖的失水縮合作用。這種反應雖然尚未成功；它的必能實現却無可懷疑。現代的化學工業技術上已經有很多例子藉縮合作用得到天然產物的代用品。在合成橡膠，合成纖維和塑膠的製造方面，許多產品都是由小的分子聯合在一起而成的。

現在我們已經有了合成橡膠和合成纖維而還沒有合成澱粉的主要原因受了價格的支配。天然的橡膠和紡織品比較昂貴。因此也較易於製造出價格合算的合成產品。而稻、麥、玉米以及其他穀類的價格甚廉。要得到價格更低的合成代替品就比較困難。不過雖然在目前的情形下我們的努力不一定可以得到理想的結果，將來的成功總是絕無

問題的。

甲醯既可能是合成澱粉的原料，它的價格將直接影響到合成澱粉的價格。目前甲醯（百分之四十水溶液）每磅約合四分美元。而小麥的批發價是每蒲式耳（約合我國量制三斗餘）二、七六美元，玉米二、一三美元，裸麥二、三〇美元。既使再加上製粉的工費用，也還比甲醯為廉。甲醯現在是由醇用空氣氧化而得。甲醇是用一氧化碳和氫製取的。這兩種氣體又來自煤和水。煤在甲醯製造的成本內並不佔地位，主要的却是能量和努力的消耗。這將會隨着工業的進步和陽光能量的利用而減低。最近，已經有使煤在地下氯化為一氧化碳的新方法。無形中省去了開採煤礦的勞力。當煤只用於作合成澱粉的原料而非燃料時，它的供應量將可持續數千年不虞缺乏。而且即使萬一發生問題，只要二氧化碳的還原固定法一旦適於大規模應用；我們將可由空氣中與植物一樣的取用無限量的二氧化碳。總而言之，甲醯的價格終將降低至不值一顧。而由甲醯合成澱粉的方法也就會很快的得到結果。

談到食物的第二種基本成份——蛋白質，我們又面臨另一個麻煩的問題。肉類的蛋白質是在所有已知的化學化合物中最複雜的一種。我們在這方面的知識仍然有限。要了

解各種蛋白質的化學構造還需要一段時間。合成蛋白質的問題當然更在以後，所以要大量的合成蛋白質以代替肉類，還只是理想中的事。不過這一理想終必實現。最近科學家們已經在毛髮和絲的合成方面獲得成功。這表示蛋白質的合成並非超乎我們的能力。

所幸我們除了合成蛋白質之外，又另有取得肉類代用品的方法。這就是借重微生物來替我們工作。英國科學工業研究部的 Ben Lockspeiser 氏說：「正如我們過去馴養和培育野生的牲畜一樣，我們現在要馴育新的細菌以及其他各種微生物以供利用。」英國在這方面的工作提倡在先。二次大戰時曾發展一極其經濟的方法由廢物中生產酵母。酵母的蛋白質含量甚高，英國人認為很適於混合在湯食和其他多種食物中。

蛋白質的另一來源是海洋中浮游的動植物。有人取得這些東西來嚐試，發現味道奇佳。可以與蝦、蟹甚至魚子醬媲美，發掘這一寶藏的最大困難在於需要大量的能力來吸取巨量的海水使之過濾。有些學者認為這些生物也可以設法加入人工培養，使生產密度增大，這樣既可減低過濾操作所佔的成本，又可改進品質。

解決蛋白質問題，更接近實際的發展，是一種名為

Chlorella 的綠藻的培養。這種微生物在適當的環境下一天之內可以增殖七倍的容積。根據理論上的估計，每培養一英畝 *Chlorella* 年可收穫蛋白質五萬五千磅。較比種植大豆的蛋白質收穫量高出六十倍以上。美國華盛頓卡乃奇研究所報告說這種綠藻的化學成份可藉培養液成份的變更而予控制。蛋白質含量可高達百分之五十以上。在另一情形之下，則可含脂肪達百分之八十五。繁殖 *Chlorella* 所需要的原料是水、二氧化碳、氮化物以及某種微量元素。目前每生產一磅 *Chlorella* 所需這些原料的成本約合一分美元，遠較肉類為廉。而且 *Chlorella* 可以配製成美味可口的食物。它的營養價值已經過研究。只需要補充一種氨基酸，就可用以取代膳食中所有的蛋白質。美國有些大的食品製造商對此已密切注意。科學家更建議政府設立龐大的 *Chlorella* 生產計劃。

除了這些生物化學的方法之外，我們還有一種解決蛋白質問題的方式。實際上人類的身體組織並不是需要現成的蛋白質，而僅不過需要組成蛋白質的氨基酸而已。所有食取到體內的蛋白質，都將在消化系統內分裂為氨基酸；再由氨基酸重新組成成本身的蛋白質。到目前為止，在已知的各種蛋白質中已檢定有二十二種不同的氨基酸；而人

類並不全部需要它們。因為正常成人的身體組織有合成其中十四種的能力。經過慎重試驗的結果，證明只有八種氨基酸須由食物取得；總能免於發生蛋白質缺乏的病徵。這些病徵包括體重減輕，食慾減退等現象。至於正在發育中的幼童，則可能多需要攝取兩種氨基酸。

氨基酸的組成較蛋白質簡單，化學式也已明瞭。多已可用化學方法合成。其中有些價格尚廉，有些則成本要高。好在我們對這些價格昂貴的氨基酸每日需要數量極微。例如膽化蛋白氨基酸每公升要值五百美元，而每天的需要量僅僅二百五十公絲；合一角二分美元左右。

在目前，當然還是利用天然產生的蛋白質較比合成的氨基酸來得經濟。但是氨基酸現在仍然還在被目為「貴重」化學藥品的階段。也就是說，它們還只限於精細的小規模製造。事實上它們的合成原料並不昂貴。一旦要用做食物而大量生產時，價格將大為降低。例如合成膽化蛋白氨基酸的主要原料是吡啶（indole），每磅成本不過十八美元。在大規模生產情形下，原料與成品價格的懸殊現象將因設備與努力的節省，產率的提高，副產品的利用以及合成方法的研究改良等而消失。這是化學工業上一種自然的趨勢。因此基於價格和營養價值的觀點，以適當的氨基酸混

合食物取代天然蛋白質是百分之百的可能。不過在這種情形下，合成食物將又會成爲與藥丸藥片相似的東西。食用時溶解於水中，另加些檸檬之類的香料。對於那些不願放棄嚼食肉類樂趣的人們，只得再製備一種非蛋白質而具有肉類香味和質地的代替品；這並不是困難的工作。

在上述幾種解決蛋白質問題的方法中，到最後究竟以那一種最爲適用；目前還無法預測。科學家們將在每一個方向繼續努力發展，然後選擇其中最好的來付諸實施。肉類蛋白質將不再是世界上少數人的享受品。蛋白質缺乏的營養問題也將不復存在。

最後談到脂肪的合成問題。也是可能最先以合成產品代替天然產品的問題。所有的油脂，都是甘油脂肪酸類（如棕櫚酸，脂蠟酸，油酸，丁酸等）化合而成的酯類。在目前，脂肪的局部合成——即通常所稱的油脂硬化——在工業技術上已佔相當重要的地位。油脂硬化產品之一的麥淇淋，首先威脅了天然產品的存在。它在使用時與牛油無異，價格却比牛油低廉很多。我們原應設法鼓勵這種合成產品的應用，但相反的天然牛油却受法律的保護。麥淇淋被規定了禁止着色，以使主婦們得與天然牛油鑑別。

脂肪的局部合成既已成功，全部合成的實現也不會遠。

產的知識將不受地域和農業努力的限制而可自由擴展。我們也不必再爲子孫缺乏食物而擔心。人口儘可任其繁殖增加。

這一偉大時代的來臨是在短短幾十年之內書還是要再經過幾個世紀；全看我們自己的意志是否願意給化學家們以表現的機會。因此一個「化學」政府的主要部門應該是合成食物生產部。來組織，動員和資助使我們脫離依賴植

。幾年之前，第一所以合成法製造甘油的工廠已經開工。這種在過去一向靠天然脂肪的皂化作用產生的東西，現在已能大量合成。於是合成脂肪分子的一半工作已告解決。

至於脂肪分子的另外一半——脂肪酸的合成試驗，以石臘的氧化最有希望。這方法如獲成功，石油（不論是天然的或合成的石油）將可用爲合成脂肪的原料。石臘氧化成脂肪酸的試驗最初成績不佳。但後來有 Von Steigler 等幾位科學家的研究結果，證實高級脂肪酸類極易合成。它們的方法是將石臘在攝氏一百至一百六十度的溫度下用空氣或廢氣氧化。其後 Coudane 又有一法是利用二氧化氮幫助石臘的氧化作用。最近的將來，這些研究成果將使脂肪酸的工業化生產趨於實現。而脂肪酸與甘油合成脂肪，是已知的簡單化學反應（酯化作用）；毫無困難可言。所以雖然現在的社會引用法律來保護天然脂肪，它們的時代也恐怕不會長久了。

一待髓類，蛋白質和脂肪的工業合成宣告成功，人類與植物間的聯帶關係將不存在。結果將造成人類歷史上自發明取火以來最大的一次革命。千千萬萬的農人將被化學機械所取代。一種新的生活方式重新開始。「飢餓」，「糧食問題」和「人口過多」都將成爲過去的名詞。食物生

物的計劃。

或許有人要問一旦這種新的生活方式真能實現，現在許多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力將如何處置？這是無庸顧慮的。到那時候所有多餘的人力都將可藉技術的發展利用於人類生活水準的提高。而這些技術上的進展是我們目前無力達成而且不能想像的。

“The Road to Abundance” 1953 Copyright

去年夏季的某一天，天朗氣清，我駕車沿著麻省沿海的雲石碑前進時，看到一位孤獨地在沙灘上寫生的畫家。這裡確是一處寫生的勝景：沙鷗拍波，海浪吻岸，波光雲影，帆檣如畫。我爲了要想看他究竟挑選那一種景物，便停下車來向沙灘走去。

畫架上掛著一面鏡子，畫架上則是一幅自畫像。經過幾分鐘的搭訕之下，我便鼓足勇氣問道：「你爲什麼要跑到這裡來畫自畫像呢？」

畫家向我端詳了一會，然後指著那幅畫說：「你看這畫上的面容。要是在其他地方，我怎麼會有這樣寧靜的表情？」

有人在往後倒車的時候，不小心碰上了另一輛汽車。那一輛車上的駕駛人從車上跳下來，用各種惡毒侮辱的名詞向他辱罵着。當那人罵完以後他不愧不忙地問道：

「假如你送給人家一件東西，對方不接受，那麼這東西應該屬於那一個呢？」

那位罵過人的司機聽了這一句沒頭沒腦的問句以後，便毫不考慮地回答道：

「當然還是屬於送東西給人家的那一位。」

「我非常同意，」這人回答道：「那末剛才你所講過的各種難聽的名詞，還是屬於你的了。」

從民意測驗看 美國的風氣轉移

程朱鑫譯

美國人自己或許還不清楚，他實際上已參與了另一次的革命。這是一次不流血的革命，但以它的過程說來，却是和二百年前的一次一樣的名正而順。這革命發生在近二十年來人們對社會，經濟以及道德的態度上。

大多數人對於「不景氣」(Great Depression)以來，政治和國際情勢的演變尚能耳熟其詳，但對於人們意見上所起的重大改變，

却又很少會去留意一下的，諸如社會風俗，道德行為和日常生活的微枝末節上，可說是都已和昔日大異其趣了。

這個發生在人們思想上有興趣的革命故事，可在「民意測驗」的數字中讀到，「民意測驗」的工作始自一九三五年，較著成績的有蓋洛普，羅潑爾等幾個。雖然他們對於總統選舉的推測，結果不全可靠，但他們確已提供了一張精良圖表出來，在這上面，他們指出在過去幾年中，人們在意見和判斷方面，已有着怎樣的改變。

舉例而言，在今天，你會以為上身光光的游泳衣是褻瀆的嗎？無疑是不會的，但近在一九三九年，大多數的人還以為這是有傷風化的。

在一九三七年，全美國四個人中就有一個反對在電影中看到女人抽烟，三個人中也有一個以為銀幕的女英

雄不應以醜陋的姿態出現。

今天，看來和道德標準殊為不合的，據「民意測驗」表示，男人中有越來越多的人，他們並不要求新娘應是童貞的；在所有女人中也有一半持有此說，認為男人們對於童貞一事並不感到重要。

在二十年前的報章雜誌和上流社會裡，大家都視性病為禁忌，絕口不加談論，今天，人們却已自由而公開地談着各種不同的性的問題。而且大多數(百分之五十七)對金賽博士(Dr. Kinsey)性行為統計數字的刊行表

本文作者William A. Lydgate為前蓋洛普民意測驗機構的編輯，他以專家的眼光，說明了自一九三五年創立「民意測驗」這玩意以來，美國社會實在已進行一次不流血的革命。

示贊同，這一態度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是極不易見的，在那段時期以後，已婚女性討論避姙的態度也有了不同，即是由勉強湊足的多數一增而至百分之八十五的紀錄。抽烟習慣也改變了，在一九三三年，美國人吸香煙的只佔全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七，現在則已多到一半以上，同時事實反映出來，女性抽烟的也有大量的增加。人們對於咒罵的話也較以前能够忍受了，幾乎有一半的男人，不會對於他們的妻子在公共場合裡大叫「該死的」，「見鬼的」一類的話加以反對了。

種族和宗教的容忍更是大見進步。公平就業的法律在戰前很少見到，現在則已有康涅狄克，印第安納，麻薩諸塞，新墨西哥，新澤西，紐約，俄勒岡，羅得島和華盛頓等九州訂出這一類的法律來，另外還有四州也制定規章，以適用於公共的和州政府的

雇員們，在一九四二年羅潑爾民意測驗所曾提出幾個問題：黑人和白人是一樣的聰明嗎？那時祇有百分之四十二的人會作肯定的答覆。經過二次大戰以後，人數已增高到百分之五十七。今天，好幾個民意測驗機構指出，大部分年輕人都相信，青年男女祇要互相熱愛，即使是信仰有所不同，也還是可以結婚的。

不過十四年前，人們都不要已婚的女性到工廠和商界去工作，不但如此，甚至還想用法律來阻止她們。在一九三九年，依利諾州的立法機構通過一項法案，說是一個女人，如果她的丈夫一年所得超過一千六百元，應不另予工作的機會；在麻省，立法機構也另有措置，以防止州政府和地方組織雇用一個丈夫年薪在一千元以上的婦女。這種動議在當時極為風行。蓋洛普測驗所發現，每五個人中有四

個總是這樣說，丈夫既有能力來扶養她們，太太實應放棄創立事業的念頭，回到廚房裡去多負一點責任。但珍珠港事變把這些觀念全改了過來。

今天已婚女性中，每四個就有一個在外面工作。一支將近一千萬的娘子軍陣容極為可觀。在這裡面，最奇怪的是單身女性的數目逐漸在減少之中，十年前還有七百五十萬左右，而現在却祇有五百五十萬了。這裡可看出兩個理由：高度的結婚率把她們逼離勞工市場而拉回到家庭裡去。然後經過新婚的那段時期，太太們又出去找工作了——每年增加比率總在六十萬左右，其數實足驚人。「她們獲得了自己的地位，」艾爾摩·羅潑爾(Elihu Roper)曾說，「她們已不是在為的賺錢糊口，而真的是在求取餅乾和糖菓錢了。」

不可避免的，新的家庭生活也隨

着職業婦女的大量增加而俱來：飲食力求簡單，家務也不能失之繁複，減少家庭裡形式性的娛樂，減少俱樂部活動，橋牌遊戲和茶會。尤有甚者，職業婦女還要先生們再加考慮，她們在公衆事業上也應扮演新的角色才對。在一九三六年時，祇有三分之一的男人以爲應讓更多的女性來過問政治，在今天却有十分之六認爲婦女在這方面應被一視同仁了。

但是在這些事實之中，還有着一個背道而馳的意見。蓋洛普民意測驗所經常在問大家：「你認爲理想家庭應有多大？即是說除了夫妻之外還應有子女若干？」在一九三六年，被認爲最理想的是子女兩人；到了今年，人們則又說理想的子女該是四個了。這一種新的觀點是否會使每一家庭漸形擴大嗎？美國生二個、三個、四個的年輕婦女本來就很多，舉例來說，

在一九四〇年，已生第二個孩子的婦女在一千人中僅有十九人；現在則已增至三十二人了，不過十年以前，大家以爲男人娶妻的理想年齡是二十五歲，女人嫁夫的年齡是二十一歲。時至今日，男人到了二十二歲就普遍地成了家，女人則有半數在二十歲那年已經出嫁，在她們二十一歲時，多已有了第一個孩子。

以今天和二十年以前的情形比較一般美國人的經濟觀念已指出，他們對於美國經濟制度是有着一種日見增長的信心。在最近的測驗中，看出他們對企業已漸取關心的態度，對於勞工聯盟則反較不甚同情，同時對於華府當局的救濟工作，也寄付較少的期望了。

在前次空前不景氣的日子裡，祇有不到一半的人會覺得：一個有野心有能力的人，他能有機會出人頭地。

地，在一年之中買下一棟房子和賺上五千塊錢的。今天，根據羅瑟爾的測驗，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對於年輕人的成功一事，採取了高度樂觀的看法。

企業家在上次空前不景氣的時期裡是很不孚人望的。羅斯福總統且曾譏之爲「經濟上的保皇黨」，而銀行家一辭在許多人的心目中也可得和盜匪無異。但是繁榮景象——在戰時大企業所表現的生產奇蹟，竟使大家的態度大爲一變，目前的情形可以下面的事實來說明：不久以前，羅瑟爾民意測驗所問大家，那一方面的人對國家的貢獻最大，據答：企業家位在宗教領袖之下，竟居有第二把交椅，至於政府首長和勞工領袖倒是瞠乎其後。

主張將鐵路，銀行，電力公司收歸國有的情緒，在不景氣時期裡甚囂。

一點責任感云。

所有這些，如用另一方面的說法可以說人們在思想上反變得保守了。作爲一個個體，人們在當前的經濟社會中已居有遠比以往更大的利害關係。家庭私有之風日見囂張，就全美國而言，三分之二的人已有了自備汽車，而在一九四〇年還不過佔有百分之五十一而已，人們一般的收入，在十年中已增加了一倍，一年能賺五千元，已形成了個龐大無比的中產階級，原因是受高稅率壓迫的人爲數已屬不少，而蒙高工資恩澤的人却誠屬不少之故！由於這樣，它給了無數人更爲強烈的財產觀念和更明顯的歸屬這一經濟社會的感覺，以及更其漠視於貧富之間的分野。目前最大的問題是：繼續存在的高稅率究竟會對一般美國人的財產起何種影響。

是否你能每天增加工作二、三小時，以使收入再增加上一倍？你願意這樣做嗎？一九四六年，幸福雜誌曾問過好些企業家，他們的回答都是一個「不」字。今天民意測驗仍舊會是一樣的，因爲這裡有一個相同的理由——美國財政當局真的會將過分利潤加以徵稅，結果反而得不償失了。

然而，這一世紀中最爲驚人的事實還是對高稅率公開不滿的問題。在珍珠港事變時，苛捐雜稅日甚一日，當時蓋洛普發現僅有極少數的人（百分之十左右）在說他們的負擔已屬過高；到了去年，第一次有一個實質上的多數（百分之七十一），竟一致認爲目前的稅率是不公的。這又是何故使然，似乎還得國會議員們詳加考究。

一般說來，美國人民對於政府對外政策所取的態度，在最近十五年中

由於對於企業的好感增加，另一方面對勞工同盟的同情就形減少了。人們常在爭論，說是聯盟是一個受人奚落的東西。現在，根據蓋洛普民意調查所的結果，人們大多數認爲勞工聯盟已臻於成熟的地步，如進一步，從事實力的擴張，實已非所望。該公司還報告稱，多數人都支持立法機構，要他們促使聯盟對於公衆和本身會員所創導的種種活動，應該多有

也因時而異，在一九三八年，大部分人們咸主「各人自掃門前雪」，佔有百分之六十七的壓倒多數都對國際聯盟施以譏責，人們胸懷成竹地以為新通過的中立法案是可行的途徑。今天美國已參加了聯合國，為了克盡厥職還犧牲了二萬五千名以上的生命，然而幾乎沒有人對聯合國目前的進步感到滿意，但既為起草會員國之一，也沒有會主張退出這一組織。

此外，其他一些小事上的意見也已改變了許多，舉例來說，對於文學上的嗜好已變得較重詭辯氣味。在一九三七年，據蓋洛普測驗所得，美國人民最愛好的作家是「格雷（Greene）一九三五——一九三九，小說家），今天，毛根（Somerset Maugham）一八七四——英國小說家和劇作家），辛克萊（O. Lewis）一八八五——英國小說家）和莎士比亞已躍居名單之首，但是，看書的人却減少了，據蓋洛普的報告，現在只佔總人數百分之十八，而在十四年前却佔有百分之二十九。現在

熟記國會議員名字的人也較十年前為少了……對於美國糖學社不失為一貢獻：百分之五十四的人已能知道癰疽起時的主要徵候，而在一九四〇年，能知道的還不過三分之一的人而已；即至一九四五年，在美國還有為數一千四百萬的人（佔百分之十六）不知電報為何物……還有，在一九五三年的四月，美國歷史上空前未有的現象，大部分美國人買奶油，竟認為人造的比天然的好。

人們的旅行習慣也與昔日大相逕庭。當蓋洛普在一九三六那年間，「當你出發長途旅行時，你喜歡坐火車還是乘飛機？」結果，坐火車的以三對一獲勝，這項測驗在十年前又辦了一次，所得的回答是兩者平分秋色與軒輊之殊了。在一九五〇年，有三千萬人（多數是女性）以為自己身體過於肥胖，今天，相距不過三年，這類體胖為患的人數已增加為三千四百萬……今天丈夫怕太太的比上一代的多嗎？事實是：十個丈夫有六個說，他們總是先經太太的同意，才敢

去添置一套新衣服；但四個太太中祇有一個會在買一頂帽子以前去問問丈夫的意見。

對於某些事情的意見，二十年中從未改變分毫。人們仍以爲節日應在星期一那天舉行……一般人仍認為住在農村裡的人比住在都市裡的人要快樂，但住在都市裡的却仍安土而重遷……美國最有興趣的三個都市是紐約、華盛頓和芝加哥，這和一九三七年看法後有改變……有好東西吃的都市是紐約，新奧爾連，芝加哥和舊金山……太太仍希望男人在婚後要更羅曼蒂克些；她們仍說男人在吻一個女人的手是有點蠢的，不過在電梯裡碰到時，仍以脫帽致候為佳。

十六年來，蓋洛普經常公開的問：「生活在今天的社會裡，一家四口——丈夫、太太和兩個孩子，究竟要多少錢才够花呢？」這個問題的答案道破了我們這一代的實情。在一九三七年，人們說：每一星期要化三十元；今天則是說非七十元不可了。

（譯自品珍雜誌）

六百年前，人類遭遇一次空前絕後的黑死病浩劫。這次瘟疫傳染到當時地理上所熟悉的每一個區域。從遠東的中國和印度到西方大西洋中的冰島和格林蘭，沒有一地不受到災難。地球上差不多有半數的居民遭到極端痛苦，迅速死亡。歐洲每個大城市死亡的人數都超過廣島被原子彈襲擊後的數字。

一三七八年正月有三艘船自東方滿載香料駛入美麗的

十四世紀歐洲的黑死病浩劫

功譯

有一些病人的兩腋和兩股間出現硬塊，有雞蛋一般大小，其痛難當。皮膚下出現黑點，黑點

珍納港。很多水手上岸觀光，船上的老鼠追隨上岸，混入港內住宅區的鼠群中。幾天後，居民在街上發現無數死鼠。以往從來沒有一次出現這許多死鼠。沒有人關心這些死鼠。中古時代，每個城市的街道上到處堆積垃圾。豬經常在滿處污泥的大街小巷中打滾。居民將剩餘和腐爛的食物拋棄在街道上，豬和鼠藉此種垃圾維持生活。

室內也是病菌繁殖最適宜的地方。在一間小室內要睡很多人。衛生設備和原始時代相差無幾。居民極少沐浴。

經常流血。這種症狀可以繼續數天。

上述兩種症狀的死亡率近於百分之百。

醫生對這種絕症束手無策。很多醫生甚至拒絕醫治這類病人



。和病人接觸難免受到傳染。家人看顧患黑死病的人的時候，把食物和水送到病床旁邊以後，趕快逃走，讓病人自己料理飲食，在呻吟中等死。在很多情形中，父母拋棄了他們的兒女，夫妻彼此置於不顧。有些時候，牧師也拒絕為垂死的病人祈禱。

死亡的人數日漸增加，教堂的公墓已不能容納。埋葬的儀式也不及舉行。教堂乃捐出空地，掘下很多深坑。屍體一層一層的堆在坑中。每層屍體用很薄的泥土分開。掩埋屍體的人手忙腳亂，有時把還沒有斷氣的病人也擲入深坑。

黑死病從珍納港像野火遇到疾風一般的向外蔓延。社會上各種階級的人都被傳染。帝王的禁宮，富商的家園也沒有一處可以避免這次瘟疫的侵犯。有些人逃入深山，黑死病也追蹤到山裡。很多農夫得病，因此城市的食糧發生恐慌。

很多人對人爲的努力感到萬分的失望，整天躲在教堂裡，求上帝保佑，不敢外出。其他的人感到這種瘟疫的威脅，精神失常，輕舉妄動。酒店中擠滿了顧客。男女間的道德觀念完全喪失。商店裡的店員逃走後，歹徒侵入公開取貨。住宅的主人死去後無家可歸的人立即遷入，光明正

的事業上，創立永垂不朽的功業。該院每日約有五百病人死亡。參加對病人服務的人，命中注定必致死亡。院中的修女，置個人生命於度外，全始全終看護病人。醫院全體人員都遭難。新的醫護人員隨病人一批一批的進院，也隨病人一批一批的死去。

一三四年七月七日，有一艘船在英國衛馬斯港口靠岸。在極短的時期中，瘟疫普遍在英國全國流行。在倫敦的某個區域，五萬屍首集體埋葬在一處。牛津大學死亡三分之二的學生。黑死病從英格蘭蔓延到蘇格蘭，威爾斯，和愛爾蘭諸地。

有很多在海上航行的船隻，上面的乘客和水手同時死亡，使空船在海上漂流，漂到沙灘上擱淺後向無人敢上船問津。這種滿載死屍的空船漂到斯堪的那維亞半島上，半島上的各國居民因此受害。某天有一隻船從倫敦滿載毛織品出海，在北海的航行途中，船上全部人員死亡。這隻船最後漂到挪威的伯琴港。挪威官員登船視察。下船回去的時候，致人性命的跳蚤隨他們上岸。

此後黑死病從挪威流行到德國再轉向東方流行。有一個時期，維也納城每天死亡一千二百人。黑死病橫掃歐洲大陸後，到達俄羅斯。死亡率在嚴寒的區域也不稍減。歐

大的享受住宅內優裕生活。

瘟疫的初期大家斷定這種可怕的死亡是三艘船從東方帶入的。沒有死的水手被趕回船上。三艘船也都被趕回逐出口。其中一艘駛入馬賽港，其他兩艘沿地中海各地靠岸。在每處靠岸的地方，黑死病立刻流行，再過些時，像海潮一般的向內地衝去。

黑死病是一種傳染非常迅速的惡毒瘟疫。病菌寄生在鼠身上，經過跳蚤的媒介，傳入人體。這一次瘟疫是幾世紀來第一次廣泛流行。人類對黑死病的天然免疫力逐漸喪失殆盡，以致一旦流行，造成驚人的死亡。

這次瘟疫首先在中國出現。那時中國連年歉收，人民身體因食糧缺乏而衰弱，便於瘟疫流行。瘟疫沿着東西通商的途徑，穿過印度和波斯灣，再經過布加達止於埃及及內的大沙漠。另一蔓延的途徑是從裏海南部，過黑海到君士坦丁堡，再蔓延到西歐。

歷史上記載這次瘟疫消滅馬賽城的五分之四人口。不久在羅因河流域流行，到達當時勃艮第居住的聖城——亞維農。勃艮第會向羅因河的水流賜福，使河水充做拋入屍體的靈魂的永恒安居處。

這次大瘟疫流行期間，巴黎荷都醫院在對病人服務

洲大陸最遠的角落沒有一處能避免瘟疫的侵犯。很多大城市的居民集體逃亡。

當時沒有人發現這種瘟疫和老鼠的關係。也沒有一個醫生清楚這是什麼疾病，更不知道預防和醫治的方法。國立巴黎大學的醫務人員發表一項令人注意的結論。這次瘟疫導源於東方的地震。地面受到干擾後，使人類遭受空前浩劫。地面的震動使塵土飛揚，污穢了空氣。污穢隨風吹向西方，使接觸這種污穢的人，都染上可怕的疾病。他們建議使用大火，把空氣清淨。勃艮第贊成他們的見解，命令各地人民晝夜不停的舉火。有些其他醫生精工配製食糧，送給病人解毒。有些醫生勸告病人不可沐浴。

在瑞士出現一項離奇的謠言，認為猶太人在井水中放毒，造成大瘟疫。在奇利城有一位猶太人被捕，被掛在井架上受酷刑。這個猶太人屈打成招。供稱他們廣泛的組織團體，陰謀在各地井水和泉水裡放毒。

這個偽造的故事，在整個歐洲流傳。那時歐洲人民因瘟疫的恐懼，已在半瘋狂狀態中。人類歷史上對異族最殘酷的迫害從此開始。猶太族被集體捉捕，送入猶太教堂把人和教堂，一齊燒毀。勃艮第用盡方法，制止這種暴行，仍然無效。

黑死病進入第二年的時期，人類的痛苦更深一層。必需的食物，衣服，和居室都發生恐慌。營養不良的現象普遍發生。到處發現人吃人的悲劇。

道德觀念幾乎已不存在。人類普遍感到絕望，只有少數的人希望上帝保佑苟延殘息。耕居的風氣普遍流行。各種罪惡的行為和瘟疫一般的傳播到各地。人民拋棄上帝而去崇拜魔鬼，縱情慾而無所顧慮。民衆參加流氓組織而不以為恥，因此流氓組織在歐洲大小城市遍地皆是。這些流氓公開在街上，舞動長鞭，集體遊行。

兩年以後，除去俄羅斯以外，黑死病突然停止流行。疾病消滅的速度和當年發生的速度一般的迅速。從未見過的歡樂在散佈在歐洲各處。民衆在大街上狂歡狂舞。偉大的隊伍向教堂出發。在教堂中，只聽到熱烈頌主慈悲的歌聲。

死亡的恐怖消滅後，瘟疫的惡果歷久不止。教會以往是社會上維繫人心主持正義的中心，自從黑死病流行以後，勢力大減，因為最虔誠，最勇敢的牧師相繼死去。社會中的敗類結黨橫行。很多人誤入迷途，信仰巫術。迷信基督的教義更深入人心。

接續經濟上的大混亂開始。放棄的田園，無人居住的

房屋，統統為不當的人據為己有。被霸佔的產業引起無窮的爭訟。法庭缺少幹練而能主持正義的人。政府裡充滿不知廉恥的貪官污吏。

霸佔田家，房舍，和產業的人，在社會上造成暴發戶階級。這些新暴發戶缺少上等社會傳統的禮義廉恥觀念。法國語言已不是上等社會交談的言語，因為瘟疫殺死了很多法文沙師。

黑死病同時鏟除大部份的封建制度。那時勞工極端缺乏。貴族家庭中的僕人發出自由的呼聲，並且開始要求增加他們勞務換來的工資。農夫覺悟過來，開始反抗他們的地主。黑死病散播了法國大革命的種子。

這次史無前例的人口損失在南三代以後就彌補過來。當代有很多位史學家發現，黑死病流行後，更多比例的配偶可以傳種留代。婦女平均生育更多的子女。勞工的數目雖然減少很多，可是他們的工作效率却增加不少。歐洲人民遭遇這般嚴重的打擊後，農田耕種和工業製造方法突飛猛進。藝術和哲學開始復興。一般人民求知求解的慾望不斷增長。此後的一個世紀，歐洲文化史上出現一項重要事件——文藝復興。

這次瘟疫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後的打擊。世界文化和人類的文明遭到重大挫折後，反而勇邁前進。人類開拓了更光明的途徑。這種新生的朝氣，在歷史上創造嶄新的一頁。

荒漠尋油記

一 山 隱

阿刺伯人間，盛傳着一句話：『如果地獄裡有油，美國人也會隨身攜帶他們的「冬天」，前去探探』，阿刺伯人所謂的「冬天」，乃是指美國人的「氣溫調節設備」(air conditioning)而言。

地球上僅有兩處地方，尚未被人類征服；一處是額非爾士頂峯，(註：額非爾士頂峯已於本年五月廿九日為英探險隊所征服)另一處就是阿刺伯南部的大沙漠。

筆者選此文時，額非爾士峯已被人類征服，同

一群不避艱難的冒險家，在這一片荒涼的「無人之境」，開始油礦的探勘工作……

時美國人也已進入這一片沙漠禁地，開始亘古以來未有的探勘工作。

他們去至該處，並非由於偶然的冒險企圖，他們的主要目標是尋找油苗——贏得戰爭勝利最重要的資源。

為達成此項任務，他們去至人跡罕到的地方——數千年來無人問津的一片荒漠，阿刺伯人稱之為「Rub al Khali」——意即「無人之境」(Empty Quarter)；這片地區較美國的坦克斯斯州為大，位於沙地阿刺伯南部，面積約為一百萬平方哩，展開地圖，這區域是一片白色，標有「未經開發」四個字。

數年以前，三個英國人，曾跨駱駝斜過沙漠的邊緣，他們歸來後，訴說沙漠中的氣候令人不能生存，兩處水源相距在四百哩之外；二十五年來，沙漠裡沒有下過一場雨，行至此處的阿刺伯人，吸盡駱駝的最後一滴奶水時，就乾渴而死。

即使是阿刺伯人中的遊牧民族——他們最能適應沙漠中氣候的，他們也互相告誡，不敢踏入這神秘而恐怖的「



無人之境」，他們傳說這裡有鬼怪出現；黃沙會唱歌，石塊能行走，常有鐵馬出現，大如駱駝，這裡還有被埋覆的古代城市，一陣風砂，可吞噬整個的駱駝隊。

阿刺伯人如因狩獵而經過此處，他們一定是戰戰兢兢的沿着沙漠的一角匆匆而過，事後更向人炫耀，自命英雄的。

但現在情形却完全不同了。

探勘隊的一位美國人告訴我：「在沙漠裡最傷腦筋的一件事，就是開汽車；根本沒有路，由你橫衝直撞——好像大海行舟一樣；在某些地方開車，更可以伏在方向盤上打一點鐘的盹，決不會出岔子，但是，老兄，將來回國去，可不會再在馬路上開車了！」

筆者是同業中踏入「無人之境」的第一人；生活舒適而安全，無需以駱駝乳為飲料，我們喝的是道地荷蘭產的冰凍牛奶，睡在被褥清潔的彈簧床上，有冷，熱水可資沐浴，吃的是文蛤，烤雞，甘藍，高苜沙拉，和草莓聖代。

二十年前，據傳沙地國王，將這片地區，劃歸阿美聯合石油公司，作為勘測油苗範圍時，他曾面含笑容，因為當時這是一片毫無價值的土地，猶如將百萬平方哩的空氣拱手送人。

一九四八年，阿美聯合石油公司，派出一小隊人員前去探勘，根據歸來的報告，公司當局認為這是一片極有希望的油田，此後的兩年中，公司當局決定了大規模的探勘計劃，並設計製造特殊的應用器具。

一九五一年，大規模探勘工作開始，他們謹慎的踏入這「無人之境」；今天探勘工作順利進行，人們幾已忘却當日所遭遇並克服的一切困難。

在德哈蘭——波斯灣附近的美國化城市，為阿美聯合石油公司的指揮總部——筆者遇見地質師西格先生，他是探勘隊的負責人，服務油界已有二十二年歷史，他告訴我：「給養是第一個困難問題；我們要準備各種需要物品，甚至衣扣，洋釘，和火柴；這些物品，大部份來自遙遠的地區。」

為了抵抗沙漠中的酷熱，他們擁有巨大的蓄電池，以爲氣溫調節之用，他們沿途開鑽水井，有的井水甚佳，有的則不堪飲用。

勘測油苗，並非獵野貓似的全憑運氣，阿美聯合石油公司採用各種現代化的科學方法，在同一地方同時並用，他們擁有價值三千元的磁力計，測量地層下各種岩石對地球磁力線之影響，和價值一萬元的重力計，測量地層下岩

石的重量，以及價值三萬元的地震計，測量地層下各種岩石爆炸時所發生的震波，有時他們更直接下鑽，鑽至千餘呎深，採取礦石樣品。

探勘工作是驚人的浪費，出奇的緩慢，西格告訴我：「兩年之中，我們僅勘畢全部區域的百分之十，至少還得十年，才能將全部地區勘測完畢。」

探勘隊係由三十六名美國人，和三百名阿刺伯人所組成，一年中僅能工作八個月，因為夏天的沙漠風暴和華氏一百三十度的酷熱，雖有氣溫調節設備，亦令人不能忍耐。

說來奇怪，連這批探油人員，他們也不知道這片地區內是否蘊藏有油，他們祇是將無數的數據資料送至德哈蘭，由總部研究決定，這是一件秘密的工作。

筆者向西格先生詢問：「這裡究竟有沒有油？」

他顯得很詫異，他答：「我們的目標是尋油，並且你知道我們是替石油公司工作；除此之外，我也不知道，我關心的就是我們這裡有充足的食物，而且極為精美。」

每星期日，這裡有一次班機，接送換班人員，携來信件和換洗衣服，在沙漠工作五週後，可有一週休息，回到德哈蘭遊玩，飛機裡擠滿阿刺伯人：廚子，司機，和機匠

，因為阿刺伯人的姓名冗長，例如：穆罕默德伊班阿布都拉伊班瓦西，所以名單上均改用號碼代替。

筆者踏上班機，鄰坐是一位名叫漢斯的青年地質師。他向我說：「在沙漠工作極為有趣，你永遠不知道在下一處沙地下會發現什麼。」

他最欣賞的是在沙漠中行駛的這奇高馬力的中型汽車。這種四輪傳動的特製汽車，用的是飛機的大輪胎。漢斯告訴我：「這種車子在任何地方都能够行駛，一噸膠水都黏不住牠。」

我們的飛機向南飛行，左方的波斯灣依稀可辨，機翼下是一望無垠的沙地阿刺伯，這是半沙漠地帶，尚可維持人類生活，再向前去才是真正的沙漠，飛機隱沒在蔽天的風砂中。

漢斯接著又搖首說道：「你沒有見過真正的風砂，汽車祇要停留一小時，就完全被砂土埋覆了。」

飛機在安哈拉達 (Ain Haradh) 降落，這是距「無人之境」的最後一站，沙地阿刺伯有鐵路通至此處，物資由火車運達後，改用卡車裝載，駛赴四百哩外的沙漠。

此條鐵路，乃由美國人建造，是沙地阿刺伯國內的第一條也是唯一的一條鐵路，同時這也是全地球上最新式的

一條鐵路，但却建造在最落後的國家裡。
我們步下飛機，走向車站，一隻灰色狗，快樂的奔來迎接我們。

「這是「哈力伯蒂」，」漢斯告訴我；「每個人在沙漠工作的人都認得她；她剛生過十二隻小狗，每個人都想討一隻帶回國。」

「哈力伯蒂」就是「親愛的意恩」她是一隻沙漠犬，機警，敏捷，奔跑速度每小時可達五十哩。

所謂飛機場，也僅是一片沙漠，沙漠大多是平坦寬闊，極少有堆積的砂丘，並不似好萊塢影片上所拍攝的景象。

「上帝心目中早已料到有飛機，所以他創造如此平坦的沙漠，」漢斯說道：「在這裡飛機隨時隨地都可以降落。」

我們現在站立的地方，阿刺伯人稱之為「Abu Bari」，意即「海之父」因為正如一望無際的大海，我心中不覺發生一陣感慨，如果僅是我一個人流落此處，那麼結局真不堪想像。

極目所見，全是一片黃砂，沒有一根草，一滴水。引頸南望，遠處是叢叢砂丘，和遮天蔽日的風砂。一個人落

之鉅。

每個美國人，各有一具十呎長，十呎寬的可塑膠帳篷，帳篷內有一張舒服的床，此外還有一張桌子，一把坐椅，和一塊鋪地的草席。堅固的橡膠繩埋在砂下，用以輸送電流，大部份人均備有收音機。

營帳附近，有兩輛六千加侖的油罐車，坐落在安全距離之外，油罐車內貯滿汽油，這一個分隊裡，共有十四輛汽車，每週用油二千加侖，此等汽油，均係阿美石油公司自行煉製者。

一名頭纏白巾身穿長袍的阿刺伯人，走來迎接我們，他和我握手，口中說道：「Kaidahak? (你好?)」，他是這裡的「Emir」(王子)，但事實上就是美國人所謂的工頭。

美國人不能直接管理阿刺伯人，一切紀律，均賴這些阿刺伯工頭維持。每個分隊裡，有一個工頭和一些阿刺伯兵士——由公司付給薪俸。工頭具有無上權力，土人無不服從，他可以咒罵或鞭打工人，工人中如有人犯偷竊罪，工頭甚至可以截斷竊犯的双手。

這天正發生一件事，一個慣常惹是非的阿刺伯鐵機匠，他被遣回德哈蘭，他不聽命令，坐在地下不肯上飛機

到如此境地，正如漂流在大海中心，無疑將迅速死亡。
但我並非是完全孤獨，我去至鄰近的帳篷——好似海上的救生艇；亞羅夫先生遞給我一杯冷啤酒，他是一位好脾氣的機械師。

「救生艇？」亞羅夫說：「比救生艇大得多，好像海上的一艘巨艦。」

他向我指示他們的鋁製拖車；第一輛拖車是辦公室，裝有氣溫調節設備，第二輛拖車是廚房，裡面有電氣冰箱，水槽，火爐，燃料用壓縮天然氣，裝在鋼瓶裡，水箱內堆滿火腿，雞，鴨，和來自非洲的新鮮蔬菜。

筆者憶起英國探險家的一段故事；他們情願用靈魂交換一杯飲水，我向亞羅夫提出這問題，他微笑向我指示第一輛拖車，這裡是浴室，他擰開水龍頭，一時水花四濺，一瀉如注。

「冷水，熱水，一應俱全，隨你需要，」他說：「請看這邊。」順着他手指方向，我看到二輛四千加侖的儲水車，水源來自六十哩外的水井，每輛水車的儲水量，足可供給龐大的駱駝隊一年之用。

「飲水和用水分調，儲在五百加侖的水車裡，」亞羅夫向我解釋。這三輛特別設計的鋁製拖車，總價達十萬元

，美國人毫無辦法，祇得喚來工頭，他祇說了一個字：「走！」這阿刺伯機匠就乖乖的爬上飛機。

沙漠生活的唯一缺點，就是沒有住所，解決這問題的辦法是：汽車的鑰匙經常插在鎖孔裡，任何人均可隨時踏上汽車，疾駛至數哩之外。

用膳時敲鍋為號，這是阿刺伯廚夫向坦克索斯州人學來的辦法，這裡的膳食較德哈蘭總部優美而豐富，沙漠裡工作的人，唯一享受是吃和睡，如果膳食不好，常會引起無窮紛擾。

生活確很舒適，但是非常枯燥，工餘之後，簡直無可消遣，下班後的美國人，多數是躺在帳篷裡，閱讀公司寄來的書籍雜誌，下午五時後，他們經常打一場排球，一群阿刺伯人，莫明其妙的圍聚觀看，他們奇怪這群瘋狂的白人，為什麼這樣胡跳亂躍。

餐桌上的談話，單調而乏味，他們時常爭辯一些荒謬的問題，例如：一九五二年式的福特汽車，總重量是否超過三千五百磅……以及用豬肉殘屑喂阿刺伯狗，是否有違宗教規定；——決議是不違背宗教規定，因為該犬已歸化美國。

餐桌上他們傳閱着一封信，是一位同事寄來的，他在

沙漠裡工作一段時期後，儲存下一萬塊錢，於是去歐洲渡假假期，他來信說要把錢花光再回來，這當然不會有困難，因為信內附來一張女人的像片。他們互相傳閱，感到無限妒羨。

在沙漠工作的人員，大都是單身漢，年齡在二十歲至三十歲之間，即使回至德哈蘭，他們這群光棍也很少苗頭，因為這裡的美國小姐奇荒，供不應求。

在這裡工作的技術人員，至少須有五年以上的實際經驗，服務期限不得少於二年，因為這裡的薪俸，較國內高出四分之一，兩年服務期滿後，得享公假兩個半月，照常支薪，來回旅程費的時間除外。

阿美石油公司，共有美籍職員四千人，其中三百五十名的單身女性，是否這些年青女子歸國後，均冠上某某太太的頭銜？答案曰「然。」

在沙漠工作固然是枯燥無味，但收入豐厚，不需按照國內規定，繳納巨額的所得稅，而且生活究屬枯燥抑有興趣，也完全因人而異。

例如司丹福大學畢業的法蘭克君，他的興趣是搜集箭頭，他尋到百餘枝精美的箭頭，可能是五千年或一萬年以前部落民族的遺物，埋藏在沙漠邊緣，他將尋到的箭頭分

煮了吃像龍蝦。」

但耐嚼的肉確是非常可口，而且容易捕捉，多半是活捉回來，耐嚼生性溫和，被拘一週後，即馴如家畜，牠的食物是一種沙漠上生長的草，牠從不飲水，不知道水為何物，牠體內的水份完全攝自青草。

筆者回至美國人居住的帳篷，帳篷內燈火輝煌，收音機在播送節目，阿刺伯人與美國人居住的帳篷，相距不足一百碼，但時代却相差一千餘年……

次日清晨，筆者至另一處營地參觀，但他們已遷移他處，沒人知道他們遷去的確實方位，經用無線電與德哈蘭總部聯絡，詢得他們遷去地方的經緯度後，就乘上一輛汽車，追蹤前往。

司機是一個年青漢子，名叫亞倫，他開動汽車，汽車行駛在鬆軟的砂面上，車輪將石塊壓入砂內，留下深深的兩條車跡。

「這些石塊可能永遠埋在黃沙裡」亞倫說，他拉起油門手紐，鬆開石脚，我們的車速每小時至少是五十哩，他雙手離開方向盤，燃起一枝香煙，這不會有絲毫危險，因為在這寬闊的沙漠上，儘可隨意行駛。

身後的營帳轉瞬消逝，我們已駛入空曠恐怖的瀚海之

門別類，妥為收藏。

幾乎每個人都有一架照像機，他們時常攝得一些極為珍貴的像片，拍照的主要對象是耐嚼，耐嚼的奔跑速度，每小時約為四十五哩，可保持此速度十分鐘之久，但在平路上却跑不過汽車。

沙漠的晚景美麗無比，靜悄悄的沒有一絲風，萬里無雲的天空佈滿星斗，顯得分外巨大，皎潔的月光，將沙漠染成銀白色。

筆者步入一座阿刺伯人的帳篷，他們正在柴火上燒煮咖啡，他們不愛用煤油或天然氣，情願去至五十哩之外，尋回些許木柴，公司裡為阿刺伯人備有特殊口糧：大米，棗子，番加醬，和羊脂，他們有時合夥買一頭山羊或駱駝，打打牙祭。

他們時常捕獲一隻巨大的沙漠蜥蜴，長約三呎，蜥蜴的肉，據說有龍蝦滋味，一個美國人，發現一隻蜥蜴爬入一截鋼管內，他將鋼管兩端堵塞，攔回交給阿刺伯人，他們打開管端的封閉物，十四隻蜥蜴順序爬出，這天他們痛快的大嚼一頓。

一個美國人，因迫於禮貌，勉強嚐過一次蜥蜴肉；他告訴我：「說來不信，但味道確是不錯；烤了吃像花生米

中。

「車子沙漠上拋錨怎麼辦？」我擔心的問。

「啊，他們會找到我們的，」亞倫說：「他們會循着車跡尋找，如果找不到，就派飛機搜索。」

「沒有人在沙漠中失蹤過嗎？」

「最多兩晚，」他說：「在沙漠裡難得失蹤，晚上祇要打開車燈，老遠就會被別人發現，白天就點燃預備輪胎，讓黑煙捲上半空，每輛車裡，都有充足的食物和飲水，所以不必發愁。」

我們駛近公路線——這是地球上最奇异的公路——汽車沿路行駛，而非行於其上。

「這並不是一條真的公路，」亞倫說：「祇是一條路線的標誌。」該路全長五百哩，總名林肯公路。

途中酷熱，且多塵土，灼人的陽光，當空直射，氣層因受熱而使光線曲折，造成怪異的景象，使你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這就是所謂海市蜃樓。

我們行駛了八十餘哩，終於找到遠徙的營帳，八十哩路程所費僅二小時，最快的駱駝隊也得走上三天。

營帳裡的人，圍聚在無線電收發機處，現在正是與德哈蘭總部通話的時間，此種通話，每天共有二次，無線電

機內傳來廣播員的聲音，大家凝神靜聽。

「……告訴彼德，他的太太下星期四要來看他……新製的活塞蓋，再等兩天就可以做好……」

輪到我們的隊長回話時，他報告總部，有一名阿刺伯工人患病甚劇，熱度高達華氏一百零五度。

「好的，請你等一下，讓我接通醫生的電話，」廣播員回答。

接着是隊長向醫生報告病情，最後醫生回答：「病情很重，我們明天早上派架小飛機來接他進醫院，」

次日清晨，一架小飛機載來一位醫生和一名看護，將病人接返德哈蘭，此趟專程飛行，所費達一千八百元之鉅。

每天兩次的無線電通訊，使得在沙漠的工作人員，與總部經常保持聯絡，減除他們孤單之感，有時國內拍來給

某一工作人員的祝壽賀電，於是廣播員特別清一清嗓子，在無線電內高聲朗誦，有時居留德哈蘭的孩子們，也趁機和在沙漠工作的爸爸談上幾句話。

他們已經鑽了一口小井，深達二千呎，鑽井的目的有二：採集礦石和尋找水源，井水用馬達氣浦抽出，以供探險隊向前推進之需要。

如果我們是獨自行駛，那麼結局將不堪想像，幸得隨後的卡車到達，他們用鍊條縛住我們的汽車，開動絞盤，不數秒鐘，我們已被曳出險境。

一路之上，我們的小汽車，共有三次陷入浮沙中，均由卡車援救脫險。

這是一趟辛苦的行程，我們沿着沙丘平緩的一面爬上坡頂，再由陡削的一面滑下沙丘——車輪不是滾動，而是滑行——車身常會懸空降落，三呎

「太危險了，有人受過傷嗎？」我問

「啊，沒有，」探險隊長向我保證：「頂多車殼碰壞一點。」

筆者在此間的採訪工作完畢，乘飛機回返德哈蘭，俯首下望，但見無數汽車，在沙漠中縱橫來去，它們看來是如此渺小，好似孩子們的「玩具」，但哥倫布也僅是憑藉一艘帆船，終得發現新大陸！

坐在這些「玩具」裡的美國人，正在另一個海洋上冒險開發，尋找人類的奇寶——石油。

於今「無人之境」已不再是無人問津了。

節譯自美國人雜誌一九五三年九月份

次日清晨，筆者進入好萊塢影片上所描繪的境界，遍地沙丘，高達千呎，連高馬力的道奇汽車也無法攀登，唯有倚賴雙腿，駱駝，或直升飛機。

沙丘隨時均在移動，即使是一陣微風，也捲起蔽天黃砂，砂土既鬆且細，人行其上，深深及膝，上風方向的砂丘，坡度甚緩，下風方向的沙丘，陡削直立，猶如一堵高牆。

筆者和探險隊長同乘道奇小汽車向前推進，後面隨着二輛高馬力的道奇卡車，由阿刺伯籍司機駕駛，如果我們的小汽車被浮砂陷住，他們可以拉曳我們出險，車上並裝有無線電收發機，以策安全，我們不需辨認方向，祇是跟蹤前行的探險隊的車跡前進。

我們用龍午餐，停留等待落後的卡車，於是繼續前進，車門外懸有一個帆布水桶，水波浸濕了帆布袋，在日光下緩緩蒸發，藉以保持涼爽。

一路上很少談話，聚精會神的駕駛汽車，尋找較平坦的道路，我們駛過黃砂的深谷，避開乾枯的樹枝，日光閃爍下，很難看清楚前面的一切，隨時要緊急剎車，以免墜入陡削的砂谷，偶一不慎，我們的車殼陷入沙中，一時間進退不得。

將一片臘，一塊肉，一撮砂，一把黏土和一些鏝粉丟入火中。它們所受的作用相同，但他們的結果全然兩樣，臘熔化了，肉炙焦了，砂烤乾了，黏土發硬了，鏝粉發光了。人生又何嘗不是如此，人類在同樣環境的影響之下，有人變為強壯，有人變成懦弱，也有人從此萎謝消逝。

★ ★ ★

一位女作家對男人們的看法如下：男人們就像是各式不同的座椅，形式大小各異，但能坐則一。有些男人像是桃花心木的椅子：坐不多久光彩盡失。有的像精巧的輕便椅，坐時需要特別當心。有些像是上面蒙着絲絨的椅子，熱天是不能坐的。有的像是議會中的座席，惟優勝者始能就坐。有些結婚的人像是書桌椅：它們老是轉東轉西。有些像是搖椅：你坐在上面便會入睡，最後有一種男人像是一張長凳：他們可以允許不止一個女人坐在上面——太太和丈母娘。

漫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現狀

Matthew B. Ridgway 原作

劍麟譯

前任遠東聯軍統帥李奇威將軍，自從調任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最高司令之後，迄今兩易裝暑。對他這段期間所完成的工作，我們很少看見報導。本文是他今年夏天從歐洲回美國任陸軍參謀總長後寫的，詳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現狀。讀之使我們東方以共人士，對西方防共工作，不難窺其一斑！

一九五二年九月裡，在一處很遠的地區，我訪問一家樸素的家庭，向一位年高九十七歲的老樞致敬。我身為一位國際軍的統帥，那時正在視察蘇俄鐵幕與西方世界接壤的防禦前哨，在我的活動項目中，這也許是一件奇特的餘興。可是這件小事在我一生之中，將永誌不忘的。我覺得我應該與別人分享這回事情，因為這回事情與我所面對的基本問題大有關係，而這樣的基本問題，是我在四百一十天歐洲聯軍統帥任內每天所遭遇到的。當我今年（一九五三年）夏天回國任陸軍參謀總長的時候，這種事情，對我那位顯赫的繼任者格倫瑟將軍而言，縱不更重要，至少也有相等的關係。

我在土爾其埃爾斯倫（Ersurum）城作一次不平常的旅行，這座城距蘇俄邊境約一百三十英里，土爾其第三軍的總部就設在此。第三軍的任務是防守蘇俄對東部防線的侵襲。我在一間小小的房子裡訪問第三軍的總部，房子的主人，是每一個土爾其士兵所稔知的「第三軍的祖母」，她的名字叫能哈頓（Nene Hatun）。
一八七七年十一月裡，能氏不過是一位芳齡二十二歲的主婦，也是一位弄璋不久的母親。那時土爾其和帝俄正在作戰，一個俄國步兵團恰好佔領埃爾斯倫。土爾其的部隊，人類較少，正想收復該城。而城裡的公民跑到土軍司令部，由他們的領袖向司令官說明全城男女老幼願意支持

拾穗

司令官來一次夜間襲擊，消滅入侵的敵人。能氏的鄰居告訴她，叫她看護嬰孩，不要參加戰鬪。

「不」，能氏回答說，「上帝賜下這個孩子，上帝也會保護他的，我要與你們一同作戰。」

那天晚上，男的，女的，甚至小孩子都帶着刀，灣刀萊刀和木棒加入軍隊，襲擊俄兵。這一戰功成，俄軍全團覆滅。

當我一年前看到能氏的時候，她的眼睛已有一點兒模糊，她那粗硬的手也有一點兒發抖，但她記憶清晰，聲音明朗。我與她談論三刻鐘之久，我經過翻譯官告訴她，對她過去所做的工作，我深表敬意。我說明我剛才行過她昔白表現英勇事蹟的地方，我看見與她同享英名的那些人的紀念碑。在我離開她的時候，再度向她說明我欽仰她的英勇，她請翻譯官回答我說：

「請向李奇威將軍說，謝謝他給我的光榮，像我這樣的卑微婦人，承他訪問，實不敢當。」她說，「請告訴他，假使有必要的話，現在我仍能再做那樣相同的工作。」那間小屋裡空氣，突然感人淚下，我緊緊把握她的手，然後離去。

自後幾個月之中——這幾個月的時光都用在艱巨的工

作上，如集合十四個國家在互防條約上所答應的軍事力量和財政支援——我常常想起能哈頓。許多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政治家從我口中得到了許多能氏給予我們的教訓，因為她這個例子，我私人認為能使那些政治家們發覺精神價值的新趨勢，由於這種價值，而來判斷軍事力量的代價——這種軍事力量，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各國在艱苦奮鬥中所要建立的，藉以對抗蘇俄對歐洲的威脅而達成合理的安

全。
現在我只能禱告北大西洋組織的領袖們，今年在巴黎即將舉行的重大會議裡，能出現近似埃爾斯倫那位老婦人所表現的偉大精神。因為他們集會，是要為西方防務制定更長遠的計劃，防範那遠非尋常可比的危機。其實，歐洲的危機，根本上是精神的危機。我曾認為目前的情形是二次大戰後，歐洲所面臨的最危險的時候，其故在此。

自從今年四月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舉行大會之後，發生了許多事情。史達林的繼承者，為着爭權而進行的血腥鬭爭，已經在貝利亞被捕之後，充份表露出來了。蘇俄附庸國不安的朕兆，可從柏林勃蘭登堡門事件中看得出來。其他如韓境的休戰，克里姆林宮的和平政勢，在在使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存在，到了決定的階段。這時，凡可以做的

事情，都是極端重要的，在我想把自己駐歐洲的情形說明之前應該先談一談歐洲的精神問題。

現在的嚴重問題，是如何維持這麼一個人員複雜的組織，從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立那一天起，這樣的維持工作，就很吃力。而現在最嚴重的危機，是搖搖欲墜的趨勢，只要我們稍一鬆懈，這個組織就會瓦解，尤其是當我們自身覺得要建立任何軍事力量經濟的負擔，人員的犧牲都很大而鬆勁的話，瓦解得更快。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現在的軍事地位，較一九五一年所預期在現時所能達成的，進展很多，但是對該組織的使命而言，距它所應該達到的程度，相去尚遠。即使這雖成就，如果各方面不斷的鬆懈下去，也會毀於一旦。軍事上的因素，沒有能够和時間相比擬的。如果時機一失，那就無法補償，無可挽回。我們無法供應時間，使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達成其目標。這些目標僅僅是在可能範圍內防止戰爭；建立這種軍事力量，可使任何侵略者在入侵之前有所顧忌，即使戰爭發生，有了這種力量，可以爭取時間，等候勝利的反攻。如果任聽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漂蕩下去，那麼在以後幾年之內一旦有人入侵，我們必將冒絕大的時間，人力，財力和生命的損失，才能重新組織起來。

在我尚沒有發覺絲毫證據，證實有上述的情形發生。

五角大廈是世界軍事神經中樞，曾領導無數人們在韓抵抗共匪。對共匪在歐洲的威脅，有充分的瞭解，以我站在這座大廈的立場來看，我只能補充說，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上述那位領袖對情勢的估計，完全是有效的。我知道沒有事實使我敢斷言東歐的軍事危機已經減少了，相反地，蘇俄正在增強其自身和其附庸國的實力。

蘇俄對歐洲政治，經濟和軍事統一趨勢所表現的反應，最足以說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之重要了。自從該組織形成並增強實力以來，蘇俄全部反應的紀錄，明白證實蘇俄企圖阻止其成立，並儘可能來破壞它。例如馬林可夫八月八號在一次演說中描寫北大西洋公約集團是危害世界和平的主要組織。經驗會報告訴我們，上述那句話就是表示蘇俄的總理，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當作抵抗蘇俄侵略者的有效主力。

可是，馬林可夫的話給末了，法國就陷於全國性的大罷工——自從一九三六年『群眾陣線』以來最壞的一次——二百萬文職人員要求總理朗尼爾削減國防經費，以便增高他們的退休年齡，提高他們的官級。我提出法國只是說明大西洋公約組織各國都有程度不同的問題。希臘首相柏柏哥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鬆懈趨勢，其存在是不容否認的。就我個人對歐洲人的經驗而言，目前必須對付那種正在激長的幻覺，認為歐洲的威脅已經減少了，克里姆林宮的目標已經轉移了。我的繼任者所遭遇這樣的問題，甚至比我更覺棘手。因為在韓戰爆發之後，正是最緊張的時候，現在韓戰停了，對未來的困難，一般人更不會作緊急的準備了。

在我擔任歐洲聯軍統帥最後六週之中，我訪問所有十四國的政府和西德聯邦共和國。在我訪問之中，我發現沒有一個首相或總理更沒有一個國防部長覺得蘇俄的目標有任何改變的希望。大家都同意，如果蘇俄的目的有任何改變表現出來，對和緩世界的緊張局勢，自有重大的意義。大家都都同意，假使這種改變一旦出現，世界各國必須小心察看蘇俄最近的行動。

某一國家的領袖對我說：『假如我看到確切的證據，證實蘇俄用以干涉別國政府的那種組織已經撤消了，或者證實蘇俄實際上已停止使用那種組織干涉別國的政府；又假如蘇俄領袖以事實而不用言詞證實他們承認別的民族有權決定自己的政府形式和生活方式，那時我將斷定我們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集體努力可以鬆下來了。可是，到目前

斯 (Barbo) 元帥最近與我在雅典私人談話，概括地談到上述的情形，他的話真有意思。

『目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最大的弱點，』他說，『是這些國家的人民，缺乏心理上的準備，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失敗的原因之一，就在這裡。』

我想這說明是無需爭辯的。

去年十二月間，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官員，連續在巴黎舉行四次會議，大會開會之前，我迫不得已坦白地說，請各國在今年把所分攤的四億二千八百萬美元基金——這數字與該組織全部經費比較起來，是一筆小額數字——迅速拿出來建設歐洲各地的空軍基地，交通路線，噴氣機油貯存槽和輸油管，海軍基地，雷達設備，和各總司令部營房宿舍。

『這的確是你們必需解決的問題，』我站在我的立場說，『大家稍為費點力拿出少量的金錢，來充實防務，是很值得的。否則就準備犧牲千百萬英美的生命，因為你們同意的目標不能推進，問題就無法解決。』戰後互相責難，事後任何解釋，對已經失敗的事情，毫無補益，因為這種失敗，要付出無數青年的生命和犧牲許多國家的自由。我所得到的答案，頗令人沮喪。分派的經費祇有二億

二千四百萬美金，較我所要求的，幾乎少了一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問題，在現在這樣情勢之下，頗不簡單。因為向那些政治上彼此獨立的國家去收集經費，事實上就有問題。這些國家的領袖們，在國內遭遇到許多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壓力，使防衛經費難於收取，形成觀望因循的態度。但是到了第二年四月（一九五三），這種緊要的經費，增加了一億八千七百六十萬美金，這樣才比較接近我原來的目的。在十二月到四月這一段時間當中，我不斷以私人關係尋求公約組織各理事國個別的支持，更不斷運用我政府的力量，同時又得到美國駐理事會的大使得勒甫爾（William H. Draper）先生的幫助，好容易才增加這點經費。各理事國本身也認定這樣的支持是最重要的。

一九五二年二月公約組織所舉行的里斯本會議，決定公約組織的永久理事會繼續設在巴黎，並決定理事會有權決定一切，又決定理事會設一位秘書長，由英國伊爾麥爵士擔任，另設一國際性的參謀處，襄助秘書長。這樣使理事會成為公約組織的最高權力機關，把我的職務局限於軍事的指揮，執行基本的軍事工作。

我知道公約組織國的人民，很難瞭解他們的政府為什麼要他們納稅，供給西歐軍事上的大量消耗，我也知道那

個什麼樣子呢？

一九五一年四月，艾森豪做第一任歐洲聯軍統帥時所遭遇的問題。和我一八五二年五月繼任他的職務之後所遭遇的，根本不同。在艾帥領導之下，所強調的是求得各國接受公約組織的原則，堅持一定的方向，努力實現公約組織各位政界領袖所定的目標。那些當政者和其人民都有熱忱接受那些原則，有勇氣承受一定會加諸頭上的負擔。

一九五二年五月這些主要的問題，被我的前任着手弄妥了，而且大部份都解決了。各國的熱忱，興起來了，應有的支持也應許了，軍力上要達到的目標，也被接受了，總部也成立了，我的工作似乎是蕭規曹隨而已。

在我擔任聯軍最高統帥十四個月當中，經常佔我時間最多的一個問題，是要澄清指揮上的困難，因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有一條四千里長的防線，要集中指揮是不可能的。那裡的陸海空三軍地位都是相等，只有在聯軍最高統帥指揮之下，才能合作無間。這就是說，一旦發生戰爭，最高統帥的責任，不僅要統籌全局，而且還要集中指揮。在設立這一組織的時候，本來的決定是要它能及時擔負起最緊要的任務，不料後來在意見上根本有了偏差。各組成份子把權力的觀念和國家的驕傲，高於一切，而公約組織

些不明事實的人愛重複地說，「對的，軍隊確須急於組織，經費請向月亮去要……」

因此，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各國當局要向他們的人民解釋，聯軍統帥所提出的特別軍事要求，並沒有給與，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其實，這種需要，用來建立合理的防務，對抗敵人未來的襲擊，其花費是絕對有限的。何況這種需要經過專門軍事部門和所有公約組織的軍事機構計算過的。

有許多人對未來戰爭可能帶來的大災難，努力在謀取先發制人之道。因為那樣的大災難，會來得突然，使人難以領悟。擁有原子彈和其他新式武器而且使用這些武器的能力的侵略者，經過慎重思索之後，來侵襲我們，所造成生命的死傷，財產的損失，在歷史上沒有可以比擬的。

尤有進者，就我個人所知道的而言，上述那些軍事人員，也知道提高生活標準，是人類迫切的需要。很多公約組織的政府，本意很好，但覺難維持人民的生活水準已感不易，同時又支持防衛預算，在現勢之下，不是國家政治經濟的力量所能勝任得了的。這是許多政府不易解決的棘手問題。但是，他們應該默想一下，在蘇俄擊敗和佔領之下，或者在蘇俄型政府統治之下，他們的生活水準會成一下，

的歷史如此新淺，容易受到忽視。但是，這樣的事日子一久，倒也無所謂了，公約組織的信譽，一天天建立起來，統帥的權威畢竟是時間換來的。

經過好幾個月的忍耐和澈底的討論，不憚其煩地把軍事上的基本事實反覆說明，指揮問題總算得到解決，於是請法國居英（Jin）元帥擔任中部統帥，指揮沿海的海軍和戰術空軍，並兼任他本國的陸軍指揮官，前任中部空軍司令諾斯塔德將軍（Lauris Norstad）擔任最高統帥部的空軍副司令。這樣我同我的繼任者，責任就比較輕了，從阿爾卑斯到北海這條可能作戰的防線，不僅有了專人負責，而且透過空軍副司令，把從挪威北部一直到高加索的全面領空，都能控制得住。聯軍統帥將有確切的把握迅速運用大規模的原子襲擊，而以小型原子彈支援地面武力，阻止敵人的結集，打擊敵人近處的噴氣機基地。現在聯軍統帥同他的空軍副司令對戰術空軍能運用自如，應付各處的需要，不像從前把飛機控制在各地區，有調度不靈之感。

當空軍指揮情形改善之後，公約組織最大的弱點仍是空軍，不僅缺乏足量的飛機，而且有些國家連有效的空襲警報管制之度直到最近才着手展開。幸而空軍有較大的優

先權，這一類的弱點，正在矯正中。

談到用原子彈防衛歐洲，在美國原子能極端秘密的條件之下，我們遇到了特殊的問題。從軍事觀點看，國會許多安全措施有礙於戰術原子彈的使用計劃。但是在現有法律的精神和文字的範圍之內，我們可以把握某些有關原子彈的消息，告訴我們的盟國，因此，在德國美軍佔領區，設立了一所訓練攻擊原子彈的學校。從那裡畢業出來的學生，有足够的智識，加入計劃參謀處，參與戰術原子武器的使用。這些學生就是對戰場上原子彈的防禦方法，多少也知道一點了。

到現在為止，最洩氣的地方，是繼續延緩使西德方面可以用在軍事上的人力不能迅即加入西歐防務。德國在軍事人力上的貢獻，是絕對重要的，否則防務無法推展。德國有的是人力，有的是利於設防的地形，但是，國與國間的宿仇仍在作梗，使防禦計劃，進展遲緩。

大家都知道，法國兩次受德國的進襲，現在不願意德國參與歐洲的防衛武力。而這支武力，又將必要包括德法兩國的軍隊。從嚴格的軍事觀點看，公約組織應該接受德國在軍事上的貢獻。我希望關係方面的政治家和國會，在德國參與公約組織的各項問題上早日達成協定，其他有關

各國也願意接受德國的貢獻。

驕傲，恐懼和野心，是任何國際組織當中不可避免的弱點，尤其在「西線無戰事」的時候問題自然更多。不過四年來，許多偏見已經改了很多了。

在歐洲蘇俄的實力遠勝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那裡蘇俄有一百七十師地面部隊，外加各附庸國的各種戰鬥力量。而聯軍所管轄的兵力，總數不過八十師，其中還包括希臘和土耳其的部隊，其所擔任之防線，北起挪威的北極，南至俄國的高加索。公約組織的空軍甚至還比不上陸軍，在戰爭起來的時候，只有依靠美國供給原子武器。海軍方面，我們雖佔優勢，但蘇俄三百多艘潛艇，使人很傷腦筋。

北歐簡直沒有足夠的部隊能夠擔負起抵抗敵人的工作。這區域裏的國家，必需接受外援，這是我們當初沒有想到的。在中部歐洲，我們的物質進步很大，單是防衛這一區域的基本力量，只要繼續努力，尤其是早日接受德國的貢獻，能夠達到目的。南歐的地面部隊，大有改進，不久的將來，將能負起防衛的任務。惟後援部隊極感缺乏，必需加以補救。這區域的海軍力量，雖然貢獻很大，但空軍缺乏，殊為危險。

視的東西的決心。因此，我又想起挨爾斯倫那位偉大的老婦人——能哈頓。

有一天，我走到土蘇邊境一條三四十碼寬小河的前哨上，一邊是土爾其人，一邊是蘇俄的兵。有些俄兵正在游泳。當我和我的同伴出現的時候，一位坐在椅口銜烟斗的軍官馬上跳起，發出口令，於是所有赤裸裸的俄國大兵，從水裡爬出，收集衣服，鑽到小樹林裏去了。幾分鐘之內，剩下的只有一個哨兵。

在蘇俄邊境上，這樣的事是常有的，換句話說，充滿懷疑和恐懼。在一條伸展很長的防線上，我看見一片不毛之地，圍以很長的鐵絲網。鐵絲網前面，有人在犁田，後面有人跟蹤，防其逃跑。我看見這景像之後，對於廣大被囚困的人們，有了很深的印象——奴役別人的人，就是蔑視上帝和真理。

他們不許人有自由，不許任何人看到暴政的真相。更不許人到外面去看到自由的真理。

站在這邊的盟國士兵，才真是精神鼓舞，我們所享受的才是真正的自由，這種自由值得我們去爭取的。我只希望土耳其前哨那片不毛之地所看見的興奮之事，在巴黎也能看到，使那些為公約組織開會的忙人，毅然決然，迅速地為歐洲安全的目標推進。

節譯自十月十日星期六晚郵



從前在一個十分遙遠，旅人行跡罕到的國家裡，有一座極壯麗偉大的教堂，它建築在一座大城市中心的高山上每逢星期天，以及像聖誕節那樣的宗教節日時，有上千萬的人們登山瞻禮，像一長串綿延不斷在同方向移動的螞蟻似的進入那宏巍的拱門。

當你走近



城內高山上有一座偉大的教堂

這座巨厦時，你可以看到那些高大的石柱，黝黑的通道，以及一個通向教堂正廳的巨大入口，這正廳很長，人們站在門口幾乎不能望清有大理石祭壇以及它旁邊站著唱歌班的那一端，在正廳最遠的一角上，有一架風琴，這風琴的鳴奏聲是如此的響亮，以致當它被演奏時，周圍數哩之內的居民必須像防備雷鳴似的關上他們的百葉窗。總說起來，像這樣的一座教堂，尤其是當在特別的宗教節日，燈燭輝煌，老幼雲集的時候，是以前從來沒有人看到過的。

可是關於這整個教堂裡最奇怪的事物還是要首推那神妙的鐘樂聲，在教堂的一角上有一座高峻的灰塔，在目力可及之處都攀滿着常春藤，我之所以要說高至目力所及處的意思，是因為這座塔的巍峨程度足以可以配得上那龐大的教堂，它矗立雲際，高與天齊，因此我們只能在極晴朗的天氣才能看到塔頂。

即使是這種時候，人們仍難說它確已在望，一層復一層往上砌附着的石塊和籐蘿；以及由於建築者已去世數百載，所以每一個人都忘記這塔究竟有多高了。

現在所有的人們都知道塔頂上有一套世界上最美麗的聖誕樂鐘，自從這座教堂建造以來，它就一直懸掛在那裡

。有些人想，它之所以如此美妙悅耳，是因為它的鑄造者是一位偉大的音樂家，並經過他親手的安排。另外一些人說，這是由於它的高度，因為在那裡有最清澈和最純潔的空氣。不論這兩種說法孰正孰誤，總之，凡是聽到這鐘聲的人誰都不能否認它是世界上最甜蜜的聲音，有人把它形容為宛如天邊安琪兒的歌詠，另外一些人以為它像林木間奇風的吟聲。

可是事實上，多年以來就沒有人聽到過這鐘聲。離教堂不遠的地方住着一位老人，他說他母親做女孩子的時候曾聽到過這美麗的鳴聲，而全國裡面也只有他能作這樣比較確實的證明，你要知道這一座聖誕樂鐘並不能在平凡的日子裡或是為某一個人而鳴響的。

按照聖誕前夕的習俗，所有的人們都要把他們的貢品帶到教堂裡去呈獻給基督，並且當最偉大而又最好的貢品放上祭壇時，遠處塔頂上聖誕樂鐘的鳴聲便會響起唱歌班的音樂。有人說這是由於風的激盪，也有人說因為它安裝得很高，所以天上的安琪兒可以使它搖曳。但是好多年來，它已在人們的耳中成為絕響。

據說這是因為人們對他們呈獻給基督的禮品漸漸減少了注意，以致沒有一件貢品可以够得上引起聖誕樂鐘的偉

大。

每年的聖誕前夕，富人們依然擁向祭壇，每人都備帶着一些最好的禮品，而在教堂裡聚集的人們也都在猜想可能會再聽到這神奇的聖誕鐘聲。雖然他們的侍奉是如此輝煌，他們的貢品是如此豐盛，可是人們能聽到的還只有石塔高處呼嘯的風聲。

在離城數哩的一個小鄉村裡，住着一個名叫彼特羅的孩子，和他的一個小弟弟，在那裡看不到這座教堂，只有在天氣清明的日子才能遙望到石塔。他們對聖誕樂鐘的故事知道得很少，但他們聽到過聖誕前夕時教堂中熱烈慶祝的情形，因此他們有一個秘密的計劃，他們常在討論着什麼時候應該到那裡去看一看這美麗的慶祝盛典。

「小弟弟呀，在那裡能看到和聽到的美麗事物是沒有人能猜得到的。」彼特羅說：「並且我還聽說過有時候基督會降下來為這個慶祝祝禱。要是我們真能見到他，那該多麼好。」

聖誕前一天天氣苦寒，天上孤寂地飄着幾片雪花，地上凝結着堅凍的白色冰雪。彼特羅和他的弟弟在那天下午很早就靜悄悄地溜上了道，雖然在這寒冽的氣候裡，行路艱難，但他們手挽着手，在夜晚降臨之前，他們已有足夠的時間來艱苦地跋涉過漫長的道路。他們已看到前面大城市中的燈光了，這城市的四周環繞着城牆，當他們正要跨進其中的一扇城門時，他們看到路邊的雪堆裡有一堆黑色的東西，因此便走過去看個究竟。

這是一位窮苦的老婆婆，過甚的疾病和困倦，使她在未找到蔽身處之前，就倒臥在這城牆的外面。柔軟的雪做曾了她臨時的枕頭，不久她就曾在這寒冬裡酣然入睡，以後就沒有人再能使她甦醒。

在這一瞬間，彼特羅已看清了這一切，於是便在她身旁跪下想把她扶起來，他拖着她的手臂，似乎想把她帶走。他把她的臉轉過來向着他，以便為她抹去臉上的雪花，當他向她靜悄悄地注視了一會兒之後，他再站起來說道：「弟弟，這是沒有用處的。你只好獨自先去了。」

「獨自？」小弟弟哭聲說：「你不想去看聖誕慶祝了？」

「不，」彼特羅說着，他抑制不住喉中的哽咽聲。「你看這可憐的老婆婆。她的臉看上去像是禮拜堂窗上的聖母瑪利亞，她現在快要凍死了。這裡的每一個人現在都到教堂裡去了，不過等你回來的時候，你可以領些人回來幫助她。我要為她按摩使她不致凍僵，也許我還能使她吃下



老頭子告訴孩子們說，他媽媽在年青的時候曾聽到過聖誕鐘聲。



兩兄弟在水天雪地中奔向教堂

「一點我口袋裡的甜餅。」

「可是我怎麼能讓你單獨留在這裡，我一個人先去呢，」小弟弟說。

「我們兩個人不能都錯過這次盛典，」彼特羅說：「還是讓我留在這裡好。你現在要找到去教堂的路已很容易了。並且你一定要加倍地去看到或聽到那兒的一切東西，小弟弟——一份是你自己的，一份算是我的，我可以確定基督一定會知道我是非常喜歡跟你一塊兒去並向他致敬的；嘿！還有一點，弟弟假如你有機會偷偷地溜到祭壇邊，不給人家看到，請你把我這一個小銀片放在祭壇上，作爲是我的貢品。你不要忘記我跟你分手的這個地點，並且原諒我不能和你一塊兒去。」

他就這樣地把他的弟弟匆匆打發走了，當他聽到碎冰裂雪的足步聲在朦朧的昏暗中消逝遠去時，他禁不住已眼淚盈眶了。在這樣寂寞的雪夜裡，爲了照顧這樣一位可憐的失去知覺的老婆婆，而使他失去了經過長久的計劃，現在快將見到的聖誕盛典和音樂，這的確是難以忍受的。

那一晚上，大教堂裡成爲一片奇境。每一個人都說以前從來沒有看到過如此的燦爛和美妙。當風琴演奏以及上千的人們齊聲合唱時，牆壁都隨着震晃，同時在城外的小

彼特羅也感覺到四周的地面動搖。

儀式結束時，將貢品獻上祭壇的行列開始了。富人們和大人們昂然前面向基督獻上他們的禮物。有的帶來珍貴的寶石，有些提着沉重得難以舉步的滿籃金子，一位偉大的著作家在祭壇上放下他那經年累月寫成的書籍。在這些人之後，這國裡的國王步行上前，希望爲他自己贏來聖誕樂鐘的高鳴。

當人們看到國王在自己的頭上卸下滿綴着珍奇寶石的皇家冠冕，把它光輝閃爍地放上祭壇，作爲對基督的貢品時，教堂裡一時充滿了巨大的嘈雜聲。每個人都說：「現在我們一定可以聽到鐘聲了，因爲這種貢品是以前從未有過的。」

可是人們依舊只能聽到塔上的寒風聲，於是大家都搖頭了，有些人又發表了像以前說過好多次的那種議論，他們說從來就不曾相信過這鐘聲的故事，並且懷疑到以前也根本沒有響過。

這一個貢獻的儀式行列完畢了，唱歌班開始了結尾那一首讚美歌。突然琴師停止了彈奏，每個人都注意到站在祭壇上，高舉着手要求靜默的老牧師，教堂裡的每一個人

都聽不到一點兒聲音，但當所有的人們凝神靜聽時，遠處



原來是一位可憐的老婆婆因創痍疲憊倒臥在雪地里……

傳來了柔和清晰，在空氣中迴旋而過的聖誕樂鐘的鳴聲。

如此遙遠，但又如此清晰的音樂——有着如此前所未聞的甜蜜的音調，在天際高升而後消散。每一個在教堂裡的人都呆坐着好久沒有動彈，好像有人在按住他們的肩膀，然後他們都站起身來，一直向祭壇的那一端望去，看是什麼偉大的禮物震醒了這寂靜久矣的聖誕樂鐘。

但靠近祭壇那一端的人所看到的是一個小孩子，他在衆人不曾注意的時候，輕輕地在通道上爬過，把彼特羅的小銀片放上了祭壇。

愛迪生開設第一座工廠之後，他發覺他應用的員工們常有一種時時去看時鐘的習慣。這對於像他這樣工作不倦的發明家看來，是一件很不順眼的事。

愛迪生不想用言語來表達他那禁止看鐘的意思。他最後想出了一個辦法，在工廠周圍掛上好幾十個時鐘。他的雇員們最初對於這一措施頗爲歡迎，但不久他們就發覺這幾十口鐘所指示的時間完全不同，從此以後，在工廠裡的工人再也不去注意鐘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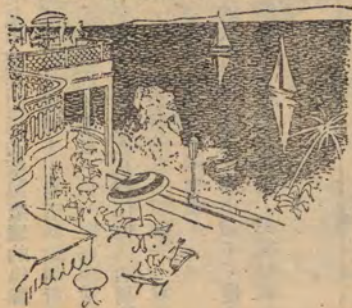
蒙地·卡羅——賭國獵奇錄

微 之

這是世界上最小的一个國家，全面積只有三百七十英畝，還不到紐約中央公園的一半。它被一位世襲的君主統治着。像目前這樣的統治方式已經延續了六百五十年，而現在這位國王也已經是第三十一世了。這國家裡的人民用不着向政府納稅，並不是因為他們太窮，而是根本用不着納稅，因為這兒也許是世界上的富豪們最喜歡遊歷的一個國家了，當他們倦遊歸去時便自然會留下錢來支付政府的一切開支。這國家裡最令人注目的是棕櫚樹，總數恰好是四百九十八棵；不論寒暑，它們總是在令人目眩的碧天與巉岩紆曲的海岸邊喃喃低訴地搖曳着。這兒有着一种古代的怪風俗，就是女人禁止穿男人的衣服，但這裡的法律上却没有不穿衣服的禁例，每當夜晚，海濱，她們有時便坦然出此。這是一個美麗的國家，極度羅曼蒂克，也像香水櫃合那樣的芬芳，這裡最負盛名的一个市鎮名叫蒙脫，查理 (Mount Charles)

——是一個英文地名。但八十年來，世界上都稱這個市鎮以及這個國家為蒙地·卡羅 (Monte Carlo) 這個國家的真名是摩納哥 (Monaco)，更正確一點說應該是摩納哥君主立憲國。蒙地·卡羅不過是摩納哥三個村莊中的一個。摩納哥位處地中海之濱，適在尼斯 (Nice) 與法意交界線之間。摩納哥的水久居民是二萬人，其中只有二千七百人是摩納哥的真土著，他們有一個特殊的名稱叫 Monegasques：他們是每年數達一百二十萬遊客的主人，但這些遊客的半數中可能就不知道蒙地·卡羅並不是這假日遊樂地的真正官方的名稱。

不過這是無關緊要的：蒙地·卡羅反正就是那蒙地·卡羅賭場的所在地，他們只要知道這個就行了，這才是最重的一點。這裡的遊客只有兩種，一種是來此賭博，另一種是來此曬太陽。即使是後面那



人類遊客，他們有時也進賭場去賭一兩個法郎的輸贏，或是去作一番賭場的傍觀者。有些遊客留戀着賭台，戰戰兢兢地用着自以為神機妙算的方法來賭極小數目的勝負，有些人却一手把大量賭注推入賭台，另一隻手却舉杯和旁人痛飲香檳 (或是更為昂貴的威士忌酒)。

摩納哥國雖然只有手帕那樣的大小，甚至不得不借他的鄰居法國以一席之地來安放她的高爾夫球場，使人們一想起她的疆域便感到滑稽，同時她又以賭立國，其荒謬不亞於霍發氏筆下的魯立退尼亞小國 (註：英國小說家霍發 Anthony Hope 1868 著「增進的囚人」一書，假想歐洲東南部有一魯立退尼亞小國 Rutania，好萊塢曾根據這本小說製成魯宮秘史及古堡藏龍兩電影。) 但摩納哥的公民却極端地以他們的國家自傲。



摩納哥國王

警察，法庭和法官，他有自己的學校制度，摩納哥沒有海軍，但也有一支只能用作儀隊的陸軍。她有外交官，稅關，以及大部份受法國管理的貨幣制度。此外她有一個極有利可圖的郵務局。世界各國的集郵人士對摩納哥的郵票都感興趣，所以摩納哥郵政局只要有一點極微細的藉口便會發行一種紀念新郵票。在摩納哥國內所有的政府機構差不多都已設備齊全了，只除了上面提到過的那一種——稅務機關。

摩納哥有二十二英里長的柏油馬路，和約為五千英里長的人行道；事實上，這些道路也幾乎將她的大部份土地都已鋪滿了。她雖然也有一個管理公共交通事業的機關，但實際上在這裡是用不着交通工具的，人們要到摩納哥的任何地方去都可以步行到達。摩納哥的交通機關還安排好准許法國的火車可以停在他們的兩個車站裡

為了適宜於君主統治，摩納哥有一個十八人組成的國民政府和十五人組成的市政府，他們都是根據憲法選舉出來的，「永遠效忠於國王，傳統及自由。」摩納哥自己有一

蒙地·卡羅也有自己的無線電台，不過它跟歐洲各國的電台略有不同，因為這裡是接受廣告的。

摩納哥不同於其他假日遊樂地的是她還有工業產品。

這兒的居民製造他們的特殊紀念品以供游人採購，此外摩納哥的啤酒釀造業和印刷業也是頗著聲譽的。

摩納哥位處地中海濱，陽光不斷，所以她的土地上也難收穫一部份需用的糧食，可是摩納哥人覺得在市場上出售糧食到遠不如在餐館中以煮好的食物出賣，更為有利可圖。

摩納哥國王有一座宮殿，這是當地的名勝之一，其他政府機關則散佈國內，宛如孩子們的村莊模型裡的小房子。摩納哥的確是一處美麗的地方，但是她的美麗却與居民的住宅無關。

這裡的建築物多數不其高明，有些看上去簡直像是胡亂地堆積在一起，甚至有些旅館也是很糟。不過每當陽光自蔚藍的晴空向下面普照，和煦的微風自海洋或內陸緩緩吹



摩納哥軍隊

來，使人領略到一種法國南部特有的燦洋洋的感覺，以及兩眼在那四季常春無處不有的美麗花園中目不暇給時，你便會覺得這裡確是一處美麗的地方了。

這裡富於亞熱帶的情調。雖然在里維耶拉 Riviera 有更好的海灘（里維耶拉為地中海上一遊憩勝地，風景極美），而蒙地·卡羅的海灘則難以下足。雖然有些地方比這裡寬廣（大多數要比蒙地·卡羅來得寬廣），雖然有些地方因為興起較晚，在建築上也比較宏偉，不像蒙地·卡羅那樣不自然地突然躍起一舉成名。但蒙地·卡羅看上去總比其地方要來得華麗些，是一種由於海水洗滌，陽光沐浴，和風飄拂的華麗，這是蒙地·卡羅特有的風韻。蒙地·卡羅有

足夠組成各種傳說的資料，而蒙地·卡羅的傳說——舉世聞名那一類的傳說——正如摩納哥花園中盛放的花卉。

不論蒙地·卡羅看上去是何等華貴，它的生活程度是不能算貴的。雖然在蒙地·卡羅可以揮霍萬金，但這只是由於賭博。食物的價錢是公道的，比巴黎還要來得便宜些。在住宿方面，蒙地·卡羅的巴黎飯店當然是貴得驚人，但那種昂貴是應該的，因為巴黎飯店算得上是歐洲數一數二的大旅館了。

蒙地·卡羅有着一種特殊的產品，是其他如里維耶拉遊憩勝地所缺少的，那便是它的傳統。世界上的每一個人都知道蒙地·卡羅所代表的是什麼？此外，蒙地·卡羅的人民天生便是個旅館業專家，無時無刻不是那樣謙和有禮，樂於助人。自從約摸九十年前蒙地·卡羅成立為遊憩勝地以來，蒙地·卡羅和它的居民對賭客們表現着最好的態度。

蒙地·卡羅賭國的故事開始於一八五〇年，那時摩納哥國王查理三世，特許建立第一所賭場。最初投資不大，賭場建設在拉·康台峽 La Condamine 的碼頭區上，是在一家私人住宅裡，它的南端隱隱地隱現着巨大的摩納哥凸岩，岩上便是國王的王宮。不久便遷到現在的地點；正好

在碼頭區之外，環繞着美麗的海岬。國王將此處定名為蒙地·查理。查理三世取這個名字的理由，一方面是為了培育自修，一方面也在招徠遠方英國的富豪。可是在最初幾年裡，英國人因為摩納哥沒有火車和馬車路，對這兒不感興趣，這第一所賭場的生意因此大為清淡。

使這種沮喪的局面一變而為輝煌成功的魔術師是法蘭加斯·白蘭克——在英國他的名字叫法蘭克·懷特，是經營賭場的一位名手。白蘭克對賭場的事十分在行，他在德國經營過賭場。一八六〇年，在查理國王的贊助之下，白蘭克在這事業上增加資本，組織公司，創始了蒙地·卡羅的特有氣氛，並且給它安上了一個不帶賭名的名稱——摩納哥海浴與外賓俱樂部公司。

白蘭克盡他的可能在賭廳上大事修飾。他也建築了平坦的馬路。當然蒙地·卡羅的澄淨空氣，淺藍海洋以及金黃陽光也幫助了這賭國的勃興。賭場的初期顧客多數是意大利人，他們將蒙地·查理改為蒙地·卡羅，以後其他國家的遊客也絡繹不絕地來此，但蒙地·卡羅的名稱始終已相沿成習。一八八〇年左右，現在的賭場開始建造——由巴黎劇場建築師側尼爾所設計。自從那時之後，賭場又已經過三度擴充了。

蒙地·卡羅的歷史——用鑽石裝飾而成的傳說便是從這時候開始的。不論是真是假，這個遺傳的故事裡堅持着說，當這新賭場落成之後，白蘭克的豪舉竟震憾了所有的顧客；那便是蒙地·卡羅賭場裡除旅館費以外，不收任何費用。即使客人到這裡來不賭錢，他也可以受到免費的招待。像這樣的一種交易也許是歷史上破天荒的創舉——桌上堆着精美的食品，舞侶們在歐洲最昂貴的管弦樂隊中翩翩起舞，免費的查爾斯頓舞。這是何等奢華的場面。白蘭克和他的合夥人又興建了蒙地·卡羅的歌劇場，使蒙地·卡羅成為世界上最著名的歌劇與芭蕾舞的演出地。

對整個世界來說，蒙地·卡羅開始成為淫奢逸樂生活的顯赫標記；公爵們和他的情婦，公爵夫人們和她的面首，紅色的華麗裝飾，燦爛輝煌的燈光，以及不間斷的開啓香檳瓶塞聲，交織成這一幅奢華邪惡的場景。世界各地的美人兒湧入蒙地·卡羅來找尋她們的夢裡王子。但在那種華美的環境裡也一樣的有悲酸的眼淚。當女人，命運與榮譽一齊消失在轉輪上滑動着的象牙球裡時，領受着這痛苦的是他自己。有時一位年青的花花公子，在所有一切都付諸一擲以後，茫茫然步出到充滿着霧氣的賭場花園裡，浮懸在音樂聲中的室內賭場報告聲對他已是模糊了。有時

。「他們一定是會再回來的，」他們這樣搖頭擺耳地說：「他們一定是會再回來的。」

關於賭輪自殺方面的傳說更是層出不窮。蒙地·卡羅當局不願公佈自殺事件的正確數字，不過從其他方面得來的資料說在這裡的自殺數字並不比歐洲其他各處為高。這一方面的荒謬傳說却仍是不脛而走，不久之前，美國某一本雜誌上刊登着一張相片，是賭場附近巴黎大飯店露台上的一張長凳，相片的附註是從這張長凳上跳下去自殺的人超過世界上任何地點。可是從這張照片的攝取角度看來，這個荒謬紀錄是不可能的。這張長凳現在還放在那地點，但假如任何人想從這裡往下跳的話，他到達下面地面前所經過的距離只不過是二十七英尺。

另一個傳說是這樣的，說是當一位財盡囊空的賭客在賭場花園中自殺時，賭場裡的茶房便趕出去把錢塞在他的口袋裡，這樣一來賭場對這件自殺案便不會被牽涉了，於是乎傳說有一位異想天開的賭客，當金鈔輪盡後，便跑到花園裡去，朝天開了一槍，自己假裝仆倒。等到賭場裡的茶房在他口袋裡塞滿法郎以後，他才從容地爬起來，再進賭場重新找尋運氣。

第三種傳說尤其荒謬得使人難以置信，它說蒙地·卡

或許是一位年青放浪的妻子，在賭台上失去了她丈夫的全部財產以後，便投身到那蔚藍的大海裡去，第二天也許有人發現了她，即使是死後，還是倍增美麗。金錢消逝了，家庭破碎了，生活陷入絕望的深淵，但蒙地·卡羅的令人目眩神迷的喧赫生命却得以繼續長存。除此之外，幸運的人們畢竟還是有的，他們真能贏得大注財富嗎？請看：「贏垮了蒙地·卡羅莊家的人。」

這故事的起源似乎有點模糊了。但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那便是他並沒有贏垮了莊家。這種奇蹟是永遠不會達到的。雖然在理論上講是可能的，可是在這種千載難逢的機會之下我們只能稱之為不可能了。理由倒並不是賭場裡的資本龐大得無窮，而是因為賭場裡有這麼一個旋轉的輪子。傳說中的那一位運兒假定他叫查理·韋爾斯吧，祖籍是英國人，他的父親在一八五〇年始落籍於馬賽。據說他在一八九一年在一張賭檯上將莊家贏垮了，根據慣例，這一張賭檯就得用黑布遮起來，一直要等虛裡的後援金錢運到之後再能開始。

韋爾斯繼續在其他的賭台上下注，也一直勝利，但最後幾乎所有的賭台都垮了，使他自己無處可賭。這故事上說，這位幸運兒帶錢回了英國。但當地土著們不承認這一點。羅的棕欄上搖曳地懸掛着的自殺屍體是這裡常見的現象，但這種棕欄樹的高度，決非普通人所能攀及，除非這自殺的賭客是一位訓練有素的爬樹運動家，他很難在這樣高的樹上自殺。

賭場裡有一具特殊電梯是不作公用的，在那自動電梯的按鈕上註着一個字「Disparation」(意可作滅跡解)。這一具電梯是房屋修理工人們用以上下的，但一本法國雜誌上却告訴讀者說這電梯直通地下室，是用來運自殺者的屍體送入海底的。

盡管蒙地·卡羅的傳說是如何荒謬神祕，但它的經濟立場却是非常明顯的。使蒙地·卡羅能開下去，以及使他興隆繁榮的原因，却是一種最簡單的數學比例：如果你在三十七對一的賭博上付三十五倍的錢，你這莊家是永遠贏錢的。不論你如何消耗香檳，雇用樂隊，種植棕欄，印刷書籍，你還是一個贏家。

蒙地·卡羅以輪盤賭 Roulette 為主。現在雖已加入其他賭具，但輪盤仍最受歡迎，它受人歡迎的理由之一是賭客有較多獲勝的機會。蒙地·卡羅的輪盤賭和其他賭場裡的稍有不同，這裡的輪盤賭只有一個零(莊家統吃)，而其他地方則有兩個零。蒙地·卡羅現有輪盤賭十八桌

。每個輪盤上有三十七孔（三十六個數字加上一零），可容納小象牙球的落人。賭客們可以在任何數字上下注，如果你勝了，莊家付你三十五倍的錢，你也可以賭單數或雙數，紅格或黑格（每一個孔的顏色是紅黑間隔的）。如果你下這一類的注，勝了可得與賭注相同的錢，不過你獲勝的機會是一比一。零點和雙零點是綠的，要是出了這個數，莊家除了賠給下賭注在零上的賭客以外，其他桌上的各門統吃。單只是這一個零點便給莊家帶來百分之二、七的獲勝機會，雖然不多，但已足維持一個賭場的開銷與贏利了。也就是這一個小小的百分比，像石上滴水般，經年累月地累積起來便蒙地·卡羅的賭場莊家決不致輸垮。輪盤賭完全是數學上的玩意兒。既不是幸運，也不是你愛人的生日，更不是你姓數第一個字母所表示的數目。按照理論上說，假如一個賭客在賭台邊坐下，掏出一百塊錢，每次以一元錢下黑或下紅共下一百次，那麼當他結束時，便淨輸三塊錢。這三塊錢便是他付給賭場的費用，而這筆錢也就使摩納哥的人民用不着再納稅給政府，在賭場中的賭客們是既不能算輸也不能算贏，唯一的贏家便只是賭場。

在摩納哥最懂得蒙地·卡羅的也許要首推普羅索夫將軍了，他是白俄時代的一位將軍，現在擔任蒙地卡羅國家

遊戲俱樂部的總經理，他在蒙地卡羅已住了十五年，最初是以賭客身份出現，以後便擔任了現在的職務，他對賭博一道有極精密的研究。

這位將軍承認要在賭博上發財是可能的，但十分困難。舉例來說，在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七日，賭場的第五桌上，黑色連出十七次，如果那時有一塊錢放在黑上，讓他自己倍上去的話，在十七次以後便可得十三萬一千另七十二元。自有賭場以來這是絕無僅有的一次，可是沒有一個人會繼續在黑上下賭注十七次。並且即使有人下了十七次的賭注而贏了這麼多錢的話，要是他再懸錢一次，頃刻間，財富也就立刻化為一場春夢。

一九一三年八月七日，三十六這個數字連續出現三次。一塊錢賭注放在三十六上，可得四萬六千六百五十元。但也沒有人交到這個好運。

目前蒙地·卡羅最高的賭金限額是五十萬法郎，約合一千四百美金。按照將軍的說法：「遊客們到這裡來並不單純地為了贏錢，也不是為了輸錢，他們只是來此地賭錢找刺激。要是贏了，運氣不差。輸了，明天也許還能翻本。至於我們呢，不過在裡面抽取很小的一點百分數。好在這裡有的是美酒，有的是花香，一切不過如此。」

這也許是強盜們不敢在這裡下手的原因。」

「蒙地·卡羅還有一條通外面的道路，那便是海。」我說：「他們可以在海邊預伏一隻船。」

「我們早就想到了這一層。我們這裡備有地中海上最快的船隻。也許就可以算是摩納哥的海軍。並且要是有一隻陌生快艇駛近蒙地·卡羅，我們早就對他注意和監視了。」將軍又繼續說：「用飛機逃走也是不可能的，因為這裡沒有一塊平地可容飛機起飛，要是有人利用直昇機，我們也會設法應付。」

我們離開了計鈔室，回到了賭場，將軍告訴我關於賭場收賬員的事。

「我們遭遇到的最困難問題便是這些收賬員。要是他們跟賭客一串通，我們便會受到欺騙。這種收賬員此地共有二百五十名，他們在經營賭台職務以前，先得在其他部份服務兩年以上。」他指出收賬員的漂亮制服上是沒有口袋的。「這也是一種預防。我們不能讓人受到絲毫的誘惑。」

蒙地·卡羅的賭場是不像它的顧客那樣希望會有偶然發生的。他們有一個修理工場，經常在校對輪盤的正確性。雖然輪盤經過仔細校正並且精巧地像鐘錶一樣支持在鐵

既然贏垮了莊家是不可能的，那麼賭場有沒有被搶劫的機會呢？將軍笑着說：「這是永遠不會發生的，來，讓我來指引給你看，」他領着我進入賭場，跨上一列長梯到達管理部門辦公室。在梯頂，有賭場警察守着那裡的鐵門。將軍向他示意開門，那人便用某種暗號叩擊着，然後掏出鑰匙在鐵門鎖匙上轉動，我聽到門內也有人在用另一個鑰匙同時轉動。鐵門於是打開了，我們進入一間狹窄的甬道。在另一端也有一扇緊閉着的鐵門。將軍舉手叩擊，鐵門上開了一道小縫，有人從小縫上的防彈玻璃往外窺視，這時我向後回望，那第一道鐵門這時業已緊閉，將軍再度叩門，鐵門才開啓了把我們導入計鈔室。桌上滿堆着鈔票

「這裡有好幾百萬法郎吧？」我說。

「當然，有好幾百萬，」將軍說，「這裡經常都堆積着這許多鈔票，不過有時我們也把多餘的送到銀行裡去，至於何時送入銀行，只有一個人知道這個秘密，並且即使他被迫說出，對強盜也是毫無好處。」

「為什麼？」我問道：「強盜還是可能從這裡或是從解款時搶到錢的。」

「從蒙地·卡羅通法國只有三條路。我們這裡只要一按警鈴，在四分半鐘以內，這三條路立刻便被封鎖。所以



石上，但有時可能會略呈極輕度偏差，使某幾個號數特別容易出現。要是一有這種情形，精明的顧客立刻會看出苗頭，大量下注。「不過我們的賭台收賬員當然也會很快發現的，因為這也是他的本份工作之一。」將軍說。

我問他賭客中可能會發生欺騙的事情嗎？

「差不多是不可能的，」將軍說：「所有欺騙的技術我們也早都明白了。例如，按照這裡的規矩，要是有人賭輸了回不得家，我們可以代他買一張二等車票。但後來便有很多人裝出那種可憐的樣子來要求我們給他們買車票。」

「那末假如在得勝的那數字上，有一筆賭金所有權發生了爭執，有兩個人都說這錢是他下注的，那時該怎麼辦呢？」

「在第一次要是發生了這種情形，我們無法辨認時，我們會付出二份賭金，不過這時便會有人來注意他，或是乾脆代他記下下注的數目和地方，使他無法再玩花樣。」

蒙地·卡羅對游人的國籍統計是很注意的。從前查理三世曾希望招徠英倫游客，但現在他們仍只佔第三位。法國人是第一位，其次是意大利人，英國人第三，美國人第四。毫無疑問，蒙地·卡羅現在已有了變更。往昔那種揮金如土的公子哥兒時代現在已成爲過去了。整個世界現在

都已在變動，一夜輸盡千金的俄國王孫現在已消逝了。稅捐也榨乾了英國貴族的財富。今日蒙地·卡羅的游客已不能作一擲千金的豪舉了。現在到這裡來的都是些來渡假期尋陽光的平常游客，他們之所以到蒙地卡羅來，只因爲蒙地·卡羅還是當年的蒙地·卡羅。

陽光依然明媚，微風依然清香。棕櫚樹的搖曳聲依然與骰子聲，樂隊音樂聲，香檳瓶塞聲相伴奏，這裡的神秘與傳說依然如故。一個蒼白美麗的意大利姑娘的鬼魂依然在每年六月二十七日晚上，輪盤賭上轉出二十七數字時在人們的幻想中出現。她在某一年六月裡的二十六日那一天，在這裡獲得大勝。次日，是她的二十七歲的誕辰，她把所有贏來的錢放在二十七這個吉利的數字上。結果她全部輸光了。她便投入了大海。他們說每年這一天，她仍會回到蒙地·卡羅來一踐往昔的幻夢。

譯自 Holiday Nov. 1953

美國喬其亞州 Nisbet 報紙的編輯，爲了應付那些醜事被報上揭露而老是向編輯控訴報導不忠實的當事人起見，採用了一種不平常的方法。在編輯欄上，他印上一項標語：「假如不希望這事上報，請你不要讓這事發生。」

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也許是唯一深切體認到樂曲解釋者的責任，懷着戰戰兢兢的心情來進行工作的音樂藝術家，他不相信音樂作品和音樂聆賞者之間，需要任何中間底媒介。「不需要解說者的藝術，該多麼幸運啊！」當他和節拍，樂句，管絃樂法的平衡等等，糾纏不清的時候，他渴望地說

：「『苦難底後裔』，『莫娜麗沙』：喬奇阿里，洛菲爾，梯裏和魏拉斯奎茲諸畫家底傑作；莎士比亞和但丁底詩篇；都不需要解說。但是貝多汶，布拉姆斯，浮地，杜麥西和華格納爾等名家底音樂，却需要將禁錮在譜表上的意念，以一種適切的幻想情緒表現出來，始能供人聆賞。」他憂愁地接着說，「我們之間，誰擔得起這麼鉅大的工作，誰配享有這份沉重的特權。」

當大多數的樂隊指揮站上指揮台，都具有理由和自信

貝多汶和托斯卡尼尼

Samuel Chotzinoff 著
珂 譯

，認爲自己有助益於藝術的表現時；托氏却以探尋真理的眼光來研討樂曲，但求原作品的真實呈現，不敢以中間人物自居，他底這種念頭純真極了，對於樂隊指揮的出現於聽衆面前，時常引以爲憾事；在貝如特演奏時，他最心安快樂，因爲聽衆根本看不到樂隊底指揮。

托氏從年輕的時候開始，就誠心地

尊敬作曲家，他從九歲到十八歲在故鄉柏瑪音樂學院求學，接受到嚴格的音樂訓練，被要求特別注意音階變化底準確時間值，嚴守音質學底規律，和正確的裝飾演奏法；因此，養成他極其重視節奏和切實把握住樂曲譜表中的旋律，做爲音樂底生命的習慣。他底教育——他對作曲理論，和聲學，對位法和管絃樂法的深刻瞭解——和他本人清醒的頭腦，使他能够毫無阻礙地掌握住原作品裡試圖表現的詩意和情感。在他眼中，任何樂曲的譜表，都不是用來做爲指

揮者發揮個人看法，或是猜測作品原意的簡單藍圖，指揮者和演奏者必需時時地注意着作曲家所使用的各種符號，記號，使出必需的技巧，灌注入必要的情感，依照着後者底原來意圖，將音樂展露演出。

托氏完全根據樂曲譜表或原稿來做解說，他底音樂才能，情感和強力只在這一範疇裡面發揮；他是先將腳步站穩，纔開始振翼翱翔於太空的。只有切實依照作曲家的指示，纔能完成動人心弦的音樂演出。許多不朽的作曲家，曾經將他們作曲的意圖，用符號，言語或是文字表達過，托氏即曾仔細流覽專心研究過貝多汶，華格納爾，舒曼，裴立沃茲，浮地諸人底寫作，書信以及談話記錄；而證驗了自己底判斷和他心目中偶像們底音樂意圖，不謀而合。節拍計（Metronome）的發明，對於貝多汶以及後來的許多作曲家，無疑地是一大恩賜。由於它刻板的本性，應用時必需要有賢明合宜的判斷。可惜今日的許多樂隊指揮竟忽視了這一點，貝多汶本人即曾時常以那些缺乏幻想力而自炫



托斯卡尼尼

博學的音樂家底誤用為念。托斯卡尼尼認為節拍計是決定十九和二十世紀作曲家作品節拍的無價之寶；葛魯克，巴哈，韓德爾，莫扎特和海頓音樂底正確節拍或需要經過推敲始得決定，但是貝多汶底許多作品，都利用節拍計。貝氏保留之際，猶口述致信倫敦音樂愛好者協會，聲明第九交響樂裡，應有十五處更正，須用節拍計符號標明。

這種節拍計符號，為托氏樂曲解釋的基本根據，其次就是音質學理論和音調差異指示的絕對遵守，無作曲家在曲譜稿上註明的符號，無論多麼細微，在托氏看來都有其重大的意義。

貝多汶底音樂裡，這些指示是命令式而必需遵行的。與一切其他音樂創造者比較起來，貝氏業已盡到最大的可能盡量明顯地指示着演奏者怎樣進行。在托斯卡尼尼看來，貝多汶底「突然弱」（Suldo Piano）毫不狂妄，亦無標新立異之嫌；這指示有時候表明幽默，有時候是突然無備的低細一

宛若情感充沛深潭的忽然呈現，有時候却又是迅速掩過不勝狂喜或悲傷的一層面幕。總而言之，其為作曲者苦心孤詣所造出的一項特點，是不容置疑的。

貝多汶罕用底「強音」（Fortissimo），一定須比例地加強其力量，托氏指揮演奏時，往往達到動人的強度。他特別記牢貝氏對於「特強音符」底解說：「關係根據前後音符而微妙調整的壓力」。

關於托氏所理解的，「貝多汶式的特強音符」可以從第八交響樂角號，提琴三重奏的「弱音」樂段中，窺見梗概。該樂段中每小節頭個音符非有恰到好處的控制，不能表達出微妙的情趣。欲求深入踏進貝氏交響樂的詩意境界，除了依據着符號和註釋而外，演出者和原創作者之間，必須在精神上保持着巨大的親和吸力——或是培養性質上的血親關係。前者是必須克服的第一道關隘，後者則需要在事前準備體會，庶能於一旦身臨其境，不致目眩神迷，無從掌握。

托斯卡尼尼在這方面，一直耐心地充實着自己，十四



貝多汶

歲時，為了想購得貝氏底降E調七重奏，他竟從清苦的學校生活中，堅苦卓絕的節省下肉類購買費，售出得款買得樂譜，然後廢寢忘食地精心研讀。當時的快樂，迄今憶起猶有餘味，自認為是他一生中獲益最豐富的一場交易。

關於華格納爾的醉心於貝多汶音樂，紐曼（Ernest Newman）寫述道：「華氏已經接近到貝多汶底心……貝氏樂篇的詩意主題，只有樂底詩人纔能瞭解敬服；貝氏底作品，能够自然地使那些和他底情感多麼相同，而才能相仿的人發生共鳴。」

但是時到今日沒有人能够聽到華格納爾指揮演奏貝多汶底作品，紐曼底論斷僅可從華氏底散文中，找到證據；文章裡對貝氏音樂的特性備致讚美，他底「談音樂指揮」一書中，關於貝氏交響樂的解說，亦占據重要篇幅。托斯卡尼尼就是那些罕有的與貝氏具有相同性質的人物之一，就我們所知的講起來，在情感奔放的一方面，托氏比任何音樂家都更儼貝氏。凡是認識托氏的人都驚訝着這份相像，不認



爲什麼現在颶風所釀成的死亡率少了，財產損失也未如以前般鉅大？是不是「巨風」的威力已較前轉弱？或是發生颶風的次數遠比以前爲少了呢？

都不是的，颶風仍舊是地球上的一種最強烈的威力。於一九五二年的颶風節裡，有六次強大的旋風瘋狂地掠過美國熱帶地區，其風勢之健竟至美國連北部一帶也造成一年中僅有的幾次狂風暴雨。然而却

颶

風

探

源

· 子淵 ·

沒有造成什麼災害，也沒有什麼死亡可直接歸因於這些颶風的。

然而於一九三五年，一次颶風越過弗勞雷達時却帶走了四百條生命。在一九二八年時，另一次弗勞雷達的颶風也死掉了一千八百個人。一九〇〇年時，在塔克薩斯的一次颶風釀成六千餘人死亡的慘案。即近如一九四二年時，也還仍有幾十個人死在颶風的魔掌之下。

近年來颶風的殺傷力所以降低，財產損失率所以減小的唯一解釋，是我們有了良好的颶風提前警報的措施。

航行在海洋上的船隻，曾經一度不等到看見海平線處掩襲過來一股漆黑而猖狂的暴風雨，根本就不知道有颶風的來臨；但現在他們都早在二三天以前就獲悉颶風的預告了，並且以後每隔一個小時就有一次颶風的進展和可能行徑的方向的報告。

現在我們且把一次發生在西印度羣島上的颶風，從她最早被透露的興起訊息以至最後風消雲散的經過作爲說明

識托氏的人們可以從他所演奏的貝氏交響樂裡，領略到兩人特有的逼人鋒芒。托斯卡尼尼底「接近到貝多汶底心」，已經昭然若揭，他指揮蕭索隊將貝氏底九大交響樂，逐一地做無比的演出，就是最有力的證明。

從貝氏純然詩意的第一交響樂到怡情養性而神秘莫測的第九交響樂，其中所具的情感特性或強力被托氏正確地發揮得淋漓盡致。兩人——托氏和貝氏——認爲一場夏天的景色，不僅僅是鄉村，小溪和歡樂的農夫；而係心靈中的一幕，其中的每件事物，都可視做忠誠信仰的化身。托氏用斯平諾沙汎神論者的喜悅和兒童底單純心情來展露田園交響樂，認爲大自然在貝氏心底所掀起的的情感，係創世之樂底精華本質；大自然喧噪的靜寂；牧人底歌聲，清澈永恒流動着的溪水，落在乾燥土地上的，神幻的雨點，響亮可怖的吼雷和閃電，平靜夏日的回復，簡單而誠摯的謝恩禱文；無一不是自然神明，至善至美底繪聲幻形。

托斯卡尼尼奇蹟似地運用着管弦樂法的平衡和優美，動人的光彩和陰影，以精緻而柔潤的手法，藉由貝多汶氏虔敬而誠摯的意念，毫無隱飾地表現出自己來；譜表上的每個音符，經過他的指點，都變成極其生動而富於幻想的真摯符號，在音樂消停之後，依然如泉水汨汨湧進吾人底良知。托氏熱心虔誠地維護着貝多汶超凡的心靈繪影，彌補着管弦樂法先天的缺憾，強抑住自己個性的滲入調飾，務求原作品的完整無瑕。

貝多汶底九篇交響樂，從已知寫到未知，恰似攀登天堂的雲梯，在精神的分野上，似乎應該排成第一，二，四五，三，七，八，六，九。田園和合唱兩交響樂的關係異常密切，有如貝氏音樂經典的上下篇；田園交響樂是人類對大自然的鑑認，合唱交響樂隱然是人類對造物主的反抗終至於心甘降服。

第九交響樂開始的時候，托氏巧妙地用一陣細聲的抗戰，來針對着天空中雷光電火的挑戰；第一樂章中的爭衡和堅決持續的強力，往往迫使演奏者難以支持到底，擊毀躊躇失機和步伐紊亂的差誤，托氏却以一種鋼鐵似的節奏支持住這份生力，這節奏到比較柔和的樂章裡依然不停地躍動着。慢樂章是全曲的高潮，像末吉爾指引但丁。托氏領着我們走進貝多汶最神秘罕見的境界——那些飽嚙生痛死滅之苦者的福地樂土。在這裡，一絲絲節拍的誤差，一點點管絃音色的變化，和各部平衡的任何偏斜，都足以毀壞貝氏超卓清朗的出色幻象。

受到對於偉大不朽音樂忘形之愛的驅使，托氏底生命一直是一場有意義的奮鬥，目標在從傳統的累贅和妄自尊大的錯誤裡說解救音樂。在他恢復作品原來精神的工作中貝多汶底交響樂對音樂愛好者最屬重要，一個音樂家要有貝氏那樣的修養和訓練，要能够深切瞭解像貝氏第九交響樂裡所含著的微妙的詩的意圖，總能够勝任居間解釋，指揮演奏我們慶幸地有了托斯卡尼尼，使不朽的貝多汶和他底作品相得益彰益發地趨於不朽了。

示範。

因為大多數的颶風和熱帶旋風都是起源於炎熱而潮濕的近赤道之無風地帶，所以最初發現牠們存在的也往往是航行於海洋上的船隻。在碧波萬里汪洋大海上緩緩前進的孤獨貨輪，其船主很可能會注意到他那氣壓計的下降。在颶風的季節——夏末秋初——又是在這個區域裡發生氣壓下降，當然只有一個可能——在附近正在醞釀着強大的風流。

於是他把船身位置和氣壓計讀數即刻電告位於米埃密的海空聯合氣象局颶風警報站。由米埃密再轉知軍事偵察大隊——颶風偵察員——他們的飛機都分別停留在弗勞里達州的傑克遜維爾（海軍）百慕達和寶吐黎哥（空軍），以備隨時應用的。一面再轉請已知停留或航行在這一區域內的船隻，把牠們的氣壓計讀數電告該站；同時並對定期飛行的班機發出警報。所有這些行動都在尚未真正發現颶風以前便已進行的。

從傑克遜維爾，百慕達或寶吐黎哥，看那一基地離開最早發出警報的貨輪位置最近，便由那一基地調遣一隻裝有特殊設備的搜索機起飛。這是一架飛行的氣象台實驗所，其受過特殊訓練的測候人員隨時在準備應付那些為普

通航空人員所不敢為的艱險工作——頂着颶風方向飛入颶風的勢力區去。

他們的工作除了證實颶風的存在以外，並且還把正確測定颶風的風速和方向所需要的一切情報拍回基地。要想獲悉這些情報，颶風偵察人員光是沿着颶風邊緣緊隨着飛行，或是在颶風頂上飛過（有些颶風的範圍可高達海拔六萬呎上空）是無能為力的。他們必須鑽入颶風的旋渦裡，摸索到風「眼」中心，然後再停留在那裡，只要在那裡燃料所能允許的時間限制內，他們得一直在裡面收集應有情報和讀數，並把發現結果隨時發電告知基地。

當一架偵察機正在風窩內探測時，沿着墨西哥灣和大西洋沿岸的各城市，自塔克薩斯州的勃朗司維爾起以至北加羅林娜州的拜爾斯登，所有的氣象台和航空站都由專備傳發颶風訊號用的打字電報機網，一齊發動，作密切聯絡。

當一次颶風在展變進行時，米埃密的颶風中心站每天要發出四次消息，把過去六小時內所探測到的颶風動態實情播出去。屬於颶風聯絡網中的每一氣象台再把牠盡速地傳播到所能到達的遠處去。預防颶風災害的各項措施——例如把居室和店舖等用木板遮斷或圍住，把飛機和船隻移

至安全區域內，以及……等等，都是耗費不貲的行動，因此每一個人都要打聽着：「是真有其事嗎？」

就在這一時間內，搜索機已經和敵人正面接觸了。透過颶風雨暴風的前面遠處，駕駛員已經看到一大片預示兇兆的漆黑旋雲，濃霧和水氣彌漫着聳入雲霄，其所展佈的面積前後足有三十哩之遙。

當偵察機把已證實的颶風消息發出去時，颶風警報站的第一步行動便是先替牠取一芳名。假如這是本季內第二次颶風，根據無線電廣播中習慣所採用的國際正音字母次序，把牠提名為「貝克」(Beck)。第一個稱為「安白爾」(Able)，第二個叫做「却雷」(Charlie)……依次類推。

因為颶風最安全的入口往往是在西首，使偵察機都從西面逼近牠。從現在開始，每十五分鐘由氣象探測機和電達所測得的情報都用無線電拍回至米埃密。

駕駛員把飛機下降至八百呎高度——假使視界不清，甚至可降至四百呎處。當飛機接近輕度的雷雨區域和每小時三十五哩的風勢外圍時，飛機便開始震盪，同時風力也在竭力地把飛機刮向南方去。

經將近一小時光景在颶風邊緣周圍取過空氣樣品以後

，駕駛員便正對着颶風直衝入內。這架強力的四引擎偵察機牛吼着前後顛簸，俯衝，昇騰，時高時低，或在或右地奮鬥着，掙扎着似乎一直要等到咬破着骨髓粉身碎骨才肯罷休。海與天幾乎已完全溶合在傾盆的暴雨和水花裡，怒吼的狂風聲至連暢開着節氣瓣在怒吼着的引擎聲都被掩沒無聞。

在這種情況下經過視若冗長非凡的一刻鐘的狼奔豕突，隨後飛機就突然衝出暴雨的範圍，進入一望無際的晴空裡。任何震盪和顛簸都頓然停止了，正在咆哮着的巨風也突如闕掉一座動力活門般即刻肅靜無聲，明媚的日光從濕透了的擋風玻璃板外透射進來。在下面，除了海面上浮現着幾處浪頭以外，整個的景色却是寧靜平和的。這一種變化太突然了，完全出人意料之外，使人反覺得震驚不已，甚至連經驗有數的機上人員也會有這種感覺。

這一所謂的「颶風眼」是地球上最瘋狂最可怕人的景色。風眼大致是圓形的。其周界是一座垂直的黑色幕簾，由海面而起一直伸向遼闊的天空。令人其難致信的在這枝烏黑的圓柱體——圓柱直徑為十至十五哩——外面，却是一重深濤莫測的水渦，由暴風用每小時一百八十至二百哩的風速，向反時針方向在猛烈而喧囂地推動旋轉着。

稀奇的事情常為這些機上人員在巡訪颶風時所看到。成群的飛鳥有時會在風區內尋覓庇護，牠們會在比較安全些的暴風旋渦內翱翔飛行，而這些旋渦的前進速率有時可能每小時只有十至十五哩。有時候在海洋上航行的船隻，突然遭到暴風，在他們能够繼續航程以前只好尋求至風眼裡以逃避暴風的兇鋒。有一隻飛機曾經看到在風眼裡有一隻漁船，船上的水手還正在甲板上沐浴日光浴呢。

當颶風偵察機在風眼周圍飛航時，操縱 (Dropsonde) 無線電氣象探測機的人員便開始忙碌。所謂 Dropsonde 無線電氣象探測機是一種儀器，從飛機上用降落傘垂吊下來，當其慢慢地下降時便自動記錄着大氣的壓力、溫度和濕度，再由上面附帶的一隻無線電傳送器把這些數字送回至飛機上。

但飛機上油箱內的油量在急遽減少，因而不久駕駛員便只好把飛機衝回到颶風的黑心裡，然後挑選風勢較弱的西方航行，由經驗告訴他們，在颶風的西面他們可以遇到所希望的順風。經過一刻多鐘瘋狂的打鬥，筋疲力盡的測量人員便開始向基地回航。設非是受過特殊訓練的他們，普通的駕駛人員在疾速地穿過暴風時準會報銷無疑。雖然有許多颶風變幻莫測，只在海洋上變向旋轉，最

後消散在北大西洋的寒冷氣候裡，但每一次颶風發生都經常有專機追蹤着守望住牠，並把重要的情報拍回基地，以便畫出其行經路線，和警告在這條路線上所航行的船隻和飛機。

x x x x x x

颶風的確成因是什麼呢？

科學家有二種學說。一種是對流的學說，起源於西印度群島的東西和南面的大西洋洋面上空——在赤道附近的無風地帶——有大塊熱空氣盤旋上升。在海平面上的冷空氣便急速湧至因熱空氣上升而遺留下的真空地帶予以填補。而地球的旋轉又使緩行動着的空氣偏離成逆時針方向的渦流。於是便造成了一種強烈的風系，狂吼着的颶風便因以肆虐施虐。雖然颶風大都採取着西向的行程，但事實上却是地球本身在颶風下朝着東西旋轉着。

第二個學說是逆流說。牠的解釋是二種背向行駛的貿易風，熱流和寒流，激使最初的空氣上升；以後便和第一學說相似。

大部分強烈的暴風開始都是正對着西印度群島吹動。有的被折向南方吹入加利平海 (Caribbean Sea)，而消失在中美或墨西哥一帶的山脈裡，但大多數却是循着曲線吹

向北大西洋，可能最先襲擊巴哈瑪 (Bahama) 或弗勞利達半島。不過沒有一個人能十分確切地解釋颶風取道的途徑。因而也就益益增加了在巴哈瑪，古巴和墨西哥一帶的氣象報告和預測事業的重要性。

在許多孤荒的小島上都設有自動記錄站，不斷地把大氣壓力、風向和風速等情報傳送給米埃密和凱爾斯 (Key West)。這些記錄傳送站都是用蓄電瓶發動的，只要每半年去整理一次便行。雖然牠們所處的暴露地位非常容易遭到損害，然而即使牠們被吹掉了也很容易替補上一份，但至少因此就不會再有生命的犧牲。

有一次颶風遮斷了弗勞雷達的海岸並向內陸前進，因而便引起了一個新的問題。在弗勞雷達州的每一個州民都想知道暴風雨正確襲擊的時間和方向。即使颶風並不是取道吹向他們的城市，農地或牧場，但他們知道颶風是最難捉摸的，牠們會隨時不露一點聲色的便改換方向，吹向自己的頭上。

因為政府所設立的氣象網太疏落了，不可能把狡猾的旋風變化逐村逐鄉地通告周知，並且因為電報線或電力線的吹斷或倒塌也同樣會使正常的情報收集集中斷，或趕不上傳播訊息，因而便造就了一批業餘無線電工作者。在弗勞

雷達半島上不僅是擁有大量的這種報務員，偏佈在各個村落裡，而有許多甚至還自備應急用的發電設備。這批業餘氣象報告網中的各個份子，於一九五一年七月間曾有一次公開的颶風警報演習。除了普通的收發報機以外，業餘氣象報告網裡另外還擁有四十六座短波電台，其中包括弗勞雷達半島地帶的公地服務處以及在奧紀科皮湖 (Lake Okechobee) 周圍，防洪計劃中由兵所操縱的各個電台。

最近美國政府科學家們正在試用一種新的颶風測勘儀器。大約在四十年前以前加州理工學院的古登堡博士 (Dr. Beno Gutenberg) 曾經建議在大海上也許可以用微震計來探測颶風。然而他的話早已被人遺忘乾淨，直至二次大戰時，軍部試予應用他的理論，竟獲得部分成就。

據估計颶風的風眼從每平方公里的水面上可揚起二百萬噸的空氣，同時把海平面亦因而昇起了十呎光景。於是在風眼下面的每平方公里的海底，據估計可增加九百萬磅的負載。因而由颶風所造成的震動可自海底地面傳達至大陸的沙灘，而由沙灘上所設立的地震計可測定出來。

目前這個新的探測颶風的方法尚未超過實驗階段，但我們已經可以確定這是測定新生颶風位置的最快速的方法

此的勇敢，祇是未引起一班人注意而已。」

這段談話加強了我追跡癌病研究和治療現狀的決心，並且我覺得應該先聽取學院派的言論。

依着這個計劃，我找到曾在醫科大家裏聽過艾末爾教授 (Aemlich Eymier) 的婦科和放射治療學講授的彼得醫生，請他帶我一同去拜訪他從前的老師；現在主持明興大學婦科臨床試驗所的艾教授。

見到艾教授後，我自白我的企圖。遍訪歐洲各國，希望以門外漢——雖然我也是學醫的——的身份對門外漢們報導有關癌病的問題。接着我向他請教：學院醫學派是否認為對癌作戰只有兩項卓越的武器——手術和放射治療這兩項中誰最優越？它們的成績可以期待到什麼程度？

艾末爾教授認為要詳盡地解釋這些問題，寫上三本書也不夠，每個問題都牽連着廣泛知識與經驗的領域：「自然哪！我們與癌作戰時着重於利用鐳線、鐳線和手術刀，但這並非說我們蔑視別的方法。相反的我們是非常注意，可惜到目前為止，值得一顧的可以治療癌腫的藥劑還沒有出現。」我正想問他，在大學婦科醫院裏是否已經試過一種生物性免疫治療法，自然治療法的植物素，致病醫學派的沖淡活力法以及其他生物化學家的方法。艾末爾教授搶着

接下去說道：「我們無時不在試驗許多的新方法，但都沒有什麼效果。最近我們在試驗一種比較好一點的藥劑——意大利醫生 Guarnier 博士的 A.F.Y.，但它也不過只能驅延病症的時限，談不到治療。在另一方面我們用放射治療法對皮膚癌有百分之九十的治療率，對子宮癌有百分之四十的治療率，我們覺得頗可以自傲。」

患癌的女性病人中每四週就有一個是子宮癌，而所有的癌患中有百分之七是皮膚癌，如果這兩部份的男女病人各有九成和將近五成可以治癒，似乎可以對癌不必過份地恐懼。艾教授嚴正地改變了那些如「每四分鐘有一個死于癌」一類不符合實際的報告。這種說法只有釀造大的不幸，增強一班人對癌的驚怖。這種盲目的恐懼也只有使得許多人先期屈服，悲歎而自滅，失去了如能及早治療也能救治的機會。反是那些沒有這種恐懼的人能够沉着地面作戰。艾教授的數字使我們知道對癌病仍有獲勝的機會。診斷出有癌病並非就是宣告死亡。並且我們還要更進一步地一直到最後一天我們生癌的病人都不要失望，因為癌患也有心靈上的因素。

諾貝爾化學獎金的勝者杜馬克博士 (Donagk) 宣佈過：「一位患有原是不可開刀的下腹癌的病人，經過一

次診查性的開刀後竟能復原。有時候腺癌經過山地或海濱易地療養後也能消滅。所以我們應該作戰到最後一口氣。

然我們也不該輕浮地樂觀。百分之四十四的子宮癌治療率表示仍有百分之五十六死於子宮癌。艾教授認為目前還沒有更佳的辦法。他並指出他在明興的十七年中差不多診治了一萬多個癌病人，其中一半以上是子宮頸癌，八百個多是子宮體癌，在這一段時期裏使用過二十三萬次藥劑和二萬六千次鐳線治療、如此的成績在歐洲祇有哥本哈根的鐳站可以比擬。

「放射治療的成績是否還可以增高，抑或已經達到界限了？」我想知道。

「做醫生的人不應滿足於不完全的成就。不過在卅年前子宮癌的放射治療率只有百分之十四，卅年中有如此的進步也算不錯了。」艾教授回答道。

這時，他的助手特，富士博士參加意見說：「此外，早期的診斷與治療的結果有着很大的關係。」

「所以許多醫生和有關的政府人士極力提倡集體診查。」我贊同地說道：「譬如在維也納和芝加哥經過仔細的診查後往往在一百個中發現出兩三個患有嚴重的疾病如癌或肺癆，而其本人却一無預感。」

「這是可能的。」艾末爾教授說道。「但對於這種預防性的集體診查，我的看法有點兩樣。所獲狹隘的功効遠不值所費之巨資，並且根據我的經驗，來受檢查的只有那些下意識地感覺到自己有什麼不正常的婦女們，檢查後如果並沒有發現到什麼，除非到舉行第二次的預防檢查時她們決不再來，即令她們在這時期裏有了極其可疑的徵候。遠比這更為有效的莫如我們的婦女和姑娘的知道癌的徵候，最好能在受教育的年歲裏就有這種認識：不規則的出血，經常的分泌，長久的不適，體重持續地減輕，不自然的蒼白和極其容易疲倦等都是危險的信號。當然，這些並非一定是癌的前奏。」

「假如所有的婦女都能注意到這種徵候，並立即到你們這兒來檢查和接受放射的治療，你們的治療率是否可以增加到百分之一百呢？」我帶着半屬疑問半屬肯定的音調問道。

「可惜所有的這類疾病並非是都有這些徵兆。有時會根本就無一絲信號，但等到終於發現時已屬不能開刀，放射治療也不能有效了。所好這都還是例外的情形。」他們回答道。

艾末爾教授和他的學生們已經將放射治療的技術發展

到今日所能達到的極限，使得病人在這世界上類似的機構中接受到最好的治療。在艾教授的論文裏也常常嚴正地指責那些醫生，說他們的不完備設施摧殘了大眾對放射治療和及時開刀的信心。

關於放射的損傷缺點呢？一九三四年以來就有人因為照射作用的不規則而懷疑線和鐳治療法的價值，常常受照的人皮膚容易灼傷。尤其可怕的是鐳線和鐳錠的酪醉，使人發生頭痛，關節痛，嘔心，眩暈和嘔吐。

艾教授特別強調，這種酪醉已經因為有新藥如肝劑，副腎劑，維他命等的出世而絕跡。連併發的痔瘡症也因而減少。當一九三九到一九四九的十年間他們醫院裏所照射過的四五六個子宮頸癌病人中只有九個生了痔瘡，差不多是千分之二。但在別的診療所裏有時會多到百分之四點五以上。

對放射治療的前途比較不利的倒是癌腫重復的問題。已被摧毀和治好的可能重復，或者在身體上別的地方長出子癌來。還有一種別人很少提到的現象就是經過放射治療後二十多年仍會生出嚴重的放射傷害。年青的癌病婦女經過劇烈的放射治療後，到停經時期常有種種高度的神經質，眩暈，發汗，失眠等病態。甚至減弱或竟停止某種腺

液，神經和器官的正常作用。

「放射治療在技術上和特殊器械的製造上的進展何如？」我繼續問道。

副教授雷斯氏認為最大的進展要算三角形和花束狀的承鐳器 E. G. Dieels，使子宮腔裏的癌腫可被刺滅。另一種增強效果的改進是斯德哥爾摩的包裝方法，使得大批的圓柱形承鐳器可以包藏在洞穴裏，此外，雷斯博士自己設計的一種用鋁製成的蛋形承鐳器更可以得到最完全的寬調照射。

關於中子的發射？電子加速器 (Beatron)？我們常常讀到這種物質的非凡力量已經動員了參加對德作戰，是否有驚人的效果，艾末爾教授認為電子加速器對放射治療確有重大的貢獻，但因為過份複雜並且太昂貴，只有最大的醫院才能安裝使用。德國已有的較小裝置只處理不太深潛的病灶。德國的裝置中最大可以發生一千五百萬伏特。至於快速的中子，到目前為止雖然在開始試驗時具有最收效的初步成績，但是經過照射後的健康組織却容易受到嚴重的損害。所以美國的放射的學權威斯通教授 (Prof Stone) 特別警告不能連續地使用。

最後艾末爾教授總結地說道：「所有的器官組織，只

要是能够暫時退出其日常工作，並有足够的「反饋組織」者，都能有目的地予以照射治療。所以子宮頸和女性器官等最適宜於放射治療，而肺和胃腸通管等根本就不能照射。至於像肝和腹液腺等類的器官，因為經常從事着對生命極其重要的工作，所以也決不能在照射時受到損害。

(三) 所有的醫生都認為胃癌是可以防避的

「像暗天霹靂一樣，一直是健康的胃會突然地罹患胃癌，至於它的前奏病態，在臨床方面說起來可以算是沒有。」這是這一世紀開始的廿五年中，富有臨床經驗的教授們的意見，今天仍然有這種主張，許多患胃癌的病人常常在醫生面前訴述他在得病前一切正常，而有些人更會有特別健壯的胃，那麼怎麼去解釋呢？於是祇好解釋為命運和遺傳。比較公正而天真一點的人也許會從這類的訴告中先得

到另一結論：他們經常過份地疲勞了他們的胃，使得負荷過重的器官組織患生癌腫。但那些並不多注意一點的人都能無恙的活達高齡，又怎麼說呢？於是還是推之於命運。這種見解使得醫生和非醫生們異常悲觀，加之用刀割治胃癌的効果並不理想，放射治療更難有效。能够早一點發覺而並不過份惡劣的局部癌腫雖屬也能割治，但胃癌之

能及時發覺只有少數病人可享此幸運。所以格外加深了悲觀。

柏林的臨床專家希斯氏 (Wilhelm Ais) 敘述了下面一段故事。從中可以看看宿命的影響之深。故事中的當事人還是一位從事癌腫工作的醫生呢！

希氏說在此前他主持夏鏡持大學臨床實習醫院時，他一位朋友的太太覺得胃有毛病，丈夫是婦科醫生，於是就在自家醫院裏受 X 光檢查。正當透視時，這位太太突然狂吐，上腹劇痛，全身出冷汗，面色灰白，双目下陷——醫生們對此有個專門術語叫 Alpporatschi 面孔，是一種急性腹部疾病的現象——檢查因而中斷，她丈夫替她輸血，加強其血液循環，希望使病勢稍退，能送到臨床實習醫院來。但這種嚴重的病態不久即突然地退除，事後她丈夫在她的下腹摸察到一塊腫硬處。病人在年青時，胃和其他的器官從未有過毛病，能吃任何東西，胃口好得有點貪婪。X 光檢查後認為有胃癌的嫌疑，用潛鏡檢查更增強了疑慮。臨床實習醫院的醫生們力主應該請外科剖腹檢查才能確斷。但他丈夫却拒絕，他認為：「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這是那個無禮的胃癌，我妻子可以省去開刀之苦，開刀只有壞處，甚至使得癌腫擴散。我寧願不使我的妻子知道她的病

患，並儘可能奉以一個美好的殘餘生涯。」

希氏親自向他勸說道：「疑慮並非就是診斷，有胃癌之嫌疑時必須經過外科醫生和病理學者的診查。也許是胃潰穿呢？」做丈夫的醫生痛苦地微笑道：「謝謝你的好意，你知道得和我一樣清楚，女人很少有胃潰穿。而且胃潰絕少在腹腔部位而通常在胃邊。」接著他又低聲說道：「內人的雙親都是死於胃癌，所以我決不更變我的主張，祇希望你不要向內人洩露她之所病。」

這位夫人在她丈夫犧牲一切的供奉守護中繼續生活下去。病狀時增時減。先生在太太面前儘情地裝出一副樂觀的態度，暗地裏却焦心憂慮，總以為這一起一伏屬諸癌腫發展的過程。病人一天一天地消瘦得像付骨架，但竟仍能活命下去。痛得很利害時，她丈夫給她一點麻醉劑。

不幸，這位丈夫却染上白喉。為了供給夫人一個美好的殘餘短暫生涯，使得他自己心碎力竭，抵抗力大減，得病後沒有幾天就瞑目逝去。

可憐的婦人燃點了最後的生命能力埋下丈夫後，走進實驗醫院訴述道：「我有胃癌，我丈夫一直瞞着我，但我早已知道了。他已經為我犧牲了，我再也也不珍惜自己的生命，請按照你們應行的做法，減少我目前的痛楚，讓我早

胃癌之需要早期診斷與及早動手術則一，但我們還不能像對癌腫腺一樣地有方法能在較長的時間裡阻止其繼續增殖與蔓延。祇有一種特別的胃部癌腫叫纖維癌（Carcinomatousum）者，因為能完全局限於胃壁，不會在體內其他部份蔓延出併發癌來，所以還能在較遲時可獲有效的剷治。

此外，漢堡的康解茲尼教授（Konjanz）在上述的纖維癌方面發現一件事實：時也在這種癌腫的纖維組織裡的癌細胞，並未經過治療，亦能自行消退。就是說纖維癌具有自癒的趨向。這是前人絕對排斥的奇蹟。

胃獲諾貝爾獎金的杜馬克教授在一次國際外科醫學年會裡也發表過類此的奇蹟，他說：「為了證明有一種能够遏止惡性癌腫細胞的力量存在。請讓我們報告下面的事實，這是我從事腫脹研究廿五年所遇到的最大奇蹟。」

杜氏在做實驗時，把癌細胞接種在白鼠眼睛裡的結締組織膜上，癌細胞被融蝕不能生長。經過如此處理後的白鼠在某種情況下絕對可以被接種成功的。杜氏繼續試驗下去，從鼠癌裡提出精液，其中使決不含一點癌細胞，然後種在白鼠的身上，這種白鼠會同樣地不再載轉癌腫，它們已

一點得到結束。」醫生們決定開刀。但打開腹腔後，手術室裡的人員驚惶失措，原是準備割癌的，如今開刀程序必須立即改變。胃上並沒有癌，僅不過是老舊的胃潰穿處有一個斜的管溝在胃壁上，局部糜爛為腹膜的一部份網膜遮蓋。原想經過外科的手術就可以迅速了此殘生的，結果却被治療，得繼續健康地生活下去。

除掉很少的例外，胃癌祇有感覺得早，也祇有經過外科的及時處理才能收效，最近廿年中除掉開刀的可能性有了顯著的擴展外，無甚重大改變。而對別項癌腫，在同一時期裡却有了重大的進步。譬如攝護腺癌，在從前比胃癌還要危險。美國的專家們認為攝護腺癌是男人中最常見的癌腫，如果置之不理，自發覺時起平均只有六個月的生命。但不久以前，維也納一家有名的臨床實驗所公佈，關於這次癌病的統計：用外科處理時，即令並非是根治，癌腫未被盡除，也能收到良好的成績。如以鐳錠，藥劑和電氣燒灼並用，則能顯著地延長生命到兩年左右。如再使用女性賀爾蒙，生命可持續至三年以上。並且經過了賀爾蒙的使用後，可以使得原屬不能開刀的病症變成可以開刀，甚至使得有些已經是絕望的病倒能够根本剷治，並阻止其繼續蔓延。

能防禦。

杜氏接下去說道：「有人提出異議，認為這是用白鼠做實驗所得到的現象，並非是人。更有人說可移植的癌腫如此，並非是自發性癌腫也能有此現象，但我却不灰心，我要繼續試驗下去，希望揭露秘密。當年我在發表微菌傳染化學治療法的序端時，如果因類似的異論而灰心，可能到今天還沒有這化學治療法，還沒有抗生素。」

杜馬克教授所思念的，不外就是有效的癌腫免疫。人們很少知道動物植物也像人類一樣會生癌病，並會因之而死亡。不僅是狗貓等家畜，野獸如獅鹿象等等也會生癌，魚類亦然。由此可以看出，單獨在人為的反自然的生活方式中尋覓人類生癌的原因實屬不智。如果說人類因為過份接近了鐳，安尼林（Anilin）或者別種產生癌腫的物質才生癌，那麼這些物質也會同樣地影響實驗室裡的白鼠。好，如今奇蹟來了，生命本身只要得到某種幫助，也懂得去抗禦這所向披靡的侵略者。至少實驗室裡的白鼠可以為此，為什麼人類不能呢？何況人類比起動物來還多一付腦智，能够離絕外在的生活條件，並改正轉變這些條件。

舊時的理論以為只要有一個癌細胞就可以不停駐地導生癌腫，以為這個癌細胞會發生在那些因為細胞的過重耗

損，新陳代謝作用劇增的地點如子宮，胸，胃，腸等處由於補充能力的不足，生出了忽促而不完全的代償細胞。或者說是由於這些地方的體力耗盡，使得調整機能沉落，因而生出一個或多個不合羣的細胞，不能再編屬於身體機構，乃自私自地變成一個寄生者，繼續生長下去。或則說是由於外界的刺激如X光，鐳，安尼林染色素以及不自然的食物等等，使得能新生正規細胞的能力退衰，生出了不正常的細胞。

事實上癌腫確有其偏愛的地點，所以這類見解很容易使人接納。

但是小孩也可能生癌，要說是小孩子已經是耗用過甚或是已經受到外界的刺激，實在有點牽強可疑。再加上上述的，經過仔細觀察並經過研究證實的事實。我們必須更易前此的理論了。

研究細胞的學者們發現：在生命的過程中可生有許多癌細胞，但並不一定導患癌腫。在極其正常的身體組織中可以尋到百分之二不正常的細胞。在年青的組織裡有百分之七，在開始的癌腫裡有百分之十二，在發展成熟的癌腫裡有百分之卅一。所以問題不在細胞的質而在它的量。依照數量才分別出還是生成癌腫抑或僅不過存貯幾個像癌一

份。研究說道：「胃潰瘍的預防和治療就是防範胃癌的一部分。」

胃加答兒是極其普遍的疾病。其起因一班均認為在於經常的飲食錯誤。而最大的錯誤是吃得過量。使胃部經常地負擔過重。此外咀嚼不細，進食過急，喜食過冷過熱或霉腐變味的食物也足引起慢性的胃加答兒。

胃加答兒的病狀是胃部感覺到飽漲，壓悶或噁心。特別的標記是在食後嘔吐或反胃。食物重行返回嘴裡，有些病者胃口不佳，但也有些人胃口特佳，並不容易診斷。醫生也常憑借另一種特別徵候，在病人肚臍與胸骨間有一塊對壓軟特別敏感的地方。按好的診斷辦法莫如檢驗胃部內含物和胃黏膜的X光透視。

祇要仔細研究胃癌患者先前的病歷：大都可以尋出胃加答兒或胃潰瘍來。當然胃加答兒並非一定會導生胃癌。但我們切不可因之而疏忽，不去注意改正飲食的習慣和癖嗜，不去儘速地把自己的胃加答兒治好。不過，假如已經有了纏綿長久的胃加答兒或已開始患胃癌，也不必畏其已屬過遲。

美國一位研究雙胞胎的專家在其調查工作中遇到一位六十多歲的双生姊妹中的獨存者，另一位已在一年前死於

設的細胞而已。只有那一直到現在還是神祕不測的身體防禦力的衰微才可能是癌病的起因。

醫學上處理胃癌最基本的改革建議已久，目前可以說是已有所獲。最有名的病理學家以五十多年的研究舉證胃癌已略徵跡，比起我們的父親和祖父的時代來患者已見稍減，可能這就是斯德哥爾摩的病理學家韓新氏 Fokke Hens Hoger 所創改革之初步效果。韓氏說：「我們應及早注意『預防』，最好在『先癌年』就開始注意，胃癌實際上是一首長歌曲的結尾，其序曲早在人生的第四十年，甚至有時在第三十年的年歲以前開唱了。通常在胃黏膜上有了重大的變化時，胃癌已經孕育了多年。」

英國的癌症研究者葛來模教授 (Prof. Crane) 根據仔細的統計強調地呼喚道：「胃癌是可以防範的疾病，主要地起因於影響胃部的外在生活方式——可以避免的生活方式。」

那位首先指出胃加答兒與胃痛與關係的康解茲尼教授說：「胃癌的預防就是儘可能的先期防避或迅速有效地醫治急性或慢性胃加答兒。」

胃潰瘍也屬諸胃加答兒的範圍裡，英國的癌科權威白勒特烏特氏 (Bloodwood) 根據他對胃潰瘍轉延成胃癌

胃痛。從訪問中得知兩姐妹從小就有胃病與消化不良症。長壽的這一位現在仍然苦於消化不良。專家乃勸她趕緊求治。一家醫院診斷其為慢性胃加答兒，經治療後無效。專家敦促她去另一家外科醫院，並寫了封介紹函件，註明根據經驗，病者極可能患有胃癌。在開刀檢查時，醫生雖然看不到也摸不着癌腫，但他們還是把她的胃割去了。主持醫生解釋道：「胃壁非常可疑，雖然是摸不着任何腫脹硬塊？但我認識這種狀態，我雖然指不出一定的地位，但病理部門就會檢查出它已經開始生癌。」結果證實了推測的正確，女病人得到健康並活到現在。

今天，很多的專家們都認為胃癌是一個多餘的，可以避免的疾病。謹慎一點的專家也認為至少是不應該像目前這樣的普遍。從上述的例子裡可以看出。長久的胃患常足引導胃癌。祇要能及時以足夠的能力與勇氣迎擊，總有還救治。胃癌不再屬諸命運支配，預防的可能性日漸增加。當然病人本身應先自助，在四十歲左右時對自己的頑固胃病，即令不甚劇烈也應特別注意。

(全文未完)

死 吻

南 度 譯

雷勃謝南的手和足顫抖着，嘴裡感到苦澀得厲害。他坐在椅子裡，彷彿感到街上的狂暴擾攘——這些吼叫，狂號，玻璃傾塌時的碎裂聲，這一切都發自他自己體內，都是從他的頭部爆發出來的。

這次反猶太暴動爆發得如此突然，使他連店舖的門都沒有鎖上就匆匆地逃回家來。回到家裡以後他找不到一個人影。莎拉和孩子們似乎已在什麼地方躲匿起來了，把房子和財產拋下不管。他自己可沒有想到需要躲藏。事實上他是什麼都沒有想到。他所感覺到的祇是街上狂亂的喧鬧和嘴裡苦不堪耐的滋味。

喧嚷的聲音時近時遠，就好像在鄰近的地方起了火。可是，突然所有的鬧聲一下子都圍聚在這屋子的四周了，窗櫺辟拍地被擊碎，磚頭隨着飛進了房間；一霎間，只見年青的農夫們帶着狂熱迷醉的臉容，携刀掣棍地從門窗裡一湧而進。

謝南這才想到他該設法應付一下。他蹣跚地從椅子裡撐起來，就當着暴徒們的面前爬進一隻沙發底下，那些農夫們看到了都轟然大笑。

「咄！你真可以算是個大傻瓜！」有一個農夫伸手抓住他的一條腿，「嚇！快爬出來！」

這纔使謝南清醒了，他像一個孩子般地哭泣起來。

「哥兒們，」他哀求：「你們把一切都拿去吧——錢，首飾——一切都拿去。饒了我的命吧！你們何必殺我呢？我還有妻子兒女。」

可是這些話都白費。他們把一切都搶光，還給他一頓痛打；在他的臉上，胸部着力痛毆，狠命地踢他的肚子。他呼號，哀求，但他們依舊不停地挨打。

「華西利，華西林加，你認識我啊！你父親在我家作活，我們不是給他很多很多錢嗎？華西林加，救救我！救救……」

劇烈的一拳擊在他胸膛上，把他的哀告抑住了。兩個年青的農夫坐在他身上，用膝頭抵住他的肚子。華西林加是一個頰小瘦瘠的傢伙，生着一張狡詐的臉，灰色的眼睛，他傲然地呵斥：

「你給他錢，是嗎？父親工作你纔給。我倒希望你敢不給他哩！」

儘管這麼說着，他看到謝南竟然會向他乞命，這使他感到很得意，於是轉身對別人說：

「够了，兄弟們，放了這死鬼吧！他祇剩一口氣了。」

農夫們一個個都滿心不願地放棄了他們的犧牲品，陸續離開屋子，臨走把以前沒有注意到的東西打個稀爛。

「嗨！謝南，」華西回頭對他說：「你能够留下性命還要謝謝我哩！沒有我在的話，弟兄們早就把你送回老家了。」

他正要和旁人一起走開的時候，忽然想到一個念頭，他立停了。

「唔，」他說，把手伸到謝南面前，「吻一下。」雷勃謝南茫然地抬頭，紅腫的眼睛望着他。他不懂

華西利的臉上起了烏雲。

「你沒有聽見嗎？對你說：吻一下！」

兩個農夫在門口停下來看這一幕戲。謝南盯着華西利的臉，沉默着。華西利的臉色變青了。

「嘿！你這只猶太狗。」他咬了咬牙，把張開的手在謝南的臉上括了一個巴掌。「你還不服貼？喂！弟兄們，這兒來！」

兩個農夫走近來了。

「好，動手，弟兄們！就算他是個體面紳士，他就得親親我的腳！假如他還不賣帳……」

他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兩個農夫挾住了謝南，把他牽在華西利的足前。

「把這靴子拉掉。」華西利命令他，一面踢着謝南的嘴吧。

謝南慢慢地把鞋子從華西利的腳上拉下來。

他倆面對着面——一隻紅而腫的，洋溢着臭汗的腳，和一張被捶腫了的臉上，長着兇嚴的黑鬚。很奇怪，那把長鬚倒沒有受到什麼損傷。祇有幾處被拉斷或扯裂了根。但是依舊保持着它的可敬的威儀。在上面，華西利的狡詐的臉向下虎視着，灰色的眼睛灼灼地生光。

「我叫你親它一下。」



西洋歌劇的故事

棄唱編譯

(一)
歌劇是一種偉大的藝術，它溶匯了音樂、戲劇、詩歌、舞蹈等等藝術於一堂，它無比的魄力，可以使狂，鼓舞，歡欣，它的魅力使人廢寢忘食，餘贊

接踵而來的又是狠命的一踢。

隨後沉默地靜止了片刻，忽然雷勃謝爾俯下了頭，華西利接着發出一聲尖銳可怖的哀鳴。他的五個足趾和足的前部全沒在謝爾的嘴裡。兩排牙齒深深地震入骷髏而汗臭的肉裡。

接着發生的是狂暴而可怖的一幕，真像是一場可怕的噩夢。

旁觀的兩個農夫用穿着皮鞋的足猛踢謝爾，他們踢得如此用勁，甚至發出了像踢在木桶上一樣的響而沉濁的回聲。他們一把把地扯掉他的鬍子，用手指挖進他的眼窩，把眼珠給掏了出來。他們揀他身上最脆弱的地方捶擊，把膚肉撕個稀爛，而他的身體不停地戰慄，萎縮着在四處打滾，然而他的兩排牙齒却癡癡地咬緊。嘴裡有什麼東西在格格地斷裂了——是牙齒或者是骨頭，可能兩者都在斷了。這時候華西利一直在怒號，在號呼，像一頭被屠宰的豬一般地嗥叫着。

這情形一直延續了多久連那兩個農夫都不清楚。他們一點沒有注意到時間。祇當他們看到謝爾的身體不再蠕動時，他們纔停止了毆打。他們仔細看他的臉，不由

得全身打了一個冷戰。

他的眼珠掛在血肉模糊的眼眶邊。他的臉已成一團血污，剩下的幾縷鬍鬚被血凝成了血絲。死人的牙齒依然像一匹死狼的利齒般閃閃地發光，牙齒裡還緊緊地咬着一塊屍骨。

華西利加還在不停地打滾，但是他已不再高踞在椅子裡，而是躺在地板上了。他的身體扭曲得像一條蛇。從他的喉腔裡還不時地發出一陣陣聲嘶力竭的哀號。他的灰色的眼睛睜得大大的，睜得而且失神，顯然他已神志昏迷了。

「上帝保佑，」嚇慌了的農夫們大聲號叫着逃出了屋子。

在外面街上，反猶太的暴動仍癡癡地沸騰着，在無數嘈雜的喧聲裡，却沒有人會聽到那個奄奄一息的人在斷續地呻吟，他正在被犧牲者的嘴吧裡慢慢地噁氣。

譯自 Yiddish Short Stories
(Little Blue Book No. 489)
作者 L. Shapiro
原名 The Kiss

繞不散。一次偉大歌劇的上演，可使人們不遠千里而來，萬人空巷。

歌劇有着光怪陸離的傳奇劇，神話劇，莊嚴肅穆的宗教劇，輝煌偉大的歷史劇，纏綿哀怨的愛情劇，輕鬆滑稽的喜劇，令人也笑也哭，一個成功的歌劇可以操縱着每一個觀眾的情緒。

歌劇的音樂

許多人，對於歌劇有着一種誤解，他們認為歌劇不過是一些肥胖的女人在舞台上如殺豬般引頸嚎叫，或者對着那些外觀醜陋的情郎說些聽不懂的外國文字的歌詞（不是意大利文便是德文），他們感到索然無味。

主要的是他們不知道歌劇的故事，歌詞的意義，或對於音樂的茫然無知，尤其不幸的，伶人們的扮像不佳使他們便這樣一筆抹殺了這偉大藝術的價值。歌劇是一種偉大的藝術，它是包含着多方面的藝術集合品。專從音樂來講，歌劇的音樂在音樂的範疇裏佔着一個重要的地位，聲樂與交響樂的序曲，是音樂中的主要成分。

一個歌劇的作曲者是很難成功的，他要懂得各種聲樂，包括男女各聲的獨唱，二重唱及合唱等，以及每一種樂

物合無間。華格納爾的作品，他乾脆的讓劇本與音樂同時產生，不讓劇本編寫假之他人之手。

總而言之，歌劇作曲家非得先受劇本故事的感動然後執筆譜寫音樂是不易成功的。故事選取了他們的靈感，使他們禁不住要動筆，比如華格納爾的根據古代北歐神話而作的歌劇，古諾的浮士德，普西尼的蝴蝶夫人，比才的卡門等歌劇的產生都是經歷這樣的過程。

故事有了，要將它譜成音樂，中間仍有不少的困難，歌唱是相當費時間的，說幾句話費一兩分鐘，但把它編成歌劇，唱起來就需要幾倍的時間，而一個最長的歌劇，總不能長過晚飯至睡覺中間幾個鐘頭，所以好多的歌劇不是刪節了故事中不必要的情節，便是刪節了原劇本其中的整個一幕，而且得使故事緊湊生動。

歌劇的故事往往是根據大文學家們的名著改編而成，在它原來優美的文學價值上，再加上編劇者的戲劇效果，作劇家們的音樂精華，直接的由視聽貫入人們的耳目，所以在感情的抒放，在故事的發展上比起其他的藝術顯得更有力量更易動人。

歌劇的音樂就是離開了舞台，也自有它獨特存在的音樂價值，在這方面，無線電收音機與唱片是給予我們欣賞

器，每一種樂曲的構成，從最基本的和聲，對位法，交響樂法以及其他的種種技術，同時他得有文學方面的修養，得熟知戲劇方面的一切，對人物性格的描繪，周圍氣氛的暗示等等要有高超的能力，同時他的歌曲要清朗易感，流暢動人，第一次便要給予人們以深刻的印象，這比簡單的成為一個音樂作曲家要難得多，一個普通作曲家，他可以就一己之所長，專門譜寫一種樂器，一種形式，而且也可以寫得較為生澀深奧，使人慢慢領會，但是一個歌劇作曲家是不能這樣的，初次上演是一個成敗的關鍵。有人批評說，歌劇的音樂是膚淺，缺乏深度，但這也不一定，時常最有名的藝術品却是出奇的簡樸單純，使人易於接受，而且永遠不會失却它的美。

從歌劇歷史中的初期作品，我們可以看出音樂的地位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劇本，音樂不過是一種陪襯，一種等於幕後伴奏的東西，但是慢慢地，作曲家們提高了它的地位，固然它不可能離開劇本，歪曲劇本的故事，但是作曲家們却就一己所長，咀嚼劇本中的情緒，消化為音樂的形式。普西尼的波希米亞人便是日夜在他腦中盤繞，慢慢的成為音樂的形態而出世。浮第的阿依達，他與作劇者冗長的來往信件中推敲着每一個細節，使他的音樂與劇本完全

它的最好工具。

歌劇簡史

歌劇在今日我們已經普遍的知道它是一種藝術的形式，但是它直至十六世紀的末葉才稍具雛型，也可以說從這個時期起才開始真正有此種藝術的產生。我們雖然可以溯源到古代希臘時，希臘人已經利用音樂來幫助表演詩歌的悲劇，中古時代，約在十三世紀至十五世紀時，在西歐，宗教劇以及神話劇的演出也時常有音樂伴隨演奏，但是這些音樂很少有人物性格或充分感情表示的性質，充其量也只是幕後的伴奏，略微增加戲劇的氣氛而已。

直至十六世紀的末了，意大利福羅倫斯幾個學者，包括加利略（有名天文學家，物理學家之父）等人因嚮往古代希臘文化，為模仿追隨古人，竟漸漸給予戲劇以一個新的形式，由是可以說是歌劇的產生。一五九七年他們努力的第一個果子成熟，「Dafne」歌劇在福羅倫斯引起貴族們的興趣，但是此時之歌劇演出僅限於在貴族們的酬酢宴會中，慢慢的它發展到平民的階級裏，它的樣式也漸稍具規模，樂隊已經有三十來種樂器演奏，人們開始有將它公開演出的要求，世界上第一個歌劇院於是於一六三七年在威尼斯開幕，作曲家們也漸有計劃的發展這門新的藝術，

這時期的作曲家有 Peri, Caccini 以及 Monteverdi 諸人，至一六九九年威尼斯已經有十一家歌劇院，它成了意大利歌劇先導的城市，由是歌劇院在歐洲各大都市也相繼紛紛建立，此時歌劇本身也微有進步古典音樂自由運用在歌劇的旋律與節奏上，獨唱歌調 (Aria) 開始應用，開拓了歌劇的前路。作曲家 Scarlatti 改進了不少形式，加進了吟誦調 (Recitative) 與前奏曲 (Prelude)，樂器方面也有增進，但此時之觀眾們對奢侈之佈景裝置，大場面的合唱，迷人的歌人較之音樂本身價值更感興趣。

在此同時，法國及德國差不多也獨立的建立起他們自己富於民族精神，以及地方色彩的樂劇，在法國的歌劇係起源於十三世紀的巴雷舞，由它漸成為歌劇的形式，第一個真正法國歌劇的作曲家是 Lully，他的第一個歌劇演出於一六七二年，他的承繼者 Rameau 更將其發揚光大。在英國的歌劇，第一個作曲家是 Henry Purcell，為時稍晚，雖富於民族音樂色彩，但脫離不了意大利歌劇的傳統，但他後繼之人，直至十九世紀的幾個作曲家才勉強可以代表。在德國，初期的歌劇幾乎是宗教劇的世界，直至意大利歌劇傳來後才真正開始的歷史。那時在維也納魯尼黑等地到處可以看到意大利歌劇的上演，真正的德國歌劇係從

其北方開展，主要是在漢堡，第一個德國自己的歌劇院於一六七八年建立於漢堡，Johann Theile 的「亞當與夏娃」開創了第一個，但因宗教氣味太濃厚及作品較為粗俗，無何出色。至凱撒大帝時 (Kaisar) 始大有增進，同時偉大作曲家韓得爾的與世人見面，以古典音樂所譜寫的四個歌劇在漢堡演出後，乃一新面目。

十八世紀中葉意大利喜歌劇 (Opera Buffa) 的興起是歌劇歷史上一個重要的過程，歌劇開始有了間奏曲 (Intermezzo)，並且較有自然的體裁與在傳統中得到較大的自由。此種作風漸漸蔓延至其他國家，另樹一幟。

喜歌劇雖設在傳統中得到較大的自由。但其自由仍甚有限度，僅是輕微的改變而已，此時歌劇音樂的缺點仍甚多，一些拘泥的傳統被格魯克 (Gluck) 打破了不少，但其作品較為脫離現實，狹義的講，可稱為一種貴族藝術。莫札爾特之開始，帶着他的美妙作品，發揚自然派的寫實作風，給予歌劇以人類的真正靈魂，強調了人物的個性，而且他的音樂有着無比的流利華美。

十九世紀初期浪漫派的濫觴，結束了古典時期，貝多芬的「Fidelio」，是兩派作品的交界點。

浪漫派的極盛，起始於德國的韋貝 (Weber)，作品

充滿幻想的意境，人們厭煩了意大利的英雄人物，於是開始了民間故事的登台。

但在意大利，人才也輩出，洛西尼 (Rossini)，班羅尼 (Bellini)，黨尼采蒂 (Donizetti) 等人發揚了意大利歌劇的清晰朗朗作風，成為一代精英。

集意大利歌劇的大成的，是相繼而來的浮第 (Verdi)，他被稱為十九世紀最偉大的歌劇作曲家，他的作品給予歌劇以簇新的精神與技巧，交響樂在歌劇中成為重要的要素。

與浮第同時，德國出現了偉大天才的華格納爾，超越十九世紀各作曲家之上，給予歌劇以極大的革命，他的作品輝煌燦爛，繼承者極難望其項背。

浮第與華格納爾為歌劇歷史中兩大里程碑，由此時起歌劇發展至最高潮，可稱為全盛時代，十九世紀的後半，作曲家風起雲湧，精華畢至，或師承以往，或一展自己天才，發揚光大，以至造成歌劇之藝術有今日之成就。

此時之作曲家及其作品有波依多 (Arrigo Boito)，之「摩非斯托非爾」(Mefistofele) 古諾 (Gounod) 之「浮士德」(Faust)，比才 (Bisetti) 之「卡門」(Carmen)，普西尼的「托斯卡」(Tosca)，「波希米亞人」(

Bohème) 「蝴蝶夫人」，瑪斯卡尼 (Mascagni) 的「鄉村騎士」(Cavalleria Rusticana)，列翁卡伐洛 (Leoncavallo) 之「派格利阿萊」(Pagliacci) 等等俱皆偉大傑作。

俄國方面之作品此時也漸露頭角，波羅丁 (Borodin) 之「依果王子」(Prince Igor)，莫索爾斯基 (Moussorsky) 之 Boris Godounoff，雷姆斯基薩薩可夫 (Rimsky Korsakov) 之「雪少女」(The Snow Maiden)，可與歐洲作曲家相比無遜色，但民族音樂之色采甚為濃厚。與此相同的，尚有捷克之斯麥坦那 (Smetana) 之「交易新娘」(The bartered Bride)。

二十世紀開始，歌劇的作曲者稍微遜色，只有少數作曲家能有不朽的成就，可與前人相比的只有杜賓西 (Debussy) 的 Pelléas et Mélisande 蒙特米基 (Monte Mezzi) 之「三個國王之愛情」(Love of three kings) 在托斯卡尼尼之指揮下演出，曾一度轟動。斯特勞斯 (Richard Strauss) 之「玫瑰騎士」(Der Rosen Kavalier)，「莎樂美」(Salome) 等較為出色而已。

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一些批評家及音樂書刊等推薦出一列新進歌劇作曲家，他們的作品曾經在各地分別演出。

也受到一時的推崇，但它們的價值迄今尚未有定評，必須再等待未來的考驗。

由以上歌劇簡史的敘述，我們大略可以知道各個作曲家在歌劇演進史上的地位，我們將分別在「重要歌劇作曲家及其作品簡介」中個別敘述。

重要歌劇作曲家及其作品簡介：

浮第 (Giuspe Verdi)

一八一三年生於意大利，對音樂有極優異的天才，從小便開始學習音樂，十八歲時想進入米蘭音樂院攻讀，但因被認為天才不足不得如願，乃從私人教授處學習。一八三九年，處女作歌劇Oberto上演於米蘭最大歌劇院拉斯卡拉，甚獲盛譽，歌劇院乃約以再作第二個歌劇，但演出失敗，至一八四二年，歌劇Nabucco上演，始乃奠定成名基礎，其他歌劇相繼上演，至一八五一年，不朽傑作雷哥來脫(Rigoletto)與世人見面，及後傑作茶花女(La Traviata)及抒情歌人(Il Traviatore)相繼演出後，被譽為意大利最偉大歌劇作曲家。歌劇阿依達(Aida)演出後，離開劇壇，息影十六年，當他再回來時，已是七十餘歲老人，作品奧賽洛(Othello)及法斯泰夫(Faust)更加深

刻完美。一九〇一年，二十世紀的第一年因麻痺症死於米蘭，葬儀隆重，相當於一個國家英雄的死亡。

浮第在音樂歷史上的地位是優越的，他不但在意大利歌劇作曲家中首屈一指，就與其他國家作曲家的作品相比也毫無遜色，其作品可媲美莫札特與華格納。他的藝術家的生涯，逾時六十餘年，約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係追隨前人作曲方法，迎合一般趣味，作品無何出色；第二階段，為自己創造，泊泊而來之旋律，優美流暢，此時期之作品為阿依達，抒情歌人等劇，堪稱代表作；最後一時期，即老年所作之奧賽洛與法斯泰夫，為其一生中最高峯之作品，深思練達，天才橫溢，並且充滿青春氣息絲毫未受年齡之影響。一生譜寫歌劇卅餘齣，其中最著名及仍於今日上演者約有下列所述六齣。

作品簡介：

★雷哥來脫 (Rigoletto)

三幕劇，劇本係Francesco Maria Piave所作，一八五一年三月十一日演出於意大利威尼斯 Fenice 歌劇院。雷哥來脫為浮第第一個成名偉大傑作，初演時即轟動劇壇。初演前，浮第自知此劇中歌曲極易流為通俗歌曲，為防觀眾們於上演前即哼哼唱唱，故將其中最精采的一首

「女人是朝秦暮楚的」(La Donna e mobile)直至演出當晚，始將歌譜授予歌者，不出所料，演出時果然如暴風雨似的風靡着全體觀眾，喝采，讚賞，一夜之間，全威尼斯市都哼唱着「La Donna e mobile」，雖販夫走卒，也哼唱不離口，該歌曲不脛而走，遍聞於世界各個角落，歷久不衰。

但是雷哥來脫此劇並非僅仗「La Donna e Mobile」一曲出名，其中更多歌篇證實了浮第之音樂天才，譬如那首四重唱，是意大利歌劇全部音樂中出類拔萃的一首歌，不但歌曲迷人而且表現了各個不同感情的歌聲於同時，矛盾而不混亂。W. F. Approp說：「在這裏，你可以聽到吉爾達的驚恐失望，雷哥來脫的憤怒，公爵的搖搖，無恥的求愛，瑪達鈴娜的賣弄風情笑聲，而這些是在同一時候，在音樂中反射出對比的情感，真實而且栩栩如生，富於無匹的戲劇效果，更加，音樂寫得如此令人驚訝的清楚，每一個音符都不會逃出聆者的耳膜。」

法國大文豪雨果，他本來不喜歡歌劇，而且更反對他人將他的戲劇譜寫為歌劇，但雷哥來脫係根據他的戲劇「La Roi Samuse」原本而作，他於聽聆浮第的雷哥來脫音樂後，對其奪人心目迷人的歌曲，不禁衷心感佩。

歌劇的故事：

「駝背的雷哥來脫是風流好色的滿都公爵的弄臣，因得主人之寵幸，幫助主人為非作歹，同時嘲笑受害的朝臣們。朝臣們為了報復，決意懲罰這個弄臣，他們欺騙雷哥來脫說他們要設計拐騙一個伯爵夫人，把她獻給公爵，而且要雷哥來脫的幫忙。在雷哥來脫的家裏，他們竟使雷哥來脫幫助將他最親愛的掌上明珠，他的女兒吉爾達送上了滿都公爵的手裏。當他得悉了內幕，怒火暴發，悲愁如焚，發誓報仇，他請來一個刺客，預備謀殺公爵。而公爵這時又愛戀一個漁女瑪達鈴娜，正在旅店中幽會，雷哥來脫乃與刺客約好，給予麻袋一個，刺殺公爵後將他裝入麻袋後拋給在外等候的他。他女兒吉爾達，自從與公爵交往，竟深深的愛上這個個體嬌的搖搖，雖知他又與其他女人勾搭，失望妬忌，但仍掩沒不了深愛之心，於得悉其父陰謀後，不計一已死亡，捨身拯救公爵。當公爵與瑪達鈴娜正在纏綿難分之際，麻袋已入雷哥來脫之手，但當他仍舊聽見公爵「女人是朝秦暮楚的」的歡樂歌聲時，大為驚駭，打開麻袋一看，竟是美麗的女兒屍身，在悔恨悲苦之下，痛不欲生。」

此劇是以如珍珠般的旋律見勝，除以上所述的四重唱

及「La Donna e Mobile」兩首外，尚有男高音「在霧中」(Cuesta o quena)，女高音的「最親愛的名字」(Caro nome)「重唱」哭泣吧，哭泣吧，我的孩子。」(Piangi Piangi Fanciulla)等歌曲，皆甚膾炙人口。

★抒情歌人 (Il trovatore)

四幕·Salvatore Cammarano編劇，一八五三年一月九日首次演於羅馬阿坡羅歌劇院。

抒情歌人包容甚多洶湧澎湃及可愛的歌曲：「烈焰升騰」(Stride la Vampa)「鐵槌合唱」(La Zingarella)「五十合唱」(Squilli e Chieghi la Tromba)「心中風暴」(Il balen)「回到我們山上的家」(Ai nostri monti)「戰慄吧！暴君」(Di quellapira)「靜夜」(Tacea la notte placida)。

第四十五期

這齣歌劇在劇壇的著述中，是以豐富的旋律壓倒其他而出名的。但是相反的，當時的批評家們，總皺眉頭，指出這齣首次演出為甚麼要在羅馬呢？乃是因為它的缺乏抒情歌曲！他們嚷嚷說，繁華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為甚麼他們會這樣笨拙自大呢？因為他們被拋在時代的後面了，沒有墨守成規，浮第首次創造了自己的型態，對劇情的適當處理，對劇中人物性格的刻劃入微，使得人物活生生的顯

拾 總

容納如潮湧殺而來的觀眾。兩年未過，紐約，倫敦，巴黎相繼上演，不論它到了那裏，便征服了那裏千萬的觀眾。

劇本是根據西班牙劇本所改編的，雖然故事錯雜混亂，但經編劇者極有條理的處理，使故事變為簡單動人。在作曲中，浮第的歌曲着力傾重在愛仇采娜身上，而不是倫那公爵或麗奧娜。在歌劇的人物創造上，愛仇采娜的性格描寫，是一個偉大的成就。

歌劇的故事：

「倫那公爵活活燒死了一個吉布賽老婦人，因為他相信這個老婦人有拐走他兩個兒子的企圖。愛仇采娜，那個吉布賽老婦人的女兒，為要報復她母親的仇，想把公爵的兒子也燒死，但是不幸得很，在黑暗中錯把自己的兒子燒死了，她便把公爵的一個兒子帶在吉布賽人當中長大。歌劇的開始，便是在這些事的二十五年以後，現在的倫那公爵（老倫那公爵的另一個兒子）戀愛着一個少女麗奧娜，但是這個少女却鍾情於一個遊唱詩人曼呂可，這個青年每天在麗奧娜的窗前彈奏抒情小夜曲，贏得了這高貴少女的芳心，而使倫那公爵大為嫉忌。這個遊唱詩人是愛仇采娜的兒子，他為他母親的仇恨時時刻刻準備刺殺倫那公爵，愛仇采娜也時刻不忘報仇，但事機洩漏，愛仇采娜被



麗奧娜之死

現，這些都不是那些批評家們所能領會的。

很多歌劇的演出，就如這齣「抒情歌人」，觀眾們時常跑到批評家們的前面，比那些專家更能體會得確切些。那時泰伯河正在演出大氾濫，路上處處是污泥水塘，但是不能阻止人們熱切的進入劇院，溼溼的腳，一身泥濘絲毫影響他們對於偉大歌曲的熱烈渴望，他們被這齣新歌劇無休止般湧流而來的歌曲迷惑得如醉如狂，雷聲似的喝采慶賀着這個偉大的歌劇，這個偉大的作曲家。在威尼斯，三個歌劇院，三個不同的劇團，同時上演這齣歌劇，才好

捕了，曼呂可也因救母相繼被捕，並被判要受烙印。麗奧娜替答應了倫那公爵的愛情，唯一的條件是釋放曼呂可，她見到了曼呂可，在他面前訴說過她的愛情便香消玉殞了，因為她已服了最毒的毒藥。倫那公爵大為憤怒，下令燒死了曼呂可，而愛仇采娜却爆發笑聲，宣佈她的仇恨報了，「公爵已經親手殺害他的親兄弟。」

★茶花女 (La Traviata)

三幕劇，劇本係 Francesco Flavi 所作，一八五三年三月初次演出於威尼斯 Fenice 歌劇院

一八五二年，浮第看小仲馬的有名小說茶花女所改編的戲劇立刻覺到把它譜寫歌劇必定動人。乃着手製作音樂，僅費時四星期即告完成。

一八五三年，當他在威尼斯極負時譽，却在這個歌劇出演時，獲得了大失敗，使他包圍在兩種迥然不同的批評氛圍中。茶花女的初演，一些觀眾，包括正襟危坐德高長者，覺得「多情妓女」的故事，演出在高尚的歌劇院，未免駭人聽聞，一些觀眾，當看到肥壯如牛，體重二百多磅的女高音，唱出她在肺病中受苦將要離開人世的歌曲，及作出羸弱多病的狀態時，不禁鬬堂大笑，一些觀眾，覺得這齣時代歌劇，穿著同時代的服裝，與同時代的佈景，沒

有其他歌劇的輝煌古裝，神奇佈景，感到索然無味。總而言之，一致認為這是拙劣的作品。浮第的這個不朽傑作便得到了這樣一個不快樂的誕生。

但是沒有灰心，他修改了樂譜，在翌年又在威尼斯上演，劇中人物都換用了路易十三時代的服裝，演出時全盤顯得雍容華貴，因此這齣歌劇才獲得了它應得的輝煌成功，而且遺留下永久的成功。

回想起來很有趣，在一八五〇年代，浮第的這齣歌劇驚動了倫敦，夢會紛起責難，倫敦時報批評為「醜惡而下流」，但是這些非難却給予歌劇院以最美妙的廣告作用，劇院開始吸引了廣大的觀眾，以致在經濟上挽救了皇家歌劇院瀕臨破產的命運。

歌劇的故事：

「劇本是有名而通俗的。薇奧麗達這世界上的一個女人，因為與阿非列特的愛情離開了她的高等神女生涯，但是阿非列特的父親拒絕這種結合，他要求薇奧麗達為他兒子的將來離開阿非列特，雖然這老人充分了解他們的愛情，了解茶花女的善良。為了愛情，為了世俗的見解，薇奧麗達又步入前塵，在她的世界中又一次碰到阿非列特，受到了他的極大輕蔑和侮辱，芳心凄苦欲碎。結局，當阿非

列特知道了真實的緣故，已經太遲了，在茶花女的瀕臨死亡牀邊，他訴說着他的悔恨和愛情。」

「在茶花女」劇中，「Brockway及Weinstock兩氏曾作批評，「浮第寫作了所謂『室內歌劇』的歌劇，與那些仰賴高鳴的其他作品是一個強烈的對照。茶花女不是一個傳奇劇，那是一個真實的悲劇，雖然這種悲劇不是比比皆是的那種……從藝術方面來講，對浮第是一個新的開始，那些旋律，雖然也跟他一向那樣游蕩不斷，豐富流暢，但是更變得纖巧，默思，比他早期成功作品較少那些激動的喧嘩。」

茶花女中，有名的旋律甚多，男高音的「乾杯之歌」(Libiam nei leiti calici)，女高音的「啊！夢中的人兒」(Ah! forse lui)，男低音，阿非列特之父，安慰他的兒子，夢其忘却愛情之苦惱，並勸他回到鳥語花香的故鄉時所唱的，「你優美故鄉之家」(Di Provenza il mari suol)以及女高音「永別了，光明的幻影」(Addio del passato)等歌皆是有名歌曲。

★阿依達 (Aida) (請參閱拾穗第三期「歌劇阿依達」)

四幕，Antonio Ghislanzoni編劇，故事係埃及專家

Mariette Bey的傑作，首次演出於埃及開羅歌劇院，一八七一年聖誕前夜。

早在「一八六九年，浮第便被埃及總督以四千金磅的酬金聘請他為開羅歌劇院的開幕作一齣新歌劇，浮第拒絕了兩次，但最後因為「阿依達」的劇本使他極為感動，乃答應了，便開始作曲。

很多挫折延遲了這齣新歌劇的上演——主要是因為普法戰爭，以致在巴黎所作的幕景不能按時送達，所以在開羅歌劇院開幕時來不及上演，直至一八七一年的聖誕前夜始上演，受到熱烈的歡迎。從法國，意大利特意而來的批評家們善意的宣佈這是一齣傑作。

數星期後，阿依達在意大利首次演出，被淡淡的接受了。意大利的觀眾們，雖然極喜歡浮第——主要是他的動人旋律，但是這齣歌劇他們却覺得深奧難懂，過於繁重，充滿了華格納爾氏作品的風味，他們不慣於異國情調，不能接受東方風味的東西。但是當他們漸漸的習慣了，他們也慢慢的喜愛起來。阿依達是今日在歌劇界中最常演出，最為大家熟識的一齣歌劇。

歌劇的故事：

「青年雷丹麥，埃及軍隊之首領，深愛一個女奴——

阿依達，被虜來的耶非奧披亞國王之女。雷丹麥領兵與耶國交戰勝利歸來，耶國國王也被虜來，他用感情迫其女從雷丹麥處探悉軍事秘密，事被發覺，雷丹麥被判死刑，拘禁於地窖中，此地窖將被永久封閉，如同活埋，在黑暗中，他發現阿依達也在其中，她為愛情，願與他同死。」

「阿依達，」Brockway與Weinstock兩氏的評語：「並沒有包容作曲者最好的音樂，但卻是一齣巧妙的娛樂佳作。又一次，旋律無阻的暢流，故事較為簡單真實，容易動人心魄，演出時是輝煌華貴……音樂雖不十分感人，但是刻劃劇中人物方面極為難能可貴，演出時沒有一回兒冷場（全劇演出需時四小時又四十分鐘），生動，激奮，使人目不轉睛，作曲者以他熟練的經驗，充實的判斷控制着每一個音符。」

全劇中最著名的歌曲當推第一幕中男高音雷丹麥所唱的「天國的阿依達」(Celeste Aida)，第二幕中大進行曲及舞蹈音樂，第三幕中女高音在尼羅河畔歌唱的「我的故鄉」(O Patria mia)及「隨我飛翔」(Fuggiam gli ardori)等俱皆有名歌曲。

★奧賽洛 (Othello)

四幕，根據波依多 (Arrigo Boito) 所編詩劇作曲，



—奧賽洛與嫡絲德夢娜—

夢想不到的自由和美麗，阿依達是進入光明的有力階段，但在奧賽洛，他粉碎了一切傳統的桎梏，無窮盡的旋律之流雖然仍如以前般純潔豐富，但是歌劇的高歌低誦更充滿了提示之力量，更加無瑕的真實，這些在他早期作品中是很難覓得的。」

歌劇的故事：

『奧賽洛，摩爾人，威尼斯軍隊的首領，對他的美麗妻子嫡絲德夢娜極其寵愛，但為人多情善妒，所以愛之愈深，猜疑之愈愈重，平時恩愛逾常，一朝受奸人愚弄，以為其妻對已不忠，醋海風波，不惜手刃愛妻，然後擁屍自殺。故事係根據莎翁名劇原本，甚為通俗，細節此處毋庸贅述。』

第四幕中「柳歌」(Willow Song)及「聖母頌」(Hail mary)為最有名歌曲，皆為女高音歌曲，比較通俗的有第一幕中的酒歌(Una fida Tugola)。第四幕中之「奧賽洛之死」。

★法斯泰夫 (Falstaff)

三幕，詩劇編者與奧賽洛均為波依多，且同為根據莎翁戲劇。法斯泰夫係根據其喜劇「羅德莎之快樂妻子們」(The Merry Wives of Windsor)所作。一八九三年二

一八八七年二月初演於米蘭拉斯卡拉大劇院。

在十六年的息影劇壇後，浮第自己也想不到會再執筆譜寫歌劇，因為他已經退休了。但是奧賽洛的詩劇本使他不能再保持靜默了。詩劇的作者，波依多，他是一個有名的詩人，作曲家，音樂批評家，他的歌劇作品應非斯陀耶爾(Mephistofele 根據哥德之浮士德)是有名傑作，在意大利的許多歌劇作曲家家中他最佩服浮第，除了他，沒有他看得起的，他把十五年的夢想，作曲的野心，全獻給浮第，而那詩劇實在的，深深的感動了浮第，引領着他又回到劇院。

奧賽洛的詩劇是根據莎翁戲劇編就的。

奧賽洛上演於一八八七年，轟動遐邇，觀眾，音樂家，批評家一致同意這是浮第的最偉大傑作，在十六年的休息中，這個作曲家養成了更新穎更熟練的技巧，奧賽洛恢復了他二十年前的聲譽——意大利的第一名歌劇作曲家。奧賽洛的浮第作風與前迥然不同，他受了華格納爾氏作風的影響，大量的改變——不是抄襲。他知道了更多的東西，他注重了戲劇本身的價值，舞台的重要，而這些在以前他是不特別留心的。

「在奧賽洛」，Greeffeld氏的評語：「浮第進步到

月九日首演於米蘭拉斯卡拉劇院。

「法斯泰夫」在歌劇歷史中是非凡特色的一個，像這樣充滿了快樂和令人捧腹的喜劇却出乎一個七十九歲的老人之手，真是難以令人置信，尤其難得的，浮第一生所作曲的歌劇，大都是悲劇，但在末了最後的一個是使人難以抑制的笑劇，這在浮第自己，真是一個奇跡。很少作家能表現得像他這樣活潑有生氣，這樣充滿了青春的氣息，而且在生命的末了，有這樣的能力又掀開了藝術上新的一頁。所謂奇跡的發生，我們不要忘記，他那時是一個疾病纏身，一生歷盡坎坷路程的，暮氣沉沉的老人。

這個作品可以說是因努力而得來的成就，是長時期精研悲多汶作品的結果，他費盡了心血，使他創作的人物交響樂化，他對每一個細節都付以極大的苦心，而且不怕有傳統所未有的新創作——歌劇的末了竟成八部的賦格調(Fugue)——受了波依多燦爛快樂的詩劇所影響，他傾注了他的活潑生動的靈感，每頁樂篇充滿了談諧快樂，使人忘記了他的年齡。

第一次演出，雖然沒有像他六年前「奧賽洛」那樣的轟動，但是音樂家及批評家們却一致認為這是他從沒有過的年青有力的音樂，是一齣無比的精力充沛新穎活潑的喜

劇。

「法斯泰夫一劇的音樂是青春與至高神靈的化身，」
 Streafeld氏的批評，「他溶合了頑童的惡作劇意識與莫札爾特的高雅於一堂。人物的描寫是費盡苦心，但是繁雜的交響樂却流利得如同舞曲，最後的賦格調是全劇的精華——最後一幕中，他用奇妙的藝術捉住了睡眠中森林的嫵媚與神秘，這景緻不是人間所應有。在幽靈音樂中，他表現了另一方面的天才，自韋貝（Weber）時代以後，沒有人能寫得像這樣纖巧及富於幻想美麗的東西。」

歌劇的故事：

「法斯泰夫，一個有趣的人物，（大胖子，禿腦袋，大肚子上繫着一條大寬皮帶，嘴唇上翹起兩撇鬍子。」他相信天下女人都對他有意，尤其是福特夫人與白志夫人，所以他寫了同樣的兩封信送去給她們兩個，誰知道這兩個夫人却把這兩封信對照起來，竟是一字不差，所以她們準備使這個浪漫傢伙吃點苦頭，法斯泰夫被請到福特夫人家裡，正在興高采烈，女僕報說白志夫人來訪，為怕當面難為情，他逃到幕帳後面，受了福特夫人一棍，沒有辦法看見一個竹簾，那是存放福特夫人的破舊衣物預備拋棄的，事機緊迫，他鑽進了竹簾，僕人們把他從窗口扔到街

上，街上有着看熱鬧的歡狂群眾，嘲笑高唱，狼狽不堪，只好抱頭鼠竄。

竹簾子的經驗並沒有使他沮喪，法斯泰夫又約好福特夫人在羅德沙公園的橡樹下作為幽會地點，正在熱烈求愛時，一羣福特先生及其朋友們所裝扮的幽靈樹妖，一擁而上，又給他一頓結實的教訓。」（未完待續）

在紐約市內的一家郵局裡，一位年青的女郎想寄出一個小包裏。當郵局的辦事人員問起這包裹裡面是什麼時，女孩子回答道：「是一隻金剛鑽戒指。」

「小姐，非常抱歉，」辦事人員回答道：「這個包裹包裹得不够結實，我們不能接受。」於是他便詳細地告訴她應該如何包裝。第二次她又拿小包來付郵，又被那位辦事人拒絕了。第三次在辦事人未曾拒絕以前，那女郎怒氣沖沖地說：「我已經把這個戒指包裝過三次，每次都是照你的指示去做的。要是你不再不收，我要到另一分局裡去寄了。」

「小姐，這一次對了，我就把他收下吧，」那郵局辦事人說：「我之所以拒絕收寄這個戒指，不過是讓你有機會去仔細考慮一下是否將來會懊悔吧了。」

的神話學家，而且不少美國詩人都從他那裡得到了很多益處。

奧斐斯與攸雷代斯

奧斐斯 Orpheus 是繆斯九女神中之一位「卡理奧浦」Calliope 與塞雷斯 Thrace 地方一位年青的王子相戀愛而生的兒子。有些人則說他的父親是日神阿波羅，他從母親那裡得來神妙的音樂天才，據說所有聽過他的演奏的人都會著迷，不但是神和人，甚至岩石和泉水都被他的七弦琴的悅耳聲調所感動。

或許最初吸引了少女攸雷代斯的便是他的音樂，或許也由於他體格的俊美，總之他們倆是結婚了。婚姻之神海門 Hymen 親自參加婚禮。但他的嚴肅的儀表却並沒有為這年青的一對帶來好運，海門所攜帶的火炬熄滅了，發出黑煙，不再着火。大家已經知道這是一件不吉之兆。正當婚禮之後，攸雷代斯走過深草叢中，腳上被一條毒蛇咬了一口，就在她的愛人足邊死去了。

奧斐斯痛切地悲悼他的新娘，最後決定要到陰司裡去找回她。他就來到死亡的統治者——大地之女神波希芬 Persephone 和冥府之神海德士 Hades 面前，他取出了七弦琴



第四章 悲劇故事

本章所載的三個悲劇故事的材料主要是從奧維特的作品中選取的。奧維特 Ovid 是羅馬奧格斯都大帝時代詩人。他以豐富的想像力來敘述這些神話故事，在他的名作「變」(Metamorphoses)一書中，幾乎包羅了所有的古典神話的概要，所以這書成為藝術家們最重要的參考資料來源，他們把他的文字敘述形象化。

奧維特於公元前四十三年生於一世家。他在早年即顯示對於詩的愛好而未如其父親之所望習法律。

青年時期出版一些愛情詩集，在其家鄉頗負盛名。公元八年時他被放逐，遠離家鄉，其理由據奧格斯都大帝言，係所作之詩似太放蕩。

就今觀之，奧維特獨力完成了最完全的希臘神話手冊，不懂後世

撥動了琴絃，邊唱邊奏地告訴他們他之所以敢冒險深入地下世界祇是爲了要見他的妻子——她的愛情他祇享受了這樣短暫的一刻。他請求把她放出來重享天年——在上面有陽光和鮮花的世界裡。

奧斐斯的歌聲是無法拒絕的，所以攸雷代斯被召來了，她進來的時候仍是跛行，因爲足上的創痕未復。她被允許隨着她的丈夫重返人間，但有一個條件：在這家的旅程中奧斐斯絕對不可以回頭看，假使他冒犯了這禁律，他的新娘的新生命就完結。

緩緩地這對夫妻開始了穿越這悲慘的死亡的國土的旅途。奧斐斯領着路，攸雷代斯慢慢地跟在後面，因爲她的足傷未癒。他們幾乎已到達外面的世界，實際上奧斐斯已跨進了陽光所照及的土地，但攸雷代斯還留在陰影裡，只差了一步，心焦的奧斐斯回頭一望，立刻她就消失在黑暗之中了。攸雷代斯死了第二次，但她一點不怨，因爲她知道這不幸是出於她丈夫的真心愛情。她叫出了最後的一聲再會後，就從此離去了。

癡呆而心碎的奧斐斯再一次請求渡過「誓言之河」(Styx 河，陽世與陰間三條分界河之一)，但被驅回了。七天七夜他坐在這條黑暗的河邊，不食不飲，祇是悲慟他

的損失，仙女們都來安慰和追求他，無條件地奉上她們的愛，但都被拒絕了。他失魂落魄地在塞雷斯山野中漫行，有一天，一群酒醉的瘋女 *Menades* 遇到了這受傷的樂人，在狂怒下殺死了他，並把他的四肢撕下，丟入了希伯勒斯河 *Heorus* 的急流中，據史籍載，在拉斯波斯 *Lebos* 居住的繆斯姊妹們找到了他的順流而下的殘體，很隆重地埋葬了他。但奧斐斯早已第二次渡過了斯泰克司河，和他所愛的攸雷代斯永遠相聚在一起了。

達芬與阿坡羅

達芬 *Daphne* 是河神 *Peneus* 的女兒，她所遭逢的悲劇却是阿坡羅與邱比得之間的一次口角所引起。有一天，日神阿坡羅看到那年青的弓箭手——維納斯的兒子正在試弓，他就冷嘲熱諷的批評道：「你這個乳臭未乾的小子要用大人的武器幹嗎？弓箭對於像我這樣的成人獵戶才有用，我用它來殺死敵人和野獸，你這小子怎麼敢在我面前賣弄那張射不死任何東西的玩具？那些脆弱的箭祇能叫人發發想思病而已，有個屁用？」

「啊，傲慢的阿坡羅，」維納斯的兒子氣憤地回答，「雖然你是一個偉大的獵人，你的弓箭可以射中任何目標，

但現在你那高貴的胸膛却要做我的靶子了，」說完這話，邱比得就拉起弓，把一支鉛頭的箭射向年青而美麗的達芬，過後又把一支金頭的箭穿進阿坡羅的胸膛，於是阿坡羅馬上對那美麗的潘紐斯的女兒生起想思病來了。

因爲兩支箭的不同，所以日神在愛那女孩，那女孩却在恨，她逃避了所有的求婚者，在森林中東奔西突，逃開所有男人的接近，不論他們的儀表是如何漂亮。她的父親有時會證實她：「女兒，該是你結婚的時候了，你應當嫁一個如意郎君，我也好抱抱孫子。」但是達芬的面孔馬上浮起紅雲，繞住她父親的頸子，撒嬌地要求自己像狄安娜那樣地永遠保持處女之身。她父親心中十分憂慮，但無可奈何地答應了這不合常情的要求。

但阿坡羅看到這美麗的女郎跑過森林時，他的愛火熱烈地燃燒起來，一直燒到骨髓裡。他就叫喚這位仙女，請求她別再飛跑。「我不是敵人。」他叫道，「祇是一個愛你的人，我不像那種追逐你的粗暴的牧人，我是宙斯大神的兒子，我愛得你快死了。」

他一面跑，一面繼續他的傾訴，但女郎不理他，她在飛跑時可真好，衣衫飛揚，露出玉彫似的四肢，絲般的長髮流水似的向後飄舞。

這場追求馬上就結束了。阿坡羅快追及了那疲乏的女郎，她的頸子上已感到了他呼吸的熱氣，她知道她快被捉住，就向她的父親乞救，要求實踐他的諾言，「假使你願幫我，」她叫道，「快把我的美麗變形吧！」

她的祈求還沒有說完，她的腰肢已變成僵硬，細嫩的皮膚變成了薄薄的樹皮，一會兒她的頭髮也變成了樹葉，她的手臂成了細長的樹枝，她的双脚插入土中成了樹根。現在即使阿坡羅已抱住了她，却發覺抱着的是一顆月桂樹——仍舊因了恐懼而在顫抖，而在樹皮之內，一顆芳心還在別別地跳着。

愛珂與納雪色斯

塞裴蘇斯 *Cepheus* 一條曲折的河流的神，和一位在他河裡洗澡的仙女麗莉奧 *Liloe* 發生戀愛，生出一個絕端美麗的男孩，叫做納雪色斯(意譯水仙花)。當他十六歲時，他的面貌和體格是如此地完美以致仙女們都來追求他。

有一天，當納雪色斯在森林中狩獵時，他被一位仙女愛珂 *Echo* 偵察到了，她有一個特點，就是不能講完整個一句話(意譯回聲)，只能重覆她所聽到的末一個字。她之所以受到這痛苦是因為她冒犯了神后波諾 *(Uno 即 Hea)*

。那是這樣的一會事：我們都知道，宙斯有時高興起來會從奧林匹斯山降臨地面和那些好玩的仙女們在隱蔽的林中空地上遊戲。談話無時不在提防丈夫的行為。就會來找尋。當愛珂看到她來近時，她就立刻開始和神后說話，以分散其注意力，天花亂墜地瞎聊一陣，使宙斯能有機會覺悟，那些仙女們亦可趁機離開。

最後裴諾發覺自己受了欺騙，盛怒之下，她就對愛珂說：「你那長舌頭以後將永遠不得再自由自在地翻弄了」

從此之後，多話的愛珂除了能重覆她所聽到的最後一個字以外，就變成啞子了。

當不幸的愛珂遇到納雪色斯在林中漫遊時，立刻一見生情，深深愛上了他，但卻沒法宣訴她的衷情，有一次，納雪色斯叫喚他的一個迷路的朋友：「到這裡來！」愛珂回答：「來！」他繼續叫喚，每次都得到同樣奇怪的回答，最後愛珂從一株樹下出來，想去擁抱納雪色斯，但他逃脫了她的擁抱，正像達芬逃脫了阿坡羅一樣。

這位仙女的自尊心因此受到深深的損傷，從此她就隱身在偏僻的山洞裡不肯見人，但她的愛情却並未減少，她受了憂傷和怨恨的磨折而逐漸消耗，最後，她的身體終於

消滅，只剩了她的慘慘的聲音繼續在林間和田野中徘徊。納雪色斯不僅拒斥了愛珂，也排除了所有向他求愛的人，終於審判女神尼米雪斯 Nemesis 拘了他拒絕的一位仙女的訴願，下令：「讓納雪色斯去愛他自己一個人吧，並且以後永遠離不了煩惱！」

於是事情就變成這樣：有一天當納雪色斯走到一個清澈的靜水池邊去喝水時，他看到了自己的倒影，他立刻瘋狂地愛上了這個對他注視的影子。他想去吻那影子，並且幾次三番的想去擁抱他，但一當他的手插入水中時，那影子就變成模糊而消失了。他忘却了飲食，他受到了無報償的單相思的最殘忍的折磨：他下不起決心離開水邊，祇好祈求速死以求解脫，漸漸地他消瘦衰弱下去，末了他戀戀不捨地望著池中的反映低弱地叫：「再會！」祇有始終愛他也始終在留心他的愛珂輕輕地回答他：「再會！」，這樣漂亮的納雪色斯就死了，據說後來當一群林中仙女 dryads 豫備給他下葬時，却找不到他的屍身，在平靜的水邊，屍身原在的地方，只看到幾朵潔白的小花，在隨風搖曳，這花的名字就叫做「納雪色斯」，或水仙花。

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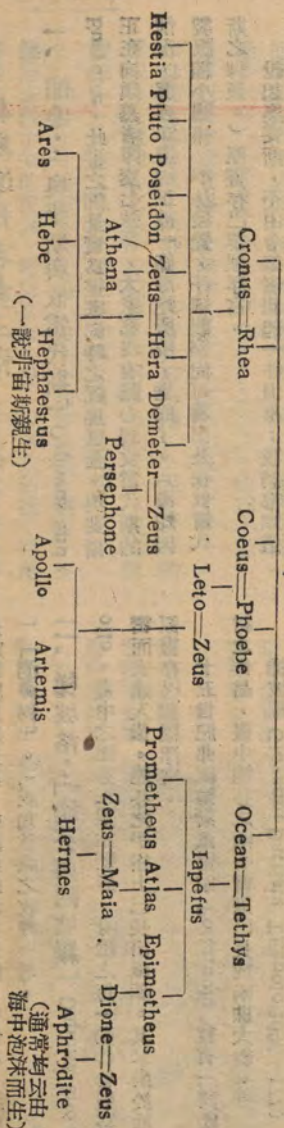
在第四十三期的本專欄中我們曾列過一張「諸神名稱

職務表」，其中「關係」一項因為列舉得太簡略，每易引起混淆，現在為使讀者得一清楚的概念並一勞永逸計，特將奧斯匹斯一族之家世系統製表如左，以供讀者參考印證。其中雙線代表夫妻關係。

因為篇幅和性質的限制，所以本欄不能對述及的人名

主要之神家系表

(天) Uranus=Gaea (地)



本期選刊名畫三幅

一、浦桑：「奧斐斯與攸雷代斯」Orpheus and Eurydice。此畫之佈景實為畫家同時之羅馬風景。奧斐斯正在向傾慕者彈奏七弦琴，大家都沒有關心到攸雷代斯的情況，那裡知道她正被一條毒蛇所咬，垂危了。（毒蛇因製版縮小關係，不易發覺，仔細觀察尚可看出是在攸雷代斯之腳後。）原畫存巴黎羅浮宮。

說起奧斐斯，不由令筆者想起一件恨事：我們都知道音樂作品中採用希臘神話為題材者頗少，其中較為人熟知之一為奧芬巴哈的序曲：「Orpheus in the Underworld」，中譯「天堂與地獄」，這原是一首很好的序曲，不知怎樣一來忽然被人採用做「看看」舞Cac Caa（一種法國式大跳舞）的伴奏曲子，這簡直是不但對於作曲家本身，而且也是對整個藝術的一個重大侮辱，奧芬巴哈地下有知，必將尋到那個始作俑者將其勒斃之而後快！

浦桑 Nicholas Poussin 1594-1665 法國畫家，初從發林 Varin 拉里蒙 Lallemont 諸子學。後遊羅馬，與名彫刻家度夫雷納 Dutresnoy 相交。生平大部份時光在意大利渡過，故為法國畫家中受意大利畫風影響最巨者。擅

長宗多歷史風景畫，構圖則師法拉斐爾。名作有「酒神宴」，「酒神舞」，「亞加狄亞之牧神」等。

二、梯坡洛：「達芬與阿坡羅」Daphne and Apollo。畫中之達芬正開始變形。身體之每一動作皆觀察精密而表達入微。達芬之手指上已長出嫩葉。其父坐於地。原畫存巴黎羅浮宮。

十五世紀弗羅倫斯派畫家 Pollaiuolo 曾有一同樣題材之作品，畫中達芬之兩手臂則已長成兩株大樹。

梯坡羅 Giovanni Battista Tiepolo 1696-1770 意畫家，為威尼斯派之最後一將。當時西班牙諸宮殿之壁畫多出其手，馬德里宮中「西班牙之光榮」壁畫為其最大傑作。

三、羅朗「納雪色斯與愛哥」Narcissus and Echo 由於作者為風景畫巨擘。此畫本身實係一絕佳之風景畫。人物僅作為點綴而已，畫之中部納雪色斯正臨溪顧影自憐，左下角之愛珂則黯然神傷憔悴不堪。原畫存倫敦國家畫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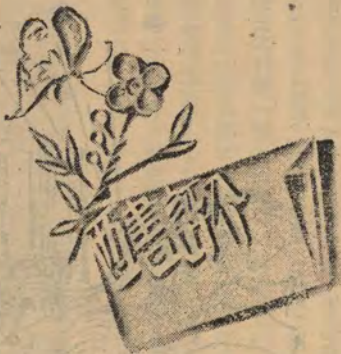
浦桑亦曾畫過同一題材，彼筆下之納雪色斯橫臥水邊，已臨瀕死階段。

羅朗 Claude Gellée Lorrain 1600-1682。法風景畫家，作風屬古典派但已採用日光描寫。本刊風景畫選輯上已介紹過（拾穗卅一期本欄）故不再贅。

一九五三年名著述要

細雨。

拾穗



近幾年來，

真正好的文藝小說，在美國出版

界中，實不多見

。在前年（一九

五一年）那一年

裏面，比較優秀

而又能轟動讀者的小說，祇有詹姆斯·瓊司所著的那部「從今以後」（From Here to Eternity）。這部小說，今年已經拍成電影，香港譯名為：「紅粉忠魂未了情」（請參閱拾穗第四十四期中之西影片羽專欄）。至於去年的那些受人歡迎的文藝小說則有：「蕾琪表姊」，「凱因叛變記」，「海上漁翁」及「伊甸園之東」等四部。

純粹由作者虛構的文藝小說，不太容易討好讀者。根據過去幾十年的記錄，歷史文藝小說，大多是佔據了暢銷書的前幾名。今年一九五三年的情形，更是如此。從今年

二月初，歷史文藝小說「戴齊拉」（Desiree）的英文譯本，在美國出版以後，它便一直維持着暢銷書的第一位，絲毫未衰。該書女作者安妮瑪麗·賽琳珂（Annemarie Selinko）是丹麥人，她的這一部五百九十四頁的小說，最先在奧國，瑞典，丹麥，德國及歐洲其他各國暢銷，然後譯成英文，在美國又連續暢銷十個月。許多書評家，竟推崇該書為一九五三中之「亂世佳人」，其受人歡迎之程度，可見一斑。全書概要如下：

一七九

四年，正當

法國革命家

羅白斯比爾

（Robes-

pierre）在

巴黎被送上



作者 賽琳珂

斷頭台，其時馬賽地方的小女孩戴齊拉，還祇有十四歲，然而她却可以算得是一個真正具有「革命性」的女孩。在她的日記裏面，我們可以看到她解決各種難題之才能。其中有一段是這樣寫着：「一個女人，如果有完美的身材，那她就能如心所欲地從男人那裏，得到一切需要的東西。」因此，她決定：「明天我一定要塞進四塊手帕到我上衣的前面。」



戴齊拉

到了第二天，戴齊拉真的這樣做了。那天，她所遇的男朋友名叫約瑟夫·波拿帕特 (Joseph Buonaparte) 在他倆密談之中，戴齊拉忽然禁不住要醒鼻涕。約瑟夫竟不能相信他自己的眼睛，因為在醒鼻涕的時候，她的胸脯塌下了。約瑟夫改變了主意，轉而移愛於戴齊拉的姊姊，而將戴齊拉介紹給他自己的弟弟，這個弟弟就是大名鼎鼎的拿破崙。等到戴齊拉的身體，完全發育成熟，拿破崙就向她求婚，要娶她為妻。

真正的史實，與上述書中的故事，略有出入。根據歷史上的記載，年輕時的拿破崙確曾一度與戴齊拉訂過婚，但却因故解除婚約，另娶女子麥斯芬為妻。戴齊拉日後與拿破崙屬下一大將，名曰倍拿多德 (Bernadotte)，此人一度出任法蘭西共和國軍政部長，後被選為瑞典和挪威之國王。由於這個關係，戴齊拉最後成為該二國的王后。與文藝小說的情形剛剛相反，傑出的傳記記載作品，能引起閱讀興趣的，實不在少。諸如：「聖路易精靈號」(The Spirit of St. Louis) 「幸運的我」(Call me Lucky) 「黎莉亞」(Lelia) 「希特勒秘辛」(Hitler's Secret Conversation) 等。其中要以「聖路易精靈號」一書，最為精采。該書書名，是林白上校最初編

以橫渡大西洋的一架飛機的名字。這是一架單翼飛機，由賴安航空公司 (Ryan Airlines, Inc.) 總工程師霍爾 (Donald A. Hall) 所設計造成，配以二百二十四馬力的萊特疾風式引擎一座，於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運送到加利福尼亞州的聖地牙哥城林白的住所。在接着的第二年一年中，林白飛行了一百七十四次，共計飛行總時數四百八十九小時二十八分。他所記下來的航程日誌非常詳盡。尤以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日那天的日誌最能代表劃時代的精神：



林白上校

五月二十日上午七時五十二分，由紐約州長島羅斯福機場起飛，五月二十一日下午十時二十二分，抵達法國巴黎拉波蓋機場，共費時三十三小時三十分鐘。自從這一天起，林白遂一躍而為舉世聞名的人物。然而從另一方面說來，他却又是最難為人所了解的人物。那次橫渡大西洋成功抵達巴黎後的三星期間，他以口述而由別人筆錄的方式，著成了第一部書「我們」。這本書僅是關於他冒險飛行成功的一個極簡略的報告。到了一九四八年，他親自著作了一本「萬三千字的書，題為「飛行與生命」(Of Flight and Life)，是以論述科學的物質力量與道德的力量之間的衝突關係。但是這二本，並未答覆這一個問題：「林白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

如今，我們終於有了一本，可藉以了解林白的為人。那就是這本「聖路易精靈號」。該書是由最能了解林白的人寫的——那就是林白本人自己。他一共化了十四年工夫才完成了這部自傳式的著作。

我們大家都認為林白上校是一個意志堅決而具有大無畏精神的鐵漢。誠然這種觀點是不錯的。但有時候，他也会免不了發生常人所共有的疑惑和恐懼。當他初次一人橫渡大西洋，離開了紐約羅斯福機場十四小時以後

，他發覺機翼上結成了許多冰塊，同時圓塊積疊，集結在他的前面。「我究竟是向著歐洲飛行，還是向著非洲飛行？」他不得不十分焦急地思慮着。

這本書是文法上的以「現在時」寫成的。所以更能使讀者宛如身歷其境地親自分享着飛機上的危險，緊張，恐懼，以及最後的成功。從文學的技術上來說，用單獨的第一人稱，及現在直述式的筆法，一直維持到五百餘頁的篇幅，而不使讀者稍感乏味和枯燥，的確不是一樁容易的事情。然而林白上校却寫得那樣流利，那樣引人入勝，真可與其飛行技術媲美。

在橫渡大西洋冗長而枯燥的三十餘小時的不眠不休中，林白上校的腦海中，究竟在思想些什麼呢？有時，氣候優良而平靜，那架英俊而雄偉的飛機，祇需要林白手指的輕輕觸動，就能維持着正常的航線。在這種時候，他往往要用極大的毅力，才能克服那不能自主的沉沉欲睡的傾向。爲了避免入睡，林白回到他在明尼蘇達州小瀑布城的童年時代；他在大學時對功課的缺乏興趣；對飛行的着魔似的愛好。他採用了一種電影界所謂的「再映」(Flashback)的手法，使讀者增強了對以往幾個人物的認識和印象。他栩栩如生地描述着夢他飛行的那個人的性格。他又精采

地描述着他的父親，叔伯以及他祖父的行誼。林白的祖父是一個真正的開荒者，偶而到鋸木廠中去工作，以便賺些「辛苦」錢。有一天，他傾跌到圓鋸片上，重傷了左臂。三天以後，醫生才請來，無法留住左臂，祇好把它鋸去。關於這一段，林白描述如下：

「雖然經過了嚴重的虛脫，發炎，和失血，我的祖父仍繼續活下去。在極大的痛苦中，他躺在床上，要求在埋葬他的左臂以前，得有機會和它訣別。於是，這只左臂，裝在一只粗木板製成的木盒中，帶到了他的前面。他用右手的手指，抓住左臂的手指，慢慢地用斷續了的英語說道：『五十年來，你一直是我的好朋友。但以後你不能再和我在一起了。那末，再會。再會，我的朋友。』」……

在離開羅斯福機場十七小時以後，林白自己寫着：「我的背僵直了；我的肩作痛；我的臉部被日光燒灼；我的双眼刺痛……；在生命中我所迫切需要的，祇是把我自己平直地躺下來……」他用拇指把他的眼皮撐開。等到第二十四小時以後，林白不得不以掌摑自己的臉及臂，以及踐踏他的脚，以維持他的清醒。到了第二十七小時，他欣悅地看到了幾條漁船。他關小了油門，俯衝到五十呎的低空

，高聲呼喊道：「愛爾蘭在那一個方向？」他並未得到任何答覆。但不到一小時，他已飛臨愛爾蘭海岸，然後飛臨英格蘭的康尼許絕壁，接着是英倫海峽，法國海岸。他感到腹中饑餓，咬了一口三明治，這是他三十三小時以來的第一口食物。然後他又從水罐中喝些水，潤潤喉嚨。到了晚上十時，巴黎的燈光映入眼簾。再過了一會，他降落在拉波蓋機場。在這裏，二萬五千個巴黎人，衝破了機場的圍籬，前來歡迎他。

現在要談到戰爭歷史方面的書籍。在這一類的書籍中，最著名的，要算是邱吉爾的二次大戰回憶錄了。自從最近出版了該回憶錄的第六冊「勝利與悲劇」(Triumph and Tragedy)後，作者所計劃要寫的，可說已經全部完成。該回憶錄先後所出版的六冊分別書名及大要如下：

- ①「戰雲四起」(The Gathering Storm)——取材自凡爾塞和約簽訂日起，至一九四〇年五月，德國侵入低地國(荷、比、盧森堡)為止。
- ②「敵寇時期」(Their Finest Hour)——從法國淪陷起，至一九四一年一月意大利在北非失敗為止。
- ③「大同盟時期」(The Grand Alliance)——

從德國侵入巴爾幹，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珍珠港事變止。

④「命運的關鍵」(The Hinge Of Fate)——從新加坡淪陷起，至一九四三年五月奧尼西亞獲勝為止。

⑤「合圍」(Closing the Ring)——從西西里登陸起，至一九四四年六月諾曼第登陸前夕止。

⑥「勝利與悲劇」(Triumph and Tragedy)——從諾曼第登陸起，至一九四五年七月波茨坦會議止。

以前五冊早已出版。現在僅介紹最近出版之第六冊，在這一冊裏面，軍事的最緊張階段已經過去。艾森豪正在開始發動諾曼第登陸之舉。希特勒的失敗，已經注定，雖然還得付出較大的代價和犧牲。然而就在這勝利的曙光顯現的時候，另外一個恐怖的陰影，也隨之而生，那就是俄國在戰後對領土及勢力範圍慾望之增強，最後，終於使俄國與民主國家分裂而成敵對之勢。

該書結束時，邱吉爾以悲觀的氣氛，寫出了他於一九四五年大選時被工黨擊敗時的神情。在選舉揭曉的前夕，邱吉爾上床休息「心裏相信，英國的人民，大約仍舊願意



聖誕禮物

禹央節譯



時間晚了，當我離開劇場，已逾午夜。化粧室的通道中空無人影。所有的人員都已走掉。不是返家團聚。就去參加城中較晚的舞會。在滿沾塵灰的水泥梯級上，不知那位小姐在匆忙中遺留下了一朵鮮花。看門老兒，奈德，還在那兒。他從那張破格作響的木背椅中站起，爲我打開舞台的後門。在佈告牌底下的木架上，他已開始把劇團同仁送他的一大堆禮物包裹，炫耀地陳列着。後天就該是聖誕夜了。

「晚安，威特先生，」他道：「謝謝你的禮品。」

「願你在打開它時，會感到歡喜。」我道，在這一堆禮物中，究竟那一包是我送的，我茫

——一件做賤的小禮物，它帶來了人間溫暖，也帶來了失去已久的幸福與快樂——

蘇珊麥格蘭及約翰威特主演請說英語——

無頭緒。我把購買禮品的事拜託蘇珊代辦了，因此由着她的好惡去買的。

「我太太和我，正計劃着在聖誕節，打算在家中痛快地玩一天，」老奈德興奮地說着。

「很好，」我道：「真不錯。」

當我走上街頭，行人道上已闖無人跡。街的一端看不到一個人影。撕下的紙張已隨風吹入劇院的進口處。門前則已烏黑一片。在門口高頭的玻璃板上，寫着我們的名字：

蘇珊麥格蘭及約翰威特主演請說英語——

這齣枯燥乏味的現代喜劇，我們在今冬已演出了許多許多場了。這是一種古怪的感覺，十足的古怪和無從解釋，當你在燈光全熄的情形下看到你的名字時，竟感到可怕地空虛和惘然。但是我底名字確在上面，我損失了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後，方得這點。

我沿着街道蹣跚，我想，或許還可以招呼到一輛出差汽車。我是愈少思索，對我愈爲有益。蘇珊是屬於這個世界上快樂的一面。她有二個孩子，和一個相當不錯的丈夫

我繼續工作……然而，在剛要天亮的時候，我忽然一驚而醒，下意識地覺得我們要失敗了。因爲危難艱困的時代已經過去，我必被棄矣。」第二天中午，選舉揭曉，邱吉爾果然落選。

「勝利與悲劇」一書，除有單行本外並已決定由生活雜誌國際版於十二月十六日起通欄刊登。讀完該書後讀者至少可以知道下列各問題之解答：

- ①在雅爾達會議中，究竟討論了些什麼？
- ②爲什麼俄國軍隊會先進柏林城？
- ③冷戰怎麼會發生？
- ④當史達林初次聽到原子彈爆炸的消息時，他的反應怎麼樣？

聖誕節快到了，飽勃的爸爸媽媽諄諄地對他說：「孩子，如果你不學乖，聖誕老人便不會給你禮物了。」聖誕節的早晨終於到來了，六歲的飽勃與高宋烈地解開他枕頭邊的禮物包。突然他發現裡面是一輛電氣小火車。他不敢相信地盯著這精美的玩具，擦擦眼睛，然後低聲自語地說：「我可還够不上有這輛乖呀。」

高級新式小包車出租

隨叫隨到

屏東汽車行

經理 陳慎利

電話 本行 1,104

營業處 1,333

迅速安全

他們曾邀我到他們的家中去渡聖誕。但是當我還說，「不，謝謝，今年不來了。」他們也就不會勉強，因為他們知道關於凱絲玲的事。

我招呼到一輛汽車，於是駛向我寄寓的旅館。在起居室的桌上已堆滿了來自各處的禮物，用花花綠綠的紙張包裝着，但是我沒有去拆它們。這些只是禮貌上的往來而已。我站着，孤獨地注視着它們。

x x x x x

我第一次遇到凱絲玲——也是在聖誕節的前數天。八年前了。那一天下午三點鐘左右，我們同時從一個二流的演員介紹所中出來。我們還未曾進去找那位經理人。一位金髮女郎從她的打字機前抬起頭來，厭倦地道：「今天沒有事情，克朗先生說要等明年開春再看了。」這家演員介紹所設在百老匯附近的一家古老的建築物的三樓。我們，這條長黝黑的女孩和我，同時步下扶梯，投向車輛人叢的行列裡，朝着百老匯走去。天空中飄着輕微的雪花。鐘樓塔頂已被覆上一層白色外衣。她穿着一件用皮帶束腰的短大衣，略為顯得寒酸。她的雙手深深地插入口袋裡。她的嘴唇薄而美妙，她的眼神穩定，當她在對你凝視時，透着聰明和勇氣。她來自豪太那，我來自堪薩斯，我們相隔千

離節。所以也是我第一次能買一件名貴的禮物送她。我記得她站在灰濛的晨曦中，在旅館的房間內，將貂皮大衣披在她的睡衣外。她面對着我，淚流滿頰，不能出聲。

從那一年起，禮物永遠是珍品了，真正的貂皮大衣，真的鑽石戒指等。因為當我們返回紐約，上演「希望之杯」。竟出奇地一鳴驚人，它原意起用無名的男女主角，為了使成本輕微。豈知竟意外地成功，而我也就成了名。這齣戲將近演了二年。於是我們，凱絲玲和我，擁有了寬暢的公寓，包下二層的房間，中間並有富麗堂皇的扶梯，在聖誕節的時候，屋內永遠充滿着佳賓，有些客人簡直陌生得沒有見過，但他們都相處得非常愉快歡欣，你可以聽到有些穿戴過份的貴婦在說：「這位就是約翰威特夫人嗎？你對戲院感到興趣嗎？」我從不知道我的妻子竟是這般地雍容華貴，當我看到她莊嚴地含笑應對這些問題。

年復一年，我繼續不斷地演戲，我是愈來愈忙，愈來愈紅，但是她則愈來愈孤獨。我仍可以想像到她底寂寞的面龐中蘊含着的痛苦，但是職業的無情，使我無法改善。我們不能再像貧困時一般地廝守在一起，我知道我們極需要一個空閑的下午，相處在一起，但取而代之的是穿上晚禮服，去應酬其他人所設的宴會，直到夜深始歸。

里之遙，但都是由於年青氣盛，仰慕世界大都市之名，隻身前來百老匯，從事於戲劇。

我們在腦膜毒藥的情形下，開始交談。就後走進一家零食店。我們要了咖啡。當她把手套放在桌上時，我注意到手套的某一個指頭上，已經有過小心的縫補。而我的那双張開了口的鞋子，也被雪花打潮，只得縮在椅子底下不伸出來。但是我們都年輕，志氣很高。這些情境，無論她在那裡，她也一定忘懷不了的。

婚後的第一個聖誕節，我們住在西十五街，在那些古舊的紅磚屋的前樓。我又再度失業，她倒獲得一個臨時性的工作——模特兒。她是多麼美麗，多麼美麗——我想現在還是如此。在聖誕節的早晨，她很早就叫醒我，電爐上煮着咖啡。我們相互交換着小小的禮物，東西雖然微小，却是我們的力量所能購得的。但是世界上最名貴的禮物是看不見的。她試着說：「快樂聖誕，親愛的——」我記得她停住不說下去了。默默無言地。她的零亂烏黑的秀髮，和她含情脈脈的眼睛——像花朵一般嬌艷。

我們另一個聖誕節，是在細雨濛濛的途中，在奧利岡的某一個小鎮的旅館內渡過。我們那時加入了旅行表演劇團，雖然不太好，但這是我自己拿到薪金所過的第一個聖

她從未訴說，即使是沉默的抗議。但我能記得她的蒼白失望的臉，每當我晚上出門演戲時，她在門口相送的情形。有一個時期，她在另一家劇院中覓得了一份小工作——她從未參加過我演出的戲，我當然不能怪她。然而因此我終於失去了她。

在這些年中，我沒有使她成功，但有一點我現在仍覺幸運的，她交到了一位女友。我記得凱絲玲和瑪琪凱萊是在某一個短劇中認識的。她們同時在這劇本中演出，使用同一個化粧室。瑪琪時常到我們的公寓來，同她一起午餐，購物，我很高興，因為她使凱絲玲有了伴侶，有了歡談的對象，同時我很喜歡瑪琪，這二三年中她已成了我們家的一份子。她有一頭令人吃驚的金髮，甜美惑人，是因為她有驚人的風韻。

有一次聖誕節的下午，她來了，凱絲玲顯示她我所贈予的禮品，她打開手掌，露出一柄鑰匙，在六層樓的底層，街道旁停着一輛簇新的旅行車，車身在反射的陽光中閃耀着，瑪琪照例會驚呼起來，可是被凱絲玲的一個舉動所阻住了。凱絲玲平靜地把鑰匙放在桌面上，於是走出室外，我聽到她的房門輕輕地閉攔。瑪琪驚疑地向桌上的鑰匙深長地注視着。

「怎麼回事？」我道。

「我想這是老文章，」她慢慢地回答着：「我不願和你討論。」接着我把這件事忘了。

正月裡，凱絲玲出走了。當時她對我道：「我永遠願意回到我所熟知的男人身邊。當我嫁給他時，我就這樣地希望着，爲了他，我甘願含辛茹苦，因爲他有一顆純潔的心，但是他已遠去，遠去了。他早已逐漸逐漸地遠離。所以現在該是我出走的時候了。」

我想我當時怒火盛熾，我不能忍受這樣的侮辱。但她却沒有一絲怒意，她只是低聲像耳語一般：

「當然，」她道：「你已爲我做了世界上每一件事，祇是從前我所愛的人已不復存在。你的禮物顯得多麼愚笨而不加思索。我情願接受一包你用最後一個角子買來的玉米花。你還記得我們在雨濛濛的街上，躑躅着一起吃着三包玉米花的情境嗎？現在你已是一個光榮的成功者，可是在我的記憶中，只存有一個身無分文但是溫順可愛的人。」

她起初和瑪琪同住了一陣，我以爲她會回來，後來她加入了旅行劇團到了澳洲，並且更改了姓名，於是我無法再打聽她的下落。

x

x

x

x

經在上週就定完了，但是你可以和你的男朋友在舞台的二翼觀看，算作是我的客人好了。」

「好的，」她道：「我喜歡看你演戲，約翰，」她走進屏風後換了一套長服出來。「我知道你來我這裡的目的，」她輕聲活潑地道：「我不會告訴你，她在那裡，我不會替你做任何事情，因爲她不准我講，但是我們可以像紳士和淑女般的先來一杯咖啡。」

她把杯盤端來，咖啡濃而且黑，她並不品鑒，只是大口地吞飲。我的目光在她的室內掃射，在壁上掛着的許多明星藝人照片中，我發現了凱絲玲的，我凝望良久。

「我想你已好久沒有看到她的照片了，你大概將她的照片都收藏起來了吧？」她道：「所以你事業是成功了。這是了不起的。但是你却失去一件小小的東西。你獲得了我們必須將自己靈魂出賣後才可以得到的東西，你已將自己出賣了。在你記憶中已被抹掉的這件小小東西，正是其餘人認爲可使生活有趣的要素。」

我不說什麼，這次是不願和她討論了，在一位良善的女子，我的妻子的好友前，聽她這樣的一番夢語，我唯有些首無言。

然而我們總還是友好的，當我檢起呢帽，準備告別時

我對着桌上這些禮物發呆，創痛在咀嚼着我的心。

我記起瑪琪，每年將近聖誕節，她總是回家的，次日下午我搭上地道車去布魯克林。我懶得修臉——我可以在去劇院之前上理髮店整容——爲了要增加此行的效果，我沒有穿著得講究，我只是戴上一頂舊呢帽，披着一件舊雨衣，瑪琪的寓所在簡陋的小公寓的三樓。我輕輕地扣着她的門，我聽到她穩定的脚步声，於是房門打開，她穿着一件灰色的法蘭絨衫，上面有二個被煙蒂燒焦的小窟窿。她的金髮編打結在頭頂，她和以前一般地高大健美。

「嗨！」她道，於是她伸出手來，「嗨，約翰，進來坐。」

她只有一間房，我們拙劣地站在中央，彼此裝着自然的微笑。

「要一杯茶，還是來一杯燒酒？」

「咖啡。」我道：「我今晚還要登台。」

「我知道，我還沒有去看過你的戲哩，但是我聽人家說你們是比從前更好了，你和蘇珊，」她說：「有人告訴我說，你較從前工作得更努力，真是不錯呀。」她點起酒精燈煮咖啡。

「那末你今晚來看戲吧，瑪琪，」我道：「座位是已

，她挽着我的手臂，與我一齊步出室外。

「好吧，那末晚上在後台見面。」在我步下扶梯時她道：「不要忘了關照守門的讓我進去。」

「忘不了的，」我道。

在這古老公寓的下一層——二樓——另一家人的房門打開着，一個約模十歲左右的女孩，正在忙碌地打掃。那柄掃帚和她的人同樣地高，當我走過她時，她抬起頭來，朝着我微笑，她那灰白無神的臉，被笑容重新帶來了智慧 and 生氣。

「哈囉，」她道。

我站住，也微笑着「哈囉，」我道。

她東瞻成人的單單。在她的背後那間陰暗，散亂的屋子裡，裝綴着一顆聖誕樹，上面懸掛着稀少的幾許金泊，在樹枝的底下，斜倚着幾包裝璜簡陋的禮品。

「你們將要渡一個愉快的聖誕節了，」我道。

「噢，是的！」她道，回轉頭去看看那枝聖誕樹。這在她看來是多麼的美麗，而且充滿着各種奇幻的希望。

我的眼在呢帽的邊緣下注意着她，隔了一回，她愉快地嘆出一口氣，應一下聖誕樹。於是回首對着我。由於我的未加修飾，又沒有修臉，我頗像一個她所看慣的貧窮漢

，也許還要壞點。

「我的名字是葛麗卿，」她老練地道。「我從學校裡返家的時候比爸媽工作後回來要早，所以由我來打掃房間，你叫什麼名字？」

「約翰，」我道。

她把掃帚靠在一邊，走出門口和我握手。

「你也在計劃渡一個有趣的聖誕節嗎？」她帶着十分友誼的態度問道。

「嘿，我想我對這個並沒有考慮得太多，」我道。

「你意思說你沒有一個孩子嗎？」她問道。

我搖頭。

「沒有其他親戚？」她問道。

我沒有說什麼，只是微微地笑着，女孩子安詳地凝視着我的臉。

「等一下，」她道。

她走進房間俯首在那聖誕樹的底下，仔細地點着禮物，於是檢起一包，走出門外，她靜靜地遞給我。

「噢，不！」我道：「我——」

溫文地，她把禮物塞進我的手裡。一包小小的禮物，用廉價的包裝紙裹着。

我滿以為這位小姐將穿戴得珠光寶氣了。但是她倒沒有，她只是穿着平常的便服。蘇珊親熱地歡迎着她，我們一齊走向舞台。我迅速地替她介紹了幾位同事。當我從第一幕下來休息時，她已和二三位搞得熟了，我走過她身邊時，拍拍她的肩膀，她對我頌然而笑。

在第二幕上演的時候，蘇珊和我十二分的賣力，因為這是全劇最精彩之處，於是博得台下觀眾的熱烈笑聲和掌聲，因為我早說過，這原是齣枯燥乏味的紐約式喜劇。可是在舞台左翼的瑪琪，一邊留意着蘇珊的演技一邊却掉着眼淚，這是她永遠不會，也從未想到過，能像蘇珊這樣地演技精湛的。

第三幕終結，蘇珊和我數度牽手謝幕。幕落後，蘇珊挽着瑪琪回到她的化粧室，我聽到她們在說笑，這倒很好，因為我目前需要的是孤獨，不久蘇珊的丈夫會來接她們去中央公園晚宴，而我可以清靜些，我不願和任何人談話。在我的化粧室桌上，又有幾包名貴的禮物從各處寄來，我把它們堆在房間的角落裡。我疲乏地換下戲裝，僅穿前內衣褲，忽然我看到門後掛着的雨衣。我走向前去在口袋中掏出那包小小的禮品，我持在手中片刻，注視着這用廉價紙張包裝，仔細地用繩子束着的小包，於是我隨手放

「一點點小東西，」她道：「這只是我為爸爸做的一點家常東西，我們已經有許多禮物了，它可以使你在聖誕節早晨，有一件小東西可以拆開。」

在那孩子的眼光中，她覺得我是怪可憐的——這片刻中，我受到了生平最大的感動，當然。我可以送給她及她的父母最豪華的禮物，使他們渡一個夢想不到的聖誕節。當然，我有力量買十輛汽車停在她的門口，但假若我這樣做的話，我勢必把她的幻想破壞，因為在她，以為她的禮物是送給一個貧苦孤獨的人的。

所以，我受下了她這包微賤的禮物，我脫下帽子道：

「謝謝你，葛麗卿。」

「祝你聖誕快樂，」她道：「請你不要再說客氣話了。」

當我抬頭觀望時，瑪琪凱來還倚着樓梯上。她看到了一切，我向她們揮揮手，趕緊地離開。我無法再站在那邊。那天晚上，瑪琪在開演前十分鐘來了，蘇珊和我已準備上場，我在她的化粧室內抽着煙，當我聽到通道中高跟鞋的叩擊聲時，我站起身來開門。

「嗨，瑪琪，」我道：「我在這裡，進來會會蘇珊。」

在那三面用燈泡綴着的鏡樓前。

我筋疲力盡地用双手支持着下顎倚在鏡樓前。那包微小的禮物，就是那位女孩覺得我孤寂，一無所有，才送給我的，擺在我的眼前，我感到燈光的熱度，聽到其他化粧室內演員相繼地離開。談笑聲漸漸地在通道消失，沒有多久，整個院子全靜下來了。

我不知道自己像這樣子地究竟就了多久。突然有一只手溫柔地按在我的肩上，我抬起頭。這是瑪琪。我不知道她什麼時候走進室內，也不知她站著看了我多少時候。

「噢，哈囉，孩子，」我道：「我以為你已走了。」

「沒有，」她道。

「好吧，」我道：「等我幾分鐘，我們一同去晚餐。」

為了恢復昔日友誼，我將請你去吃龍蝦。」

「不要，」她道，將手帕輕輕地向我臉上一拂。

「那末，我請你去喝香檳酒吧，聖誕節快到了。」

「不要，」她道：「我今晚上須要寫一封信。現在，約翰，我知道該怎麼寫這封信了。我和凱絲玲會聽我的話的。」

「噢，孩子，」我道：「我——」

「算了，」她道：「再見。約翰。」她輕輕地，溫柔地撫摸一下這包微賤的禮物。於是返身出去，把門合上。

——譯自一九五一年星期六晚郵——

作曲家軼話之一

音樂家的坎城

一般地說起來，做個音樂作曲家並不是件愉快的事。最使人感覺得遺憾而迷惑不解的，莫過於大多數作曲家生前坎城失意，他嘆憂思挫折；歿世以後，世人纔遲遲發現他們底偉大和不朽，追慕為真正的天才，備加讚譽，景仰無己。

柴柯斯基曾經說過，他底一生永遠是「追悔過去，寄望將來，和對現實的不能滿意。」

有人請李斯特寫作自傳，他答覆說：「活過來已經够受啦，還有什麼可寫的呢！」

華格納爾在給李斯特的信裡面也有：「啊，明天，我也許不會醒來，再繼續這可厭的生活了！」

！

一片童心

當然，作曲家的生命裡也有許多快樂的日子，像孩子們一樣地沉溺於嬉耍之中，誠如叔本華所說的，「失去了童心的人，儘管能幹有用，並且受到世人的尊敬，亦不屬於天才。」

在音樂家們的聚會裡，他們無拘無束自由自在嬉戲玩笑，實在令人心喜羨慕，這種場合之中，「爵士」音樂最占上風，沒有人計較它高級或是低級。

歌德和威瑪公爵曾在市場裡抽鞭作響，和淘氣的孩子們一般，向人們玩着惡作劇，華格納爾最喜歡創立豎蜻蜓和攀高，關於他攀登樹頂和爬上獅子塑像的故事，都有記載可資查考，有一段

作「禽獸狂歡節」的時候，必定是心滿意得之至，其中描寫動物鳴聲的幾段，頗具有爵士樂風，紐約貝多汶協會裡的一批高級音樂聆賞者，對這個作品極表欣賞。

貝多汶本人一定也很讚賞「禽獸狂歡節」，因為他最喜歡熱鬧和歡笑，「他底哭聲異常響亮震耳」奇怪得很「他每次聽到不滿意的音樂以後，總要爆發出一連串由衷的大笑。」

在使用雙關語這一方面，也許只有莎士比亞可以媲美貝多汶，貝氏常常在餐館裡搗亂，住處洗滌池裡的水常常溢流，使樓下房內泛濫成災，而遭房東責問勒令遷居；他思想作曲時，喜歡把手浸在水中，他底許多作品係在街上和野外構思而成，當時那副心不在焉的奇特神態，往往被人認成瘋子，有一次且被視為乞丐而捉進監牢。

淘氣和惡作劇

舒伯特喜歡為朋友們作即興圓舞曲，友人們聞樂起舞，樂不可支，他是一群流浪者的領袖，「舒伯特」聚會在一起的時候，總不免有惡作劇發生。

罕賴自己說：「任何人可以從我臉上看出來，我是個樂天和善的人物！」他底音樂作品一如其人，即使他底妻子也不能破壞他那份好性情；地時常責罵他，一點也不瞭解他底偉大，而且亂拿他的樂稿用來捲頭髮，罕氏自幼淘氣任性，曾經因為割斷女同學的髮辮而被革除離校。

翰德爾作曲的速度驚人，自己認為極得意，往往第一頁左角的墨漬未乾，他已經寫完了第二頁，當時用砂代替吸墨紙，很容易做證明，他在餐館裡晚餐，總是點三個人的菜，侍者還以為另有兩個客人同來，不久發現真象，常常暗笑自己的錯誤和武斷。

恨知音難遇

音樂史上有件異常奇特的事，兩位十八世紀的音樂巨人——韓德爾和龍赫，同於一六八

時期，華氏最感沮喪，自殺的意念時常縈繞腦際，但是他的幽默感並不稍減，他準備登山躲避債主的前晚，還在寫作喜歌劇，並到村裡理髮，修面過後，他對理髮師說：「我不理啦，你的價錢簡直是敲竹槓，無論你說什麼我也得走。」理髮師連忙要求他留下理完，情願減價優待！

聖贊 (Camillo Saint

Saens) 有一次穿著層「浮士德」歌劇中瑪各里特底盛裝，出現在魏雅德夫人的客廳裡，當他寫



Henry T. Finck 譯
泉

五年誕生，時間僅差數星期，出生地點相距亦不過數哩，但兩人終生未曾晤面，兩人均以宗教音樂知名於今日，被視為端重嚴正的音樂家，其實，韓德爾在氣質上絲毫沒有宗教性，龍赫也嗜愛人生輕鬆愉快的一面。

已經故世的修密斯登，對龍赫底音樂及生活研究有素，曾為紐約音樂之友社，講述「咖啡長歌」(Coffee Cantata) 的故事，據說：從前的時候，咖啡被稱做「私造的烈酒」，十八世紀時許多地方將咖啡商人視為私酒販子，禁止販運飲用，另一方面，却有文人寫詩讚頌咖啡，與龍赫交情最密的俾堪德即為其中之一；龍赫根據俾氏底作品，寫成著名的「咖啡長歌」，流傳迄今，實際上該作品本身乃一獨幕喜歌劇。

傳說奧芬巴克有一次為歌劇作家林南德彈奏整晚的龍赫音樂，後者極為愛好，喊道：「好極了，你先別公開演奏，其中許多地方都可採用在我們的歌劇作品裡。」許多比較奧芬巴克和他底朋友更有名氣的音樂家，也曾自龍赫音樂裡找到不少可供「利用」的材料。

假 日

Francis Brett young 著

礎 譯

假如有一件事是馬克姆醫生所最討厭而憎惡的話，那就莫過於一個有名無實的假日了！換句話說，以他在醫藥界的那一點名望，他那數星期寶貴的假日，總是不斷地受到攪擾。

當一個有名的律師或者一位經紀人到別處渡假日的時候，在火車上坐在他旁邊的人，在他的行李上看到了他的名字，於是漸漸地接近他，漸漸地有禮貌地和他攀談起來，於是，一下子把話題轉到某個假想的法律上的案情的問題，或是國際市場股票行情等的問題，那麼那位律師或者經紀人是有權換個座位或者換話題來談些高而夫球，雞尾酒，或者釣魚等玩意兒的。

不管是訴訟或是投機，都與生死無關；那麼律師或是經紀人都不負人道的責任，但是一位醫生就不同了，因此，他的這一行職業，雖然被視為高尚，却也蒙受着很大的不利，這就是為什麼亨利·馬克姆選擇了這個多森林的偏僻

僻的鄉村——法林德——來渡過他夏日的假期，這就是為什麼當他早飯後剛剛穿上涉水的鞋子，房東告訴他有一位女士來看他的時候，他感到非常煩惱。

「布林泰」的毛根小姐，他說，「她說她認得你，先生。」

「毛根小姐？我不記得這個名字。她要說什麼？」

「她要見你，先生。她沒有說為什麼。」

「唔，引她進來吧，強斯。」亨利·馬克姆無可奈何地說。「真是不得安寧！」

他脫下靴子，重新穿上鞋子。毛根小姐……一位醫生是很難記得每個請診過他的病人的名字。這地方的偏僻也有它的缺點！像這樣小的地方，每個陌生人都變得引人注目起來，事實是他跑到了這樣一個窮鄉僻壤，而不到幾天，就會有人來贊揚你的名望了！但是這樣想也不過是爲了失去一個早晨運動的聊勝於無的安慰罷了。

「毛根小姐，」房東報道。

毛根小姐走了進來。她帶着一個神經質的微笑，她是一個古怪的小女人，大概五十歲左右，穿着拘謹而古板的衣服，還是二十年前的式樣，在她的面貌上，她的微笑上，使得馬克姆感到一種模糊的熟悉，而那種記憶是過於遙遠

，使他不能確定。當她講話的時候，她的言詞十分明顯的是一位上等社會的女士。

「我怕你是不記得我了吧，醫生。」她說。「這也難怪。三十年了……當我最後看到你的時候，你還是個孩子哩，但是我的姊姊愛格莎和我是以極大的興趣和誇耀注視着你的輝煌的事業的，昨天晚上，我聽說你在這個村子裡。」——淚水浸濕了她的眼眶——「真像是天意一樣。啊，我怕你是已經忘記了。」

毛根小姐？愛格莎·毛根小姐？最後他記起了！兩位老處女，毛根姊妹倆！當然，他完全記得的！她們住在街角一幢小房子裡，整潔得像鳥巢一般，馬克姆是在那裡渡過他的童年的。她們的父親是一位退休的上校，一位在克里米亞經戎馬生涯的軍人，那時每天下午他蹣跚着走過學校的窗口，作他的健身散步運動——一位古板，灰色鬍鬚的老人。嘴裡嚼着一支印度雪茄烟。

他記得的，尤其是，毛根小姐們的起坐室裡的氣息，那并非有條的小屋子像個船艙。那氣息是傢俱漆，薰香，雪茄烟氣的混合氣息，包圍着許多搜集的外國傢俱：一隻小琴，鳥木雕刻，貝拿勒斯地方的銅刻肖像。他還記得那有王冠記號的金黃色茶具，愛格莎小姐的豐盛的水菓盆

子，上校從牙買加帶來的番石榴乾果實的氣味，還有，那最起人敬畏之感的，她們的父親的克里米亞寶劍，爲了表示榮譽起見，懸掛在壁爐帷幔之上。三十年……

「怎麼，當然我記得的，」他說。「你一定是在蘇珊小姐。」

她臉紅了，幾乎是美麗的。「你多聰明啊，還記得我的名字！」

「但是到你這個法林德來做什麼的？」他問道。「你一定得統統告訴我。愛格莎小姐好嗎？」

「她不再是愛格莎小姐了；她結了婚——她的名字是彼得太太。她現在不大好。這就是我為什麼冒昧……」

「怎麼談得上冒昧！」他說。「坐下來休息吧。自從我在哈萊街住定下來之後，我很少會到老朋友們。假如你不來看我，我真是永遠不能原諒你了。我要知道自從我們最後一次會面之後的一切事情。」

她怯怯地坐了下來。「說來話長。」她說。「假如不是你的親愛的母親在往日對我們那樣好，我幾乎猶疑該……」

他微笑着搖搖頭；這可憐的憔悴的小東西的情景也真可悲。「我看得出你是有什麼困難，」他說。「統統告訴

我。先說，你倒底怎麼會到跑這裡來的？」

她微笑着，帶着一種黯澹的，令人可憫的感謝。「也許，」她說。「我最好從開始說起罷。」她伸直一下她的身子，把兩隻瘦削的手放到膝上。但是從她那兩手神經質地搓動看來，馬克姆可以看到她的內心是激動。

「差不多十五年前，」她開始道。「你已經到倫敦去了很久了，親愛的父親去世了。他是個不起的人，一位真正的軍人和紳士，而且是一個最好的父親，我們一遲是在我們的收入之內，模實地過活，像每個人所應該的一樣；但是父親死了，你看，他的退休金也隨着終止，愛格莎和我就進入一個非常窘困的境地了。假如我們不是習慣過儉樸的生活，我實在不知道我們怎樣能繼續生活。但是愛格莎，當然，是一個極其能幹的管家人，極能克儉，所以我們能繼續過着表面上還是和父親的身份相稱的生活。雖然，這真是不容易啊！」她慢慢地搖搖頭。

馬克姆可以看到那是怎樣的情景；小屋子，不再有點樂；多季捨不得燃料；食物勉強免於饑餓，權宜一時的衣裳。先是維持一個衰微的門第的表面就得付多大代價啊！「不過，」她愉快地繼續道。「我們總算勉強挨着過，當然，一次又一次我們不得不賣些傢俱，那些父親從印

以此為榮，所以，他死之後，就把財產給愛格莎了，她是他的親屬中最年長的。所以這也是十分自然的。不過想到要去那偏僻的地方是令人可怕的。

「當然，這事對我們是一大驚異，假如是我——我的意思是，假如這財產是留給我的話——我怕我是想賣掉它，找一個很好鄰居，父親的聲望為人所知的地方住下來，但是愛格莎是極端有決心而且有高度的責任感。她說我們得去到那在親愛的父親的聲望及不到的地方住下來，並且維持我們家氏的傳統，不管那裡是多麼荒僻。」

「產業靠近此地嗎？」

「離法林德只有三哩路。十分孤單地坐落在那個小鄉村中，離火車站有十哩路。請不要弄錯我的意思——那產業也並不是非常有價值的。豪威爾堂叔已經賣去這產業的大部份。除去房屋之外，僅有兩處田園，那時是租給佃戶牧羊的。我的姊姊真是可怕地大膽，她竟要把田地收回自己來經營。但是實際上，你知道，我們從來就是生活在城市裡，那裡有那種經驗，還有，在繳納了遺產稅和搬家的花費之後，我們也沒有多少資本來從事這種冒險了。我們的律師，我以為他是個非常聰敏的人，也曾勸過愛格莎，但是誰也勸不了她，說是住在『布林泰』不是我們的責任」

度帶回來的最可愛東西是幾乎全部賣光了。同牠們分離真是難免而傷心的事啊；但是我們又有什麼辦法呢？如果她准許我的話，我是要試着去幫人家或做女教師去了。但是愛格莎絕不允准。『我們可以窮，蘇珊。』她說，『但是我們是自重的。我們家裡從來沒有人做過那種事。我想父親在九泉之下也不能安心。』她說。『假如我們竟然忘記我們是大家閥。』所以就還是這樣，當然愛格莎是比我堅強得多。不過，我已經說過，苦難是苦，我們總算勉強挨着過，直到愛格莎得到一筆財產。」

「財產？」馬克姆重複道。「得到的，那太好了！」他感到相當安慰，因為這困苦的心史不會再延長了。

「是的，在某些方面說，這是極其幸運的。」蘇珊小姐正色地繼續說道。「而且完全出乎意料，你看。」她解釋道。「我們的家氏是非常古老的。數百年來，毛根家一直是法林德的大地主。當你在星期日到教堂去的時候，你就會看到所有我們祖先的紀念碑。」

「我會去嗎？」馬克姆冷酷地想道。「我是知道了也不會去的！我是在渡假日啊！」

「我們的老家『布林泰』，」蘇珊小姐繼續道。「有一位豪威爾，毛根，算起來是親愛的父親的堂弟，他非常

「所以你們就到那裡去了，完全孤單地？」馬克姆問道。那傳奇性的財產的光彩，已經開始褪色了。

「唔，不，不完全是孤單地，」蘇珊小姐神經質地說道。她向她身後關心地瞥視一眼，好像她懷疑有人偷聽似的，然後她繼續說道，聲音低得幾乎同耳語一般。

「不完全是孤單地。」她重複道，「你看，就像這樣，我們的律師，是極其聰敏，仁慈，而且替我們着想的——我不能責備他——他竭力勸告我們不能孤單地前往。起初愛格莎笑他——她是一個標準的軍人的女兒，和我非常不同，我怕——但是最後，她終於被迫承認他是對的。『你不能在那荒僻的地方住下來的，』他告訴她。『除非你家裡有個能幹的男人，』光是提起男人這一點，就足令愛格莎反對了，除去差不多四十年前，一個相當不幸的戀愛事件之外，愛格莎從不和男人打交道。她輕視他們，而且無論何時，要是我和紳士們做朋友的話，她幾乎是輕蔑的。她說親愛的父親的聲望，對我們已經足够了。」

「這些老處女是多麼嫉妒啊！」馬克姆想。

蘇珊小姐繼續道「起初她絕對拒絕這個意見，她輕視我缺乏自立的精神，但是實際上，一想到要住到那樣荒僻的地方去，真使我怕得不得了，所以我怕這是我的過錯，

我對她使了一個詭計。我說假如我們用一個廚子，一定是更能保持家庭的食樂，當然不是一個真正的廚子，而是一個做一切事情的男人，當我們的新鄰居來拜訪的時候，他可以開門傳信等。」

「我想你這樣做是非常聰敏而且合理的。」馬克姆同意道。

「是的，原則上我確認我是對的。當然，我從不曾夢想到……」她憂鬱地搖搖頭，「我認為我們的律師會找一個適當的人的。」她繼續道，「但是愛格莎絕不依靠任何人，她說她自己會作判斷的。所以地就在報上登了一則廣告，親自會晤每個應徵的人。彼得先生是這些人中最後的一個。當他一進來的時候，我就看出愛格莎已經下了決心了。她立刻就用了他。」

「而實際上，我得承認，」蘇珊小姐承認道。「我完全同意她的選擇。第一是，他是一個極端漂亮的人——像他這種人，無論在那家做事，都是會增加那家的尊榮的。而且你一看就會知道他是那種知道自己地位的人。我們喜歡他在無論什麼時候都叫我們「馬當」，而且兩腿並立在一起。儘管他的態度這樣完善，却並不顯得卑賤。那時愛格莎說，看起來他的血脈中是有着高貴的血統。在任何一方

面都和奴僕的型態不同！

「實在，他雖然一度做過廚子，那是因為他在軍隊中服役不久，所以沒有得到陞遷。戰時他在料理一門腳踏車店。當他告訴我們他曾經在父親的老園中服役過的時候，他像是天命一樣。他來應徵這位置的那天穿著運動襪，確實，正如愛格莎所說，他的體格是健美的。我們覺得在鄉間有了像他這樣的人是方便得多了。他還會得搭雞棚等類的事。當他提議把他養的雞群遷到「布林泰」來的時候，確是十分地使我們感動。愛格莎說，再沒有比有一種業餘嗜好再好的事了。每天早飯可以吃到新鮮雞蛋是多麼有趣的事啊！」

蘇珊小姐嘆了一口氣。眼淚再一次掛到她的眼邊。她用手帕擦擦眼睛。

「所以我推測，」馬克姆說，「這個彼得不是個很確實的人，是嗎？」

蘇珊小姐搖搖頭。「我得嘗試，」她說，「不要對他有不公平的批評。在某一方面，你看，他之來到我們這裡我是得負責的，雖然實際上是愛格莎選中他的。起初，我得說，他是好極了的。第一，他非常強壯。像搬動傢俱等的事就和玩兒一樣。其次是，住在鄉間，他比我們覺得很

多山園方面的事，我不能否認，聽到他在那裡吹口哨或是唱歌，是一件令人安慰的事，即令他的歌詞是極端粗鄙。他知道如何處理家事，如他所說，指揮其他的僕人。實在，我真不知道要是沒有他的話，我們如何辦法。我曾報告訴過你他是有許多優越之處，使他同他那一階層的人不同。你不會會想到他實在是一個總管而不是一個廚子。他打發佃戶，收集租金，以他那一手刻板的美麗的字體極其精確地記上帳簿。」

「啊，現在我開始看出了，」馬克姆同情地說道。

「哦，不，你沒有。」蘇珊小姐急忙地插入道。「關於錢的方面，彼得先生是極其榮譽的。那是因為——他的可以信託——我的意思是，我們變得非常信賴他，許多我們本來是要反對的事，都因為他的緣故而同意了。」

「你是說他變得同你們太親近了嗎？」

「唔，我想那時……」她猶疑着。「我最初注意到的，是他好像很討厭我。我常聽到他在我背後對我說一些可怕的事。別的僕人一定是聽到了的。」

「當然你告訴你姊姊了？」

「當然。在那時以前，我們一直是異常信託的。這對我真是一大震驚——」她的嘴唇顫抖着——「愛格莎竟向着他

一邊。這樣的不像她……這樣的屈辱啊！」

「是了！」馬克姆想道：「虐待狂症。可憐的老東西！」

「但是和愛格莎爭辯是沒有用處的。」蘇珊小姐繼續可憐的說道。「她是那樣一個堅強的人。我感到——哦，那樣可怕地孤獨：彼得先生和愛格莎一邊，而我在另一邊！你知道，那時我如果有一便士是我自己的話，我確實相信我是一定離開「布林泰」的了。但我却甚至連希望都沒有。當然，以後，」她神秘地繼續說道。「我了解了那是什麼意思……」

「那是……？」

「讓我用我自己的方式來告訴你。去年秋天，我們兩人都患了流行性感冒。我患得很輕——我比她看起來強壯得多，但是愛格莎却患了支氣管炎。這裡老是下雨，你知道。所以屋子很潮濕，而我們也沒有多錢去修理地。唔，有一天夜裡，我醒來之後，我想我是聽到愛格莎在談話。我懷疑是不是她昏迷了在囁語，所以我就點了一支蠟燭，穿上拖鞋，走向樓梯口；我看到——哦，我真不想告訴你……」她把手放到她的眼睛上——「我看到彼得先生從愛格莎的房裡走出來。」

「你可以想像得出，那天夜裡，我是連眼也沒有閉。第二天早晨，使我非常驚奇，愛格莎起身來吃早飯了。我感到那樣可羞，我簡直不能看她。整個用飯的時間，她一句話沒有說。然後，在吃完了的時候，她站起身來，擰起她的食巾，異常鎮定地說道：『蘇珊，我對你說一個消息：我要和彼得先生結婚了。』」

「那麼她畢竟沒有瘋狂。」亨利·馬克姆安慰地想道。「唔，你怎樣說的呢？」他鼓勵地問道。

「怎麼，當然，我不贊成；我說這是完全不可能的。我問她要是我們的親愛的，不願隨俗的父親看到這種結合會怎樣想；而這樣却使得可憐的愛格莎大為憤怒。她說她不是站在這裡來聽她的未婚夫受侮辱的。她不顧一切地說，隨我高興怎樣講彼得先生。但是總歸他是一個男人，將來，彼得先生自己走進來，我不得不停止。」

「她堅持她的計劃嗎？」

「三個星期之後，他們就結婚了。從那時起，馬克姆醫生，我的生活真是一個長期的苦刑啊。我甚至不能形容它。你看，可憐的愛格莎完全沒有主張了；而彼得呢，原先就够壞了，而現在簡直變得叫人不能忍受。所有他那些美麗的態度，都是隨風而散了。他繼續料理家事，像清洗

碟子等的事情；但是當他同我們一同在桌子前坐下時，他是十分令人可厭。他吃起來像一隻狼，當他不消化的時候，他一點也不隱藏。他常常向我發狠，好像以此自豪。而愛格莎——可憐的親愛的愛格莎——好像完全看不到他那可厭的粗鄙。他命令她好像命令一個奴隸似的，而她只是微笑好像那是一種特權。怎麼回事，你能相信嗎？當他把一個大的銅痰盂帶到客室裡來的時候，愛格莎甚至一點異議也沒有提出！我簡直受不了啊！他的粗鄙，愛格莎好像很喜歡那樣！我不能忍受和他們坐在一起。我常常是上樓到我的寢室裡去挨凍去：你知道，彼得先生不准我們在樓上生火。『煤是要錢買的，』他說，『假如你們以為我會替你們砍柴，他媽的你們可錯了！』你得原諒這個字，馬克姆醫生。但是他就是那樣說的，那平常的說話就是這些字眼！」

「唔，像他們那種人，你知道。」亨利·馬克姆開始道。

「哦，當然；我知道得太清楚了；但是那是令人難信的。但是我講到那裡了？哦，對了。火……那是他的計劃的一部份。除去食物，他就特別重視這個。他什麼也不想，只是想錢。他是極端鄙吝。你想像不出他是如何鄙吝。就在他結婚過後的那個星期，他辭退了我們的使女。他說

家裡坐着兩個筋強力壯的女人（他絕不稱我們女士）只吃不做事是荒謬無比的。所以愛格莎不得不任烹調，而我就做家中雜事了，假如有任何事情不合他的意，你就得聽他的那種言語了。你只要看看我的一雙手，馬克姆醫生，就看出我們過的什麼日子了！」

她伸出她那又可憐的，勞作憔悴了的，纖弱的手指。

「所以現在可憐的愛格莎病倒在牀上了。」她淒慘地繼續道。「全部的工作都落在我的身上。我簡直比奴隸還不如，馬克姆醫生；但是我怎麼能辦呢？我問你，我能怎麼辦呢？」她無助地絞紐着手。「我並不是顧惜我，」她說。「我全是為愛格莎的病。不管她是怎麼的殘酷，她總是我的姊姊，我不能看着她像那樣的摧殘下去啊！」蘇珊小姐迅速地鎮定下來。「這就是為什麼，」她繼續道。「我偷偷地出來，沒有告訴他們，而且大膽地來請求你，以你是我父親的老朋友的關係去看看她。你肯來嗎？」她懇求道。

「怎麼，當然要來的，我很高興和你們這裡的醫生磋商，」馬克姆告訴她道。「他說她的病況怎樣？」

她搖搖頭。「他們甚至不准我去請他。你看，離我們最近的是莫雷德醫生，住在十哩以外。請他來出診是費錢

的，彼得先生就對愛格莎說我們供給不起。他說他自己有些看護經驗——我想他是在救濟院當過差——說句公平話，他倒是非常週到。他替她準備飲食，替她洗濯，替她理床。愛格莎自己是十分滿意了；她想他真是好極了；但是，終究馬克姆醫生，彼得是一個無知的人，假如你願意……」

「當然我要來的。」馬克姆告訴她道。「我今天下午就步行到『布林泰』去，你頂好先告訴他們。」

「哦，我是不敢那樣做的。」蘇珊小姐顫聲地說。他看着她，一個可憐的小小的皺縮的身形，激動紛擾地走了出去。

到「布林泰」去的路是一條異常陡削而狹窄的上坡路，兩旁是高過頭部的榛樹和雜亂的羊齒植物，馬克姆走在這遮蔽天日的雜樹中，僅僅在空隙時才看到遠處的山峯，伸入天空，像是懸掛着的雷雲。空氣是濃密而令人窒息，蒼白的天空奇熱無比。木蠅不斷地擾人，所以當他走上一片高原的時候，不禁大大的鬆一口氣。在山側一片小平原上，看到了毛根小姐所住的幽暗的灰泥的房屋。那是一座高的房屋，方形的建築，低斜度的屋頂；是一塊醜陋，怪模怪樣的地方，那空白而沒有窗簾的窗戶，給人一種孤寂淒涼的印象。他經由一條散亂而未經整理的小路，路上雜亂

地堆着風吹落下的山毛櫸樹枝葉，走近長滿青苔的支柱走廊，石灰已經片片剝落，完全是一副令人不適宜的景象。很難想像裡面會住着活人。那門鈴，馬克姆拉了一下，那回聲好像響在完全空曠的所在。

很長一會兒沒有回答；然後聽到釘鞋走在石板上的聲音，彎曲的門呀的一聲開開來。開門的人以一種嫌厭，懷疑的眼色注視着他，很明顯的就是彼得先生。

從那第一眼瞥視，馬克姆就對他沒有好感。正如蘇珊小姐所說，以某一種標準來說，他是一個體形很好的男人；六呎高，雄糾糾的大塊頭。但是一個醫生的眼睛却不止光看到這個，他可以看到一個強壯的體格因懶惰而耽擱轉為軟弱了；一個不受約束的胃；水泡眼；面頰上鬆弛的肌肉顯着充血的脈絡，這些都不是健康的樣子。這是一個人睡得太久，吃得太多，喝得太多，那雙小眼睛，在眼眶中像個豬眼似的，眼內角發紅，這時正充滿着憤怒。它們洋溢着氣憤，執拗；準備咆哮。但是，在所有這些懷疑之外，却隱藏着恐懼。「這人是個懦夫，」馬克姆想，「我看透他了。」

「唔，你要做什麼？」彼得先生粗暴地問道。他站在門口，以他那大塊頭的身體擋住門。他沒有請進去的意思。

的太太，我已經告訴過你，我不能去叫醒她。」

「我告訴你我過去看她的。」馬克姆堅定地說。

「瞧，我要讓你看看這是我的房子。」彼得大聲咆哮。

「這不是你的房子……還不是哩。我就是要去看看她。」

這粗大的人滿面脹紅。他的肩向後移動，看起來，起初一會兒，好像他要動武。然後，他那豬樣的眼睛雲了幾下，他那塔起的嘴唇鬆弛下來，轉為一個不自在的微笑；他的野蠻消失了；一轉眼他就變成一副尊敬和逢迎的混合姿態，那是一個經過很好訓練的僕人。以那種完善的廚司的態度，他鞠躬站在一邊，讓馬克姆進去。

「也許你是對的，先生，」他說。「彼得太太不常有機會看到老朋友們。告訴你實話，」他承認道。「我有點為她發愁哩，請你在這裡稍等一會兒好嗎？」

他引馬克姆進入一間潮濕的客室，在那上校的遺物之中，他認得出彼得先生侵佔的痕跡：大銅痰盂，那是蘇小姐已經告訴過他的；一種陳腐的碎煙草的氣味；一本警政新聞，和一桶啤酒。等了幾分鐘，彼得笨重地走進來。

「她醒了，」他說，「她說她很高興見你，只是，你要聽我的忠告，因為我是知道她最清楚的，你最好不要提起她的病，那只是使她煩惱。總之，我是極其感謝你，」

「你是彼得先生嗎？」馬克姆問道。

「是的。我是叫這個名字。怎麼樣？」

「我是來拜訪你太太的。我的名字是馬克姆。我在她還是毛根小姐的時候就認識她的。」

「你不能見她。」彼得粗魯地說道。「她有病躺在床上了。」

「我很抱歉聽到這事。」馬克姆溫和地說。「不過，我很高興與我來到這裡。你知道吧，我是個做醫生的。」

「醫生？」彼得重複道。「是的，他害怕，」馬克姆想。「那也一樣。」這人繼續道。「病情並不嚴重，我自己也能當看護。」他繼續道，帶着一個微笑，那看來倒並不難看。「還有，彼得太太非常不喜歡醫生。她拒絕看醫生，雖然我是一再地勸她。再則，她剛剛睡著，那正是她需要的。我不能為你或者任何人去叫醒她！」他執拗地加上道。

「你想，失去這個機會不很可惜嗎？」馬克姆力勸他。「你看，我是他們家一個老朋友；我認識他們的父親——毛根上校，我明天就離開這一帶了，我想假如我沒有見到她們，她和蘇珊小姐都會很失望的。」

「我不知道蘇珊到那裡去了，」彼得答道。「至於我

他加上道。「假如你以一位醫生的眼光看他，把你對她的看法記在心裡，等到你單獨和我在一起的時候告訴我得了。我不是說有什麼事要發愁，但是你絕不知道……」

「不，你絕不知道，」馬克姆同意道。「也許你先把她的病情告訴我不好嗎？」

「唔，你看，」彼得先生信任地說道。「就是消化不良。這使她病了好幾個月了。她吃得簡直不比一只鳥兒多，當然，她就瘦了。看到她這樣，我更得仔細。每天給她吃牛奶，湯汁等食物，不給她一點固體食物。而且沒有一點食物，先生，不是經我親手準備的。她神經方面也不大好；但是我想那只是長久躺在床上的結果。雖然，有件事我得說的，即令她是我自己的孩子的話，也不會比我對她更週到的了。她也會這樣告訴你的。」

「唔，她是你自己的妻子，不是嗎？」馬克姆提起道。

彼得先生領他上樓，經過那吱吱發響的樓梯，馬克姆更其因「布林泰」的潮濕空氣而感到不適意。他奇怪蘇珊小姐那裡去了；他想著她在她的寢室裡發抖，知道她已經到來了。彼得先生以大可贊賞的禮節敲門。他們走了進去。

「馬克姆醫生在這裡，親愛的。」彼得親切地說道。

「他真是太好了。」一個微弱的聲音回答道。

甚至像馬克姆這樣習見於這類情景的人，也不免為她的樣子而吃驚。她不是他所記得的愛格莎小姐，那個強壯，黝黑，帶着某種拘謹的嚴峻和堅定，容貌很美的女人了，他看到的只是一張皮包骨頭的身形，頭上是稀少的灰色頭髮，形容枯槁衰弱。他在她床邊一張椅子上坐下來，用手壓在她瘦削的手上。她微微喘息一下：「哦，你碰傷我了！」她說。「我的手指這樣軟弱啊，我簡直是碰一碰都受不了。愛德華——」她給她丈夫一個慘澹的微笑——「永遠是對我非常溫和。我真高興你會見他。」

馬克姆看到她給彼得先生的謙卑而感恩的一瞥，深深地為之感動。她的眼睛深情地注視着他；很明顯地，她希望客人把他看作一個最好的人。假如他曾經看到過愛情，一個女人的盲目專心的愛情的話，他想，那麼他是從這對眼睛中看到了。而彼得呢，却也顯得關心，溫和，而掛念，他懷疑他先前是不是把這人看錯了。但是手指如此軟弱……？他以醫生的眼光在探視了。

他們的談話，全是在談往事，他的孩提時代哪，上校啊等等的話，而他的內心却不停地工作，他的眼一下也沒有休息。愛格莎小姐則以夢樣的溫和和繼續談話，渴望地想

很好的護士在家裡的話，也不會比這更舒服的了。除去消化不良之外，沒有什麼旁的症候——只是出奇的軟弱，手指連碰也不敢讓人碰。哦，不，不只是手指，手臂也是一樣。腿也一樣，她連碰一碰被子也忍受不了。一種奇異的刺痛和麻木，像失去知覺一樣的——但是那沒有什麼嚴重，是嗎？「假如你讓我診察一會兒，」馬克姆提議道。「我試着和你丈夫一樣的溫和。」

「我不要讓你受麻煩，親愛的。」彼得說，又帶出一點他剛才的那種頑固的神氣。

「我想讓他看看哩，愛德華，親愛的。」他妻子懇求道。這時也不管她願意不願意，馬克姆就進行診視了，一個大略的診視已經足夠證實他的推斷。病情很簡單——一種普通的外神經炎。三個原因——也只有三個，酒精是不成問題的。鉛，鎘，長期性的含砒毒物。如何……為什麼？這些問題的解答似乎也很明顯。

「不嚴重嗎？」愛格莎小姐說。「假如你這樣告訴他，我親愛的丈夫真安慰極了。」

馬克姆微笑着。「完全不嚴重。假如你小心地聽從我的指示，一個月就好了。我可以保證這一點，假如你照我告訴你的話去做。」

法把彼得先生也引進他們的談話中，並且表白他的長處，就像一個關心的母親在向人誇示她那不馴的孩子一樣。只是，他偶然提起蘇珊小姐的名字的時候，她的聲音和面容都變得嚴厲起來。

「我真不願意告訴你，」她說：「但是蘇珊實在不像話。她反對我們的婚姻。你可以看出這是多麼不合理。」她加上道，然後又是深情地向彼得先生一瞥，彼得先生很窘，微笑着清一清喉嚨。

手指軟弱……長久的消化不良……皮膚色素細胞古怪地堆積過多……

機巧地，幾乎不讓她覺察得出，馬克姆把話題轉到她的病情上。「她不喜歡談這個。」彼得抗議道。「這總是使她煩惱。」

「不過，這好像失去一個機會，當醫生在這裡的時候。」愛格莎小姐答道。

是的，他患消化不良已經很久了；她老是有這種病狀，但是最近變得更厲害。真的，要是沒有愛德華她真想像不出會糟到什麼田地。在生病的時候蘇珊是一點用處也沒有。但是愛德華——他會相信嗎？——到是遇到異常。像這些精美的開胃的食物，全是他親手烹製的啊；假如她有一個

「我們一定照做。」彼得說。帶着謙卑的感謝。「我們確是非常感謝。這是極大的安慰。」

「我同你去樓下講話。現在不必再攔擾她了。」馬克姆說。

彼得先生說這是極大的安慰倒是講的實話，當他引馬克姆進入客室，遞給他一杯啤酒的時候，幾乎是孩子氣樣的興奮。

「你去了我心上一塊極重的負荷，醫生。」他說。「現在我們怎樣做？我今天晚上可以進城取藥去。」

他大聲地，信任地講着；恐懼已經從他的眼中消失了；他是一個完全受到安慰，時刻關心的丈夫。

馬克姆審慎地選擇他的字眼：

「彼得先生，我曾經說過這病並不嚴重。唔，是不——也不會——假如你聽從我的命令。我最關懷的人不是你的妻子而是你自己。」

「怎麼，醫生，你錯了。我一生中再沒有現在更好的了。」

「啊，你錯了，我的朋友。作為一個醫生，我知道得更清楚的。我坦白地告訴你，你妻子是在危險狀況。等——下一——讓我繼續下去。所有你的懸念，你的時候在你妻子的

床邊，你的精美的病人食物——我不想說什麼。你那明顯的懸念是已經深入這可憐的女人的神經中了。你的這套把戲，對她產生着不良的影響。這不是藥物的事，只是普通常識。現在聽我說。沒有時間可以耽擱了。你今天晚上必須離開「布林泰」。立刻離開此地！」

「但是，醫生！」彼得先生蒼白得像紙一樣，他的厚嘴唇顫抖着。「無疑地她要失去你，」馬克姆平和地繼續道。「但是，要加考慮的是你了，彼得先生。你今天晚上離開「布林泰」。假如你不再回來，我保證她一個月後會得轉。蘇珊小姐會得侍候病人的食物，她是能够做的，你不用發愁。現在記着。」他嚴厲地繼續道。「你今天晚上就走。我勸你不必告訴任何人什麼時候走到到那裏去。假如你不回來——唔，那對你比較好。假如你竟然回來，我會知道的。切不要自誤！我警告你，此地與現在，是關係着生和死的，懂不懂？」

從彼得眼中那恐懼的神色，馬克姆知道懂得得多了。他再沒有講一句話，就離開了「布林泰」那鬼樣的屋子。在他回去的途中，一個羸弱的黑色影子從田中走出來。原來是蘇珊小姐，她是從山上下來會他的。

「你看到他……她？」她喘息道。「哦，情形好嗎？」

「很好，蘇珊小姐，」他告訴她。「你要忙了，你的姊夫要出去渡假日。」她吃吃地說道。

「我一點也不知道他到那裏去。但是他就要去了。我希望你答應我一件事。」他平靜地繼續道。「我明天乘頭一班火車回倫敦。我們不再碰頭了。現在，假如彼得先生還沒有離開「布林泰」，或者他回來了——我想他不會的——或者任何事你以為我應該知道的！我希望知道一切的事——你可以答應我打一個電報到哈萊街四十七號我的家裡嗎？請一定記住。」

「是，是，我記住，」她急切地說。「但是愛格莎，醫生……？」

「我保證一個月之內愛格莎會和好人一樣。」

「哦，我怎樣謝你呢？」她嘆道。

「你不必謝我。」他笑起來。「但是，不要忘記我告訴你的話。現在快回家到你姊姊那裏去吧，她也許正需要你哩。」

第二天晚上，當馬克姆在哈萊街開開他家的門時，他發現一封電報在客室裡等着他。雖然他已經猜到上面的事情，他還是急切打開它。

「可怕的事情。」他讀道，「今天晚上彼得被槍時不慎走火自殺，蘇珊·毛根。」

他臉上帶着一個滿足的微笑，將電報撕成碎片，他假期的最後一天，他想到，可以說是最高興的一天。

(譯自The Bedside Book of Famous British Stories)

管理女人的煩惱

Warren Leslie 著
開 譯



因為我是某大商店的郵購部經理，手下有二十七個女人，所以好多朋友都說我這個工作一定是非常輕鬆愉快的。不過事實上却不然，

凡是一個要應付這樣多女人的人都能告訴你，二十七個女人的麻煩無疑的要比二十七個男人多二十七倍，應付男人的困難是可以預先想到的，可是女人呢，請相信我，那是無從預知的。

我所主持的郵購部工作必須進行得像一隻完好的鐘，如果顧客來信要一些商品，她自然希望她所要的東西能迅速寄到，貨色無誤，價格確實，並且要包裝得妥當。如果我們把她的寄貨單弄錯了，她就認為我們是一群笨蛋，而且當會將這種事實告訴我們的董事長，不然就儘可能的告訴她所有的朋友。不論怎樣，那對我們公司總是不好的，對我們個人當然是更不利了。因此我們這一部的工作需要做得有效率，如果你認為從二十七位婦女中去培養有效率的熟手是不難的話，你就會有若干其他的考慮了。

以方瑪麗遭遇的事為例，她是配貨員中最好的一個，配貨員的工作主要是依照郵購單配貨，到店裡去找尋顧客所需要的商品，如果我們沒有的話——那是常常發生的，她就得覆顧客一封客氣的信。如果我們湊巧有那貨品，配貨員就得依照定貨單替他代購，而且填好貨品名單，並給顧客一封愉快的短箋，告訴他那些他所需要的呢質襯衣已寄出了。有時配貨員還得用想像來捉摸顧客的意思，因為好多人只寫信來要我們替他九十七歲的老姑母挑選一些精緻的聖誕禮物，通常信裡都說：「我要買的禮物是非常精細而優美的，而且價錢不要超過一元七角五分。」

現在你可明瞭了，配貨員是必須有效率，有鑑別力和想像力的人。方瑪麗有這些優點，結果却使我不能期望她能與我久處，因為每當我找到了一個較常人更有理解力的配貨員時，人事部就立刻將她調去充任售貨部助手，然後另外派來一個能力較差的人，並送來一張短簡，反問我為什麼我這一部的工作不能更有效率。

當我們碰到了數目鉅大和需要一點判斷力的定貨單的

時候，無論如何我要瑪麗去處理的。去年聖誕節我們接到了一張在韓國的一個軍人寄來的繁長的定貨單，於是我把瑪麗叫了過來。

「這是一位軍人寄來的定貨單，請你去辦吧。」我說「如果我們沒有那東西請你到別的商店去試買一下，因為聖誕節快到了，他恐怕對此很迫需呢！」

那軍人所要送給他母親姊妹及朋友等的禮物大部分都是些尋常的東西，不過他還要替他們的軍犬買一頂橡皮帽子，在信末，他似乎被一種怪念頭所驅使，接著又說：「請你相信，這裡屋外的氣候實在冷得難以想像，必須要一些皮毛襪裡的內褲禦寒，不過我並不以為你們能帶這些東西來。」

瑪麗讀完這信微笑一下就回去工作了，我因為忙於各種事務也就全盤忘記了那個在韓國的軍人所託付的事情。

大約一天以後，瑪麗很得意的來到我的桌前說：「你還記得那個在韓國的漢米爾登軍曹嗎？」

「有什麼事嗎？」

「還記得他要短褲嗎？」

我說我記起來了，於是瑪麗從她身後拿出兩條我所見過的最特殊的短褲，那種褲通常是拳師用的，不過裡面全

得每個人都覺得好笑。

聖誕節到了，第二天瑪麗又跑到我這裡來，遞給我一張明信片，上面寫着「我等不住到聖誕節就打開了，您們真是好心，謝謝。」下面簽着漢米爾登的名。

「他送給我兩打玫瑰花」她說着好像深為感動「那是否表示對我有深厚的情意呢？」

「這正是對你一種熱烈的心愛呢！」我回答道。

三天後我又看到一封軍曹寄給瑪麗的長達十八頁的信，信上寫的大部分是再度對她表示感謝的話，並告訴她在韓國的近況，不過其餘部分我很想舉述出來。

「瑪麗：我們的那隻小狗同您的那隻一樣，也是雄的，我想牠們一定會成很好的朋友。不過我自己也有一隻狗在新墨西哥我兄弟家裡，牠是雌的，所以馬克的愛情不妨轉移到牠身上去。我脫離軍旅後很想到新墨西哥去，家兄在那邊開了一家木材店，他說他能派給我一個職位，我生來是一個直率的人，瑪麗，我對任何事並不空想，也不過分追求逸樂，當然，我希望將來能得到較目前景況稍好的生活：。我想您也許喜歡知道，從您的信裡我是在對您怎樣描寫，我猜您一定身材嬌小，有一雙大概是棕色的大眼睛。您喜歡戶外生活，如果您已結婚了，您或許和您的丈

部襯着毛，邊上鑲着貂皮，而且褲腰上縫了一條淡紅色的潤絲帶，帶的前後繫着六個小銅鈴。我驚奇地瞧着她，她却縱聲大笑說：「我剛在發過誓，如果我不替服務在韓國的軍士代購全部聖誕禮物，那麼我的名字才不叫方瑪麗了。」

我問她這褲子是那裡搞來的。

「我先到皮件部找來了一些貂皮，本想自己縫製，可是他們對這計劃很感興趣，就替我縫好了，我於是買來了絲帶和小鈴把它們縫上，那正好象徵聖誕之鐘，然後我又寫了一封信。」

她將信交給我，信裡她告訴他一切禮物俱已辦妥，包括那頂軍犬用的橡皮帽，她並寫着：「這頂帽子是不用你出錢的了，那是我的小狗馬克送給你們那隻狗的禮物，馬克也有同樣的一頂，如果你們那隻狗是雌的，那麼這正表示馬克對牠的愛念，如果不是雌的，就算是對牠衷心的祝賀。另外還有一包東西寄給你，上面寫着「聖誕節前切勿開啓」字樣，請你特別留意，那是我和全體同事送給你的禮物，祝你聖誕快樂，明年就能回家。」

我起先說過應付二十七個婦女不是一件輕快的事，不過也並不盡然。像這樣的事，當然一下子就傳出去了，使

夫正在釣魚旅行。當然，您一定是面容姣好，我想您們店裡的女子都是如此的，覺得怎樣打扮和修飾。您大概是二十一歲或是二十二歲，即使再大也不過二十三歲吧……

「我對您這一切的揣測不知是否近似？至於我呢，我是一個和善而隨便的人，雖則長得並不俊美，却還文雅，附上快照一張，我想那是不會令人滿意的，不過我很抱歉，我對它還是很喜歡的。」

「瑪麗，如果沒有什麼理由使您不願寫信給我的話，我盼望您有暇時能常來信，我還沒有結婚，我極想從您信裡獲得許多您認為樂觀的消息。」

信末簽着「你誠實的狄克」

當我讀完了那信，看了一看快照，那是一個眉目清秀的軍人照片，面露笑容，我猜想他大概是二十八歲或三十歲。我看過那相片後，拿起一部分信來假裝再看一遍，因為我很想有充分的時間來思考一下。瑪麗的一切真如他所想像的那樣嗎？她確是一位秀麗而富樂趣的女人，喜歡戶外活動，甚至也有一雙棕色的眼睛，然而她已是四十六歲寡居十年的徐娘了。她獨個兒住在一座小房子裡，因為她年青的兒子正讀大學一年級，不能在她身邊，為了完成兒子的教育，她還得工作，藉以貼補保險金收入的不足。

後來我向瑪麗說道：「這個軍人的信倒真唐突，僅僅因為替他代購了禮物，就以爲你想同他結婚了。」

正如我所料到的，瑪麗對我的話大爲氣惱，當她向我陳述她的意見時，我正思考她如何覆信的問題。最後她說完了，我告訴她應該把真實的情形向他說明。我說：「你必須說出你的年紀，然後你不妨說，你很願意隨時寫信給他。」

停了一會兒，她面帶嚴肅地說：「讓他的希望就此幻滅似乎是一件使他難堪的事，他是多麼孤獨呵！」

「那邊的軍士都是孤獨的，你預備怎麼辦呢，難道想寄他一張拉娜納納的照片冒充是你嗎？」

「我們不能替他找一個美麗年青女郎和他通信嗎？」

我聲明我不是替人物色伴侶的：「你這樣也許會使他傷心的，他並不要同其他女人通信，他要跟你通信，你還是採納他的請求，誠實地寫信給他吧。」

「他的信是這樣的富有情感，而且玫瑰花……」

「好吧，你對任何事都知道怎樣處理得更妥當的。」

「不。」瑪麗停了一會兒說，然後就回去工作了。我又想起郵購部所發生的這些亂糟糟的事件都是因爲有這許

！她要的是一件藍襯衣，爲什麼你却送去了二件綠的，而且把大小也弄錯了，我真是想不出道理——」

我正要光火，瑪麗却嗚咽起來了。在我的一生經歷中我從沒有對婦女嚴厲地責罵過，我受不了她們三滴以上的眼淚，在淚水前我會茫然無措，怒氣冰消，我真不敢抬頭來瞧她們一眼。

「來罷」，我對瑪麗說：「我請你去唱杯咖啡，你告訴我倒底發生什麼事了。」

於是我們穿過街道走向一家希臘餐館，一路上瑪麗還是啼啼着。我們坐下後咖啡也來了，她才將全盤事情告訴給我聽。

自從她聽了我的忠告，應將真實的情形告訴那個軍曹後，瑪麗就回家去想了一想，她覺得我的話雖很對可是不便實行，所以寫了一封長而愉快的信給漢米爾登，寫的是她對事物的愛好。她說她也同他一樣，喜歡養狗，喜歡聖誕節。她認爲彼此沒有什麼不能通信的理由，假如她能將家鄉的消息告訴他的話，她是極願意的。她並告訴我她決沒有把她的年紀說騙過。

「不過我沒有對他說起年齡的事」她眼淚滿眶顯得很傷心似的對我說。

多婦女的緣故。我們這裡的許多配貨員都是一群不尋常和生計不足的人，如果她們早已結婚並有了小孩，就不會來做這種賺錢不易的工作了，她們中年紀較大的大多和瑪麗一樣是寡婦，否則便是離了婚的。我早說過瑪麗已是寡居十年了，在此期內也沒有人追求她，現在她獨個兒生活着，除了假期裡她兒子能回來一個短時期以外。

我舉不知悉瑪麗的工作已是十分糟糕了，我向來就認爲她是配貨員中最能幹的一位，所以對她在職務上的頭幾次過失並不加注意。後來董事長的一位表妹交給我一張數目鉅大的定貨單，我就將它交給瑪麗辦理，結果她却把每樣東西都弄錯了，在我們所有的業務中，恐怕再沒有一張定貨單比它錯得更徹底了。譬如董事長的表妹要一件藍襯衣，我們却送去了兩件綠色的，譬如她要十號大小的我們却把十二號的給她了，然後錯上加錯，瑪麗把所有貨物的價錢也算錯了。

這一切的過失引起了董事長的注意，他打電話給我，同我談了三四十分鐘，他約略地表明了對我及我這一部門工作的觀感，他講的話使我極爲吃驚，我召瑪麗過來。

我首先和善地對她說：「我覺得非常奇怪，你能否向我解釋，你怎麼會把老闆家的那張定貨單錯得如此地步呢

「再說下去吧」我冷淡地說。

「此後我們經常魚雁來往，他非常感動，不過他有時將許多話抹去了。柏奇，他的信是如此的甜蜜，如此的善意和巧妙，我好像感到早就認識了他的。」

「我把我能想到的事都告訴他了，我說起我孩子傑克的事，不過我假說傑克是我的兄弟，我又告訴他我在讀什麼書，看過什麼電影，又談到許多朋友的事和我目前的工作，甚至也提到你。」

「請問你，你對我寫了些什麼？」

「當然沒有講什麼。總之，我盼望着他的來信實在比任何信件都迫切。他從不知道我比他大十六歲的事實，他的信寫得毫不幼稚，也許我但願他如此，除了他屢屢向我要一張相片以外。」

「你有沒有寄相片給他？」

「沒有，我始終對他說我沒有任何相片，最後我只得告訴他，他在第一封信裡對我的描述不算差得太遠，不過我算不上漂亮。」她向我瞟了一下面露羞容。

我對這事想了一會兒，雖覺得她做事太荒唐，不過也不至於如此嚴重，我向她建議停止寫信，或者告訴他，她快要結婚了。

「太遲了」瑪麗凝視着咖啡說。當她抬起頭來的時候，她的眼裡充滿了淚水，我才第一次感到那些信已對她發生了嚴重的後果。我突然為漢米爾登軍曹遺憾，並不是怕他因此受到刺激，而是他年輕了十六歲左右，對面臨着的機會恐怕太年青了。

瑪麗繼續說道：「他在動身回家了，下星期就可到這裡，他說會來看我。」

我們兩人有好些時候默然無語，後來我講了一句能使她稍稍寬心的話，我說：「我們再喝點咖啡吧。」女侍不久又送來了二杯，我們憂鬱地聚着。

「有了」最後我提議道「只有一個辦法可行，當他來訪的時候，請讓我來處理這事，我會把所有事實告訴他，你無須和他會面。」

「呵！柏奇，我怎能讓你來處理這事呢！那是不公允的。」

我常常覺得奇怪，多少婦女曾說過，我為她們做這些不願做的事實在是不公平的，可是我還得答應她們，毫不猶豫的為她們效勞。

「柏奇，請你帶他到我能看見的地方去，這樣我可以知道他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好一件有趣的事」我揮嘴道「我會向瑪麗提議，叫她寄一張拉娜透納的相片給你冒充那就是她自己。我當然是開玩笑而已。」

漢米爾登軍曹點了點頭說：「我希望在事情還沒有危害我們以前就能設法終止。」

我想起了瑪麗對我講的話於是說道：「是的，我對這事很了解。」

「當我回來的時候我知道必須先來訪你，我要證實我的猜測是否不錯。瑪麗曾在信裡提到你，我相信你一定知道其中的底細而且會幫助我的。你不知道我最近幾天來的心情是多麼煩惱不安呢。」

我們默默地坐了一會兒，直至最後我有了一個主意。我們再談了一些話然後就回去了。

第二天中午我請瑪麗吃中飯，我們同去希臘餐館。那是初春的日子，天氣晴朗。坐下後，我請瑪麗等候一分鐘，我乃同管理人談了一下就回到座位。

「我請一個朋友來此會聚」我同瑪麗說。

「好的。是誰？」

「我想你會喜歡他的，他是一個文雅的人，曾向我提起過你，他犯了你一樣的錯誤。」

「對不起，」瑪麗說着露齒一笑。

「雖有不少過錯可是我仍喜歡他，他在經營木材生意

兩天以後，漢米爾登軍曹在未曾過訪瑪麗以前自動的先來找我了，我吃驚之餘，就站起來和他到希臘餐館去。他穿着平民的服裝用低沉而清淅的口音向我解釋。

「你總明瞭，在我會晤瑪麗前我必須先來訪你，我要證實我的猜想是對的，如果不對的話，我當然是不能再去找她了。自第一封信後我就感到她信裡的話並不十分真實，我讀了又讀，極想獲得一點事實，後來我才知道了她的底細，她不可能只二十一歲或二十二歲，甚至二十三歲，這些信不會是那樣的年紀的人寫的，寫得太老練了。她竟沒有想到那些二十一歲的少女們所想的東西，她慣於講她兄弟傑克的事情，但是當我從新研究了一切關於傑克的事以後，我知道他是她的兒子，並不是兄弟，我料想我已把所有一切都探測出來了。」

「但是你自己是怎麼回事呢？」我揮嘴說。

他露齒一笑，那是一種淒然的笑。「我不知道我怎麼會開始這事的」他緩慢地說道「只是因為我覺得又冷又寂寞，我說我很少有信那是真的，我那時以為她只二十一歲。」他停了一下又說「無論如何，那似乎是很緊要的，她極有興緻寫信給我，我那時也不能停止不寫，我雖則知道這樣不妥，可是我不便和她斷絕通信。」

「」
剛剛說了這句話，漢米爾登軍曹就準時到了，我站了起來請他坐在瑪麗對面。

「漢米爾登軍曹，我可以介紹我們最卓越的配貨員方瑪麗給你嗎？」我說時有種不自然的感覺「我想你們兩人有不少地方相同，現在我記起了一個約會，我必須先走了。」

當我走到門口，我回頭看了一下，他們仍坐着，瑪麗淚流滿面，對面坐着灰髮，身材矮小結實的美軍軍曹狄克·漢米爾登，現在是木材經營商。

他們兩人似乎都想在同時和對方解釋，但是我看到侍者正預備打開香檳，我想這多少減輕了氣氛的沉重。我正想離去，却想起了一點必須探究的事，於是走回餐桌。

「對不起，」我說「我必須要問明這張相片上的人是誰？否則我無法安睡。」

漢米爾登抬頭仰視，帶着愉快的微笑說：「是我，二十年前在菲列賓拍的，不是很年青文雅嗎？」

然後我離開餐館，心裡思忖着，要是我能猜測不錯的話，人事處大概不久就要另外派一個人給我。

一個月之內他們果然另外派來了一個。

譯自 Post Aug. 29, 1953.

遙聲譯

每逢佳節倍思親



——一位發現北極的探險家的女兒敘述她童年時和她母親在北極渡過的一個聖誕節——

餅要緊。」

「媽，」我說，「我們怎樣去找一顆聖誕樹呢？」
母親似略感到困惑，「一顆聖誕樹？」
「當然，」我說，「總不能缺啊，沒有聖誕樹，怎樣像過聖誕節呢。」

而在我們四週是一片冰洋。幾百方里以內，根本就找不到任何一顆樹木。

「慢慢再想辦法吧，」她輕快地說。「現在還是趕快

於是我們趕着烘培麵餅，我毫不懷疑母親的話，因為我覺得母親總是有辦法想的。

在當時要找到一顆樹除非是發生了奇蹟。因為我們正留在「迎風」號船上，而這條船已被困在靠近北極厄爾茲曼島貝基港的冰堆中。在那年（一九〇〇年）六月，我們就動身北航去探訪我們的父親，勞勃柏脫畢萊。可是到了伊塔

我父親在冬季居住之處——却沒有遇到他。因為他事先沒有想到我們會乘這條補給船來北極，所以他已轉往厄爾茲曼島去了。

我們才決定隨着原船趕往厄爾茲曼島，在渡過五十餘里寬的史密斯桑特海峽時，幾乎就費了一星期左右。沿途儘是飄浮着的冰山，而尖銳的冰山邊緣有時竟堆積得高過於船艙。我們就在冰山堆中擠着航過。

幸而船長是一位航行於冰洋中的老手。他很謹慎地準備着應難，救生艇早經吊進甲板上，以免在吊艇桿上被銳利的冰山峯所掃毀，在艇內已預備好了充足的乾糧和清水。船長並下令囑咐船上每一個人必須日夜整裝以備遇險時可儘速離船。船長本人則從不離船橋一步，一日三餐都在船橋上吃，而且從來沒有人看到他睡過一刻。最後，而且是不可置信似地，我們到達了貝基港，可是父親仍是沒有在那邊。

滿懷了疲乏和焦急的心情，我們並沒有太理會當地的愛斯基摩人，他們說父親已往更北去探查，可能將留在二百里以外，會由葛利蘭到過的康格堡，一直要等到嚴冬。這等與是說我們已沒有希望再見到父親，因為船長已極不耐煩地在卸貨，而且船頭已掉向南方。母親與我於是失望

已極地換上一星期來沒上過身的睡衣，倒頭就睡了。

我似才闔上眼，母親就把我搖醒了。她已換上了皮外套，同時我迷迷糊糊地聽到她不停地在喚，「起來，瑪利，起來。快穿上最暖的衣服，我還得整理你父親的文件呢。船長說船可能要出事。」

當時船身已傾斜得很利害，二個水手將我們從艙裡拉上鋪滿了油布的甲板上，我們坐着就滑到幾乎已被海水所淹沒的一邊的救生艇旁。在風雪交加中，艇內的水手還得推開船頭的冰塊以擠開一條水路。

在岸上，除了愛斯基摩人的雪屋外，別無避寒之處。我特別欽佩這批土著，他們不在萬不得已時，決不躲到雪屋中去。

我們在岸上來回地踱着，很焦急地注意着那條大船。媽一邊告訴我是怎麼一會事。二天前到達貝基港時適逢漲潮，我們的船就停泊在港內一山角旁。那時所有的水手們經過了一星期日夜不息地應付冰山，都已力竭。船長於是下令全體水手們下艙休息，僅派一人值巡。

不幸這一個水手也與其他伙伴一樣倦極而睡着了。在當夜風向忽然轉變，遂將「迎風」號刮離了拋錨處，使它擱淺在一座低潮時就看得見的暗礁上。船的一邊擱上了礁

石，另一邊則懸於深水中。當潮落時，迎風號也就慢慢地往一邊斜落下去。

船隻在北極失事是最不堪設想的災思。不僅你找不到避身之處，同時也失去了回家的運輸工具。當時為使迎風號不繼續向一邊傾斜，粗大的纜索從桅桿上緊緊地攀住岸上的巨石上。憔悴的水手們半身在冰水裡忙著搬運各種補給品上岸，一則可以減輕船身的負荷，萬一大船無救時，這批補給品也足以維持一個相當的時期。

在這不幸的一天中，母親儘想些事情讓我做，以使我暫時忘却船禍進行的一切。我們玩捉迷藏，堆小雪屋，玩雪戰，和尋覓兔子或狐狸的足跡。可是偶而有一次我們注意到船禍的動靜時，一條從岸上繫住船身的巨索正好嘩然斷落，同時我們也看到船身又往一邊側落一陣。

這時船長來到我們身邊，懷著失望和焦急的心緒說，「我已盡我所能。如果潮水再低下六吋，這條船就算完了。」可是幾乎是同時的，潮水開始回漲。慢慢地那艘古老的迎風號又回復了平直的狀態。

又過了很冗長的一刻，我們才下了小艇再划到船邊。海水流進了艙門，艙內的一切包括被服等都已浸透了。不過我們總算又有了安身之處。

她終於去了，也終於安全地歸來了，同時分享著父親橫渡北葛林蘭的壯舉的榮耀，因為此舉證實了葛林蘭原是一座大島嶼。他對此行的成功感到非常喜樂，媽也常以我父為榮，而從父親替母親所著的「北極日記」所寫的序言中亦可以看到父親也極以母親為榮。那篇序言說：

「她到了沒有一個白種人曾走過，而且大多數男人所不敢去的地域。在蓋恩和他的探險隊曾遭遇到極端苦痛的區域六十里以內，這位溫柔而勇敢的女子安住了一年。在夏季，她培植花草，獵取山谷中的野鹿，松雞和野鴨，甚至在海灘中捕捉海豹，海象和魚類。她運用她纖巧的手指和一個聰明女人所具有的識見，設計並完成了最完美的裝束，使厄斯屈和我在穿渡冰峯時能真地感覺到舒適。」

媽終是不愛理會我稱她為巾幗英雄，可是從她捕捉海象的故事足以證明她的確配得這樣的稱呼。

某次父親摔斷了腿，可是他堅持著要去捕得一點肉類動物以餵養拖雪橇的狗群。母親也去了，她一路就伴著父親以防在遇到危險時可以保護父親的斷腿。後來我知道這尚是母親在那天所負起最輕的責任。幾乎有一小時之久，母親外表顯得很鎮靜，可是內心已感覺到任何一分鐘內，他們都有親身冰海的危險。當一群被激怒了的海象高聲著

翌晨我們又發現了海潮帶進了一座龐大的冰山，堵著進貝葉港的狹海道。迎風號已無法再擠出港口。船長試著用鋸子火藥，炸藥，可是想盡了一切辦法，仍是無法移掉那座冰山。而這座冰山竟將我們困住了一多。

至今，這類事已算不了什麼。正當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的一位身任土木工程師的弟弟正將動身往葛林蘭主管一件空軍基地的工程，將就留八個月之久。母親本擬替他開列一張日常用品的清單，可是當她聽到我弟弟說：「謝謝你，媽，不用麻煩了，在寒萊我可以買到一切的用品，萬一有買不到的我可以寫信讓這邊寄去。」，她簡直不信，她放下了筆示我以驚奇的一瞥。潮起當年我們在北極渡過的一多，弟弟的話似乎是一千零一夜裡的神話。

一九〇〇年的冬天尚不是母親與我在北極渡過的第一個冬天。在一八八八年當父親從第一次到北極探險歸來時，母親就與他結婚，她知道她已嫁了一個熱心於探究北極的奧秘的人物，而她甘願分享他的一生苦樂。到了一八九一年她決心到葛林蘭去與我父親共渡一多，而當時曾招致了社會上輿論的批評，因為到那時為止還沒有一個白種女子曾到過這不毛之地，而且沒有人相信母親能忍受如此嚴酷的試探。

頭游近他們的小船時，母親正在船底裝藥彈，她的手有時竟可以觸到它們的身子。一隻海象幾乎就有一噸重，單是它們的重量就可以推沉一條船，幸而當時海象的長牙沒有觸到船緣，他們得在萬死一生中逃回了。

母親第二次去北極是在一八九三年，當時曾引起更利害的誹謗，因為母親正懷著孕，可是她認為人言極無聊，因為在探險隊裡已聘有醫生和護士各一位。在該年九月，我遂降生於葛林蘭。

在葛林蘭，探險隊總部的房屋蓋得很舒適。在母親的住房裡，牆上襯著紅色褥子以避風，同時也可以鼓起室內人舒暢的心情。地上鋪著地毯，而據母親後來說祇須每星期掃掉一次半凍著的冰塊。在這一年她已不必像一八九一年那樣天天為探險隊準備飯菜。她除了看顧自己以準備生產外，不必再做其他操作。她對當時的生活環境認為如同在家鄉一樣安適，而遠較在家時快樂。

那時尚沒有發明維他命之類的營養品。嬰孩也見不到陽光，沒有橘子水或其他蔬菜汁，所有在斷乳以後惟一的食物就是煉乳。而當陽光隨著季節降臨時，竟不容易去尋覓像我那時一樣康健的孩童。

母親在整個冬天就盼著夏季，因為陽光可以幫助孩

童生長。可是等到了夏季，母親却面臨到一次痛苦的決斷。

探險隊在一八九三年六月離開了美國往北極時，大家都知道一直到一九五五年才有船去。所有隊員都自願簽訂了二年的合約。可是到了一八九四年，一批急想知道我們母子二人消息的人却遣派了一艘船來探視我們。在北冰洋中作春季的航行最是困難重重，該船歷盡了艱辛，意外地到達了北極。禮完了海外來鴻，探險隊祇有二位——李漢和麥赫生——因萬不得已而必須回國，可是父親堅持着母親也必須回去。

她屢次抗議，終因寡不敵衆而無效，因她的弟弟也隨船北來，他也堅持着送她回家。父親他們的最強理由是爲了嬰孩的健康，她難道還想冒一次危險帶了孩子在北極過一多嗎？她終於回國了，可是她的心還留在北極。

如果母親知道她回國後所遭遇的處境，即使是孩子的利害也不會說服她回來。父親不辭勞苦積聚了這二年的探險旅費。而備在一八九五年回國的旅費現在已移作送母女回國的費用，此外已沒有餘款。

「那末，」母親猶不信地說，「柏脫明年夏天將怎樣回國呢？」有人告訴她父親可以從葛林蘭西岸走往南部丹

麥屬地，飛機可搭丹麥船到歐洲再回美國。如果行不通，那祇好再等一年回國。

「不，不行，」母親說。她於是決心設法積起錢財以備在一八九五年雇船北行。她拜見了好幾位富紳，獲得不少同情，可是極少經濟上的援助。在失望之餘她開始演講。她素患怯場而且結婚以來就極少應酬。可是現在她不得不到處張羅。母親也深信別人並非是來聽她的演講而是懷着好奇心來看這位曾在北極渡過二冬且生過一小孩的女子。

她積滿了這筆款子，可是到時並沒有讓她上船去北極。她的家人生怕她受不住太重的打擊，沒敢告訴她說，到目前已無人相信我父親和他的二個同伴仍是活着。於是那艘船並沒有載她同去北極。

事實上不僅我父親活着，而且他還獲得很重要的發現。他發現了愛斯基摩人所用鐵質武器的來源。一百年來人們都相信葛林蘭可能有鐵礦，可是沒有人確實勘定過。現在父親證實了葛林蘭並沒有鐵礦，而當地土著所用箭與矛的鐵尖是從三處隕石中所探得的。

這引人入勝的發現很快就替他籌得了從美國到葛林蘭的二次旅費。一次用以發掘葛林蘭的隕石並搬運到海邊，另一次則用以載運回美國。

母親與我係在第二次旅程中相偕北行，當時我雖祇有四歲，我記得很清楚父親在大隕石的名命典禮中用了我的名字「阿尼希督」。當時我並不感覺到希望，可是到了今日每逢我在紐約行星儀的展覽場中看到它時，我總會深深地感覺到自傲。

在一八九八年的那次北航，母親並沒有同行，因為她再次懷孕了。翌年一月母親又生了一個女孩，而到了八月，沒有等到父親來得及看到她，就夭折了。接着自北極歸來的班船又傳來了噩耗。在正月中父親的双足遭受了嚴凍，所有的脚指除了每足留下一個外，餘已悉被割除。可是他仍不想回來。他信上說他將很快地復原，同時因為距離他請假的時限祇有二年，他必須要彌補時間上的損失。當然他尚不知道我妹妹已夭折了。

現已成年了的我才會了解在那一年冬天母親是怎樣的心情。不管她家人嚴厲的反對，母親決定在初夏（一九〇〇年）隨着補給船北航。當時的決斷是很冒險的，因為她每次北行都是由父親作伴，何況這次她又帶了孩子，此外爲了節省費用，補給船上並沒有醫生。可是有二種重要的思慮使她撇開其他一切的掛念而果敢地下決心北航。她覺得再二年見不到父親，她簡直無法生活，而更重要的是她

深深地感覺到父親確實需要她，並不是爲了双足受創，而是因爲他的希望和精神上所受到的打擊。需要她的安慰和鼓勵。

此行乃造成母親與我在一九〇〇年十二月被困在冰港中準備渡聖誕節的一段故事。

「迎風」號的船長宣佈已無法從堵塞了的貝葉港找到出路。而不久，整個港口海面全凍住了。當母親知道我們的船勢將在北極留過多時，她聚攏了我們離家時所有各親友贈送的糖果和餅餌，同時替船上每一個人與所有曾幫助過我們的愛斯基摩人預備好了聖誕襪袋。這些禮物袋布都是從一頂白夏布的蚊帳上裁剪開，因爲在冬季裡再用不到蚊帳，然後再從一雙粗線襪上拆下紅線來縫好，接着就開始裝禮物了。我們必須保留一部份自用食物以免以後自帶給父親的那一份中取用。母親很殷切地數着半枯乾了的橘子，十分慶幸地每個禮物袋正好分得一個，此外分別裝滿了葡萄乾，棗子，乾果，糖果和居古律，都用銀色紙包裝。每一個船員都分得一塊銀元，每一個愛斯基摩人分得一包縫衣針，而每一個愛斯基摩男人一把摺刀。那一堆禮物襪袋爲我們船艙內增添不少欣喜的氣氛。

當我幫母親在烘餅時，我才問起聖誕樹的事情。隨後

我們並沒有再提到它。我們有很多事情要做，煎糖果，爆珍珠米，還要收拾剩餘的食品。

到了聖誕夜，我將母親焙製的葡萄餅每人一份分給船員們，那個男僕一邊替每人杓上一瓢沸熱的居古律汁。在臨睡時母親建議說他替我掛禮物袋，她是爲了守舊俗，並警告我別期望太高，也許裡邊就是一點點糖果。

可是到了翌晨我的那隻襪袋裡却裝得滿滿地，有水手們創成的小玩具，愛斯基摩人做的象牙彫刻，母親還額外加進了二根新頭帶，一盒水彩顏料和一個穿戴得很整齊的紙娃娃。我想不出媽到底將這些玩具一向是藏在那裡。

聖誕節的清晨母親和我在冰洋上散步時，我們談到了家鄉，談到過去的聖誕節，最後猜測着父親現在到底在做什麼。回船以後，我一直在甲板上與愛斯基摩人的孩童們玩，直到母親命我邀請所有船上人下艙去接受禮物。他們興高烈彩地擠進了我們的小艙，每個人那感到意外的驚奇可是事實上最感驚奇的還是我自己，因爲在桌上植立着一株五光十色的聖誕樹，樹枝間還揮着一枝枝閃爍着瑞光的蠟燭頭。我似阿拉定初次摸到神燈一樣地呆住了，同時那班愛斯基摩人因很少看到我這種出神的態度也都肅然無語地候立在一邊。他們還以爲我們在敬拜聖誕樹。

父親通信都沒成功。

隨後又發生了一樁在我記憶中永不能泯滅的事故。五月六日是父親的生日。按我們家裡的習俗，不管這位過生日者在不在家，家人總得替他特製一蠟生日蛋糕。五月五日那晚當我們入睡以前，那剛做好的蛋糕已全凍住了，上面還插了三支蠟燭代表過去，現在和將來。

在半夜裡我忽被甲板上一陣腳步聲所驚醒了，接着有人很匆遽地在走下艙來。母親很快就從床上坐起，双目中閃出了希望的光輝很鎮靜地說，「是你父親。」正說畢時我們的艙門被推開了，接着一個穿着皮外衣，身材高大的男人逕走到母親的身邊。他並沒理會我直到我以不很高興的音調說，「父親，我也來了。」

經過了一陣不期而遇的興奮以後，大夥終於慢慢地鎮靜下來，我們戲說父親一定是嗅到了生日蛋糕的香味才趕來的，可是實際上，他的趕來更是難以置信。有一群從我們船邊出發的愛斯基摩人向北去狩獵，正好父親與他的愛斯基摩伙伴也從康格堡向南來狩獵，才造成了這次意外的喜相逢。

愛斯基摩人的本性極其直爽，當他們相互答禮以後就很簡明地回答我父親的幾句話：

幾天後母親才向我揭破了這類聖誕樹的謎。船上的木工在一支掃帚柄上鑿了很多小洞，母親再用粗大的電線穿作樹枝。她在電線皮上用蠟燭頭塗上一層蠟，再趁蠟尚軟的時候灑上些咖啡粒，裝作樹皮的樣子。一到了北極你再也不會丟掉任何東西，所以在輪底的雜物堆裡，母親又找到了些稻草，把它們弄直了，塗上了草綠色，再剪斷了作成松樹的針葉狀。她用手捏捏軟了些蠟，將每一支假松針都在蠟裡滾過，然後一針針地裝上了假樹枝上。她曾耗費了不少個夜晚，而且一定是等我入睡以後才來完成這傑作，因爲我從沒起過疑心。

藉着這類聖誕樹我也趁機可向愛斯基摩的孩童們誇耀一番，因爲平時在冰地上過各種原始活動，他們總是勝我一籌。所以有一天當他們在羨慕這類聖誕樹時，我就很得意地告訴他們說，「在我的家鄉，像這樣的樹木到處都是。」

起先他們還驚異不止，接着開始對我笑了，有一位膽大的走近我說，「當然，阿尼希督，我們願意相信你誇耀你祖國的一切，可是你忘了我們是看到畢萊夫人做這類樹的。」

過了聖誕節還是一連串嚴寒的冬日，我們幾次試着與

畢萊——「船是去年夏天到的嗎？」

愛斯基摩——「是的。」

畢萊——「一切補給品都帶到賽平角了嗎？」

愛斯基摩——「是的。」

畢萊——「船長是誰？」

愛斯基摩——「山姆船長。」

畢萊——「誰是總管？」

愛斯基摩——「老却利。」

畢萊——「船上還有其他我認識的人嗎？」

愛斯基摩——「畢萊夫人和阿尼希督。」

說到這裡，父親幾乎從他的皮衣中驚跳出來。「畢萊夫人和阿尼希督？」他高叫道。「另外還有孩童嗎？」

愛斯基摩——「沒有，孩童死了。」

父親驚駭一陣以後，問道，「船什麼時候開回去？」

「不回去，」愛斯基摩人靜靜地回答說，「現在就停在此附近貝葉港裡。」

「在附近」經估計也至少有五十里遠，父親當時的心情，顯然十分焦急，因其他的愛斯基摩人直到次日下午才趕回。

父親留在船上直等到春末冰融時，他幫助山姆船長

求真愛人——二十世紀的偉大完人

亞伯特·許維采自敘傳

一 柏 生



一位輝煌的音樂家，宗教家，哲學家，正當他聲譽日隆，前程如錦之際，他拋却以往三十載的學業與成就，轉向醫學，並投身叢莽荆棘的非洲，從事濟世活人的仁術。這是二十世紀中最偉大的人物，貢獻自己的一生為人類服務，始終緊逐着人生的兩大目標，求真與愛人。像這樣一種崇高的品格，才使他獲得了去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金，也惟有他才不玷辱這舉世仰慕的最高酬賞。

一八七五年一月十四日，我誕生於亞爾薩斯的凱瑟堡。我父親路易·許維采是當地牧師。祖父作過牧員，擅長風琴(Organ)。外祖父是一位傳教士，對於風琴修造極有興趣。我之所以喜歡這種樂器，受外祖父的影響很大。我誕生後不久，全家即遷往岡斯巴哈(Gunzbad)。五歲，我父親教我學習音樂，九歲我已能在禮拜堂中擔任彈奏風琴。我本來就讀於鄉村小學，父親待遇微薄，

將「迎風」號從冰港中釋出，使母親和我得以順利回家。

父親還有一年假期，他留在北極直到翌年六月，我們又相偕北航去接他回家。

至一九〇三年八月，母親又生了一位弟弟，此後她才決定不再冒險北行。父親以後又作二次北極探險，一次他創下了到達最北的紀錄，第二次在一九〇九年四月六日，這一次他發現了北極。

因為沒有母親作伴，他在這二次遠行中感到很難以容忍一切艱苦。惟因為發現了北極，一切離別的痛苦才告一結束，接踵來的是無窮盡的甜美日子。他到任何地方我們都可以跟着去。在當時各種科學及地理學會都頒以獎金和獎章。在每一次給獎典禮我們也都參加，而且以他為我們無上的光榮。那時母親顯得特別可愛，每次她總是滿臉笑容地躲在後座，可是每次總會被人發覺的。

因為當時人們都已知悉她在我父親的成功史中她是佔着很重的一份功勞。父親曾在他的本著作上題着：「獻給常給我以幫助和鼓勵的愛妻，因為她才配得一切稱譽和光榮。」

所以後來我們到那裡，那裡就會有表揚我母親的崇獎。雖然她常堅持着說她算不了什麼，可是如果沒有母親

我不相信父親會發現北極。在早年中她從來不抱怨父親說他們當年在年輕時，多在一起及時行樂，相反每次失敗以後，她總是準備好了更強的安慰和鼓勵。每次父親出發的時候，她必很自信地對父親說：「這次你一定會成功！」然後她欣然地高揮着手帕直到她望不見船影。雖然她眼中已充滿了苦淚。她仍是不斷地勸告我們姐弟二人說，「當父親還望得見你們的時候，千萬要顯出愉快的心情。」

今年母親已九十歲。當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母親正安坐在起居室內。在她身旁放着一瓶玫瑰花，是一批海軍軍官和他們的夫人們在發現北極的週年紀念日，來拜見她時所獻上的。

這東玫瑰花顯得很可愛，可是在我的心目中，沒有一朵活的花或一顆活的樹會較當年母親在「迎風」號親手做的那一顆聖誕樹更嬌美，更可愛。

知恥負責團結奮鬥
遵守時間注意秩序

遙聲譯自 Holiday Dec. 1963

無法繼續供給，幸而得到夢父的幫助，才進了高等學校。起初的功課不好，一方面拉丁文跟不上，另一方面我不很專心。在級任導師魏海曼的鼓勵引導之下，我得到了信心。同時又因猶金穆哈先生的指點，我學習彈奏風琴，並對巴哈的音樂獲得了門徑。猶氏於一八九八年謝世，我曾撰文致悼，刊行於穆爾霍森 (Mulhausen)。這是我的文章第一次被印刷出來。

高等學校中，我的主要興趣是歷史和自然科學。其他成績雖不見佳，但作文總是名列前茅。一八九三年六月高等學校畢業，獲得伯父介紹，查理·瑪雷·威靈 (Charles Marie Widor) 收我為及門弟子。十月我入斯特拉斯堡大學攻讀。當時斯特拉斯堡 (Strasbourg) 大學聲譽正隆，朝氣蓬勃。我對霍爾茲曼 (Heinrich Julius Holtzmann) 所講的四福音書深感興趣。馬太福音說，耶穌差遣十二使徒到以色列各城宣佈末日及天國降臨，及約翰派人詢問耶穌是否為彌賽亞，而耶穌不作肯定答復等問題 (馬太福音第十章及第十一章)，流行的解釋，使人不能滿意，我以為，耶穌所宣佈的天國，並不是建立在自然世界中，而是要等候超自然時代的降臨。

後來幾年，我在大學中一面攻讀別的功課，一面致力

作全部加以瀏覽。此時聽過許多名師的講述，尤以韓奈克 (Harnack) 的教條史 (History of Dogma) 最挑起我的興趣。因此便和韓氏的交誼漸密。後來我在非洲的拉巴爾時，因使徒保羅的神秘一書出版，他還有一封長信給我。

除了埃格狄 (Egidi) 之外，柏林的風琴家都很使我失望。他們太着重外表的拉琴而忽略了聲調的柔美。柏林的新風琴聲響嘶嘶，遠不及巴黎的聖母院和聖撒比斯等教堂中的。但柏林知識界的生活却比巴黎和諧，充滿良知與信心。這是柏林最優美的一段時期。

一八九九年七月回斯特拉斯堡參加考試。論文雖佳，但因我太專心於音樂理論和攻讀各家著作，所以課本不熟，導致考試結果遠不及齊格哈等教授的期望。我的論文題名為「由康德的理性之批判到唯理性限度內之宗教論康德的宗教哲學」，出版於一八九九年年底。

齊格拉爾我從事哲學，但我想做傳教士工作，於是進而研究神學。我趕快結束高爾獎金的研究，以便把空額留給別人。其實我應該趁此時機到英國的大學去研讀一段時候。考慮錯誤，使我後悔。是年十二月，我第二次神學考試及格。任聖尼古拉斯教堂助理，主持午後禮拜，主日

研究耶穌傳記中的問題。此外我又選讀哲學，研究樂理，以及巴哈與華格那兩氏的樂曲。

一八九八年五月六日，神學考試及格。因霍爾茲曼的助力，我得到高爾 (Gol) 獎學金。期限六年，每年六十磅，合計一千二百馬克。我接受了前格拉 (Theobald Niebler) 的意見，以康德的宗教哲學作為博士論文題目。十月，我到巴黎沙本尼大學研究哲學，並在威靈處學習風琴。沙本尼大學的舊式教授方法使我覺得厭惡。教授上課不是着重考試，便是講些專門問題。

整個冬天，我專心致力於音樂和博士論文。從威靈學習風琴。又向菲力 (J. Philipp) 和瑪麗雅爾 (Marie Jaell) 學習鋼琴。瑪氏是李斯特的高足，當時她正研究彈奏鋼琴時生理的理論基礎，我在她的試驗與指導之下，精細指法，對於風琴的彈奏，裨益甚大。菲力和瑪麗兩人彼此意見不合，我只好設法調和他們，不使他們知道我同時在作他們兩人的學生。那時我很窮苦，常不得一飽，菲力教完鋼琴之後，常帶我到盧森堡公園附近的飯館裡去，讓我大嚼一頓。因為我身體很好，往往終夜研究論文資料，清早目不交睫，便到威靈處學琴。

一八九九年夏天我完全消磨在柏林。想把古今哲學者

兒童禮拜，及兒童傳經班 (Confirmation Class)。這幾種工作都很愉快。傳經班中我儘量使兒童記住聖經的夢訓和詩篇的詞句，將福音的真理注入他們的心田，以便他們在後來的歲月中，能够抗拒誘惑，崇奉宗教。

聖尼古拉斯堂的薪水每月一百馬克，因為我仍然住在聖托瑪斯學院，食宿較廉，所以足敷開支。我的職務最大的好處，便是空暇多，春秋兩季假期三月。春季到巴黎在威靈處研究音樂，秋季則回岡斯巴哈的老婆家。

康德的研究結束之後，我便集中精神研究耶穌傳的問題。在大學時這些問題本來已使我一心嚮往，因為研究最後晚餐，於是從耶穌傳的問題，進而至初期基督教的種種問題。最後晚餐是耶穌信仰與初期基督教信仰的中心。於是我計劃寫一部關於耶穌傳與初期基督教史的最後晚餐史。第一卷，對於過去研究最後晚餐的學說，說明我所持的態度，並對全問題加以闡釋；第二卷，敘述耶穌的思想與活動，作為了解最後晚餐的條件；第三卷則研究初期基督教，與開始兩世紀的聖餐式。

因為最後晚餐的問題，我得到了一神學士學位 (Licentiate in Theology)；第二卷討論耶穌受難與救主身份的秘奧，於一九〇二年在大學中獲得了 Private-Dozent 的

位置。至於第三卷，我本想研究最後晚餐在初期及其以後的發展。但因補充耶穌傳，又寫了歷史上的耶穌之探究（The Quest of Historical Jesus）結果卷帙浩繁，反而難於印行了。

一九〇二年三月，我就任了斯特拉斯堡大學的神學講師。偶然和學生談起，他們雖聽斯比塔（C. Spitta）教授講授耶穌傳記，但對於前人的研究幾無所得。於是在霍爾茲曼教授的鼓勵之下，於一九〇五年夏季講授耶穌傳的研究史，每週兩小時。等到課程結束，而我的興趣猶濃。幸而大學圖書館中對於有關耶穌傳記的文獻，收藏極豐。機會難得，於是我便着手撰寫耶穌傳的研究史。

歷史的耶穌之探究一書，於一九〇六年初出版，初版題名為「從雷摩拉斯到勒德」（From Reims to Leod）。雷氏是漢堡的東方語文教授，他解釋耶穌傳，假定耶穌也和他當時的人一樣，豫料末日到來時有救主出現；勒德是布勒勞的神學教授，他否認耶穌有任何末世的思想，因此他說耶穌沒有認為自己是救主。其他各家學說，均在兩人所持的極端之內。於是便取作了我的書名。

歷史的耶穌之探究出版後，我和勒德常常通信。他的心病甚劇，隨時可以致死，只好在盛年放棄工作。他雖為

了真理不畏辛勞，他的學說却引起世人的敵視。我在書中對他的學說重視，也算為他略盡棉薄。他死於一九〇七年。驚訝不置地，就是我的著作竟在英國大受重視。牛津的桑戴教授邀我遊英，借我無暇分身。劍橋的克勞福教授讚揚我的作品，並由其高足譯為英文。

兩本關於耶穌傳的書慢慢傳播出去的時候，各方問題紛至沓來：末日說中的耶穌預料末日的到臨和超自然的天國，對吾人如何？我雖因解決了許多歷史謎團而自感滿意，但所痛苦的是，歷史領域中的新知識，可能使信仰基督的虔誠不安。保羅說過：「我們凡事不能敵擋真理，只能扶助真理。」這是我從小就記住的一句話，我想到這裡，便覺得心頭泰然。不論何等情形，求真却是高勝一籌。歷史上的真理以及其他真理都是一樣。縱使猜度，雖然有失虔敬，而其結果，決不至有什麼損害。因此宗教也不必怕歷史上的真理。

如果基督與史實，保存着本來的關係，則它今日何等強大；可惜因為虔誠，於有意無意之間掩飾曲解和壓制。不承認新說新事，而以偽說辯飾，強開倒車。今日的基督亟須努力，符合過去所忽略的史實。

基督的早期作品，為提高地位便於傳播，所以偽

托使徒，造成了後來的許多爭端。新約中的材料，內容雖足珍貴，其中也難免有不可靠的。維持基督聲譽的人，則又想法證明前說不實。泥古的人則又以為，所說既為某人思想，必去自某人之手。我覺得，今日基督學中，實在應該下一番求真的工夫。

春秋兩季假期，我常在巴黎和威靈在一起，他談到，法國只有巴哈的傳記，而找不到一本書介紹他的藝術。要我藉假期之便，著文介紹巴哈。乘這機會可以表達我研究巴哈的心得。於是引起了我的興趣。一九〇三年至一九〇四年的餘暇，便用以論述巴哈。但我的空暇多在夜間，不能利用圖書館。幸而在一家書店聽說，巴黎有某人，為了資助巴哈學會（Bach Society），訂購了巴哈全集，但這些書很佔地方，所以急於廉讓。我只花了十磅便全買了下來，使我的寫作輕鬆許多！

我是以音樂家的身份，把巴哈的音樂介紹給別的音樂家，並且討論演奏巴哈樂曲時的正確方法，而把他的生平事蹟做為引言，我深怕不能勝任，但好在這本書是給法國人讀的。批評藝術，表達批判與印象時，最難選擇詞句，這是必須先加以克服的一點。

巴哈是一位聲音的詩人，又有聲音的畫筆。他竭力用

音樂的語言，表達活力與清新。如其說他的作品近於華格那爾，倒不如說他更接近於柏里奧（Berlioz）。他的樂曲中鳴奏出浮雲烈風，長江奔瀉，驚濤拍擊，秋葉墜地，鳴鐘悼亡，堅強的信心與動搖的意志。騷者貶抑，卑者奮起；撒旦的反叛和天使雲端翔舞，儼然如在目中。是以，演奏巴哈樂曲時必須活潑溫柔。這理論自經我提出之後，適逢其會，所以漸漸受到了各方面的重視。

法文本的巴哈論於一九〇四年問世，由威靈作序。但我之能在威靈門下，完全因大伯母的助力，於是我便把此書奉獻給她。一九〇六年夏天，歷史的耶穌之探究一書既經出版。我又重新寫一本德文的巴哈論。德法兩國文字我雖同樣熟悉，但我覺得翻譯無法使人滿意。法文本只有四百五十三頁，但德文本竟變成了八百四十四頁之多。

巴哈論出版之後，我又寫了一本關於風琴建造的書。幼年受外祖父的薰陶，所以對於建造風琴興趣很濃。研究過許多風琴之後，覺得新造的風琴遠不如舊有的。但讀同我這種說法的人，却很有限。風琴發音的好壞，全賴乎四個條件：風管，風箱，在建築物的位置，以及風壓。近代建造風琴的技術雖好，但為了減低成本，遂不顧及音調的柔和而採用下等材料。凡是工廠出品，風管太薄太小，全

無共鳴作用。風箱中出來的聲音粗澀枯燥，風壓太高，音量雖大而聲音嘶雜。

我的小冊子出版之後，改革建造風琴的理論，逐漸得到了重視。一九〇九年國際音樂學會，在維也那召開大會，許多人持有和我相同的見解，共同擬定國際風琴建造法規，破除人們對於純技術的盲目崇拜。以後我又費了許多時間和精力，把送給我密友的風琴設計加以修改或認可，又寫信給許多宗教界或社會人士，勸他們不要把風琴拆換，購置新風琴時應該注重音調柔美清晰，不要祇是貪圖便宜，或音量宏大。儘管言之諄諄，而聽者竟渺乎其少！

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三日，這天是星期五，我在巴黎發出一批信件，告訴父母親友說，從冬季開始我決意學習醫，準備將來到赤道非洲做醫生。同時我辭去了聖托馬斯神學院的職務。我何以要這樣做呢？這志願已是許多年前就有了。當我十二歲時，我住在岡斯巴哈，夏日清晨分外晴朗，一覺醒來忽然想到，我的生活雖然快樂，但周圍有許多仍然受着憂傷痛苦的折磨。我不能祇是把快樂生活視為固然，我必須有一點貢獻。於是在窗外鳥語啾啾聲中，立定志願，用三十歲以前的光陰研究科學藝術，其餘歲月則直接爲人類服務。

務，只好藉演奏風琴和講演神學維持生活，常僕僕於巴黎與斯特拉斯堡道上。一九〇八年五月十三日，我參加解剖學、生理學與自然科學的考試。這知識可真是得之不易。三十歲人的記憶力實在無法和廿歲的人相比擬了。考試結果還不像我想像的那麼壞。但一生之中，再沒有比這些日子更勞瘁的了。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最後考試完畢，惘然出醫院大門，走進昏黑的冬夜。夢授的話還在耳邊響着：「只有你的身體特別好，才能勝任像這樣的工作。」現在我還得到醫院中實習一年，並且作完我的醫學博士論文。

作論文時，我已作到非洲去的準備。一九一二年春天，我在巴黎購置在非洲的一切應用物品。六月十八日我和海倫布萊斯結婚。她是岡斯巴哈人，父親是歷史家。

爲了去非洲創辦醫院，經費募集真是煞費苦心。凡是熟人，我都走訪殆遍。但人的毛病都是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所以一提到錢，馬上態度便有不同。後來聖尼古拉斯堂的同人和教友捐助了一筆很可觀的數目，巴黎的巴哈學會也募集了一宗，已敷一個小醫院一年的經費。還有些朋友答應出醫之後繼續籌募。我預備去的地方是拉巴爾（Cahoon），這裡可以說是奧古瓦（Ogowe）河的中心。

服務的地方，首先考慮到的是歐洲。我試驗了幾種方式都沒有成功，於是我想到了個人的獨立活動雖然重要，但有社團的合作，才有成效。事有湊巧，一九〇四年秋，我網閱一本巴黎傳道會（Paris Missionary Society）的雜誌，知道剛果的戈邦（Cahoon）傳道工作人材缺乏，協會主席呼籲爲「主所眷顧的人」前往服務。過了幾個月，正逢我的三十初度，便決定到非洲去爲人類直接服務。

決定一經宣布，親友紛紛責難。有人爲我的科學與藝術成就而惋惜；有人說，我形同一員大將親持步槍上火線；更有人以爲我的神經失常。最使他們可怪的，我不是去非洲傳道，而是去做醫生。其實，這正是我所求的。因爲醫生可以工作而不必多說話，平常我所宣揚的宗教仁愛，這樣便付諸實行了。

當我找到醫學院長費齡教授註冊時，他可真是以爲我有精神病。

一九〇五年十月尾，我初次去聽講解剖學。但又發生了一個問題必須解決。我既然是大學中的同僚，那麼便算是來賓，但來賓不得參與考試。結果還是同事特別幫忙，許我參加考試，領取文憑，學費免交。

接着又是數年苦讀，辛勤節蓄。因爲我已辭去各項職

於是我向巴黎傳道會提出，前往協助他們的工作。但協會中人不同意我的宗教見解，表示反對。經我公開表明除了行醫決不傳道的態度，並且分頭訪談之後，才得到了最後的決定。

一九一三年三月我帶着太太離開岡斯巴哈，廿六日晚我們便從波爾多（Bordeaux）搭輪船到非洲去了。

抵達拉巴爾時，受到傳教士的熱烈歡迎。其時奧古瓦的流域的伐木業正趨興盛，工資很高，所以缺乏建造房屋的工人。行醫工作暫時因陋就簡，直至秋末才遷入新屋。波形鐵皮牆，棕葉屋頂，長二十六呎寬十三呎，分爲診室手術室及一間很小的配藥室。後來周圍又築起幾棟竹屋，容納黑種病人。白種病人則借住在教會或醫生的平房裡。藥品用具尚未開箱，病人即已蜂擁而至，自遠達二百哩的上下游乘獨木舟而來。主要病症是麻瘋，瘧疾，睡病，痢疾，熱帶痘痘等，使我很奇怪的，還有許多人患肺炎和心臟病。須要外科手術的病則爲象皮病和脫腸。在赤道非洲的地方，脫腸最爲普遍，我第一次開刀的便是這種病。

起初找不到翻譯，所以工作不能順利。後來才找到一個土人名叫約塞夫，原先當過廚師，他勸我不要接受絕望的病人，否則對於醫生的名望損害很大。當地的土醫生都

是這樣。起先我不以為然，後來我才相信了他的話。土人把死看做極其自然的事，病情雖然絕望，他們也希望知道真情。醫生應該毫無保留地告訴他們，他們決不驚惶。倘然意外治愈，則醫生愈加出名。

我太太學過看護，所以由她擔任看護，管理藥房，繃帶，床單，準備開刀用具，和施用麻醉劑，由約塞夫作助手。事務雖然複雜繁重，但我太太還是處理得井井有條，真正了不起！而且凡是經我動過手術的病人，無不痊癒，所以沒有過了幾個月，每天便必須收容四十個病人，送病人來的人，又必須替他們預備住宿。因為他們要等在這裡，再把病人送回。

只要能辦得到，我總設法使治好的病人對醫院略示感謝之意。我告訴他們說，他們之所以能享受醫藥便利，完全因為歐洲有人為他們出力出錢。因此，他們也須盡點義務，使醫院維持下去。於是慢慢養成習慣。他們接受了治療之後，便拿香蕉，錢，雞或蛋之類送給醫院，實價當然比不上所用的藥品，却含有一種教育意義。窮人則完全免費。我拿到食品便供給病人，食品用罄，則用錢買米。

醫務所餘的時間不多，我便專心選著美國版的巴哈氏風琴音樂一書。巴黎的巴哈學會送了我一架鋼琴。來時，

我既被禁止往醫院工作，便想把論聖保羅一書寫完。可是因為戰爭，我的腦子裡又出現了另外一個問題——我們的文明問題。於是在被禁監的第二天，我開始撰寫文明的哲學 (Philosophy of Civilization)。這是我多年來縈繞在腦海中的問題。一般人以為近代文明，無論在精神以及知識和發明上，均高於以前，但這種樂觀的看法，使我無從理解。以我的印象而言，現代人的精神和智能，不但未能青出於藍，而且有許多地方，只是因襲前人。有許多晚上，當我執筆沈思時，想到躺在戰壕中的人，便為之悵觸不已。

這年十月底，因為威靈的努力，以及外在環境的迫切需要，終於撤去監禁，仍准我再回到醫院中去。

一九一五年夏天，我忽然想到，為什麼只是對文明加以批判，何不寫些有建設性的東西呢。我一面研究，人生態度與文明之間的聯繫也逐漸清晰。人生態度發生了大變化遂引出文明上很大的變化。理想的文明本來根源於對於人生的理想態度。我們既逐漸失去了對於人生的理想態度，所以真正文明的理想便沒有力量了。人類與各國中所發生的大變故都可以追溯到人生態度中最普遍的精神影響。文明的哲學全書共分為四部：(一)論現代文明的貧乏及

我便決定這是我醫人生涯的終結。只要手足長期不練，不久便可把舊業完全拋荒。有天晚上覺得孤寂無聊，於是彈了巴哈一支曲子。於是想到，我何不利用非洲的空暇時間，使我的技術更精湛呢？我便立定計劃溫習巴哈，門德爾松等人的樂曲，細心體味，直至記熟為止。有時一支曲子，常常須要好幾星期，甚至好幾個月。

我和土人來往的日子多了，不免想到那些大家向來所討論的問題：土人是天生的囚徒呢，還是有獨立思想。和土人談起話來，才知道有些根本問題，如人生的意義，善惡的本質等，他們也一樣注意。

和我太太在非洲已度過第二個乾季，本想到第三年時我們便回歐洲。但消息傳來歐戰爆發，這天是一九一四年八月五日。當天晚上接到通知，我們已成戰俘，必須留在家裡，不能自由行動，要聽看守的士兵指揮。土人對於戰爭，只知道是伐木業的一蹶不振，直到他們被徵調去給軍隊搬東西時，才知道怎麼回事。此地白人，有十位陣亡。消息傳來時，有個老土人說：「怎麼？打死這許多人！他們兩個部落為什麼不去談談呢，他們怎樣賠錢呢？」因為土人打仗不論誰勝誰敗，雙方死了的人都由對方賠償。土人覺得歐洲人打仗完全是殘忍成性，因為他們當然不吃死屍。

其原因：(二)討論崇愛人生的理想，兼論過去的歐洲哲學，做為對世界肯定的論理態度的基礎；(三)崇愛人生觀念的解釋；(四)關於文明國。

拉巴爾氣候鬱熱，我太太的身體不好。所以一九一六到一九一七年的兩季，我們住在海濱調養。一九一七年九月，我剛回到醫院開始工作，便有命令將我們這批戰俘，移往歐洲的戰俘營中禁押。幸而船期延誤了幾天，我們才能從容安排，整頓行裝。臨動身時，因恐文明的哲學底稿被檢查人員沒收，只好付託一位美國參士代為收存，但他認為哲學不但必要，而且有害，很像要丟到河裡去的樣子，還勸他有基督徒行善的心腸，答應代我收藏，戰後寄還給我。同時我費了兩夜，把全書寫成摘要帶在身邊。

到達波爾多之後，先生在臨時俘虜營中住了幾天。此時，我不幸染上了痢疾，身邊雖有以米汀，但痢疾的影響使身體一直不好。其後，我們又被押送到比利牛斯山中的格勒森戰俘營。格勒森本是一所大寺院，政教分立之後，已日就荒圯。戰爭爆發後，敵國人民數百名，全在這裡押禁著。但其中只有我一個人是醫生。但過了些時候，戰俘營監督才撥給我一間屋，准許我替戰俘診病。

戰俘營中觸目悽慘。長期監禁而致身體虛弱的，從早

到晚，只在院中四處閑逛，一面凝望着白雪皚皚的比利牛斯山。雨中，則茫然行立在廊下。其中大部分是因伙食太壞，而致營養不良，另有些人則因屋內不能取暖而受寒致病。這些人心力交瘁，稍有外感即成重病。大多數人，因失去了異國中的家業而憂心如焚。有些人娶了法國太太，子女們只懂法語。一旦營門開放，他們真不知何去何從。

如果身體好，則在這般形形色色的人羣中，倒也十分有趣。這裡有學者，畫家，藝人，巴黎商店中德奧籍的鞋匠和女子服裝專家，銀行家，建築師，工程師，工匠，商人，水手；希臘人，土耳其人，回教徒，無不應有盡有。要想求點學問，簡直不用費本。不論什麼學識，都可以找專家去學。我抓住了這個機會，學得了不少的知識。

後來我們又被送往普魯文斯省聖雷梅停房營。這裡所監禁的全是亞爾薩斯人。我雖是營醫，但因為另外還有一位醫生，所以事務清閑。我便整天撰寫文明的哲學第四部。後來另外的一位醫生走了，事務便也繁忙起來。同時普魯文斯的暴風使我太太大感不適，而我因痢疾，身體極其衰弱。

七月換俘，和我太太經過瑞士回到德國。瑞士一片承平景象。但一入德境，滿目創痍。街上盡是面色蒼白，瘦

弱的遺孀，到尤普撒拉（Uppland）大學講學。到瑞典時我還是一個疲弱不堪的病人。但不久我竟康復，重新覺到工作的樂趣。戰時爲了維持醫院，對巴黎友好和巴黎傳道協會，欠下了一些債務。這問題老是沈甸甸地壓在我的心頭。有次散步中，主夢知道了這事，便勸我在瑞典各處演講或舉行風琴演奏，募集款項，並替我向各處寫介紹信。瑞典因爲打仗賺了些錢，所以幾個星期，我已籌得相當多的款項，把最迫切的債務還清。等我離開瑞典國土時很感愉快，同時決定將來重回巴拉巴去。

回到家鄉之後，我便撰寫旅非回憶錄，書名「原始森林的邊沿」，雖然篇幅過乎冗長，但尤普撒拉的林已德出版社，還是把它印行了。一九二一年我辭去斯特拉斯堡的職務，帶着太太女兒回到阿斯巴哈，想靠寫作和風琴演奏維持生活。但我的工作常被旅行耽誤，這時各國大學邀我去講演文明的哲學，我周遊瑞士，瑞典，英國。同時我也須以講學的方式，替巴拉巴的醫院籌集經費。

我離開斯特拉斯堡時，是一九二四年二月十四日。我太太因爲身體不好，不能同去。我動身時帶了四個馬鈴薯袋，裝滿信件，準備在旅程中作伴。因爲當時出口只准攜帶現款五千法郎，因此波爾多的海關檢查員，以爲其中必

有硬幣的行人，我奇怪，他們何以仍然打下去。在康士坦斯，我太太便同來接的岳父母，遇回斯特拉斯堡，我因爲手續問題，多住了一天。我到斯城時正是夜間，因爲防空，全城燈火盡熄，岳父母住在郊外，只好先到聖托瑪醫院附近的友人家，但也費了很大力氣才摸索到。

阿斯巴哈因爲在戰線上，回家須要先申請許可。而且火車開不到，還要下車步行十哩。當一九一三年離家時，這裡何等寧靜。如今，山頭炮聲隆隆，路上裝滿了掩蔽工事，到處是磚築的機槍掩體，斷垣殘壁，童山濯濯，青蔥的樹木都已不知何往。居民難於守兵之間，各安其業，對於危險已漠不關心。我父親也是一樣，炮火之下他仍然安坐書房裡。

不久，我太太也得到許可來到阿斯巴哈，可是我又染了一場大病，經過開刀之後，才慢慢好起來。等我可以工作之後，便應斯特拉斯堡市長之聘，前往斯城公立醫院做皮膚科醫生。同時聖尼古拉斯教堂仍然請我回去作了主事。

自從戰爭以來，我像一枚銅幣，滾到桌椅下面，被人遺忘了。首次和外界的接觸是一九一九年十月，應邀演奏風琴，作了一次巴基薩納之行。一九二〇年我又受瑞典主

有夾帶的款項。但一個半鐘點之後，只在完兩袋，他只好搖頭而罷。

來到巴拉巴，院中房屋只剩下原來用波形鐵皮建造的一棟，和竹房子的骨架。七年之間，其他房屋已東傾西倒。荒草滋蔓，連路徑都無處尋覓了。我到後頭一件事，便是修葺這兩棟未倒下的房屋，並補醫生住室的弊端。然後再將已經倒塌的房屋逐一造好。但因木料又趨興隆，覓工十分困難，只好召送病人的土人，義務工作。我上午作醫生，下午監工，一天完畢，疲乏萬分，晚間便無力從事寫作。

病人日益增多，於是再向歐洲請來兩位醫生兩位護士。到一九二五年秋，醫院重建完成。我晚上才能抽出時間，續寫保護的神秘一書。當時因爲木料太旺，田地乏人耕耘，荒年之後，繼以痢疾流行。容納五十人的醫院，現在收容了一百五十個病人。結果全院都傳染了。神經病人無法隔離，只好停收危險的瘋子。於是三哩之外，又選了一個新院址。院中工作交給其他醫生，由我親身督工興建。同時赤道非洲的土生樹木，不結可食之果，便斬草伐樹，闢地移植菓木，不久便結實繁榮，可以供給院中需要了。一九二七年一月廿一日，新屋落成，病人正式遷入。

病房中有地板，不再像以前似的是潮濕的土地了。這期間除了保羅一書之外，又寫了一本書敘述在菲情形。同時因為經常練習，音樂大有進步，但保羅一書終未殺青。到了仲夏又完成幾棟病房，全院已能容納二百病人連送他們來的親屬了。隔離設備也有了。倫敦捐募的款項，另建一棟專收精神病患的房屋。

七月廿一日，我再度離開拉巴回到歐洲。留歐兩年間，多半在各處遊歷講學，和演奏風琴，我到過瑞典荷英捷克諸國。這時拉巴醫院裡的醫生護士，有的不能耐當地的氣候，有些則因家事，須要早些回來。我必需覓人去瓜代。這事費了我許多工夫。剩餘時間便趕寫使徒保羅的神秘 (The Mysticism of Paul the Apostle) 一書，準備出版。最後一章在海船上寫畢，序言則完成於赴拉巴途中。同來的人，除我太太外，還有醫生和化驗員各一人。

我到醫院時，嚴重的流行痢疾剛剛過去。我又發現醫院還是太小，於是又添建較大的病房，重病患隔離病床，工役宿舍，倉庫，洋灰水池和飯廳等，另又替精神病人添建一所病房，歷時十數月始竣工。

周圍數百哩間，這所醫院已名聞四方，有不辭數週跋

涉遠道而來者。由於歐洲友人的熱心，開刀房中任何用具十分齊全，藥房中，我們所用的藥全有，而且有的很貴，專治殖民地中的疾病。買不起食品的病人，院中可以使他們得到充分的營養，現在在拉巴醫工作相當愉快了，醫生護士漸漸多起來，不必自己一直幹到筋疲力竭。對那些幫助醫院的友人們，我們真是感激不盡！

醫院中的工作還是很艱苦，不過不像以前似的了。晚上我覺得精神很好能够寫作。不過有時爲了疑難病症，中心煩憂無暇他顧。

照我所定的和我所想的工作，我究竟還能完成多少，難以逆料。我的頭髮已經轉白，身體也已有老態。回顧生平，我深自慶幸，我不必節省精力，而能一直不斷地勞力勞心。瞻望將來，我也毫無憂愁，恬然自安。

節譯自 "Out of My Life & Thought"

原著者 Albert Schweitzer

出版公司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 Inc.



(一) 魔宮樂影 浦風譯

原名：The 5,000 Fingers of Dr. T

主演：湯美·雷提 (Tommy Retti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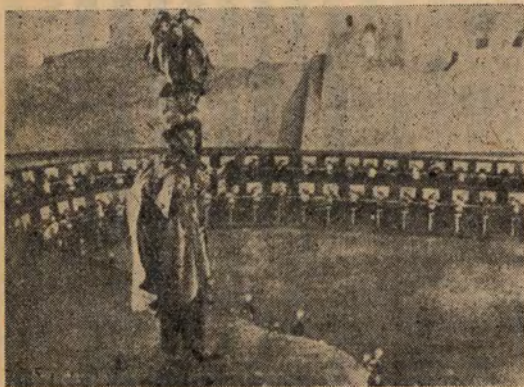
製片：史丹利·克拉瑪 (Stanley Kramer)

「魔宮樂影」有一個新鮮的主題和一段不平凡的荒誕故事。熱心的觀眾對這部片子的意見應該可以分爲兩個陣營——小孩們會欣賞它的諧趣和充滿幻想的情節；母親們，鋼琴教師和就過於現實的成人會以爲這是一部無理取鬧的諧劇，甚至會根本反對它的演出。

故事像小孩的幻想那麼純真而簡單，又像春天的夢境那麼富於色彩。主角是一個男孩子，和其他年齡相同的小

孩一樣，他喜歡玩球，憎厭鋼琴功課。不幸他有着一個好管事的母親和一個嚴厲的叫做脫威利克博士 (Dr. Terwilliker) 的鋼琴教師，使他在現實上逃避不了每天的練習。有一天他伏在琴鍵上打瞌睡，沉入一個五彩的夢境，在那裡，脫博士佔着一座古怪的峯巒和一部有一哩來長雙層座位的大鋼琴。

他譜了一首叫作「快樂的手指」 (Happy Fingers) 的新曲，準備抓五百個小孩來演奏。要不是出現了一個修水管的包商。而那個小孩又將包商說服了相信脫博士是一個瘋子的話，五百個小可



蟻虫通同那位受了脫博士催眠魔術所蠱惑的母親，也許會被幽禁一輩子。最後自然他們都獲得解救，脫博士也受到應有的懲罰。

在好萊塢的片子裡，幻想而不流於浮滑的已經難得，以小孩的幻想為主題而不摻進說教的更屬罕有。「魔宮樂影」在這方面開創了一個新格局，即使是最荒謬的情況下，它還保持了輕鬆而不過份諷刺的幽默，一種出自小孩眼中自然成理的境界自始至終籠罩着銀幕。

配合小孩的幻想，「魔宮樂影」有着許多荒誕離奇的道具和佈景。脫博士的堡壘到處有：無窮盡的大梯，活動的拉門，繞彎抹角的地下甬道和不知去向的樓梯，脫博士的作戲錢是用一把碩大無比的鏟子送進保險箱的；一條像氣球般的裙，可以作降落傘使用。受脫博士僱用誘騙小孩的包括一群出自「天方夜譚」的海盜，玩弄原子的科學家，和一座死對頭中學校裡足球隊的啦啦隊員。一雙學生的活寶，在一把長鬚子的地方結連着，穿着溜冰鞋工作。小孩們都被迫戴了頂上鑲有一隻手的藍帽子，脫博士的指揮棒則插在劍鞘裡。

穿插在這一片夢境之間的還有十支和諧的歌曲，和舞蹈家羅凌安排的芭蕾舞。最精彩的一場是表現一群不彈奏

鋼琴的音樂家，受鋼琴狂脫博士的苛虐，啞然用手足表達他們內心的痛苦。

編劇的幽默漫畫作家蘇斯承認他對鋼琴教師的確有偏見。小時候他每次彈錯了，鋼琴教師便用鉛筆敲他的指節。「四十三年以後，」他得意地說，「我才報復了。他便是故事裡的脫博士。」

史丹利·克拉瑪採用了全部新人，表演却出人意外地成熟。Hans Conried飾的脫博士未見誇張而一舉一動自然引人厭惡。Peter Lind Hayes的管子匠和May Healy的母親二角，也常有可圈可點的鏡頭。Tommy Rettig的小孩尚覺稱職。

譯自「時代週刊」

(二) 愷撒大帝

原名：Julius Caesar

主演：馬倫·白蘭度(Marton Brando)

詹姆斯·梅遜(Jam's Mason)

導演：約瑟·孟基威士

(Joseph L. Mankiewicz)

氣氛處理頗為成熟。

製片人霍士曼(十五年前他曾經很成功地将「愷撒大帝」用現代服裝搬上舞台)和導演孟基威士對原著可稱極盡忠實之能事。電影脚本裡沒有外加的對白，刪節的部分也只限於最後的三分之一，而這最後的部分，在舞台演出的傳統上，也是可有可無的。

以孟基威士細膩的手法，加上馬倫白蘭度，約翰基爾葛和詹姆斯梅遜的演技，自然有許多令人難忘的鏡頭。愷撒被刺，安東尼對羣衆的一番說辭，加西亞和布魯特斯在帳幕內的衝突這幾場都值得永垂銀幕。孟基威士又敢於摒棄好萊塢流行的堆砌和誇大作風，他不多排一個人，不多置一個景，而一切自然清麗俐落。

在如此勻整的演員陣容中，要單獨挑出一部演技加以讚揚是不大公允的，不過我特別喜歡基爾葛的加西亞一角。即使基爾葛早已在舞台上確立了現代最傑出莎士比亞演員的聲譽，我還不曾料到他會將這位陰謀家的複雜性格發揮得如此淋漓盡致。一般說來，布魯特斯是劇本裡公認的「英雄」，然而實際上加西亞却是幕後操縱的陰謀家。假如他所提出對付安東尼的意見被採納了，愷撒政權早已傾覆，反革命無從成功，這是整個劇本的重要關鍵。孟基威



好萊塢對霍士曼所作的幾次嘗試中(註)，「愷撒大帝」是比較成功的一部。劇本不太含蓄，是最佔便宜的地方。莎翁筆下儘管寫的是公元前四十四年的羅馬，政壇上的流血陰謀暴虐爭權却並無二致，因此在觀眾的心中一切並不陌生。

影評家總喜歡將「愷撒大帝」和勞倫斯奧立佛爵士的「亨利第五」和「王子復仇記」比較，事實上這是三部截然不同的劇本，也應該是三部需要獨立觀賞的影片。勉強比較起來，「亨利第五」雄壯中顯見琢磨，「王子復仇記」的悲憤情調纖細畢現，而「愷撒大帝」則對整個劇本的

(長篇連載)

自殺俱樂部

(一)

斯蒂文生著 郭吉光譯

一、年青人和乳酪包子的故事

在居留倫敦的期間，多才多藝的波希米亞（註一）王子佛羅利賽，因為他的為人豁達仁慈，豐采不羣，社交界各階層人士都對他有好感。單就人們知道他的事情而論，他已經就是一個與衆不同的人了，其實，那不過是他所作所爲的一部分而已。他通常雖是性情平和，恬淡自守，對人生却另有一番見解，不滿意於王子的生活，喜歡過一種富有冒險性，不平常的生活。有時候，當他心情不佳，那時倫敦的劇院沒有什麼笑劇上演，而季節又不適宜戶外運動時，（對於一切的戶外運動他都是精擅的）他就會把他的心腹策馬官吉樂汀上校召來，吩咐他準備好去作一夜漫遊。策馬官是一位青年軍官，秉性勇敢，有時甚至於還有點

幽莽。遇到這樣的情形，他就會欣然接受王子的命令，並且趕忙去把一切準備停當。長期的訓練和豐富的閱歷使得他有一種特殊的喬裝技能。他不但可以在外貌和態度上模仿任何一個階級、個性、或國籍的人，甚至在聲音和思想上，也能模擬得維妙維肖。就因為這個本領，他能轉移別人對王子的注意，有時還能使得他們混進奇奇怪怪的場所，這些秘密的冒險事情當然都是瞞着人的，即使是王子的隨從也都不知情。雖然經過不知多少次的危險，但是由於

（註一）波希米亞今爲捷克西部工業中心，農產亦豐



士顯然也看到這一點，因此他的鏡頭儘量朝向加西亞，攝取他的激憤和失望，嫉忌和憎恨。觀眾們在他身上看到的不單是一個預言家和革命的煽動者組織者，透過他的外表，你還可以看到內心蘊積着的一團風暴，爭權奪利的野心在裡邊長了根。

也許因為有了深沉陰險的加西亞底陪襯，布魯特斯簡單而高貴的品性也就易於表達。詹姆斯梅遜在這個角色裡光芒四射，眩人眼目。也無怪如此，因為廿年詹姆斯梅遜就是靠在舞台上演這一角成名的。

對於馬倫白蘭度，儘管他在「慾望街車」裡有過驚人的演技，觀眾們也許還會懷疑他能否像上面所稱頌的兩位優秀沙氏劇本演員那麼熟練，他那平淡的聲調能否將那篇著名的演說像莎翁的利華一樣動人心坎。事實證明，一切顧慮都是多餘的。馬倫白蘭度的安東尼是一大成功，他單獨憑吊撒撒屍首，在參議院石階前對蜂亂了的群衆慷慨陳辭這幾場，處處感人，絲毫不苟。憑這次演出，又一次在馬倫白蘭度的身上奠定了年青一代最佳演員的地位。

路易加爾罕飾撒撒，是一個適當的挑選。好權柄，慕虛榮，樂於受人逢迎這幾點傳神入扣，已屬不易。兩位女配角用上葛麗亞嘉遜和黛博拉寇兒大概是爲了她們的「票

房價值」。事實上她們也很賣力，替整部片子增添不少光彩。

五彩乎，黑白乎，大概是霍士曼和孟基威士所遭遇的第一個難題。幸而他們作了明智的選擇，因此出現在銀幕上的是比較樸實而能够加強深度的黑白片。

（註）前兩部是一九三五年華納公司的「仲夏夜之夢」和一九三六年米高梅公司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在藝術上和生意眼上看，二者都是失敗的。因此莎翁劇本在好萊塢製片商中被目爲「票房毒素」。

譯自「星期六評論」

一位有錢的孀婦和一位窮措大結了婚，當他們的蜜月旅行還未結束時，她已經開始在她丈夫前面提起所有的開銷都是由她負擔的話了。

有一天她丈夫買回來一座電視機，她檢視之後又發話道：「亨利，要是沒有我的錢，它就不會到這裡來。」

「親愛的，」她丈夫平心靜氣地說：「我想現在我也應該把這件事告訴你了，假如沒有你的錢，連我也不會到這裡來的。」

他們一個是沉着果敢，一個是機智忠心，終能安然度過。久而久之，他們的自信心越強，膽子也越過越大了。

三月裡的一個晚上下了一陣尖利的冰雹，他們避到緊靠勒司特區（註二）的一個牡蠣菜館（註三）裡去。吉樂汀上校化妝得個個潦倒的開人。王子仍照常戴上假鬍子，並且黏上二條粗大的眉毛，給他增添了幾分粗獷而老練的神情。像他那樣瀟灑的人物，經這樣一化妝，倒是比較難認得出些。既然是化了妝，王子和他的隨從就很安心在喝他們的白蘭地蘇打。

菜館裡擠滿了客人，男的女的都有。雖然有好幾個人願意來和這二位冒險者交談，可是他們都不表示歡迎。在座的都是些倫敦下層社會的人，諺的話也都厭俗得很。王子已經在打呵欠了，對這一晚的出遊也開始感覺厭倦。正在這時，旋轉門被猛力地掙開了，一個年青人，後面跟著二個工人，走了進來。每一個工人捧着一大盤蓋着乳酪包子，他們一進來後就把盤子揭去了。年青人巡迴在客人之間，以過份的殷勤強迫每個人接受他的贈禮。有的人帶笑地接受了，有的人堅決地，甚至是粗魯地拒絕了。凡是人家不肯要的，他就自己吃下去，附帶還講幾句多少帶點幽默的話。

最後他來招呼佛羅利賽王子。

「先生，」他說，非常恭敬地把乳酪包子夾在姆指和食指之間遞給他，「您願意賞一個陌生人的臉麼？我可以保證包子是不錯的，因為，從五點鐘到現在，我自己已經吃了二打帶三個了。」

王子回答說：「我一向只注意一件禮物的用意，並不注意它本身的質地。」

「沒有什麼用意，先生，」年青人回答，又行了一個禮，「只不過是開玩笑。」

「玩笑？」王子回答，「你是要跟誰開玩笑呢？」

「我不是到這裡來解雇我的所屬的，」他說，「我是來這裡分散這些乳酪包子的。反正我是自己情願做這件傻事，我希望您不再追問，並且賞臉把這個包子吃掉。假如您不樂意，那就等於逼着我自己再吃下這第二十八個，老實說我實在有點怕了。」

（註二：倫敦城中產階級的外國人，特別是法國人所住的地方）（註三：事實牡蠣的小菜館，門口繪有牡蠣圖樣）

「你感動了我，」王子說，「我萬分願意幫助你，使你不再左右為難，可是有一個條件，假如我和我的朋友吃了你的包子的話——因為我們倆本來對它都不感興趣的——你就要和我們一塊兒吃晚餐作為報酬。」

年青人好像在考慮。

最後他說：「我還有好幾打在手，還得跑幾家館子我的事才能了結。恐怕還要不少時間，假如你們餓了的話——」

王子以一個禮貌的手勢打斷了他的話。

「我們願意陪你去，」他說，「因為對於你這種別緻的消遣方式，我們已感到濃厚的興趣。現在『和平方案』

既已擬就，讓我來為雙方簽訂『條約』吧！」

王子吞下了乳酪包子，一點不帶勉强的神色。

「味道鮮美，」他說。

年青人回答說：「我知道你是一位鑑賞家。」

吉樂汀也照樣吃了，這時菜館裡的每一個人都已經或者接受了或者拒絕了他的食物，年青人就帶了乳酪包子領路到另一個相似的所在去。那二個工人好像已經習慣於他們的職務了。緊隨在後面，王子和上校走在最後面，手挽着手，相顧微笑。按照這樣的次序，這一小隊人又到了另外幾個酒店，在那裡同樣的情形又重演了一遍；有的拒絕了，有的接受了這種用意不明的款待，凡是人家拒絕的包子年青人就自己吃下去。

離開第三家酒店時，年青人數了數剩下的包子：只有九個了：一盤裡三個，另一盤裡六個。

「先生們，」他說。對他的二個新伙伴招呼，「我不願攔攔你們的晚餐，我敢說你們一定餓了。我真覺得欠了你們大人情。對於我，今天是個值得紀念的日子。在我以這種極端愚蠢的行為來結束我無聊的生涯時，我很希望能對得起一切給我面子的人。先生們，你們用不着再等了。雖然我的肚子已經快要脹破，冒着生命的危險我也要把它點剩下的結束掉。」

說完了他就把剩下的九個包子一口一個地吞了下去。然後給了那二個工人二個金鎊。他說：「我感謝你們的好耐性。」

又對他們每人行了一個禮後叫他們走了。有好幾秒鐘他站在那兒看着他們才掏錢出來的錢袋。笑了一笑，他把它丟到街中心去。表示他準備吃晚飯去了。

在索霍區（註四）有一家法國小餐館，一度曾非常走紅，但現在已漸漸被人遺忘了。在三樓的一間雅室裡他們三人吃了一頓講究的晚餐，喝了三四瓶香檳酒，天南地北的閑談着。年青人侃侃善談，興緻也高。可是他那種放肆的大笑對於一個有高等營養的說起來，未免顯得不自在。他的手也顫抖得厲害，他的聲調有時會突然高昂得令人吃驚，好像他自己也抑制不住似的。最後的一道甜食撤去後，他們三人都點燃了紙煙，王子就對他說：

「我相信，你會原諒我的好奇心。我看到你所做的事情使我感興趣，可是更使我疑惑。雖然我不願意多管閑事，不過我可以告訴你，我和我的朋友都是能守秘密的人。我們自己也有許多秘密，而且常常會洩露給一些不該聽他知的人聽。假如，我猜得不錯，你的故事是一件優美的事，你用不到顧慮我們。我們倆是英國攻得出的最後的傻瓜了。我的名字是高道爾，西奧菲勒斯·高道爾。我的朋友是愛佛立德，漢墨斯密斯少校——至少，這是他願意人知道的名字。我們的生活完全是消磨在探求荒唐的冒險上面。對於任何放肆的事情，我們都不以為奇，而且覺得有趣。」

「我喜歡你，高道爾先生，」年青人回答，「你自然而然地獲得了我的信任，對你的少校朋友我也放得了心。不過我猜想他是一位貴族，故意化了妝的。至少，我敢說他不是一個軍人。」

上校得意的微笑了，這顯然表示他的化妝術是極其成功的。年青人越說越興奮了。

「我有充分的理由不能告訴你們我的故事，但是也許就因為如此，我要告訴你們的。既然看樣子你們很想聽一個愚蠢的故事，我也不忍使你們失望。首先要聲明的是，雖然你們已經把名字告訴了我，我的名字還是不想告訴。」

（註四：倫敦之一區，在牛津街南，自一六八五年以來，多為外人居留地，以餐館聞名。）

你們。我的年齡也無須說出來。我也是普通世代相傳人家的後裔。從我的祖先那裡，我繼承得了一副正常的體格，和一年三百鎊的一份財產。我相信我的暴躁脾氣也是他們遺傳下來的。而且，我一向也喜歡放縱自己的脾氣。我受過好教育。我的小提琴拉得還不壞，要靠它賺點小錢大概還不成問題，笛子和法國喇叭也能吹。偶而也玩玩惠司脫

（註五），每年差不多要輸一百鎊在上面。法國我也很熟悉，要在巴黎花起錢來，大概也能和在倫敦一樣容易。總而言之，我這個人有多方面的才能。我曾經歷過種種的冒險；包括一次不為什麼事的決鬥。差不多在兩個月前，我遇到了一位年青的女郎，不論在外貌和內心方面，都正合我的標準。我對她一見鍾情，自以為終於找到了意中人，就這樣我墜入了情網。可是當我一算我剩下的存款，我發現還不到四百鎊。請問，一個有自尊心的人，手頭只有四百鎊，還能談戀愛麼？考慮之下，我覺得不可以。於是，離開了我的愛人，再略略加快了一點我平時花錢的速度。到了今天早晨我只剩下最後八十鎊了。我把它分成兩半；四十鎊我留作特別用途，另外四十鎊我要在今晚花光。今天一天我過得很有趣，除了分送使我有幸認識你們的乳酪包子外，我還做了許多滑稽的事情。因為，我已經說過，我決定給我愚昧的生涯一個更愚昧的結束。你們看到我提錢袋扔到街上去的時候，四十鎊算是光了。好了，現在我已經把什麼都告訴你們了。我是一個傻子，可是傻就傻到底。同時，請你們相信，我既不是個軟弱的人。也不是個膽小的人。」

從年青人說話的聲音聽來，顯然他對自己是懷着一種鄙薄的心理。他的聽衆想像得出，他的戀愛給他的刺激實在比他承認的要強些。他是在想自殺。像乳酪包子那回事，表面上看起來很滑稽，實際上是掩藏着悲劇的氣氛。

「嗨，這不是奇怪嗎？」吉樂汀喊了出來，丟了個眼色給弗羅利賽王子。「在倫敦這樣的茫茫人海裡，我們三個人會爲了極小的一件意外而相遇，而且，大家的情況又這麼相似。」

「怎麼？」年青人也叫了起來，「難道說，你們也這麼命運不濟麼？這頓晚餐，也像我的乳酪包子似的，是滑稽滑稽事嗎？是不是魔鬼要帶着他的三個門徒一塊兒赴這最後一次的宴會？」

（註五：一種紙牌戲）

佛羅利賽王子回答：「魔鬼有時候也會做出好心腸的事情來的。我很爲這件巧合感動。雖然我們的情形不盡相同，我現在要使得它一致。我要學學你的榜樣。」

說着王子掏出錢袋，取出一疊鈔票。

「你看，我差不多比你晚了一個星期，可是我要趕上你，和你並駕齊驅。」他放了一張鈔票在桌上，然後說：「這個儘够付賬了。至於其餘的——」

他把它們扔進了火爐，一剎時就化爲了一縷輕煙升上了煙囪。

年青人想抓住他的胳膊，但是因爲桌子擋在他們中間，他來不及阻止了。

「不幸的人！」他嘆道：「你不該把它們都燒掉。你應該留四十鎊。」

「四十鎊！」王子重複道：「幹嗎要四十鎊？」

「爲什麼不留八十鎊呢？」上校說：「因爲據我所知，那一疊足有一百鎊。」

「他只要四十鎊。」年青人憂鬱地說，「沒有四十鎊就不許入會。規則很嚴，每人四十鎊。見鬼！沒有錢死都死不成！」

王子和上校交換了一瞥。

上校說：「請你說明白。我還有一個裝得頗滿的皮夾哩！不用說我是十分情願把我的錢分一半給高道爾的。不過我先要知道這四十鎊是幹什麼用的。你一定要告訴我們你是什麼意思。」

年青人好像是甯醒了，他不安地看看這個看看那個，臉孔血紅。

「你們不是在作弄我吧？」他問：「你們真的也像我一樣的毀了麼？」

「是真的。至少我是的。」上校回答。

「至於我，」王子說，「我已經給了你證明。要不是毀了的人，誰願意把他的鈔票扔進火爐裡？這樣的行動本身就是很好的證明。」

「一個毀了的人——是的，」年青人懷疑地說：「或者是一個大闊佬。」

「够了，先生，」王子說，「我已經說過我是毀了的，你不相信就算了。」

「毀了？」年青人說：「你們也毀了，像我一樣？你們也是過了放縱的一生，以致現在落到只剩下最後的一個自由了？」他又降低了嗓子繼續說：「你們是不是想利用那最後的自由？你們也是做了許多蠢事，現在設法收場了，就想從一條簡便可靠的小路溜掉嗎？你們也想找一扇方便之門以逃避良心的責備？」

他忽然停住了，想笑，却笑不出來。

「祝你們健康，」他大聲說，乾了杯，「晚安，倒霉的朋友們！」

正當他要站起身來的時候，吉樂汀上校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

他說：「你不應該不信任我們！你剛才所提出來的一切問題，我都肯定地答覆了你。我並不膽怯，我說話也決不含糊。我們跟你一樣，活得够了，決心尋死。或遲或早，獨個兒或是一塊兒，我們是要去見閻羅王的。既然我們遇到了你，而你的情形又比我們來得迫切，那麼，就是今晚吧，就現在吧！而且，假如你願意的話，我們三人一塊兒死。像這樣的三個廢物，應該手挽手的到閻羅王（註六）那兒去報到，才能互相有個照顧。」

吉樂汀說話的時候，他的聲音和表情也十分貼切他所扮演的角色。連王子也攪糊塗了，他懷疑地看看他的心腹。至於年青人呢，他的兩頰重又泛起了深紅色，眼睛也炯炯發光。

「你們真是我的同志！」他叫了起來，興奮得有點令人害怕。「讓我們握手慶賀吧！」（他的手又冷又濕）「你們真想不到會和一夥人一塊兒死。你們也想不到你們吃了我的乳酪包子是多幸運的一件事！我只不過是一個團體中的一份子，但是我知道死神的便門，遲早我是要進去的，不用不費什麼事，也不用不正當的方法；我可以指點給你們永生之路。」

他們誠懇地請求他詳爲解釋。

（註六：原文爲 Pluto，意爲地獄之神）

「你們能想法子弄到八十鎊麼？」他問。

吉樂汀賣弄似地翻了翻皮夾，回答說不成問題。

「幸運的人兒！」年青人說：「四十鎊就是加入自殺俱樂部的會費。」

「自殺俱樂部？」王子問，「是個什麼鬼玩意兒呀？」

「聽着，」年青人說：「這個時代是事求方便，我要告訴你們什麼是最後的，最完善的方便。譬如說，因為我們的事業是分佈在各地的，所以就有鐵路的發明。可是鐵路又勢必要把我們和我們的朋友們分開，因而又有電報的發明，使得我們不因空間的距離仍能迅速的通消息。甚至於在旅館裡我們也有升降梯代步，免得我們爬幾百級的樓梯。現在，我們知道人生只不過是一個舞台，只要我們滿意於自己扮演的角色，我們儘可以像優子似的串演下去。在現代一切享受的設備上，還缺少一樣方便：那就是脫離人生舞台的一條簡單舒適的捷徑，也就是通向自由的便梯；或者，像我剛才說過的，死神的便門。而這種方便呢，我的二位同志們，自殺俱樂部就可以供給。不要以為只有我例外的有這種合理的慾望。有許多我們的同胞，他們早已厭倦了活在世上的營營碌碌，他們所以沒設法解脫，只不過因為還有一二點顧慮。有的人不願意使他們的家人受驚嚇，假如事情傳出去的話，又恐怕家人受人指責。有的人膽子小，不敢嘗試死的味道。從某一方面說來，那也是我自己的經驗。叫我拿一柄手槍對準自己的腦袋放，我是辦不到的，因為有一種超越我自己的力量阻止我這樣做，雖然我厭倦生活，我還是沒有足夠的膽量來結束我自己的生命。為了像我這樣的人，和一些想擺脫人世的煩惱而又避免引起死後麻煩的人，自殺俱樂部就因適應需要而成立了。至於它如何進行業務，歷史怎樣，或者它可能有什麼分枝的機構，我自己也不知道。就是我知道的部份，我也無權告訴你，不過，至少，我可以為你們效勞的是：假如你們真是厭倦了人世，今晚我願意介紹你們去參加一個集會；假如今晚不成的話，至少在這個禮拜之內，你們就可以很容易地擺脫生命。現在是（他看看錶）十一點，最晚在十一點半時，我們一定要離開此地；所以你們有半小時來考慮我的提議。這可比乳酪包子嚴重多了，」他又微笑地加上一句：「恐怕也更可口些吧。」

「當然嚴重多了。」吉樂汀上校回答：「正因為如此，你允許我和我的朋友高道爾先生單獨談五分鐘話麼？」
「理當如此。」年青人回答。「假如你們允許的話，我想告退。」
「那謝謝你了。」上校說。
等到只剩下他們倆時，佛羅利賽王子說：「為什麼要私談？吉樂汀？我看你是有點着慌了，可是我已經決心打定了主意，要看就看到底。」

「殿下，」上校說，臉色變白了，「允許我請求您考慮一下您的生命對您的朋友和人民的重要性。剛方這個瘋子說：『假如不是今晚的話，』假如今晚真有什麼不可挽回的災難降臨到殿下的身上，請問，我將會怎樣的絕望，對我們整個的國家又是多大的損失？」

「我一定要看到底。」王子用最從容的聲調重說了一遍。「同時，吉樂汀上校，請你記住你是一個紳士，說話不能沒有信用。在任何情形之下，不經我的特別許可，絕不能暴露我們的身份。這是我的命令，以前我就說過的。現在，請你叫人把帳單開來。」

吉樂汀上校順從地鞠了躬，但是在他叫年青人進來，又對侍者傳話的時候，他的臉色十分蒼白。王子仍保持着他泰然自若的態度，向年青的自殺者描繪巴黎小劇場的情景，說得有聲有色。他假裝沒注意到上校懇求的眼色。同時，故意格外仔細地選了一支方頭雪茄煙。說真的，現在在他們三人之中，他是唯一能自持的了。

賬付過了，王子把找回的錢統統給了那個侍者，使得他大吃一驚。隨即，他們三人同乘一輛四輪馬車走了。走不多遠，車子在一個黑巷子口停下，他們就在此地下了車。

吉樂汀付了車費以後，年青人轉過身來，對王子說：

「高道爾先生，假如你還想逃回囚籠似的人世的話，現在還是時候。你也是一樣，漢墨斯密斯少校，在你們採取另一步驟之前，請先考慮一下，假如你們心裡說『不』的話，這兒就是分路口。」

「領路吧，先生。」王子說：「我不是那種說了話反悔的人。」

「你的冷靜對我有好處。」他們的輔導者說：「你並不是第一個被我帶到這扇門來的人，可是我從來沒見到誰在這樣的與堅固頭邊自縊鎮定自殺的。我有好幾個朋友已經先我而去了，我知道不久之後，我一定也要接續他們而去。不過，這跟你們沒什麼關係，請在這兒稍等我一會兒，我只要把介紹你們的初步手續辦好馬上就回來。」

說完了後，年青人對他的同伴們揮了揮手，轉進了巷子，走進一所房子就不見了。

「在我們幹過的所有的假事中，」吉樂汀上校用一種低沉的聲音說：「這次是最荒唐也是最危險的。」

「我完全相信。」王子回答。

上校勸說道：「我們還有一點時間，讓我請求殿下趁此機會退回去吧。這件事情的後果還不可知，可能是很嚴重的。平時殿下私下裡既然對我寬容，我現在才敢不怕冒犯地大膽進言。」

「難道說吉樂汀上校還害怕嗎？」王子問，從他唇間取下了雪茄煙，目光銳利地看著上校的臉。

「我不是爲我自己害怕，」上校驕傲地回答：「殿下可以放心。」

「我也是這麼想，」王子回答，仍是未被擾亂的好性子。「可是不願意提醒我們之間地位的不同。不要再說了，不要再說了，」看到吉樂汀正要道歉，他又加上一句：「我不怪你。」

他平靜地抽着煙，身子倚在柵欄上，一直等到年青人回來。

「怎樣？」他問：「我們的人會手續辦好了沒有？」

回答是：「跟我來。會長要在小會客室裡見面見你們。我警告你們：回話要坦白。我做了你們的保證人；可是在准許入會之前，俱樂部規定要詳細的詢問一次，因爲一個會員的不謹慎會使得整個團體瓦解。」

王子和吉樂汀湊着頭商議了一會。一個說：「我就這樣這樣，」一個說：「我就那樣那樣，」最後他們同意

了大膽地扮做他們都認識的人，於是會意的一雲後，跟着他們的嚮導到會長的小會客室裡去。他們經過的地方都沒有什麼可怕的東西。外面的門是開着的，小會客室的門也是虛掩着。到了那間很小但是天花板却很高的屋子後，年青人又離開了他們。

「他馬上就會來。」他說，聽了一下頭，隨即不見了。

從小會客室的一端折疊的門裡可以聽得出人聲，夾雜在談話聲裡的是不時的開香檳酒瓶塞，和接連着的笑聲。房裡只有一扇高高的窗子，從裡面看出去是泰晤士河和堤岸。窗有燈光的方向，他們知道距查林·克羅斯車站不遠。房裡傢具很少，單在傢具外面的套子也都破舊了。可以移動的東西只有放在圓桌中央的一只手鈴，和掛在周圍牆上釘子上的許多衣帽，人來得顯然不少。

「這到底是怎樣的一個鬼窟啊？」吉樂汀問。

「我就是爲這個來看你的，」王子回答，「要是這屋子裡住着活活魔鬼的話，那才有趣哩！」

正在這時，折門開了剛容得下一個人身體的小縫，傳進來了聲浪較高的噁噁談話聲，同時自殺俱樂部可怕的會長也走了進來。會長已是五十歲以上的人了，身材碩大，走路時有點搖搖擺擺的；長了一臉蓬鬆的兜腮鬍子；禿頂；皺皺的灰色眼睛，不時會閃出一道光輝來。他的嘴裡含着一支大雪茄，當他冷冷地，銳利地打量這二個陌生人時，他的嘴唇一直在扭來扭去，轉個不停。他穿着淺藍色的蘇格蘭呢布衣服，裡面是一件條子襯衫，領口敞着，脖子全露在外面。一只胳膊底下夾着一本記錄簿。

「晚安，」他說，那時他已經把門在身後關好了，「我聽說你們有話跟我談。」

「先生，我們希望加入自殺俱樂部。」上校回答。

會長把雪茄在嘴裡轉了一陣子。

「什麼？」他突如其來的問了一句。

「對不起，」上校回答：「不過我相信這件事你比我們清楚。」

「我？」會長叫了起來。「自殺俱樂部？够了，够了！這種玩笑只能在愚人節的時候開開。對於酗酒胡鬧的紳士們我還能忍受，可是這種無聊的玩笑還是少開的好。」

「隨便你叫你的俱樂部什麼名字好了，」上校說：「我們曉得這裡客人很多，我們一定也要參加。」

「先生。」會長直截了當地說：「你弄錯了，這是一所私人的住宅，你們必須馬上離開此地。」

在他們交談的時候，王子一直是靜靜地坐在椅子裡。直到此刻，上校看看他，好像是說：「識相點，還是走吧！」他取下了嘴裡的雪茄，說道：

「我到這裡來是由於你一個朋友的邀請。無疑的，他告訴過你我的來意。讓我提醒你，一個人到了像我這樣的境地是沒有什麼顧慮的，而且也不見得願意忍受粗魯的行為。我一向是性情很平和的，可是，親愛的先生，現在你要求是存心別扭的話，到時候可別後悔呵！」

會長高聲笑了起來。

他說：「這才像個話。你倒是男兒本色，說的話很中我的意，所以我很願聽你的吩咐。」他又對吉樂汀說：「你能不能走開幾分鐘？我先要和你同伴談一談，俱樂部的一些手續是須要個別辦的。」

說完了他就打開一個小密室的門，把上校關了進去。

只剩下他們倆人時，他對佛羅利賽王子說：「我信得過你，可是你能擔保你的朋友嗎？」

「不能像我自己那麼保險，雖然他比我更有使人信得過的理由。」佛羅利賽回答：「不過至少帶他到這裡來是不至於壞事的。人世的坎坷他也經歷得夠了，對生命也就看得淡了。不久前他因為賭牌欺詐，已經免了職。」

「的確是一個好理由。」會長回答：「至少，我們另外一個會員也是這樣的情形，而我也信得過他。我可以請問，你也服過軍役麼？」

「服過，」王子回答：「不過我太懶了，早就離開了。」

「為什麼理由你厭倦人世呢？」會長又問。

王子回答說：「就我所想得出來的理由，不外是剛才說過的那個：純粹是懶惰。」

會長跳了起來。「見鬼！」他說：「那不成理由。」

「我沒有錢了。」佛羅利賽又說：「毫無疑問的，那也是一大煩惱。因為窮，我就更懶得活啦！」

會長的雪茄又在嘴裡轉了好幾秒鐘。他直盯盯地看着這個古怪的入會者。但是王子任他死盯着，既沒有催促不安，也不發脾氣。

「假如我不是經驗豐富的話，」最後會長說：「我早就把你揮出去了。不過，我見過的多了；最低限度我曉得看起來最不足道的自殺的理由，往往是最强有力的。一旦我碰上一個中意的人，就像是你吧，先生，我寧願變更一點規則。而不願拒絕他的要求。」

王子和上校相繼地被仔細地詢問過許多問題：王子是單獨被問的，但是問吉樂汀的時候，王子也在場。所以在會長翻來覆去地盤究其中一個的時候，他也可以觀察到另一個人臉上的表情。結果很滿意。會長把他們每人的情形摘要地記入記錄簿後，拿出一張宣誓書來叫他們簽字。立誓人一旦立下誓之後，就絕不能反悔。而那些條約又都是苛刻得無以復加的。無論是誰立下這樣可怕的誓言後，他的名譽心就算是剝奪淨盡了，要想得到一點宗彩的慰藉也成為不可能的事。王子簽了字，可是免不了一陣戰慄；上校也照他的樣做了，神氣却更為沮喪。然後會長收了入會費，也不再找他們什麼麻煩了，把這二位朋友引進了自殺俱樂部的吸煙室。

吸煙室的高度和毗連着它的小會客室一樣，但是大得多了。從頂到底都是糊着像橡木以的壁紙。屋裡生着熊熊的爐火，幾盞煤氣燈照亮了屋子裡的客人。王子和他的隨員加入以後，一共是十八個人。大多數的客人都在抽煙，喝香檳酒；有一種反常的歡樂情緒支配着他們，但是有時他們會突然靜默下來，令人感到恐怖的氣氛。

「是不是會員都到齊了？」王子問。

「差不多一半。」會長回答。「順便提一提，」他又說：「假如你們有錢的話，最好拿出來買點香檳酒請諸客。那會使得大家精神好些。在我個人也得點外快。」

「漢羅斯密斯，」佛羅利賽說：「香檳酒的事我交給你去辦了。」

講完他就自管自地轉身走開了，開始在客人中間周旋。因為他慣於在上流社會的圈子裡做主人，凡是接近他的人都會歡喜他，為他所吸引，他有一種動人而又威嚴的風度。在這樣的一個半瘋狂的團體中，他的超乎尋常的冷靜

更顯得他的出類拔萃。當他和一個個客人談過去的時候，他眼耳並用。一會見之後，他已經對周圍的人群有了個大概的認識。就像在所有別的聚會的地方一樣，客人多半都是一種類型的人：年紀正青，臉上充份的顯露着聰明有見識的樣子，但是就缺少那種能獲致成功的力量和特質。只有少數幾個人是上了三十歲的，可是倒有不少還不到二十歲的。他們站着，倚着桌子，不時地換着腳站。有時候他們抽煙抽得特別的快，有時候又讓香煙白煙掉，有的人談話談得很好，可是多數人的談話只不過是神經緊張的結果，既無內容也沒有意義。每次新開一瓶香煙的時候，大家的精神就振作些。只有兩個人是坐着的——一個坐在窗下凹處的椅子裡，頭低垂着，兩手深插在褲子口袋裡，臉色蒼白，汗涔涔的，一句話都沒有說，十足的可憐相；另一個坐在煙囪邊的一個大沙發裡，他和別人有一種迥然不同之處，很引人注意。他可能有四十歲以上了，但是看起來還更老十歲。佛羅利賽心裡想，他從來沒有看到過一個人是像他這麼天生的討厭相的。也沒有看到過一個人像他那樣的被疾病和邪惡的刺激所毀損的。他只是「一層皮包骨」，身體一部份已經癱瘓了。帶了一副光度極深的眼鏡，以致他的眼睛透過玻璃看起來擴大了，而且扭曲得變了形。在這間房間裡，除了會長和王子以外，他是唯一保持着日常生活的鎮靜神態的。

這個俱樂部裡的會員們都不大講體面的，有的人在吹他們幹的一些不名譽的事。就因為他們幹了那些勾當，只好求一死以了之。聽的人也不表示不贊成。在他們之間有一種默契，不大在乎道德的判斷；無論是誰一進了這個俱樂部的門，就已經能享受到一部份墳墓中的自由了。他們喝酒互祝彼此死後有好名聲，並且祝願那些過去有名的自殺者。各人提出對死的不同的看法，然後加以比較，發揮——有的人說，在他看來，死只不過是黑暗和休止，別的一些人滿懷希望，期望他們當晚就能登上星空，與那些偉大的死者歡聚。

「紀念永恒的貝隆·屈南克（註七），他是自殺者的模範！」有一個人這麼叫了起來，「他從一個小洞進入了另一個更小的洞，為的是他出來的時候，就可以得到解放了。」

「至於我，」第二個人說：「我所希望的只不過是在我死的時候能够把眼睛蒙起來，把耳朵塞起來。可惜這個（註七：一七一——一七九四德國冒險家）」

世界上還沒有够厚的棉花。」

第三個人在猜測未來生命的神秘；第四個人自稱假如不是因為他信了達爾文學說的話，他就不會來加入這個俱樂部。

這位值得注意的自殺者說：「我可受不了做一個猴子的後裔。」

王子對於這些會員的態度和談話完全感到失望了。

他想：「在我看來，死這件事是不值得大驚小怪的。假如一個人決定了要自殺的話，就讓他死好了，像個男子漢的樣子。這種心慌意亂和說大話完全是沒出息。」

在這段時間內，吉樂汀上校一直是陷在極度的恐怖裡面，因為這個俱樂部和它的一些規則仍是一個謎。他繼續室內，希望能找到一個人來解釋疑難以安他的心。就在他這樣打量的時候，他注意到了那個癱瘓，戴着深度眼鏡的人，態度十分安詳。於是他請求正在穿校服的忙進忙出的會長把他介紹給那位坐在長椅上的客人。

會長設在這個俱樂部裡面是完全無須乎這套形式的，不過話雖這麼說，他還是把漢墨斯密斯先生介紹了給麥爾狄斯先生。

麥爾狄斯先生好奇地看看上校，然後請他在靠右手的一張椅子上坐下。

「你是新來的。」他說：「想得很知識麼？你找得不錯。我第一次到這個神秘的俱樂部來已是兩年前的事了。」

上校鬆了一口氣，假如麥爾狄斯先生常常來這個地方已經來了兩年，那末，王子就來這麼一晚上大概還沒有什麼大危險。可是吉樂汀也因此大感驚異，更覺得困惑不解。

「什麼？」他叫了起來：「兩年！我以爲——呵，真的，我這裏講話，你恐怕要笑話我了。」

「一點也不，」麥爾狄斯先生溫和地回答：「我的情形是特殊的。按規矩，我根本不算是一個自殺者，而是一個名譽會員的樣子。二個月我甚至只到這個俱樂部來二次。因為我自己的意志不決和會長的仁慈才使我獲得這樣的

自由。而且，爲此我還預先付了一筆代價。雖是如此，我能活到今天，也就算是運氣好的了。」

「我想，」上校說：「得請你講得更明白些。你要曉得對於這個俱樂部的許多規則，我還沒攪清楚哩！」

那位癱瘓的客人告訴他：「普通像你這樣到這裡來尋死的會員，每天晚上都上這兒來，直到有一天幸運臨到他頭上。假如某一個會員是一個錢都沒有的話，會長甚至於還供給給宿。而且，我相信，雖說不上奢華，却是够舒服的了。我們交的會費有限，能够這樣，已是不容易的了，更何況，有會長作伴，更是一種享受哩！」

「真的？」吉樂汀說：「我對他倒沒有什麼好印象。」

「啊！」麥爾狄斯先生說：「你不了解這個人。他真有趣！多會說故事！多會罵人！對人生他懂得多。在我們這個基督教的國家裡，恐怕找不出比他更卑鄙醜惡的壞蛋了。」

「他不是，」上校說：「假如我這麼說你不見怪的話，像你一樣也是個終身會員？」

「說真的，他這個終身會員的性質和我完全不同。」麥爾狄斯先生回答：「我所以至今未死，是上帝的恩惠，可是我遲早還是要輪到的。他是永遠不玩牌的。他只是替俱樂部洗牌分牌，安排一切必要的措施。那位會長呀，親愛的漢墨斯密斯先生，他真是一個創造的天才。在倫敦，他已經經營了三年這種有用的，甚至我可以說是很聰明的職業，可是從來就沒有引起過一點疑惑的風聲。我相信他是有鬼才的。你總還記得六個月前那件有名的案子吧？有一位紳士在一個藥店裡意外地中了毒。那不過是他的一個最不足奇的一個主意，可是多簡單，多安全！」

「你的話很使我吃驚。是不是那位不幸的紳士也是一個——」他正要說「犧牲者」；但是想了一想，他改說「這個俱樂部的會員？」

同時他又想到了麥爾狄斯先生自己講話的口氣不像個想死的人，他馬上又接下去說：

「但是我還是莫明其妙。你說洗牌分牌，那是幹什麼呀？既然看樣子你是不想死的，我真不懂爲什麼要到這兒來。」

「你說你莫明其妙，倒也不假。」麥爾狄斯先生說，神情比較興奮點起來。「你問我爲什麼來這裡？先生，這

個俱樂部是一個瘋狂的魔場。假如我虛弱的身體支持得住這裡的刺激的話，你可以相信，我一定常常上這裡來的。可是因爲我體質壞，比較注意攝生之道，因此有了一種責任感，阻止我過於放縱。到這裡來也可以說是我的消遣。我已經試過各種各樣的娛樂，先生，」他繼續說，把手放在吉樂汀胳膊上，「可是老實告訴你，那些娛樂沒有一樣不是虛有其名的。人們以愛情爲兒戲。現在我否認愛是一種強烈的感情，恐懼才是一種強烈的感情；假如你想嘗試生活的最强烈的樂趣，你就應該以恐懼爲兒戲。先生，你該羨慕我，」他吃吃地笑了，「因爲我是一個懦夫！」

吉樂汀對這個可憐的卑怯者感到一陣憎惡，他差一點就要形諸於色，總算他努力控制了自己，仍繼續問話。

他說：「先生，這種刺激性是用什麼技巧使得它持續下去的呢？大家爲什麼都好像心神不定的。爲什麼原因呢？」

「我先要告訴你每晚的犧牲者是怎麼選定的，」麥爾狄斯先生回答：「不單是犧牲者，還要選定另一個會員作爲俱樂部的工具，也就等於那一次死神的使者。」

「我的天！」上校說：「那不是等於自相殘殺嗎？」

「自殺的麻煩也就因此而免去了。」麥爾狄斯點了點頭。

「天呀！」上校大叫：「可能是你——可能是我——可能是——是我的朋友，我的意思是——可能我們中間任何一個，今晚會被選定作爲兇手，去毀滅另一個人的身體和他不朽的靈魂？難道這種事情也可能發生在人間？呵！無恥，無恥！」

激於一種憤惡之情，他正要站起身來，却遇到了王子的眼光。從房間的另一端王子正怒目盯着他。在片刻間吉樂汀又恢復了他的鎮靜。

「話要說回來，」他又說：「爲什麼不可能呢？既然你說這個遊戲是有趣的，就讓它去吧！——我服從俱樂部！」

麥爾狄斯先生看到上校驚訝和厭惡的神情很以爲樂。他有一種邪惡的自負；他很高興看到別人屈服於人性之下，因爲像他這樣良心早已泯滅了的人，覺得自己已是超然於這些感情之上了。

「你看，在你第一陣的驚訝過後，」他說：「你就開始欣賞我們俱樂部的樂趣了。你可以看得出來，它是混了賭博，決鬥，和古羅馬人獸搏鬥的刺激。在這一方面，奧勃徒已經頗有成就了；我很佩服他們心思的精巧；但是只有在一個基督教的國家，在這一方面才能發展到這樣極端精彩玩意見。你可以了解，當一個人一旦染上了這樣的一個嗜好以後，一切的娛樂在他都覺得淡而無味了。我們玩的這個遊戲，」他接著說：「是非常簡單的。一組牌——不過我想你大概就可以親眼看到它的進行了，你願意扶我一下麼？倒着得很，我是一個癮子。」

果然就在麥爾狄斯先生要開始說明的時候，另外二扇，折門開了，所有俱樂部的人都匆匆走進了隔壁的一間房。這相鄰的二間房大致是相似的，不過陳設不同。屋子中央放了一張長的綠色桌子，會長坐在那兒洗一副撲克牌，一臉陰陽怪氣的樣兒。雖然有一根手杖，又有上校扶著，麥爾狄斯先生行動還是十分困難，所以等到他們兩人，和等着他們的王子進了這間房時，別人都已坐好了，他們三人就緊挨着坐在桌子的下首。

「這是一副五十二張牌，」麥爾狄斯先生悄悄他說：「注意黑桃愛司，那就是死的記號，還有梅花愛司，那就是今晚指定的死神使者。唉，你們這些年青人真是福氣，」他又說：「你們有好眼晴，可以看着遊戲的進行。可憐我隔着一桌子，連愛司和二都分不清楚。」

說完了，他又帶上第二副眼鏡。

「至少我總要看這些人的臉。」他這麼解釋。

上校趕快把他從這位名譽會員那兒聽來的話都告訴了王子，並且告訴他們所可能遭到殺人或被殺的命運。王子感到周身一陣冰冷，心臟也在緊縮，很困難地嚥下一口唾液，他徬徨四顧，像是個迷途的人。

「趁現在下決心，」上校對他耳語：「我們還來得及逃掉。」

可是他的提議反而振作起了王子的精神。

「不要響！」他說：「我希望你不失紳士風度，即使是在生死關頭。」

他向周圍看看，表面上又恢復了泰然自若的樣子，雖然心是猛烈地跳着，胸口還覺得一股燥熱。所有的會員都沉默而緊張，每一個人的臉色都是蒼白的，可是誰都沒有麥爾狄斯先生白得厲害。他的眼睛突出，他的頭不由自主地在頸子上扭來扭去；兩手交替的去緊按住他那顫抖的灰白色嘴唇。顯然地，這位名譽會員所享受到的俱樂部的「樂趣」已到了可怕的程度。

「注意，各位先生！」會長說。

然後他慢慢的順着桌子發牌，和平常發牌的方向相反。每次他都等一個人把牌翻開來看過以後，他才發第二張牌。差不多每個人都要躊躇一會，有幾次翻牌人的手要抖索好一會才敢翻開那張命運所繫的小紙牌。快要輪到王子的時候，他感到一種越來越強的，幾乎使他窒息的緊張情緒，可是因為他有着幾分賭徒的天性，他自己也很驚異在他的恐懼緊張之中，竟然還隱隱有一分快樂。梅花九落到了他手上，黑桃三發給了吉樂汀；紅桃皇后到了麥爾狄斯先生手上，這位先生在寬慰之餘，不禁啜泣了起來。緊接着的是那個送乳酪包子的年青人，他一翻開，看到是一張梅花愛司，就嚇呆了，牌仍抓在手上；他到這裡來是為了尋死的，不是來殺人的。王子因為同情他的遭遇，一時就忘了他和他的朋友仍在危險中。

牌又發了一轉，但是那張「死」牌還沒出來。玩牌的人都屏住呼吸，半天才喘一口氣。王子又得了一張梅花，吉樂汀得了一張方塊；可是當麥爾狄斯先生翻開了他的牌時，從他嘴裡發出一聲可怕的呼嘯，就好像是什麼東西破碎了似的；他站了起來，又坐了下去，完全不像是一個癮子的人。那是一張黑桃愛司。可憐這位名譽會員想以恐懼為娛樂，現在却是後悔莫及了。早知如此，這次就不該來的！

談話幾乎是當時就恢復了。玩牌的人放開了他們僵硬的姿勢，開始站起來離開桌子，三三兩兩地踱回了吸煙室。會長伸長了胳膊，打了個呵欠，就像是一個人剛做完了他一天的工作。但是麥爾狄斯先生仍坐在那兒，頭埋在手裡，而手放在桌上；喝醉了，一動也不動——實足的一個可憐蟲！

王子和吉樂汀趕快溜了出來。在夜晚的寒冷空氣中，回想起剛才所親眼見到的事情，更覺得加倍的可怖。

「啊呀！！」王子叫了起來：「竟會被一個假冒東縛在這行勾當裡面！難道說就這種大規模的殺人買賣繼續營利下去，而受不到一點懲罰麼？呵，只要我敢破自己的誓就好了！」

「殿下，那是不可可能的，」上校回答：「您的榮譽就是波希米亞的榮譽。不過，我敢的，我去破誓比較合式。」

「吉樂汀，」王子說，「假如為了跟我冒險，使得你的榮譽有損的話，不但我永遠不會寬恕你，而且我相會更使你着急的是，我也永遠不會寬恕我自己。」

「我接受殿下的命令。」上校回答：「我們該離開這個魔窟了吧？」

「對了。」王子說：「趕快叫一輛馬車來吧！我希望以睡眠來忘去今晚的羞恥。」

但是奇怪的是在他離開以前，他過份仔細的察看了這條巷子的名稱。

科學新知



本年諾貝爾化學獎金得

諾貝爾理化獎金

主是西德弗勒堡的赫曼·斯陶丁傑 (Hermann Staudinger)

現年七十二歲。一般人認為他是研究大分子 (Macromolecules) 的鼻祖。當他開始工作時，許多含有大原子團的有機化合物，雖已熟知，但只認為是小分子的機械結聚成團。斯博士證明了它們不但是真正的分子，而且其中數千個互相勾連成一定的結構。

物理獎金得主是荷蘭的支尼克 (Frits Zernike) 博士，現年六十五歲。他之所以贏得諾貝爾物理獎金，是因他發明了相差顯微鏡 (Phase Contrast Microscope)。普通顯微鏡的光線穿過檢驗的物體，如果光線有一部分被吸收或被反射，則背景光亮物體黑暗。毛病出在有許多東西完全透明，尤以活細胞及微生物為然，它們不被染色無法

觀察，但染色之後，它們便被殺死了。支尼克博士的顯微鏡根據另外一種原理。縱然是最透明的微生物，其中物質與其周圍液體的密度不同。光線通過此兩種密度不同之物質時，其速度亦不相同。相差顯微鏡中裝有特殊濾光鏡，使光速的差別顯而易見，透明的阿米巴和細菌，都因不染色，所以看起來都是活生生的。支氏的發明早在一九三二年即已成功，當他送到耶那城蔡斯工廠時，工廠中向他說：「這不能實用，如果能實用的話，我們早就造出來了。」直到一九四五年美軍到達耶那城，才發現用支氏顯微鏡拍成的顯微照相。現在這種顯微鏡業已通用全球了。

飛行儀器

許多重要的飛行儀器，都要靠迴旋儀。迴旋儀在空間中不會變更，總是指着固定的方向。一種儀器連上一個以上的迴旋儀，就可以把飛機的轉動傾側紀錄下來。魚雷和空投的定向飛彈，都是用類似飛機中的迴旋儀駕駛。大部分需要測定轉動之用，迴旋儀的功用很好，但也有很大的缺點。軸承和轉動架總不能沒有摩擦力，因此妨害了準確度。所以很早之前，有許多人便設計一種不受摩擦力之害的測量轉動的儀器。斯巴雷迴旋儀公司的震動迴旋儀終於造成，用震動抗拒傾側，與迴旋儀大略相似。惟其所用原理，蒼蠅及其他飛虫，已應用二萬萬年上下。它們每一個翅膀後面，都有一個震動得很快，而尖端成球狀的小

桿。如果把它們切去，蒼蠅便像飛機在濃雲中儀器完全失靈一樣，終致旋轉墜毀。六年前，斯巴雷做造了蒼蠅所用的儀器。他們裝了一個帶有電力推動的線圈的音叉，使之不斷震動。如果使這音叉沿其又柄軸線轉動，則對於此轉動交互作用相阻與相助的變化，再用電子轉變為電流，即可表示此音叉傾轉的多寡。不過蒼蠅用更精細的神經來作類似的反應而已。現在這種儀器雖然還沒有到達完善的境地，但其中因無精細的軸承和迴旋架，所以能受極猛烈的動作。目前能測的限度，高可到每分鐘一百轉以上，低限可以測出地球的轉動（鐘錶上時針速度的一半）。

非洲原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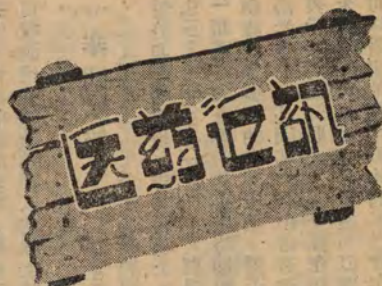
本月在非洲的特爾斯維爾 (Transvaal) 地方發現一個很完整的原始人下巴骨，於是人類起源於非洲的學說一時甚囂塵土。這種原始人學名 *Australopithecus Promethus*。人類學家現已湊集了一種「原始人」頭蓋骨的各部，其存在時期約為一百萬年前，當時還有劍齒虎和很大的非洲土狼。雷芒多授之以將之定名為普洛米修斯，是因其骨骼中含有游離碳質，證明曾經火燒，表示其時已知取火。牙齒不似猩猩而近似人齒，並由別處可以看出他們用動物的下巴骨作棍棒使用。雷氏又提到另一種用石器的生物，其生存期約在五十五至七十五萬年以前

，石堆中雖找到他們所用的石器，但沒有骨骼。另外一種非洲原始人，毫無可疑地是人類，在距角市八十哩的一片風蝕地中發現，散佈地上的絕種的古獸骨中計有毛象，疣猪，及原始長頸鹿。其中還有廿五塊人骨，接合起來，便成爲一個粗厚而前額突出的頭骨。這種人走路時身體前彎，腦髓雖少，但能使用石器。因爲這一堆殘骨中，還有簡陋的石斧。至於非洲史上最近的幾個問題：布倫布以前非洲有人到過西半球嗎？傑夫雷博士認為是的。因爲他發現非洲西岸葉魯巴族的陶器，其花紋好像用玉米骨滾壓出來的。玉米差不多已肯定是生長在美洲，這種陶器是公元九百年出品。那麼使非洲和新大陸接觸的不是非洲人便是阿拉伯人。

新天秤

最準確的化學天秤，用石英絲作彈簧，但能秤的重量很小。能秤重量較大的天秤，則又不甚靈敏。最近霍浦金大學說，他們造出了一種天秤，能秤的重量既大，而又十分靈敏。橫梁用碳化硼的刀口支持，刀口的下面還是用碳化硼托起，刀口非常鋒利，可以擔當每平方吋二萬五千磅的壓力。但使用時必須非常仔細，以免弄鈍刀口。這個天秤可以秤到二十克，準確度可到一萬萬分之一克。如果去秤一隻雞蛋，則落在蛋殼上的一粒灰塵也秤得出來。

（189）



淡食

數以千計的高血壓患者，水腫病人，心臟病以及某些疾病醫生常勸病人淡食。某些醫生所調配的藥劑約水或裝在膠囊裡面的丸藥，也都是和淡食同一目的，盡量使病人體內避免有鈉分過多現象，因為鈉會封閉體素內所存積的水分，因而產生水腫現象。

總而言之，淡食是最近在物理治療方面流行最廣的醫療風尚，同時對許多病人而言也確實是一種獲益良多的濟人措施。不過，每當一種治療方法流傳至太普遍的時候，或是當接受這種方法的病人數目累積至幾千幾萬的時候，便往往會發生一些意料之外的副反應和副作用。於是醫師們才開始重新注意和慎重處理，於是一種新的治療方法才能進入標準化的境界。

因此在內科醫藥編年史上有一篇論文曾呼籲應重視這

一問題。假如人體內缺乏鈉之含量太甚時會引起危險結果。至於人體內沒有鈉時究竟會造成那些徵象，一時還無法作肯定答復，但總不外乎虛弱，乾渴，抽筋，失去食慾，沉沉思睡。情況嚴重時還能造成全面休克和昏睡不醒。

足趾移作手指

對一個活潑好動的孩子而言，跌斷一隻手臂已經是够不幸的事了，但跌斷泰利的右臂更其糟糕，簡直使他完全陷於殘廢的悲局。因為他自呱呱墜地時左手便沒有生手指——根據英籍首屈一指的外科整形醫師，克拉克森的看法，「除了只生幾個小關節球以外，便是光禿禿的一無所有。」然而這次泰利跌斷了手臂却使他獲得意外的幸運。他母親是在倫敦南部擺設水車攤的，這次失事後便把他送至蓋氏醫院求治。外科醫師克拉克森看見他的生理缺陷後便替他出了一個主意。

「這樣也許可能使你成爲一個跛子，」克拉克森告訴他說，但當時還只十一歲的泰利却認爲值得一試，同時他的母親也予同意。因此泰利便在醫院內於頗不舒服的姿態下睡了六個星期，聽任克拉克森醫師把他左足的足趾割下後隨即移植在沒有手指的左手。這已經是四年前半以前的事情。

此後連續又動了十六次手術，其中大部分便是須有超

特的手術才能完成的精細手術，把他足上的筋腱逐一移植至手上，再和泰利下臂的筋腱連接起來。今年上半年所施行的手術，是整個步驟中決定大局的最重要的一步，讓泰利有一個可以把持什物的左手拇指。這個手術亦已成功。直至上月份再經過一次小手術，拆除繃帶以後，泰利已可以用他的新拇指來執握刀叉了。

據克拉克森醫師所知道的，這還是在醫藥史上移植整整五個手指手術中的第一次，泰利的新手指也許就不可能比他原來足趾頭長得更長些，但却很有希望會比現有的長度再增加一點。至於他那隻經削短了的左足，他現在才十六歲，却並沒有跛成使他不能與同學們一起踢足球。

【一英寸的百萬分之一】

這幾年來醫藥界一直在集中精力研究和喧揚着小兒麻疹症的病毒，但是他們却從來也沒有看見過病毒的廬山真面目。直至現在才有二組研究工作，各別的把病毒分離出來，用電子顯微鏡觀察好久才好不容易地鑲辨出來，並經精密地攝影和測定之。原來牠是球狀的顆粒體，其直徑幾乎剛好爲一吋的百萬分之一。如果把軟膠質的篩眼放大

幾萬倍，那末小兒麻疹症的病原體恰如一隻隻網球散佈在濕青地的網球場上。

小兒麻疹症病毒的分離工作所以遲遲難於實踐的原因，就在於這種病毒甚難和牠們所賴以生長的物質分開。直至最近才有比較相當「純淨」的品種被分離出來。但爲量極微，只有百分之一一是病毒，其餘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渣滓」。

美國加州大學的二位生物化學家 (Drs. Howard L. Bachrach and Chretien E. Schwerdt) 幾經試驗，終於利用白鼠的神經體系作爲培養劑以培育第二種或稱謂星種病毒，並且把牠們繁殖至百分之十的濃度。由這樣培育起來的病毒共有二種大小的顆粒，其中有一種的直徑爲一吋的百萬分之一，另外一種則只有其一半大小。研究者把這二種病毒用超度離心機分開，再分別注射入二組白鼠體內。結果只有前一種病毒引致小兒麻疹症。利用同樣的試驗同時也得鑑定這種病毒的特性。

另外在德屈率 Parke Davis Co. 實驗室內由泰勒氏領導的一組研究人員亦用動物體素，把第一種或稱謂朗海達種病毒培植在試管內，雖然該公司目前尚未宣佈其如何過濾的方法，但從相片上可看出顯然是屬於另一種不同大小

的顆粒。

小兒麻疹症的病毒經分離成外表相當純淨的品種以後，對研究如何製造安全且有效的小兒麻疹症預防針的工作人員將有莫大裨益。過去老法製造的比較不太純淨的病毒製劑所招致的許多弊端和危險，相信都能予以免除。同時化學家也能從研究這些顆粒的組織着手，以明瞭牠們何以有那麼兇險的習性，和如何可以減少牠們的殺傷力之對策。

鐵與血

僅僅三十年以前，貧血是一種既普遍且又時髦的疾病。因為醫師對貧血懂得很少，因此貧血便成為良好吹噓的話題，幾乎每一個患者都有他（特別是她）獨特的秘方妙藥。最近美國有一位叫作溫屈勞勃博士在曼漢頓的一次醫師座談會裡發表一篇演講，敘述在這短短的三十年內人們對貧血二字的觀念有如何急劇的轉變。

首先，溫氏特別強調着說，貧血在現在已經不再認為是一種疾病，而僅祇是其他疾病的一種症候而已。根據這個說法，是凡一切所謂的「初期貧血」，都可從疾病名目中剔除，例如原先認為可以致命的貧血症，現在已知道只是新陳代謝作用失調的一種現象，在這一系統內不能適當

地運用維他命B₁₂所致。一旦把這種現象的原因找得後，而事實上任何一種貧血都有牠特殊的原因，對症治療，等到把真正病因根絕後，貧血的徵象自會消除。

「至於貧血的診斷與治療，」溫氏說，「却有賴於三種因數：『二分知識，一分理解，和八分通澈。』所謂通澈的初步工作便在決定貧血的程度。一般採用的紅血球計數法，溫氏堅持着說，有其大的差誤，唯一精確的檢驗是採取測定血漿與血球比量之離心法（Hematocrit Method）（他自己所獨創的法則），目前採用這一方法的醫院已一天多似一天。

等到把貧血程度測定後，醫師應該可以找到所以貧血的原因。在現代時日裡，醫師如果再泥藉醫藥廣告上的宣傳，漫無目標地希圖完全依賴所謂補血成藥以收其效，實是不可寬宥的事情。開幾味鐵劑僅祇是治表的方法，且多半是沒有什麼效用的：一個成年男子應該可以從他日常飲食裡獲得其全部所需要的鐵分，除非他正在不停地失血；對一個女子而言也是一樣，也除非她確有月經上反常的疾病。由於鐵質的缺乏，也許是一條線索能引使一位通澈的內科醫師發現腎臟的失常，肝臟有病，心臟發炎，甚或還可能是一種根本未曾逆料到的癌症。

拾穗

關於各種各式的貧血原因與治療方法的新的知識。遠非一般內科醫師所推想的可以減輕他們的負擔，反之，實在增加了他們的責任。不過假如一個醫師重視他這八分的通澈，對病人而言實是一件極大的福音。

動脈硬化症

所謂動脈硬化症實非是一種單純的疾病，其名目得視所硬化的動脈部位而定。腦，心臟與腿部的動脈，比肺，肝或腎臟的動脈容易硬化——可能是由於組成這二種動脈的體素不同之故。因此由疾病的部位可決定牠們的種類。人們最注意的新陳代謝作用的變化，也許是年齡與動脈硬化的結果，而非是牠的成因。

一位走方郎中在一羣鄉下人中間推銷他的草根補藥。大吹其補藥如何靈效。

「諸位先生，」他說：「我出賣這種補藥已經二十五年了，買去的人從來沒有向我說過不靈驗。單憑這一點不是就可以證明它的功效如神嗎？」

在人羣中有人大聲說道：「死人怎麼還會講話呢？」

辦包木土

廠造營料順

料順呂理經

號10路興新里成建區興新市雄高：址廠



雪萊原著
莫 荻

讀「流年」

悵悵的時刻，
如棄養的孤兒，
看着流年消逝，
趨起，歎息而飲泣！
歡樂韶華却在微笑，
流年在它祇是休憩，
睡夢中仍含着笑意，
笑你那無謂的懊惱。
地震搖撼地下的尸體，
在深埋的棺槨裏；

渾身縞素的冬天，
也搖着僵死的流年，
她是殘忍的褓母。
沉重的時光啊！
任情地悲慟吧，
爲了你去世的慈母。

野風在游移徜徉，
樹枝兒隨着振盪，
彷彿是嬰兒的眠床，
任苦難時日底吐納，
將天折的流年搖幌，
被折磨的時光啊！

她許會重甦於一旦，
眼中燃起了新的慈愛。
正月穿着一身灰素，
則守着她底坟墓；
二月默然匍匐在板上；
三月受不住悲苦煎熬，
不住地狂哭怒號；
剩下的是四月底數泣。
如缺的流光啊！
且隨着腐爛風光的五月。

致「夜」

嗟爾夜之精靈兮，
疾然沒於西漠！
觀東方幽黯之迷濛兮，
知岑寂永晝之頻臨，
夢中其亦喜亦懼兮，
爾其可怖亦可親，

奈何疾然以沒兮，
爾長夜之精靈。

灰繁蔽而形體兮，
閃星光於隱微！
而秀髮之披拂兮，
肢彼日色於迷離，
呢白晝而促彼困憊兮，
爾遨遊于城郭海隅，
而魔杖之所揮兮，
陷萬法於沉迷。

晨與初視曙色兮，
吁嗟乎爾之隱遯；
曉露方逝於無形兮，
又向午艸木之欣欣，
赤鳥既倦其羽翮兮，
爾復踏踏兮逡巡，
豈爲人之所喜愛兮，
吁嗟乎爾夜之精靈。

死神其而昆季兮，

暗鳴吧嚙求爲侶。
睡神其而愧兒兮，
眼惺忪而聲嬌細，
欲結集於我之側兮，
宛委而求護庇。
吾儕非彼族類兮，
率然答之曰：「否！否！」

爾逝而死神瓜代兮，
奄忽而又迅捷；
方爾之隱遯兮，
睡神之踵隨接；
二者非吾所好兮，
惟耽於爾之清絕，
其毋嫻嫻而來遲兮，
毋負吾心之切切！

仿作阿剌伯情歌

在你願盼的光芒上，
息着我脆弱的心靈，
我底親親！

它流連忘情，
似中午的一匹牝鹿，
在清溪邊上躑躅，
我底親親！
你坐下的馬蹄翻撲，
風暴也沒有它的迅速，
把你送得那麼遙遠，
我疲弱的兩足趕不上你啊！
却有顆心跟着你作伴。

縱然快過了疾風驟雨，
如天馬般一瞬千里，
那顆心却裹着柔情密意，
如翱翔的白鴿，
展着它衛護的雙翅；
在沙場上，黑暗裏，
當你需要時刻，
是我底這顆心，
緊緊地印上了你底，
一個淺笑含着無限溫存，
我底親親啊！
把這顆心遞給了你。



(廿七)

方箱攝影機的用法

自本期起，我們預備把各式攝影機的構造和使用法大略介紹一下。

第四十五期

攝影機的構造可分爲：①方箱攝影機 Box Camera。②折箱式攝影機 Folding Camera。③雙鏡頭反光攝影機 Twin Lens Reflex Camera。④單鏡頭反光攝影機 Single Lens Reflex Camera。⑤三種攝影機 3mm Camera。⑥連拍攝影機 Sequence Camera。⑦立體攝影機 Sterco Camera。⑧袖珍攝影機 Midget Camera。⑨記者攝影機 Press Camera 等九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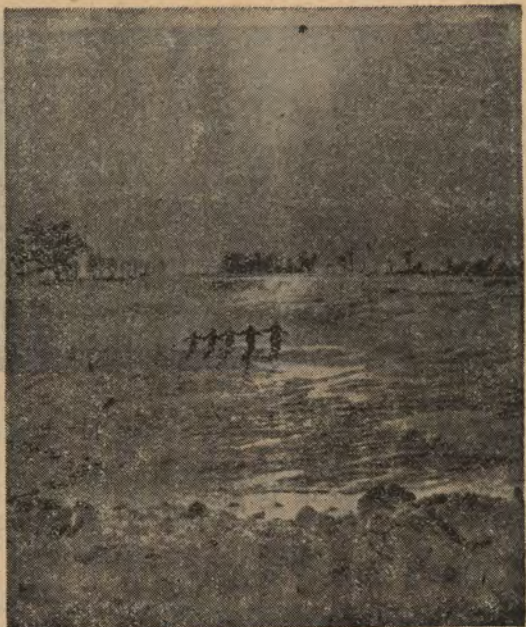
本期要介紹的是構造簡單，價廉，最易使用的方箱攝影機。

影機。一般人的觀念總以爲價錢愈高的攝影機，照出來的

相才會最好，廉價的方箱攝影機，除了初學者，或是窮小子玩玩，不會有什麼大用處的，於是對於那些捧着方箱攝影機的人，就會投以不屑的眼光，使用方箱攝影機的人也自覺窮酸而充滿了自卑的情緒。實際上並不如是，價昂的攝影機固然用途廣大，但由於構造複雜，使用不易，除非握有經驗的人，很難使用得恰好處。有時反而不及一具簡單的方箱好用，方箱雖然缺點很多，但若使用得法，一樣可以拍出傑出的作品，有些名家寧願捨棄複雜的攝影機不用，反而熱中於一只簡單的方箱。圖一、二就是美國青年攝影家 David Strickler 的作品，所用攝影機是柯達 Brownie Rellex Super-xx 軟片，圖一加上黃色濾鏡。

方箱攝影機大別有二種，一是單鏡頭的方箱，另是雙鏡頭的反光攝影機，二者都具有三十分之一秒到六十分之一秒左右的單片快門，F11 至 F16 的光圈，光圈大小以及距離都是固定不能調節的，攝影時只需在取景鏡頭中對準被攝物按動快門就可以了。有些方箱機附有瞬閉及緩閉快門 (Bulb and Time Shutter)，可以長時間曝光，有些附有閃光同期開閉 Flash Synchronizer 可以加用閃光燈。現將方箱攝影機各種用途分述如下。

拾 續



(圖一)

攝影叢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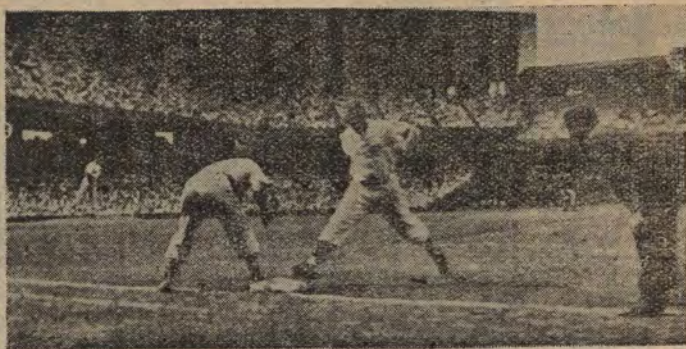
①攝取動作：一方箱機快門速度最快只有六十分之一秒，有些光圈較小的方箱，更緩至三十分之一秒，所以攝取動作時必須小心，第一、與被攝物距離不可太近，距離愈遠，凍結動作的能力也愈大，第二、設法使被攝物正對攝

(圖二)



影機移來或移走，至少也要保持二者角度不超過四十五度。第三、設法在動作頂點時攝影。動作的頂點，有一瞬間是近於靜止的，例如跳水者躍入空中將落下，籃球員跳起投球等的瞬間，如果你能精確的抓住這一瞬間，一定可以和價昂的攝影機同樣的攝取很多動作。圖三，跑馬者雖略有模糊，但反而能給人一種「動」的感覺。

②長時間曝光法：一方箱機多半附有瞬閉或緩閉快門，利用這一快門就可以長時間曝光，在光線較暗的情形下攝影。瞬閉快門，當快門拉按動時，快門開



(圖二)

啓，放鬆後立時閉合。緩閉快門，快門扭按動時快門開啓，放鬆後並不關閉，需再按一次才能閉合。拍攝時，依照軟片的感光速度及被攝物的明暗程度，計算出所需曝光時間，用穩固物體如磚、石、桌椅等，架穩攝影機，按所需時間曝光。(圖四)



(圖四)

③攝取近物：一方箱機同樣可以用近距鏡頭 (Close up Lens) 攝取近物，近距鏡頭通用有三種，1+ 焦距 1.0 公尺，2+ 焦距 0.5 公尺，3+ 焦距 0.25 公尺。近距鏡頭與攝影機鏡頭之間距離可隨意，但不可過遠，拍攝時以近距鏡頭中心至被攝物為準，此距離必須與近距鏡頭之焦距相同。最簡單方法是用磨砂玻璃一塊，置於攝影機後，磨砂面向前，開啓快門，前後移動攝影機，使影像清晰，然後將攝影機固定，裝入軟片拍攝。如果不能使用磨砂玻璃，可以用尺按近距鏡頭焦距量準 (圖五)，或者接近距鏡頭之焦距，和可攝及之範圍做一支架，拍攝時有此支架作標準即可。詳細方法待將來講述近距鏡頭用法時再介紹。

④加用閃光燈：一新式方箱機多半附用閃光同期開關，加用閃光燈極為方

拍 攝

便，由於方箱機的快門光圈固定不變，拍攝時需按所用軟片感光速度及被攝物的距離，選用適當的閃光燈泡。拍攝圖六，林肯像時，原作者將方箱機固定於適當位置，開啓緩閉快門，然後攜帶閃光燈走到像前，燃亮，再走回關閉快門。

方箱機種類極多，圖七介紹幾種最常見到，而且可靠的出品。

A. Kodak Duaflex 最近攝影距離 0.8 公尺，使用 620 軟片，拍 6cm x 6cm 十二張，光圈 f15。

B. Reflex 最近拍攝距離 1.0 公尺，使用 620 軟片，

拍 6 x 6 十二張。

C. Kodak

Brownie Reflex

最近拍攝距離 1.0

公尺，使用 127 軟

片，拍 4 x 4 十二

張。

D. Brownie

Haw Keyes 最近拍

攝距離 1.0 公尺，



(圖六)

使用 620 軟片，拍 6 x 6 十二張，光圈 f15。

E. Brownie Flash 620，距離有二位置：1、由 0.8—3.3 公尺，2、由 3.3—無限遠，使用 620 軟片，拍 6 x 9 八張。

F. Argoflex 75 最近距離 1.5 公尺，使用 620 軟片，拍攝 6 x 6 十二張，光圈 f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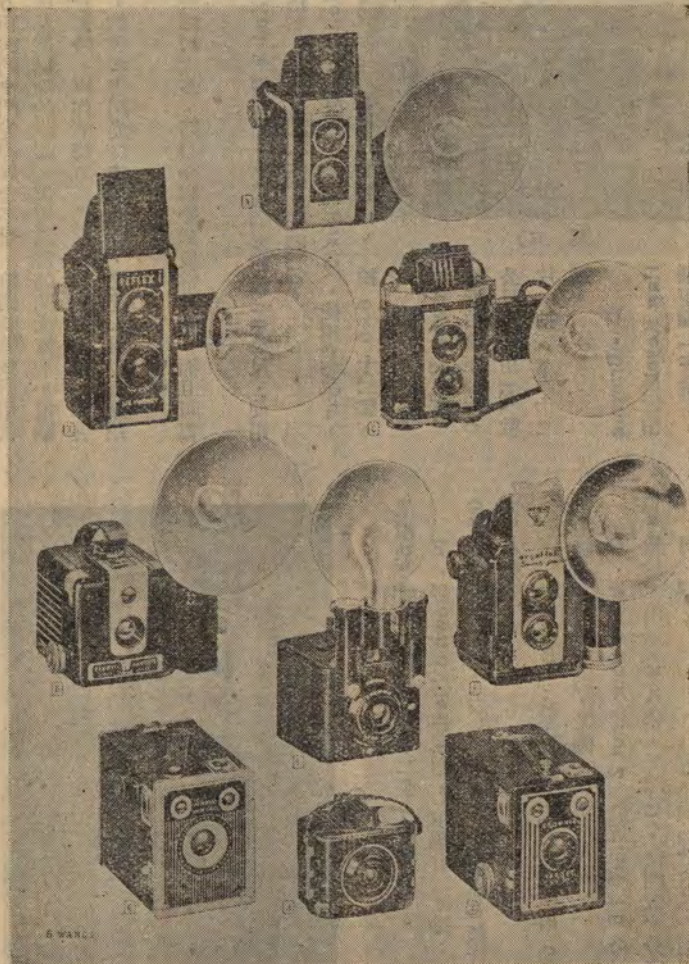
G. Ansco Shut Shut 20 最近距離 1.5 公尺，用 120 軟片，拍 6 x 9 八張，光圈 f14，快門五十分之一秒。

H. Baby Brownie 最近距離 0.8 公尺，用 127 軟



(圖五)

片，拍
×6 八張
J，
Kodak
Brownie
Target
620，最
近距離一
公尺，用
120 軟片
，拍6×9
八張。



(圖 七)

風塵一婦人

Alfred de Musset 著
念 蘇 譯

(一)



去年，在醫學院聽課的那群學生中，有一個名叫友琴·奧倍脫的青年。他出身世家，年近十九歲。他的父母居住在鄉下，按月供給他一筆微薄但是足夠的津貼。他稟性隨和，生活安靜。朋

友們非常喜歡他，常常發現他是和善，坦白，慷慨和樂於助人。他唯一可以給人譴責的藉口乃是他的耽於沈思和對於孤獨的古怪的癖好。談吐時頗度的檢點和其他經心的小動作爲他博得了「小姑娘」的綽號。這個渾名即如他自己也時常自我取笑。他的朋友們都深知必要時他會像他們一樣地勇敢，所以使用這個渾名並無一絲開罪他的意向。然而，所必需承認的乃是，他的舉止證實了他的稱呼，尤其是在把他和他的朋友們的生活習慣作一對比之後。只要是工作，他總身先同儕。但若是尋歡樂的提議，例如到奶油

作坊 (Moulin de Beurre) 去大嚼或去稻草廬 (Chaumière) 跳舞，小姑娘就搖頭，回轉他自己的房間了。友琴不但沒有一個情婦，雖然他的青春和容貌在這方面是能够大大地助他一臂之力的；而且也從來沒有被人看到過在酒吧間中追隨拉丁風自古流傳下來的遺風，和侍女調情；這真是大學生群中一樁怪事。聖·吉妮浮山 (Montagne Saint Genevieve) 那兒成羣結隊的標緻姑娘一向是和大學生結不解之緣的。但是她們在友琴心中所引起的反感幾乎到了厭惡的程度。他把她們看作另外一個品種，危險，邪惡，忘恩負義，注定在片刻的歡樂之中傳佈疾病和禍患。避開那兒所有的女人，他對自己說，她們全是壞東西。不幸，他發現了太多的例子來證明她們在他心中所引起的恐怖觀念。那些口角，浪費，有時甚至身敗名裂一接蹤着外表看上去似乎非常幸福的露水姻緣而來的結局，實在是罄竹難書，今日一如往昔，明年可能也不例外。

友琴的朋友們自然不停地取笑他的顧慮和德行。「你認爲如何？」他的一個自詡及時行樂的朋友常常

問他，「一件過失或一項偶然發生的意外能够證明些什麼？」

「這證明一個人得警惕，」友琴回答道：「怕它再度發生。」

「錯誤的見解，」麥西爾——他的朋友——接口說：「完全是不可理解之理論：鄰人絆一腿，自己摔一交。為什麼你這樣地杞人憂天？我們中間又有那一個在這玩意兒上出過岔兒？難道這就是做和尚的原因嗎？假使有一個人囊無分文，另外一個人只飲冷水果腹，難道因此就有理由要愛麗絲失去她的食慾嗎？如果你的鄰居一定要典押掉懷錶以後才能到 *Montmorency* 森林去跳一場舞，請問又是誰的過錯？你和羅莎莉談戀愛，當胸吃了一劍，她扭過身去不睬你，自然得很，她又受到些什麼苦痛？這些是充滿了生老病苦的生命中的小節目而已。即使如此，她們的發生比了你所想像的更為罕見。挑一個星期日來說，只要天氣晴朗看看咖啡館、公園和其他公共場所中成雙作對的情侶。看看那些塞滿了女工開往 *Ranelagh* 或者 *Belleville* 的公共大馬車。數一數那些在節日從聖。傑克區出來的：一群群的成衣女，一隊隊的捲烟姑娘，和一簇簇的縫紉婦的大軍；她們都出來尋求歡娛，她們都有她們的戀愛，她們都出來

躺在巴黎四郊的樹蔭下，正像一大群小麻雀。如果天不作美，她們就上戲院，吃橙子，淌眼淚；不錯，這輩人吃得厲害，哭得爽快；完全表示出了她們善良的氣質。但是，這批可憐的女人在整整一星期的拚針，穿線，縫紉和補綴之後，找一個星期日來忘掉所有的苦辛和慘淡的將來；能有些什麼害處呢？而一個正經的男人一週來儘是解剖些不悅目的死東西，在週末除了用漂亮的面孔，豐腴的大腿和生命來調劑調劑自己的眼睛之外，還能做些什麼更好的呢？」

「脂粉紅粧何異白骨骷髏。」友琴說。

「我主張，」麥西爾繼續說：「每個人必須頌揚那些女工，而且她們的友誼決無任何不妥。第一，她們是貞潔的，因為她們整日家縫製的是『廉耻』和『高尚』所不可缺少的衣服。其次，她們屬於禮節，那一家店主東不看在她所僱用的女工彬彬有禮的接待顧客。第三，既然她們在罰鍰的條例下，手中仍得經常握著不得弄髒的藍紗襯衫；她們自是謹慎小心而且非常乾淨的。第四，她們是篤實的，因為她們只喝菓汁酒。第五，她們是儉樸可風，為的是她們要努力工作才能賺取三十鎊的工資，偶或她們顯露出潤澤或貪婪，那決不是花費她自己的金錢。第六，她們是

非常愉快的，因為她們的工作大半是十分煩悶討厭的，因此一到放工，就高興得好像如魚入水了。另外一點可以在她們身上發現的是她們不大會糾纏不清，因為她們的年華都是花在釘住了屁股不得遠離的板凳上，所以無法仿效上流社會的貴婦人那樣追逐在她們的情郎的身後。此外，她們並不饒舌，因為她們要點數所縫的針腳。她們不會在皮鞋上磨費過甚，因為她們走路不多；也不會花錢在新裝上，理由是有店舖肯讓她們除帳。如果她們被指控為水性楊花，也不是由於調皮的任性，而是進出她們店舖的數目繁多，形形色色的人物所施的勾引。從另一個角度說來，只要看看每日跳賽納河 (*Seine*)，躍高樓，或者在家內上吊自殺的巨大的數字，就足可令人心悅神服地相信她們是能够懷有真正的情懷了。不錯，由於她們的自奉之儉，她們經常有饑渴之厄；但這也是無人不曉，她們只要一杯啤酒和一枝香煙就可非常滿足地作為一餐；這種優點在家內的確難於找到。簡單地說，我斷言她們是善良，可愛，忠實和公正；而她們以醫院作為一生的歸宿，實在令人不勝遺憾。」

她們坐在咖啡館中，麥西爾越說越熱烈，乃添滿了他的朋友們的酒杯，請他們舉杯共祝他們的芳鄰，品珍小姐

的健康。但是友琴，早在麥西爾對了同志們滔滔不絕發表宏論之際，拿起帽子，悄悄地溜走了。

(11)

品珍小姐不能確切地被描寫成一位風流的女士 (*Colette Fenne*)。在風流的女士和快樂的女工 (*Joie Grisee*) 之間有着莫大的差別。在巴黎人的口吻中，如果一位風流的女士，戴上一頂小小的無邊帽 (*Bonnet*)，穿了一件格子布衣服，腰間束了一條絲圍裙；不錯，她就打扮得像快樂的女工了。但是假使一個女工戴了時式的女帽，穿上絲袍，披了絲絨斗蓬；她可仍舊不像風流的女士；相反的，她却很可能變成一個衣袋架子，而騙不過什麼人。此項差別來自此兩流人物的生活情況，主要的乃在一片圓形的硬紙板。這片紙板包裹在布料之內以後就被定名為女帽，小姐太太們就此認為可以拿來放在頭顱上的任何部位，而事實上那簡直像是拉車的馬所戴的遮眼罩。(同時請注意，遮眼罩尚能防止馬匹的東顧西盼，那片硬紙板可止不住什麼東西！)

小小的無邊帽，不管是什麼質料，需要一個塌鼻子，塌鼻子要放在一張端正的小嘴上面。嘴裡面可要有一付好牙齒，外面尚要一個圓臉盤作為框子。圓臉盤一定要一雙亮

晶晶。越黑越妙，黑眼睛；眼睛上面的長眉毛必須彎彎潤潤地。頭髮是烏鴉般的漆黑，以與黑眼睛相稱。這種面貌，普通一般說來，和「美麗」相去甚遠。有人甚至可以稱之為洋娃娃的面相，但這是女工的標準相貌；在硬紙板的圓片下也許顯得醜陋，可是無邊帽可以將之轉變以成嫵媚，比了「美麗」更為漂亮。這就是品珍小姐的芳容。

麥西爾私下決定友琴應向這位年輕的女士求愛。為什麼？也許我實無所知，或者因為他是品珍小姐的密友——薛麗雅小姐的崇拜者；而且在他看來，把事情安排得適合他自己和成雙作對地進行戀愛乃是非常自然又很合宜的。這種計劃並非不普通，而且常常相當成功；何況從洪濤初關以來，好機會總是所有的誘惑中最誘人的一樣。誰能預計戀愛，吵鬧，和憂樂各事能被連通的房門，秘密的樓梯走廊或者斷裂的車輪招致來些什麼悲歡的後果？

然而，天下居然有人謝絕這些機會；他們寧可用工作來換快樂，却不願靠機緣來得取；但他們會有談情說愛的傾向，正因為他們發現自己技巧坐在車廂內漂亮女人的身旁。麥西爾知道友琴就是此流人物；早已籌定一條簡單的妙策來擊破他的朋友的抵抗。此條妙計，他相信，不單令人拍案叫絕，而且最緊要的，萬無一失。

經整天，他是略感疲倦了。兩位青年一同出外，在盧森堡公園遨遊之後，把他的朋友說服陪他同回他的寢室在麥西爾此舉實非難事。

被留在房間中的兩位女工，可能是倦於等待，已經開始不拘禮節了。她們取下自己的無邊帽和披肩，唱起歌了，跳土風舞，而且並非不動自己時飲一些提神飲料。當友琴怯生生地向她們鞠躬時，眼睛明亮，面容歡欣的她們驚訝地止住了歌舞，略略有些上氣不接下氣。由於他的習於孤獨，因是和她們素不相識；然而她們立刻帶了她們一流人物所特有的不怕羞愧的好奇心，把他從頭到腳仔細地打量一番；看完以後，若無其事地繼續歌舞。新來的一位，大為狼狽，連連倒退幾步；此時，麥西爾已經鎖上房門，把輪匙響亮地擲在桌子上。

「還沒有人來？」他叫了起來：「我的朋友在幹些什麼？但是，別管它，這個野人已經是我們的了。小姐們，容我向你們介紹這位全法國最正經的青年。他早就企慕你們的青睞了，而且特別是品珍小姐深摯的崇拜者。」

土風舞又停下來；品珍小姐微微施了一禮，戴上了她的無邊帽。

「友琴，」麥西爾喊道；「今天是我的生日；這二位

他決定設筵夜宴，而且想不出比自己的寢室更適宜的一天。他訂了兩打啤酒，一大塊拌了生菜的冷臘肉，一個大蛋糕和一瓶香檳美酒，送往他自己的寢室。

首先，他邀了兩位熟識的同學，接著他告訴薛麗雅小姐他在寓所舉行一個宴會，請她伴了品珍小姐同來；無論如何不可失約。麥西爾素有拉丁區「大亨」之稱，這就是別人不會拒絕他的要求的一類人。所以時鐘才敲罷七下，兩位女工已經在叩這個學生的房門了。薛麗雅小姐身穿短裝，灰色的長褲和戴了揸着鮮花的無邊帽。品珍小姐比較樸素一些，穿了一件她所不肯解除的黑衣，人家說這件黑衣代她添了一二分西班牙風情；這是她深以為榮的。她們兩位，正如所盼望的，對她們的東道主的秘密計劃完全茫然無知。

麥西爾並沒有犯先期邀的友琴的錯誤；他是太清楚他對這種事情的拒絕了。於是女士們在桌畔坐下，乾過第一杯以後，他才起身告退數分鐘去邀請一個朋友，而逃赴友琴的居所。他發現他像平日一般，坐擁書城，獨自一人在工作。交談數語之後，他緩緩地開始他經常的勸告，諸如「他太過勞苦了」和「他沒有任何娛樂是錯誤的」之類；然後建議昨一短短的散步。友琴接受了；實在，工作已

小姐屈尊來這兒和我們一同慶祝。不錯，我幾乎用了武力把你硬拖了來；但是，我希望，在我們一致的邀請下，你肯心甘情願地自動留下來。現在差不多八點鐘了，我們在等候我們的食慾光臨時，還有時間可以抽一斗煙。」

說着，他向品珍小姐投去一個眼色；後者會意，又鞠了一躬，笑吟吟地向友琴文雅地說：

(三)

晚餐是又長又闊。先生們開始把室中吐滿煙霧，大口飲酒提自己的神。小姐們包辦了大部份的談話，把她們的朋友或熟人的醜事及店肆中聽來沒有幾分真實的奇聞來取娛她們的聽衆。若然故事缺少可能性，她們可缺少加油漆醬的作料。兩個律師的書辦，如果可信的話，在經手西班牙借款的當兒，撈到了兩萬法郎，却在六星期之內，全部報效在手套舖的二個女孩子身上。巴黎一個最有錢的銀行家的兒子追求一個鼎鼎大名的縫衣女，出價歌劇院一個包廂和鄉間一幢別墅；但她拒絕了，寧願自己照料父母和失忠於 Oeuz-Magots 中做事的一個店員。某一個地位舉

高得必須保守極度秘密的大人物，他的姓名最好不說，微服私行去拜訪九橋巷 (Pont Neuf) 的一個繡花女郎，後者在午夜突然被當局用驛車載出去，給了她厚厚一疊鈔票，送上了到美國去的輪船，諸如此類等等。

「够了，」麥西爾說：「我們知道這一套。薛麗雅創造出來的；就咪咪小姐 (品珍小姐的暱稱) 而言，她的情報並不正確，你們的律師底書辦祇是被人騙了錢；你們的銀行家出價一個燈子，而你們的繡花女郎離美國是離得太遠了，所以每天十二時至四時可以在慈善醫院看到她，爲了沒有東西吃，只得住在那兒。」

友琴是坐得靠近品珍小姐的。他想他看到她聽了十分平淡地說出來的末一句話時，臉色轉成了蒼白。但，她幾乎是馬上站了起來，燃着一枝香烟，悠閒地說：

「各位肅靜：我有話要說。麥西爾先生既然不相信故事，讓我來告訴你一段真實的事情。(Et quorum Pars magna tui)」

「你能說拉丁文？」友琴說。

「你看，」品珍小姐回答道：「這句話是我的叔父授給我的。他做過偉大的拿破崙的部下；每逢講起打仗的故事，他從未忘掉說這句話。如果你不懂這幾個字的意思，

「我也如此想。」麥西爾說。

「我們可不在乎。晚飯送上來以後，就開始模仿高貴的夫人們。我們不歡喜每一樣東西，任何一樣沒有使我們滿意的。一道菜才送上來，嚐了一嚐，立刻吩咐撤下去，堅持要送下一道上來。」侍者，把那個拿下去……不成話……這種東西你們從那兒弄來的？」我們的朋友想吃，可是吃不到。總之，我們像桑科 (Sancho) (註：西萬提斯著唐吉訶德先生傳記中的跟隨) 那樣吃飯，而且怒氣甚至激使我們摔破了幾件陶器。」

「好舉止！付帳怎麼辦？」

「這問題正是那三個陌生人在問他們自己的。從他們間的竊竊私語聽來，似乎其中一個有六個法郎，另外一個有得更少；而第三個只有一隻懷錶，他非常憤慨地把地從口袋中掏了出來。在此種情況之下，三個可憐蟲去找掌櫃的，希望能掛幾文帳。你想得到了什麼答覆？」

「我想是，」麥西爾說：「把你們扣下來作爲抵押，把他們送進了警察局。」

「你錯了，」品珍小姐說：「進餐廳之前，羅及就估量過他們，把帳預先付清了。請想想這份激動看，當羅奧向他們說：『先生們，帳早已會清了！』我們不知名的朋

你不必付學費就可學到。它的意思是『我向你用我的榮譽保證』。你知道我在上星期和我的一個朋友到奧第翁大戲院去 (Odéon)？」

「等一下，」麥西爾說：「等我切了蛋糕以後再講。」

「切吧！但是聽着，」品珍小姐答道：「我和白蘭及羅及一起到奧第翁去看一齣悲劇。羅及，你知道，新死了祖母，受到四百法郎的遺產。我們坐了一個包廂。有三個學生坐在正廳裡，這幾位青年注意到了我們，用了我們沒有人隨護的藉口，請我們去吃晚飯。」

「當場，立刻——直接地？」麥西爾問道：「真的，真是美意。我猜你們拒絕了？」

「沒有，先生！」品珍小姐說：「我們接受了，沒有等到戲散場，在中途我們就出來到維奧 (Viot) 去。」

「同你們的情郎？」

「和我們的情郎。侍者，自然開始向我們訴說沒有東西剩下來了；但是這一手花鎖當然阻不住我們。我們堅持要他們送出我們所要的。羅及點了一席真正的結婚酒筵：斑節蝦，菓醬蛋糕，穀菜，油煎餅，雪花蛋，所有好酒席應該有的名菜全部不缺。說實話，我們的年輕『相好』看上去相當酸……」

友琴目眈眈地望着我們，悲呆的痴呆之中交雜着真誠的感激。同時，我們假裝沒有看見什麼，走出去，招呼住了一輛馬車。」

「親愛的候爵夫人，」羅及對我說：「我們必須把這幾位先生送回府去……」，「自然，親愛的伯爵夫人。」我回答。我們的可憐的愛人們却不知道說些什麼才好。你能想像得出他們那副趕趕的模樣嗎？他們謝謝我們的好意，不要我們送他們回去，更不肯吐露他們的住址：我真相信他們把我們當作社交場中的名媛，而他們却住在Carré-Pêche的陋巷。」

麥西爾的兩個學生朋友，一直到現在爲止，始終是沒出一聲地抽煙喝酒，聽了這隻故事似乎並不開心。他們看上去有些陰沈沈，也許他們對那頓不幸的晚餐知曉得和品珍小姐一樣地詳盡，因爲當麥西爾笑着對大家說話時，個個不安地看住了她。

「講出他們的姓名來，咪咪小姐，既然這已是上星期的事情，現在不致損害什麼人了。」

「永遠不，先生，」女工答道：「一個人可以取笑任何人，但是損害他的一生事業，永遠不……」

「你是對的，」友琴說：「在這件事情中，你做得也

許比你所想的更為聰明。充滿這些學校的年輕人內，差不多沒有一個不在此時或彼時犯過錯誤或者幹下幾件蠢事；然而全法蘭西最受尊敬和最負盛名的人物都來自其間，醫師，法官……」

「是的，」麥西爾說：「那是真的。法國的貴族有的時候在『Nicotens』吃飯，還會付不出帳來。但是，」他發覺眼，加了一句：「以後你從未見過你的朋友嗎？」

「你把你當作什麼？」品珍小姐用了嚴肅和幾乎是被冒犯的態度回答：「你認識羅及和白蘭嗎？難道你以為我……？」

「對、對、對」麥西爾說：「不要生氣。但是，聽着，這真是一齣精彩的惡作劇。三個沒有腦子的傻瓜，也許還付不出明天的飯錢哩，却把銀錢大把地花費來向三個和她們一樣窮的窮鬼故弄玄虛……」

「那末，他們為什麼要請我們吃晚飯？」品珍小姐說。

(四)

伴了蛋糕，一瓶香檳在榮耀中出現，作為尾食。伴了美酒，談話轉向了歌唱。「我聽到了，」麥西爾說：「正像西萬提斯說的，（唐·吉訶德）小說的作者，譯者註）

「店內的同事。那是我們在縫紉的時候編出來的，所以你不能以太挑剔。」

「歌內有合唱嗎？」

「當然有的，這一套是被人所盼望的。」

「在這種情況下，」麥西爾說：「各位拿住你們的刀叉，等到合唱時，大家打桌子；但是要注意同時打。薛麗雅如果不願意可以不必參加。」

「粗魯的傢伙，為什麼？」薛麗雅生氣地質問。

「自有良好的理由，」麥西爾回答：「若你要加入，拿個軟木塞來，這樣我們的耳朵和你的白手都可以不必太受罪。」

麥西爾把所有的酒杯和盤碟排成了一個圓圈，自己坐在桌子正中，手中握住了刀。兩個學生，羅及夜宴上的貴賓，稍稍愉快了一些，拔去了烟斗上的斗，留下木質烟嘴來打節拍。友琴如已入夢，薛麗雅噤起了小嘴。小姐拿過一隻盤子，請求允准打碎牠；麥西爾揮手答應：於是歌者取了幾塊碎片作為拍板，為歌內所有讚美她的歌辭預先道過歉後，開始了同伴為她編的歌曲……

當然，在每一節的末尾，刀叉，烟斗甚至坐椅都貢獻

我聽到了薛麗雅在清嗓子；這是表示她要唱歌了。但是，假使這些先生們同意，今天是我設宴的，因此給我這份榮幸來請求咪咪小姐，如果她的喉音沒有為了講故事而失潤的話，為我們高歌一曲。友琴，」他加着，「湊湊興，敬你的鄰座一杯，請她唱一曲。」

友琴臉紅耳赤的照辦了。恰如先前品珍小姐並沒有不屑勸他留下來一樣，他微微一鞠躬，向她說道：「是的，小姐，我們請求你。」

同時，他舉起他的酒杯，碰了一碰那女工手中的。在這輕輕的一碰中，響起了一聲清脆，銀鈴般的聲音。品珍小姐抓住了這音調，用清新純潔的聲音試唱了一下。

「好，我願唱，」她說：「因為我的酒杯給我了一個拉『La』。你要我唱什麼？我希望你知道我並不負，但是我不會唱流行歌曲集中任何一隻歌。我不把自己的頭腦中塞滿這種東西……」

「我們知道，」麥西爾說：「你是凌駕這些東西以上的。隨你唱，意見是自由的。」

「那末，」品珍小姐繼續說：「為表示並無惡感存在我唱給你們聽幾段寫我的歌曲。」

「等一等……誰寫的？」

出了牠們的開聲。酒杯們在桌上跳躍；半滿的酒瓶歡樂地搖來擺去，互撞別一個的瓶頸。

「你的好朋友為你編了這一隻歌曲？」麥西爾說：「我認為是太哀傷了。給我們一隻好的老歌曲，不在乎裡面講些什麼……」他放開了高聲先唱……

「[Nanette navait Pas encore guinze ans…]」
「够了，够了，」品珍小姐說：「讓我們跳舞罷！讓我們跳一隻華爾茲。什麼人能玩樂器嗎？」

「我知道你要什麼，」麥西爾說：「我有一隻六絃琴；只不過，」取下六絃琴時他繼續說：「我的六絃琴已不成其為六絃琴；六根弦中缺掉了三根。」

「但是這兒是鋼琴，」薛麗雅說：「麥西爾可以彈舞曲給我們跳。」

麥西爾盯住了他的情婦，好像她指控了他一件罪案。不錯，他懂得足夠來為土風舞彈舞曲，但是彈琴之於他，正如於別人，是一項不願承受的苦刑。

薛麗雅出賣了他，就為報復軟木塞的一句話。

「你瘋了不成？」麥西爾說：「你知道那架鋼琴擺在那兒只作裝飾品用，而天曉得唯有你才能從他身上玩些東西出來。你那裡得來的念頭我會彈舞曲？我只會彈馬賽曲

，用一個指頭彈的。如果你請友琴彈琴，那還好一些；我確信他是懂得這一套的孩子。你是此地獨一無二不知檢點，不發警告就幹出這種事情的人。」

友琴第三次臉紅了，優雅又機敏地準備做人請他做的事情。他坐在鋼琴前，一組四人舞就安排好了。這場舞差不多延續了和晚餐同樣長的時間。四人舞之後，跟着華爾茲；華爾茲之後又是加洛舞，因為拉丁區內仍舊跳着加洛舞。小姐們特別不知道疲倦，他們跳躍叫笑，響得足夠吵醒四鄰。友琴被喧鬧和晏時又重弄倦，很快地落入了半睡，可是像馬車夫在馬車奔馳的時候打瞌睡一樣，手仍是機械地彈奏。跳舞的人在他面前晃來晃去，彷彿是噩夢中的幽靈。既然沒有別的比了靜聽他人的歡笑更易於使人陰鬱；陰鬱！他所感受到陰鬱也就遷住了他——憂愁的歡笑，他想，淒涼的喜樂：人們嚮往不已的從悲哀下搶出來的片刻歡欣；又有誰知道在我面前如此歡樂地跳舞的五個人中，那一個的明日中飯已經有了着落？

他在如此冥想的時候，品珍小姐舞近他的身旁；他依稀間似乎看到她在跳舞之際，從桌上拿起一塊蛋糕，偷偷地塞在口袋裡。

(下期續完)

處營聯運貨車區東臺

備有充足車輛 運輸安全迅速

主任委員…許添枝 副主任委員…廖芳士

經理…賴琪園 暨全體車主

地址…臺東鎮中正路33號電話：14號

新港大武壽岬均設有聯營所站

爲了提早一星期出版，使這一期拾穗新年特大號能在聖誕前夕受到讀者們的愛撫，印刷工場已盡了他最大的努力，並且也創了最新的紀錄；在滿一星期的短促時間中，竟完成了這一個奇蹟，使我們不至於對讀者們食言，我們認爲這便是拾穗出版社同仁在這聖誕佳節中所接受到的最合意的禮物了。

匆匆的趕工，也許在裝訂上，或是校對上，稍有不盡如意的地方，我們希望獲得讀者們的諒察。

這一本拾穗在印刷上是匆促地趕印出來的，但在編排選稿上，我們却自認爲已盡了加倍的努力。爲了準備這一個新年特大號，有好些部份都是在早二個月前便開始籌劃。我們希望新年特大號的拾穗能配合得上聖誕和新年這兩個佳節，當它被線衣使者帶進讀者的大門，在讀者的手指下脫袋而出時，它應被人們稱贊一句「這是一份精美的禮品！」

表面和內容，我們是同等關心，也許後者更值得我們的重視，我們自信這一期好幾篇文章是值得向讀者介紹的。

爲了配合環境，我們在這一期上刊出了三篇有關聖誕的文章，二篇是小說，一篇是童話。每一篇都充滿了人性的溫暖，使人能感覺到聖誕節的真正意義。求真，愛人——二十世紀偉大的完人，是亞伯特·



許維采的自敘傳，譯者係自厚達二百餘頁的原本中節譯而成，較一般譯作至少要多化數倍以上的時間和精力，但他這份精力並不是虛耗的，這位諾貝爾獎金獲得者的至高品格，在這二十世紀充滿着過度自私的社會裡，將是一盞永久不滅的明燈，要是這盞明燈對我們有些微指示的話，譯者便已獲得了他最高的酬償。

誠如很多讀者們來信所說的，拾穗已經有很久沒有刊登音樂方面的文章了，爲了滿足讀者們的要求，也爲了使拾穗能永遠維持着多方面綜合的特性，我們從這一期起開始了西洋歌劇故事的連載，動人的故事，精美的插圖，即使對一位不懂音樂和歌劇的讀者來說也是值得欣賞的。

另一個長篇連載小說開始了，是賽島一書的作者史蒂汶生的作品，在引人入勝的故事中插入了諷刺，確是一篇罕見的佳作，我們預計用四期到六期的篇幅把它刊完。

因爲這一期出版的環境是充滿着歡樂的新年，我們不想用較枯燥的科學醫藥類文字來掃讀者的興。所以，我們特別減少了這一類的篇幅。我們希望這一個措施能獲得多數讀者的同意。

最後我們恭祝讀者們聖誕快樂

新年幸福

拾穗編輯室謹啓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

代 銷 商



文華行嘉義分行

電話 2228 號

總 行：高雄市鼓山區長安街一號

嘉義分行：嘉義市中山路226號

恭 賀 新 禧

①……貴刊四十四期刊南三先生譯之「糖料專家訪問錄」請示知①西德 Reue 雜誌係英文或德文？②該雜誌地址在何處？③原文載該雜誌第幾期起，④文內俄籍醫生巴夫勞茨基博士詳細地址如何？ 葉頤若 覆

① Reue 雜誌為西德 München 之德文週刊。

②該文原載一九五三年該雜誌第三期至第十九期。

③巴夫勞茨基博士地址不詳，如欲連絡似可經該雜誌之出版社由作者 Menzel 代轉，地址為：

Mr Roderich Menzel
Kinder und Schlemmer Verlag
München 9, Harthausen str. 30
West Germany

④……貴刊廿四期載有「治療恐怖與焦慮的新藥」一文述及有一種藥品名叫「托爾喜樂」(Tolsero)或「買安心」(Mynesin)治療焦慮極為有效。但我曾走訪各藥房均稱不知，請問此藥本省何處有售？ 黃友德 覆

該文係譯自「皇冠」雜誌，台灣藥房是否有售，未知，如讀者中有知悉此藥，或知在省內何處有出售者請



敝社以便轉告黃君，但任何藥品，在使用前，務請先商諸醫師，以免引起其他不良後果，拾德極願將歐美之醫藥進步情形介紹給讀者，但在服藥治療時，仍請遵守醫師之指導，因最近歐美新出的萬靈藥太多了，不一定可靠。

⑤……由於個人的工作地區動盪不定，而與我同行的朋友們也俱有同感，所以胡亂想了一個建議未知貴刊能否實行——請貴社印成領書證，憑證可向各地拾德經銷處換取拾德，這樣訂戶就只要取得領書證就可以向各經銷處取書了。 戴家驊 覆

這一個辦法我們曾想到過，並且也會擬好具體辦法，函詢各經銷書局的意見，結果只有極少數的書店肯實行這種辦法，他們的理由是易於將帳目弄混。此外我們覺得這種辦法也有一個缺點是領書證易於遺失，並且使訂閱者又多添了一樣須小心保存提防遺失的麻煩，所以還是作罷了。如果讀者常遷移地址的，最好的辦法，還是請你化費幾分鐘時間寫一張明信片，我們一定可以按照新地址付郵。

創立最早 設備最全
技術最優 取價最廉

臺灣印鐵製罐廠

專門製印
味粉聽・胃散聽・餅乾聽
糖菓聽・藥膏盒・髮臘聽
撲粉聽以及其他種種馬口鐵製造之
美術聽盒瓶蓋等

廠址：臺北縣三重鎮福德南路卅五號
電話：四三九六五號

煤油・柴油・重油
馬新油・機油
各種礦油類
批發及零售

大江煤油行

高雄市火車站前中山一路301號

電話 4027 號

商銷代油煤

新禧

恭賀

雅

記

行

黃水油

分行地址：臺東鎮文化街二〇號

電話：三一三號

雜貨部地址：屏東市場內

電話：一三二八號

總行地址：屏東市上海路二號

電話：一二五七・一四四二號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
新 恭

商銷代油煤

賀

總行

地址：澎湖縣馬公鎮臨海街

電報掛號：二六五一號

興

順

行

禧

分行

地址：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一路一〇一號

電話：三四二三號

電報掛號：二六一五號

發動機・潤滑油・燃料油
批發零售

高 島 行

行東高振成

臺北市太原路37號
電話 45231.43737號

恭賀新禧
大倉機油行

營業礦油類

各種潤滑油
各種燃料油
特製牛車油

地址：嘉義市中山路

308 應客隨意選購一迅速應客利便

電話：二二六七號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

代銷商

蔡瑞益行

蔡滄亭

嘉義市中正路449號

電話：2511號

恭賀新禧

恭賀新禧

泰和汽車行

經理 賴士生

臺東鎮中山里大同路四一號
電話十五號

恭賀新禧

營業種目

各種機油
專賣賣空桶
燃料類

振益商行

經理 林江海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二路十二號

電話 四六六二號

新

話電

二五五九號

禧

新瑞益行

營業礦油類

各種潤滑油
各種燃料油

應客隨意選購
迅速應客便利

恭

址地

嘉義市中正路

449號

賀

商油礦

●●●●●●●●

營專

=====

各種潤滑油
各種燃料油
特製牛車油

新禧
永信行
恭賀

址地

嘉義市中正路314號
電話二六六九號

新

備有新型遊覽大客車出租

台西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恭

董事長 黃 祺 拔

服務路線

雲林縣各鄉鎮均有班車行駛
本公司自四十二年十二月五日起
與員林客運公司合辦
由北港—彰化—斗六—集集聯
運直通車

勝地介紹：北港媽祖廟
梅山遊覽區

總公司地址：雲林縣虎尾鎮新興里新興路32號

座位舒適迅速安全

賀

嘉雲區汽車貨運聯營處

本處：嘉義市驛站里廣寧街二八號 電話二〇七九號
嘉西聯營所：嘉義市信義路十五號 電話二二三六號
嘉東聯營所：嘉義市吳鳳路二九〇號 電話二六五四號(呼)
斗六聯營所：雲林縣斗六鎮太平路一九八號 電話二四九號
梅山聯營所：嘉義縣梅山鄉梅北村四五路 電話二二二號
虎尾聯營所：雲林縣虎尾鎮光復路一六三號 電話二二六號
北港聯營所：雲林縣北港鎮博愛街二七之三 電話五三號
新港聯營所：嘉義縣新港鄉奉天路一六號 電話七號
斗南聯營所：雲林縣斗南鎮永安街一之一號 電話二七號
西螺聯營所：雲林縣西螺鎮市後街八三之一 電話(呼)三七號
朴子聯營所：嘉義縣朴子鎮山通路一一二號 電話五一號
布袋聯營所：嘉義縣布袋鎮永樂路五七號 電話二一號

屏東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郭頂順
經理 楊貴川

營運路線

線別	起站	經由	地	訖站
東港線	屏東	萬丹	東港	東港
里港線	屏東	九如 舊寮丹	里港	大津
潮州線	屏東	萬佳 丹佐	潮州 赤山	新置
三地門線	屏東	振興	德協	三地門
鹽埔線	屏東	海豐	新園	鹽埔
社皮線	屏東	社皮	新庄子	興安
潮州至東港線	潮州	溪州	函子口	東港
林邊線	屏東	潮州溪州	竹子脚	林邊
餉潭線	潮州	劉厝庄	萬隆	餉潭
市區線	火車站	市內	機場	機場

新型遊覽車出租 座位舒適迅速安全

勝地介紹
鸞鼻燈塔
四重溪溫泉
三地門遊覽區

總公司地址：屏東市光復路160號

電話：1179 1103

恭賀新禧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

煤油代銷商

張東隆行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一路十號

電話：三六五八號

臺東辦事處：臺東鎮中華路一六〇號

電話：一五四號

總分行：台北・基隆・台南

營業種目

煤	輕	重	柏	各種副產品
	柴			
油	油	油	油	

礦油專門
空桶買賣

行油機倉大

康條

嘉義市中山路 310 號

唐榮鐵工廠

廠址：高雄市成功一路二號
電話掛號：0781
電話號碼：4271, 4272, 4273
聯絡處：臺北市館前路六十五號
電話號碼：24450, 23760
電報掛號：2376

本廠產品：
竹節鋼釘 鐵線氣
銅釘 鐵螺 線釘

企業目標：
努力生產 · 納稅報國
發展民族工業 · 提高生活水準
增多工人就業 · 加強國防力量

屏東區汽車貨運聯營處

專營運輸業

本處：屏東市光復路十一號
電話：一四四一
主任委員：黃水油

第一聯營所：屏東市榮安里光復路十一號

第二聯營所：屏東市崇禮里民族路一二二號

東港聯營所：東港鎮興台里中山路六七號

潮州聯營所：潮州鎮新榮里中山路一六一號

枋寮聯營所：枋寮鄉枋寮村枋寮路一四八號

楓港聯營所：楓港善餘村德隆路八〇號

車城聯營所：車城鄉福興村中正路一二號

恒春聯營所：恒春鎮城北里西門路八五號

新禧 恭賀

柏油商甲 一商行

日本關西タール系製品經銷店
甲一牌牛車油，炭車滑油製造批發
日本三星牌屋頂用油毛毡販賣店
白蠟油。柏油。瀝青。水柏油。防銹油
木材防腐油。防水防冷工程諸材料經售
防水工程。柏油工程責任施工

行址 高雄市前金區
自強二路一二二號
廠址 高雄市前金市中二路
三〇二號
電話 四〇四三號

營業種類

總公司：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二路六四號
分設：高雄 旗山 岡山 屏東 潮州 恒春等營業所

總公司電話：四一五二

營業種類

(一) 貨物運輸
(二) 汽車修理
(三) 車體製造
(四) 專為代理公營事業機關團體行號運輸貨物
(五) 希請惠顧無任感荷

本公司現有新購進五噸柴油貨車及汽油貨車計二十五輛
舊貨車三十輛
三四三年度申請美援五十鈴柴油車三十輛

董事長 邱潤寬
常務理事 林全福
董事 事 鐘幹郎
董事 事 邱詩明
董事 事 張銘
常務監察人 鍾潤生
監察人 林金絨
兼經理：邱詩明

新禧 恭賀

海產業

運輸業

(金) (同) (隆)

屏東縣東港鎮豐漁街六號
電話 四六號

福祿壽喜

煤油・重油
柴油・柏油
各種機器油
電石・酒精
破布・肥料
進出口貿易

文
華
行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煤油代銷商
高雄市鼓山區長安街一號

臺南市運河里中正路一四二號
電話(轉)八三九號
嘉義市中山路二二六號
電話(轉)二二八號
基隆市信四路四〇〇號
電話(轉)五二〇號
臺北市長安西路七五號
電話(轉)五一四七號
基隆市信六路二五號
電話(轉)三六一號

高鳳區汽運貨車聯營處

聯營所站

屏東縣琉球鄉漁會

能技識智其進增益權民漁障保
展發之業漁謀並活生其善改

理長事林	常務理事王	常務理事陳	高雄辦事處
薦	海	金	
		頓	

高雄市鼓山區
濱海二路一五號

恭賀新禧

理事長 陳生芭

電話 本信魚 會部場 四四三 五五五 七七七 七六八 號

電話

供銷部

魚市場
鮮魚介類銷售

造船部

漁船建造及修理

信用部

存款、放款

福利社

計分理髮室

漁民浴室

漁民醫院

日用品供應部

洗衣部

漁民代筆處

語文講班習

原色版

七彩平版

製版

印刷

興台照相製版處

臺中市市府路五一號

高雄縣鳳山鎮成功里中山路一三八號

董事長 林水金

常務董事 鄭阿金

經理 廖世深

電話
總公司 138號
旗山總站 53號
岡山總站 73號
高雄站 3542號

大型包車出租(阿公店水庫·崗山頭溫泉
遊覽地)碧翠岩(大社)·清水岩(潭頭)

恭賀
鳳山站
線路駛行
旗山站
岡山站
新禧

大樹 旗山
林子邊 紅毛港 旗津
大寮 潭頂 林子邊
仁武 大社 楠梓
大樹 溪埔
小港 大林蒲 紅毛港
高雄 旗山
高松 小港
旗尾 里港
溝坪
美濃 六龜
新庄 甲仙
中埔 關廟 臺南
楠梓 高雄
阿蓮 崗山頭
阿公店 燕巢
水蛙潭
阿蓮 路竹 竹滬
彌陀 舊港口
援中港 右冲 左營 鳳山
永安 烏樹林 茄萣
茄萣 臺南

進三營造廠

業務：土木·建築·鐵工等
一切工程承包

經理·林 午

廠址· 高雄市塩埕區必忠街76號

小包車出租

大東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前金 TEL. 3873

營業處	電話
火車站	四〇一五
大公路	四四五五
大仁路	四一二〇
五福路	三八〇〇
建國路	三四一二
七賢路	三八二二
鳳山	鳳山二一四
岡山	岡山七八
潮州	潮州一二八

批發零售
輪胎電池
五金類
汽車材料
各種油類

合發商行

地址 台東鎮中正路一三九號

電話 二一九號

會漁縣東臺

枝添許長事理

業務要主
一 供銷部
台東冷凍廠
新港造船廠
一 台東魚市場

號三六路明光鎮東臺：址地

號八二二：話電



最佳
滑機油

●供應各
種品質最
優之煤油
產品歷八
十餘年

Gargoyle

Mobilubricants

美孚公司

STANDARD-VACUUM OIL COMPANY

臺灣省臺北市 重慶南路一段一號

電話：二 四 七 三 八

專營承建土木建築營建工程

百興營造廠

Pai Hsing General Contractor

經理 李新運

廠址：屏東縣市忠孝路61號

電話：1148 . 1373

電掛：0100

礦油類·空桶·批發零售

富源行

郭富源

本行地址：高雄市鼓山區捷興街35號
分行地址：高雄市新興區中正四路39號

電話：3543號

內政部內警台誌字五〇號登記證准許發行
中華郵政認為第一類新聞紙登記證二一二號

本期售價新臺幣五元正

